旧日的保加利亚人



卡拉维洛夫著

上海译文出版社

封面设计　王　俭

书　号: 10188 · 451
定　价:　1.10 元

旧日的保加利亚人

〔保〕卡拉维洛夫著

黛云　海岑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Любен Каравелов

ПОВЕСТИ И РАССКАЗЫ

本书根据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е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Художественн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 1954 年俄译本转译

旧日的保加利亚人

〔保〕卡拉维洛夫著

黛云 海岑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
上海延安中路955弄14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商务印刷厂印刷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11.5 插页2 字数217,800
1984年6月新1版 1984年6月第1次印刷
印数：00,001—20,200 册
（据原上海新文艺版修订、重印）

书号：10188·451 定价：(六) 1.10 元

出　版　说　明

柳宾·卡拉维洛夫是十九世纪保加利亚著名的现实主义作家。他在一八三七年生于外省的小城科普里夫什蒂察。他的父亲是一个商人，希望儿子继承他的事业，可是卡拉维洛夫不愿经商，他在少年时代就对文学发生了兴趣。后来他离开家乡到普罗夫迪夫一所希腊学校读书，曾利用在国内旅行的机会，了解在土耳其统治下的人民的贫困生活，并且收集了许多民间文学作品。这些对他以后的创作有很大的帮助。

一八五七年，卡拉维洛夫到俄国进莫斯科大学语言系求学。他受到俄国革命民主主义者车尔尼雪夫斯基等人的影响。这时他开始在刊物上发表作品，并且出版了文集《保加利亚部族的苦难的书中的篇页》。一八六七年，他受到沙俄政府的迫害，离开莫斯科到贝尔格莱德。当时他已经是有名的作家、批评家和政论家，他在报刊上发表的文章引起塞尔维亚政府的不满，以后他搬到奥地利居住，继续发表文章。一八六八年，出版了小说《命运有罪吗》。在这部作品中，他宣传了他的社会政治见解，支持妇女在社会上有平等的权利。

塞尔维亚政府以卡拉维洛夫有暗杀塞尔维亚大公的嫌疑，将他逮捕。他被监禁七个月后宣告无罪释放。一八六九年，他到了罗马尼亚，参加保加利亚革命流亡者的行列，先后主编过《自由报》和《独立报》，被选为保加利亚中央革命委员会主席。

但是，一八七三年保加利亚杰出的革命领导人列夫斯基被土耳其当局绞死以后，卡拉维洛夫却对革命失去了信心，他辞去领导职务，脱离政治活动。他在一八七五年创办《知识》杂志，内容仅局限于介绍科普知识，完全不涉及政治。

一八七七至一八七八年，俄土战争开始，卡拉维洛夫加入俄国军队担任翻译，以后他在鲁舒克住下，打算恢复政治活动，但因病没有能够实现。一八七九年二月三日，他因肺结核病去世。

卡拉维洛夫的作品以反映民族解放斗争的题材为数最多，显示了保加利亚人民英勇高贵的品质，有些小说也揭露了上层人物的卖国行径和寄生生活。作者对遭受苦难的保加利亚人民无限同情，同时也对压迫者充满仇恨。他的创作活动对以后的保加利亚文学的发展有很大的影响。

本书所收的四篇小说都是作者有名的作品。中篇小说《旧日的保加利亚人》，作者先用俄文写成，收入《保加利亚部族的苦难的书中的篇页》，后来作者自己把它译成保加利亚文，并作了一些重要的修改和补充，在一八七二年的《自由报》上刊出。短篇小说《受难者》和《宠儿》最初分别刊载在

一八七〇年的《自由报》上和一八七五年的《知识》杂志上。《宠儿》和作者其他两篇作品《不平常的爱国者》和《进步主义者》合起来总称为《保加利亚生活中的三幅图画》。中篇小说《有钱的穷人》在一八七二至一八七三年间先后发表在《自由报》和《独立报》上。

这个从俄译本转译的中译本于一九五五年由上海平明出版社出版,除《宠儿》一篇为海岑翻译外,其余三篇均为黛云翻译。海岑同志曾拟将全书校订一遍后再版，但这一工作开始后不久，他即患重病，不幸去世。此次我们根据原译本重排，仅对文中个别文字和注解作了一些改动。原译本中的作者介绍和《后记》则没有收进。

编　者

目　次



旧日的保加利亚人

——纪念米拉琪诺夫兄弟和那·盖罗夫①

一 哈吉②·耿巧

哈吉·耿巧是保加利亚人，这样的保加利亚人可不多；就是在英国这样的人也找不着。哈吉·耿巧是个极可敬的、出类拔萃的人，又有学问，又聪明；他什么都知道，什么都答得上，因为他既会动脑筋，又热心。从各方面看来，他没有白长眼睛和耳朵，面包也不是白吃的！这样的人在保加利亚人中间是足赤的金子。保加利亚人的见识真有限。所有的事情他们全照爷爷奶奶传下来的那种意思来理会。可是哈吉·耿巧不这样：他把自己的知识扩大了，假使他妈数到了三，那他就能数到三十。

你去问别的保加利亚人随便什么事，他总按照从他妈那儿听来的那么回答；可是哈吉·耿巧就说的很详细，象印出来似的，譬如说：你去问他："哈吉老爷，魔鬼住在哪儿呀？"——"在地狱里，"他就会郑重其事地回答你；他详详细细地讲着一切，一点儿也不比主教手下的传道的差，就好

象在照着书念一样，魔鬼怎么在那儿住着，怎么吃，怎么睡觉，洗脸等等。

哈吉·耿巧每天都上教堂去。逢着礼拜天和大节日他就坐在潘迦尔旁边的宝座上卖蜡烛，平常在唱诗班唱诗，因为科普里夫什蒂察唯一的歌者尼基塔·华普济尔卡平常干染坊的活儿。这儿得交代一下，保加利亚的教堂里，尽管信奉希腊正教，祷告的人却不是站着，而是坐在所谓宝座上，这种宝座就是搁着垫子的长凳，象圈手椅那样安着把手，座位可以放倒。这些宝座总是卖给、预订给或者转卖给教区里有钱的信徒，没钱的或者不想坐的就站着，卖蜡烛的地方叫潘迦尔。保加利亚教堂的情形就是这样。至于它内部的组织，整个神职班光是由一些神甫组成的，没有二品三品的辅祭司铎。可是科普里夫什蒂察每一个教堂都有十个神甫。只有神甫有权管自己叫做保加利亚人民的牧人。

就这样，哈吉·耿巧在唱诗班唱诗。这个哈吉·耿巧唱的多妙呵！嘿，简直就妙得出奇！“主啊，我向你祈祷，”他这么又甜又柔和地领着班念，祷告的人不由自主地把眼睛朝上翻，张着嘴，对上帝怀着敬畏地听。

“假如哈吉·耿巧不是象希腊人那样稍微带点儿难听

①米拉琪诺夫兄弟：指德密特里（1810—1861）和康斯坦丁（1830—1861），是著名的保加利亚民间文学的搜集者，参加了民族解放运动，两人均瘐死土耳其狱中。那伊斯·盖罗夫（1823—1900）是著名的社会活动家及教育家，六卷的《保加利亚语字典》的作者。——俄译者注

② 哈吉或哈吉雅：土耳其语，朝圣者，指曾朝拜麦加的穆斯林或朝拜耶路撒冷的基督徒。——俄译者注

的鼻音，那么就是聋子也要来听他了，”到过俄国的费耳巧老爹说。

“俄国也找不着这样的唱诗的，”哈吉·斯拉夫巧回答。

这样，哈吉·耿巧的名声越来越大了。

《日课祈祷书》，《赞美诗》，《使徒行传》，甚至《常年瞻礼单》他都背得出。只要神甫一弄迷糊了，这是常有的事，哈吉·耿巧就马上纠正他。“请宁容许……”叶耳巧神甫念道。“请您容许，”哈吉·耿巧叫。“会了叫犹太人巩惧，”神甫说。“为了叫犹太人恐惧，”哈吉·耿巧从潘迦尔那边叫。神甫是克利苏尔人……所有这些书哈吉·耿巧都是从基辅弄来的；他非常不喜欢莫斯科印的书，老是说：

“莫斯科的书一点也不顶事，红字书①简直坏透了……既然基辅的《赞美诗》也是拿莫斯科那种纸印的，那就呈给主教也没有什么不好意思。”

除了旧斯拉夫文②的经文以外，哈吉·耿巧还读罗马尼亚文，还懂得点儿俄文，懂点希腊文。一句话，他不单是在科普里夫什蒂察，并且在斯特列尔巧，克拉斯塔佛村，在鞑靼—帕札尔吉克，在普罗夫迪夫的马拉沙，都被认做最聪明、最有学问的人。

假使卡箕③到科普里夫什蒂察来，要求从本地的居民里头给他派个有见识的人去商量尸体的事儿或是别的，有

① 红字书 因为一部分经文是用红颜色印的，故名。——俄译者注
② 南部和东部斯拉夫人的祈祷书里所用的文字。
③ 卡箕 土耳其语，法官。——俄译者注

头脑而又有经验的科普里夫什蒂察人一定派哈吉·耿巧上他那儿去。于是哈吉·耿巧就到卡箕那儿去,跟他谈,谈了很久,谈得很漂亮,所以卡箕往往咬咬嘴唇说":这个哈吉·耿巧真是个有学问的人！”于是再也不知道说什么好，他找不着字眼儿了。

哈吉·耿巧在科普里夫什蒂察当教师，那儿上上下下没有人不知道他。就是去问瞎子彼依巧吧，他住在教堂附近，逢着礼拜六跟礼拜天收人家的布施，平常日子在小酒铺里把这份布施喝掉,嗯,他弹古琴① 唱马尔柯·克拉列维奇② 跟九条蛇的故事，弹唱得这么好听,—— 他也这么说：

“往那边去,你瞧,就在那儿,格尔治克桥后头有所刷白的房子，挺大的屋檐和玻璃窗。在那儿你就能找着他！……可你干吗要找哈吉·耿巧呀?”他象个爱打听的人那样又加上一句。

“为了请他写封信给我的司坦娜。”

“呵,他能写,……他写的真好,”彼依巧说完又躲到小酒铺里去。

早上哈吉·耿巧一起床就马上到教堂去,望完弥撒,哪儿也不耽搁，从教堂一直回家。只有礼拜六跟礼拜天稍微耽搁一会儿，因为礼拜六他总是收追荐圣事后的蜜饭，礼拜天就上什么人家去串门子，尝点儿热白酒，喝喝咖啡。

①古琴：一种古代的弦乐器，放在膝上，双手用指弹奏。

② 马尔柯·克拉列维奇 南部斯拉夫人的史诗中的英雄,大力士,反抗土耳其人的战士，保加利亚人和塞尔维亚人的保卫者。——俄译者注

科普里夫什蒂察的老人，按基督徒的老规矩，礼拜六望完弥撒出来，总是坐在教堂前边屋檐下的长凳上，等着圣事后的款待。他们坐下来从怀里或是打腰里拿出绣着白星星的手巾，手巾的两头掖在腰里，还有两头捏在手上。老婆子和孩子们从教堂里拿出祝圣过的蜜饭——小麦饭和着蜜、核桃泥、葡萄干、炸玉米或者面粉和糖——拿着教士的匙子，把这个蜜饭分给老头儿和神甫们来追荐亲人的亡灵。教堂的另一面，教士的小子跟其他的孩子们象小兵一样排着队也等着蜜饭，拿着了就一下子塞进嘴去，甚至来不及说两句仪式所需要的祝愿“：上帝呵，请你饶恕亡灵吧！”老婆子给每个老头和孩子一匙子，可是给哈吉·耿巧总是两匙，因为他给他们写追荐祭文。呵，你知道这些追荐祭文他写的可有多好呵！嗯，就跟印的一样，——带着重音符跟轻音符，外加省略号；即便常把神词乱念一气的盖奥尔吉神甫，念起来也从没有念混过，也没把“迦那”念做“迦达”。

从教堂回到家，哈吉·耿巧就在煤上烤一块牛肉，给自己斟上一杯红酒，拿着盐碟坐下，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修理五脏殿”。可是在开始吃以前，他先切下一块牛肉来喂他心爱的肥公猫，肥得简直象只小猪。公猫的尾巴在圣哈尔拉母比节那天给切下来了，那截给主人拿纸包好保存着的尾巴就可以证明，纸上面写道：“一八四一年圣哈尔拉母比节我切下我公猫的尾巴；并给公猫取名为布杜克。我，哈吉·耿巧，叨主恩为科普里夫什蒂察的教师。”哈吉·耿巧很爱他的公猫；这只猫由一连串的历史事实可以证明，是

唯一曾经获得哈吉·耿巧的喜爱，把它当做自己的朋友看待的东西。可是这儿发生了一个哲学问题：既然哈吉·耿巧爱他的公猫，干吗他切下它的尾巴呢？难道他不知道这个手术总是挺疼挺难受吗？关键在于哈吉·耿巧不想知道这个，因为他喜欢一切不平常的怪事儿，所以他并不注意他的公猫受不受苦，而是非常冷静地切下了它的尾巴。

不过哈吉·耿巧并不是老跟公猫分牛肉吃；他有时候喂它吃肺，过节的时候喂它吃肝，肝是从卖肉的那儿白拿来的，他在教堂里教卖肉的儿子囊巧念书和记账。哈吉。耿巧从来不让老婆和孩子跟他一起进餐；他们分开吃的，吃点黑面包和干羊酪，这种东西在管它叫干酪以前早就把那点脂肪和所有营养成份全都去光了。

哈吉·耿巧吃罢了，就带着顶针、针、小钩和旧灯笼裤上课去了。哈吉·耿巧的旧灯笼裤跟别的科普里夫什蒂察人的灯笼裤全不一样，因为科普里夫什蒂察人都穿蓝的和黑的,可是哈吉·耿巧穿得略微花哨些：这条裤子还是他老婆年轻时候拿红的、白的、蓝的、黑的羊毛亲手织成的。应该交代一句，这条裤子还是在俄国人来①以前做好的，他拿它改改缝缝现在是第十二趟了。

“不能抄着手等现成,不结果的藤只好当柴烧,”哈吉·耿巧想，一边教育保加利亚青年，一边改缝他那裤子。可是，在跟您说明哈吉·耿巧的旧灯笼裤的来历以前，先得告诉

①显然是指一八二八至一八二九年的俄土战争。——俄译者注

您这样的裤子他还有两条。一条新的叫“西装裤”还有一条是呢子的。呢子的哈吉·耿巧只在复活节、圣诞节、主显节、双亲土曜日[①]才穿。这条灯笼裤是咖啡色的，是财主维尔柯送给他的。现在我来告诉您那条旧灯笼裤的故事。

这条裤子有的地方旧些，有的地方新些，新的地方原先是各式各样的小口袋，有的搁手绢，有的搁刀子，还有的搁球等等。

您大概要奇怪地问，这么个又虔敬又聪明的男人要球来干什么？难道这个哲学家辛季普还玩球吗？关键在于他是玩的，并且还有惊人的本领：他拿球叫那些不听话的孩子守规矩，教他们明白事理。要是有个孩子一淘气，哈吉·耿巧也就跟着淘气；他把球扔出去，扔到孩子身上，冲他叫道：“把球拿来！”孩子就拿来球，回到位子去的时候眼睛里包着一汪眼泪，净吹着手。

哈吉·耿巧为人真是厚道极了。婚丧喜庆他从不放过一回，有时候还亲自给死人念赞美诗，就是洗礼呀，汤饼筵呀，正月八[②]呀他也从不放过。

科普里夫什蒂察人有谁摆酒，或是谁家请客，哈吉·耿巧总是不请自到，没有他事情就干不了。俄国人跟土耳其人打仗的时候，他跟俄国人一起在瓦拉几亚[③]，他在那儿买

① 东正教中悼念祖先的节日。

② 旧历一月八日称为“婆子节”，用民族仪式来庆祝接生婆的节日。——俄译者注

③ 瓦拉几亚：现罗马尼亚境内南喀尔巴阡山脉同多瑙河之间的广大地区。

了两个布拉雪夫出产的洋铁大扁壶，后来给带到科普里夫什蒂察来了。现在谁要是用水壶的话，总是打发人上哈吉·耿巧那儿去借。

“哈吉老爹，”孩子跟他说，“爸爸派我来叫你给我们一个大的黄水壶。”

“你们敢是没有水壶吧？”哈吉·耿巧问。

“有……怎么会没有水壶呢？……可是我们的小。”

“你们要大水壶干吗？”

“我们要……爸爸要请伙伴跟朋友，所以要多带点儿酒去呀。”

“你爸爸在哪儿请客呀？”

“在沙尔乔佛磨坊那儿，花园的亭子里。”

“地方挺好的……好，又凉快又幽静……，哎，跟我说，你爸爸没再叫你跟我带话吗？”

“没啦。”

“他没有跟你说：‘去跟哈吉老爹说，请他也赏光，来吃点儿，喝两盅。’”

“没有，他没说过这个。”

“唔，既然这样，你就去好好问问他，你敢是忘了……跑得快点儿。还跟你爸爸说别忘了拿点儿蜜来。‘哈吉老爹吃饭以前喜欢喝点儿蜜水。’就这么说吧。”

孩子第二回奉了差遣又来找哈吉·耿巧，这趟准能得着水壶了。哈吉·耿巧亲自把它拿出来，递给孩子，先抓一把他的耳朵或是头发，扯了一会儿，为了叫他别忘了爸爸说

的话，他爸特地派他来办这么桩重要事儿，叫他问哈吉老爹借一个水壶,并 且请去吃晚饭，还为了这个孩子对哈吉这么怠慢，上个礼拜在教堂里淘气，拿顶帽子打彼宁的孩子的头。

哈吉 · 耿巧简直是神仙转世。您要是去跟他说自己做了个什么梦呀，告诉他您的手发痒呀，左眼不知是右眼扯的慌呀，或是眼皮子跳呀，或是过年时打喷嚏呀等等，他马上就会给您解释侵袭到人类的无理性的生活中来的这些重要的超自然现象的意思。有一趟娜伊达 · 吉兹琪娜上他那儿去说：

“ 哈吉叔叔,我梦见一条狗咬了我。”

“ 黑的还是白的 ?哈吉 · 耿巧问。

“ 黑的跟松焦油一个样。”

“ 不好,’哈吉 · 耿巧翻起眼睛答道。“ 你要给儿子娶媳妇儿，可是娶进来的是个忤逆的儿媳妇。 ”

事实上，过了一个月娜伊达 · 吉兹琪娜给儿子娶媳妇了，她的儿媳妇果然就象梦里预兆过的那样……

此外,哈吉 · 耿巧还知道，哪几天是白虎当道，哪几天是黄道吉日；有一趟他告诉路耳巧 · 克拉德林，叫他大伏天别买羊，路耳巧不听哈吉 · 耿巧的话,羊全都得了鼻疽死光了。

哈吉 · 耿巧喜欢藏冷水 ,特别是阿尔那乌吉茨井里的，但不是当饮料，他喝克拉斯塔佛村的酒，就是为了家里有这东西，还为了叫学生也别闲坐着。

他派学生上阿尔那乌吉茨去打水，总是先把他打一顿，好让他别把那两个黄釉彩的罐子砸了。

“要打得趁罐子没砸的时候打，”哈吉·耿巧说。“要是砸了，不管你打不打，反正罐子不会是整的了。”

不过，我得交代一下，哈吉·耿巧这么光谈哲理——嗯，就跟当初的那斯烈勤·霍查一个样，可是事实上要是罐子为了什么缘故真的给砸了，那个孩子又要挨一顿好打。

可是，不管怎么样，所有的科普里夫什蒂察人都喜欢哈吉·耿巧，都说他为人公道。在这些热爱公道的科普里夫什蒂察人里头，有一个非常器重哈吉·耿巧，带他上耶路撒冷去礼拜，在约旦河里洗澡，因此耿巧·守奇得了哈吉这个光荣的称号。在俄国，人家不大明白这个称号，好象把它叫成了“汉查”。

必须指出来，哈吉·耿巧从来不说“我是哈吉，”总是说“我是朝圣的。”哈吉·耿巧挺恼叶尔巧神甫，叱骂他，因为在哈吉·耿巧家里净水的时候，他差不多总是说：

“为耿巧的健康。”

“朝圣的耿巧！”哈吉·耿巧叫。

“朝圣的耿巧！”叶尔巧神甫也说了一遍。“还有朝圣的耿巧太太。”

“卓娜——不是朝圣的，”哈吉·耿巧一边划十字一边反驳道。“早该赶你出教了……主教就要来了，我给你瞧……你就会知道我哈吉·耿巧。”

“原谅我，哈吉……我多喝了点儿，”叶尔巧神甫说，摇

晃着脑袋，好象他在拿锄头刨地似的。

“你多咱才不喝醉呢？”哈吉·耿巧问，一面拿鹰似的眼锋瞅着叶尔巧神甫。“你老是喝醉酒！你当我不知道，前儿个晚上你在克拉约夫老爹那儿干的好事？咳，你说哪儿听说过，在死人出殡的时候唱什么‘在约旦河受洗的’？”

“饶了我吧，哈吉，”叶尔巧神甫一个劲儿可怜巴巴地讨饶。

“‘饶了我吧，哈吉……’说什么我也不饶你！……我跟你说过一千遍了：‘丢了你这个如此这般吧。’可是你还是都照你的。福音念了三天了，象个过客阿訇似的：‘古时候如此这般，上帝云，如此这般，向走近前来的犹太人说，如此这般……。’还有哪一个神甫念圣谕象你这样念的？请你说吧……”

“可大主教自个儿念的时候也常常‘者么’说的。”

“大主教是高级僧正，可你是叶尔巧神甫哟，”哈吉·耿巧打断了这个可怜的神职人员的话，一面瞧不起地扮了个鬼脸。

哈吉·耿巧挺喜欢好吃的东西，特别是送给他的。他把整个儿市场都搬到家里来了，因为从他手底过的任什么东西他都热心地拣起来——不管是需要的，还是不需要的。我的老天，他那儿有多少个小盒子呀，——有木头的，也有硬板纸的，甚至还有陶土的！小盒子里全是东西，那些玩艺儿就在雅卡掌柜那儿也找不着！哈吉·耿巧从来没有漏过一个集市，好去买点什么盒子，要是碰不到好人送给他盒子的

话。因为世界上不是没有好人，而且他们还到市场去，所以哈吉·耿巧的小盒子，差不多全是人家送的。这些个小盒子里头，有的是烤干的梨，也有李子干，有杏儿，有山茱萸；有苹果，樱桃，西洋樱桃，各种各样的核桃，无花果，葡萄干；最后还有各种香草和药料：薄荷呀，神草呀，桂皮呀，茴香呀，香料呀，胡椒呀，甚至于还有白的跟黑的乳香。李子跟杏哈吉·耿巧拿来当吃的，那些土耳其女人跟丫头嚼着玩的乳香呢，他可不嚼，也不扔掉，这个乳香是一个犹太商人送给他的。那人有一回躲在哈吉·耿巧的棚子底下，他的货物因此就没有淋到雨。应该说明，虽然商人跟哈吉·耿巧之间有过一些误会，可是临了两人彼此都很满意，乳香也归了哈吉·耿巧了。

由此你能看出哈吉·耿巧是个大经济家……他想象不出什么叫糟蹋东西；他从来不丢什么东西，不倒出去，也不砸碎。可是您别以为这是因为他小气，完全不是；哈吉·耿巧挺清楚，要是他不需要，说不定别的什么人会需要。有一趟，一个小姑娘跑到他那儿去说：

"哈吉老爹，妈病了，她想要点小干杏儿劳驾，借点儿给我们。"

"你们干吗夏天没有买呢？"

"我们忘了，"小姑娘回答。

"我也没有，"哈吉·耿巧说"我也忘了买啦。"

"人家跟我们说你有好些个呐，你给过曩巧·奥拉。曩巧太太说你的杏儿跟山茱萸足有几大车咧。"

“ 没有 ,没有。一磅也没有 , ’哈吉 · 耿巧生气地回答。“ 那个时候有 ,这会儿没有。”

女孩子挺委屈地转过身子要走，可是哈吉 · 耿巧喊住了她，他已变得比较快活和亲切了：

“ 听着 ,唐卡 ,跟我说 ,你们多咱宰你们的灰猪啊 ,叫不叫哈吉老爹尝尝？我听说你们一直是拿苞米喂的，所以小猪特别好吃。我可爱吃烤猪肉哩。 ”

“ 好 ,哈吉老爹 ,我们要请你吃烤肉 , ’女孩子回答 ,一面拿充满了希望的眼神瞧着他。

“ 嘿 ,嘿 ,嘿 , ‘ 要请的 ,要杏儿的时候都这么说 ,可是到了手，就要把哈吉老爹给忘了。 ”

之后哈吉 · 耿巧又搜索枯肠，想起有一趟斯塔缅诺夫家里宰过一只公火鸡。

“ 你们宰那只核桃喂大的公火鸡的时候干吗也没叫我呀，呵，那时候正好人家还给你们送来一些个红葡萄酒？忘了？可我还记得…… ”

“ 我们 ,哈吉老爹 ,我们宰火鸡是为了封斋 ,那时候不能请客。可你自个儿又没来。 ”

“ 噢 ,噢 ,知道了 !你们存心早不宰 ,等到封斋 ,就是为的不叫哈吉老爹！那么送来了酒呢，那时候干吗不叫？说，干吗不叫 ?’

女孩不吱声了。

“ 你干吗不吭气儿了，小滑头？明摆着是不想叫 , 嗯 ,你记住，并且告诉你妈：哈吉老爹他说给我杏儿就是为的叫你

别忘了他。记得吗？”

之后哈吉·耿巧就到自己的博物馆里去了在那儿,柜子里、箱子里、还有大箱子里就藏着他的全部宝贝。瞧瞧 沿墙都是架子；那上边搁着各种各样的东西。每样东西都一定拿什么裹着、包着、扎着，都有一定的地方和号码，有时候，比方，猫尾巴吧，还写上些个必需的说明。一号下头搁着一把裹着油布的斧头；二号下是个锄头；三号底下是锯子 以下是各种各样的碟子呀,钵儿呀,洋铁的扁瓶呀,玻璃瓶儿呀,小酒杯呀,瓦罐儿呀,铜器,罐子,—— 东西多得说不胜说。应该交代一句，哈吉·耿巧就连自己的妻子也不许上这间屋子里来。

“怎么能让她进来,她是人家人,”哈吉·耿巧说“她又是这么贪吃，象个鲨鱼似的大嚼一顿。人人都让进来，那什么也不剩了。”

哈吉·耿巧拿了点杏儿包在一小张纸里，上面写着：“这些杏子送给斯塔伊缅·塔拉列日先生,为了圣父、圣子、圣灵，阿们。哈吉·耿巧赠。”他就把小包给了等在门外的女孩子。

哈吉·耿巧是个意志坚强、性格果断的人。这个克拉列维奇·马尔柯① 从来也不垂头丧气,谁都不怕,也不想了解谁，更不在谁跟前打躬作揖。谁要是跟他使坏，得罪他或

① 克拉列维奇·马尔柯：塞尔维亚王布喀欣之子，于一三七一年继承王位，乃土耳其皇帝的藩臣，被公爵拉查尔·格烈勃里雅诺维奇逐出塞尔维亚，后来成为民歌中的传奇人物，即马尔柯·克拉列维奇。

是笑话他，他就会报复，真的，他会报复！有一回他买了条牝驴，叫儿子到什么地方去干事儿；儿子坐上牝驴就走了。经过维尔柯老爹的房子。维尔柯老爹顶会说笑话，那天他坐在自己的大门边，瞧见哈吉·耿巧的儿子骑着驴来了，就问他：

“你赶着你妈上哪儿去,那伊靳？”

孩子到家就哭了，说人家欺侮他。哈吉。耿巧气得七窍生烟，象条野猪似的。第二天他就把牝驴卖给茨冈人，赔了整整三十文钱买了一头公驴，随后对儿子说：

“喂,孩子,现在骑上驴,到维尔柯家那儿走一圈。要是维尔柯老爹看见了你问：‘你赶着你爸爸上哪儿去呀？’你就跟他说：‘我赶到你老婆那儿去。’”

儿子不折不扣地执行了爸爸的指示，从那时候起维尔柯老爹再也不跟哈吉·耿巧逗着玩儿了。

所以科普里夫什蒂察人都提防着哈吉·耿巧，孩子们怕他跟怕瘟神一样。他瞧见他们在玩核桃，这种天真烂漫的孩子的游戏已经妨碍他的安静，打扰了他，使他生气了。他象猫似的，悄悄掩近他们，举起棒子就叫：

“你们哪儿拿的核桃,淘气鬼,哎？”

“妈妈给我跟聂杰尔巧玩玩的,”一个小孩子回答,小鼻子冻得象个红萝卜头。

“爸爸给我五巴拉①,我就在票特尔·米特罗夫那儿买

①巴拉：保加利亚的货币名。

了几个小核桃，”另一个戴着爸爸的长毛羊皮帽子的孩子说。

哈吉·耿巧揪着头一个小孩的耳朵，往上拉，一边笑，一边数落他：

“你，兔崽子，核桃是偷的你妈的吧？是不是？说实话！”

“没有，哈吉老爹，没有。我没有偷，真格的，没有偷。啊哟，啊哟，哈吉老爹！我决不偷东西的。妈妈给我核桃，爸爸给我钱。啊哟，啊哟，哈吉老爹，疼呀。唉呀呀，疼呀，疼！”

“我干吗揪你呀，兔崽子？我揪你就为的要你疼呀。明白了没有？”

用这同样的法子把别的孩子也惩罚过了，他就走了；挺快活，挺满意，因为他教会孩子明白道理，并且在他们的心坎里撒下德行的种子。

可是，他并不是经常处罚孩子们的。譬如：在复活节或者圣诞节，他非但不碰人家的耳朵，并且还教别人谁也不要打，因为基督复活了。

“基督复活了，”哈吉·耿巧说。“真的，爱与和平再生了。这会儿打架是罪过的。”

所有的花样就在于逢着这些节日每个孩子都给他们的教员和教诲师送礼，送他大面包，染了颜色的蛋，一瓶子酒和别的礼物。他受下了礼，就抚摸着孩子的脸说：

“长吧，孩子，长到顶棚那么高。”

但是有时候习惯占了理智的上风；另一趟哈吉·耿巧忘了是节日，揪着孩子的耳朵把它拉得老长，那孩子没有带

大面包给他,并且大着胆子玩,在街上跑,跟同伴打彩蛋,甚至于连‘基督复活’和‘天使恸哭’都没有背熟。

哈吉·耿巧什么都喜欢详详细细地讲。有一趟他跟票特尔叔叔上卡尔洛伏去，他们穿过克里苏拉村；他请同路的在道上等一会儿，就催动了马，隐入克里苏拉的一条又弯又窄的村路上；过了一些时候他回来了，手上拿着个空口袋。

“你打哪儿拿的这个空口袋?”票特尔叔叔问道。

哈吉·耿巧就开始讲述口袋的历史，一直讲到卡尔洛伏，他说什么地方买的羊毛，在哪儿剪碎的，在哪儿上色的等等。票特尔叔叔想着自己的买卖，压根儿也没注意听这档子事。朋友俩到了卡尔洛伏，票特尔叔叔又问哈吉：

“你这也不跟我说,哈吉大爷,你那口袋打哪儿来的?”

这个问题使哈吉·耿巧生气了。

“什么？原来打克里苏拉到卡尔洛伏是条狗在跟你汪汪着呢?”

哈吉·耿巧是个非常欢喜建造的人。难得有那么一年，他不在房子旁边添造点什么新东西，更难得碰见他的某一个街坊不去告他，说这个“狡诈的人”把自己的屋檐伸到他的院子里去了。可是所有这些法律纠纷或是说得更正确点儿，这些街坊间的纠纷通常都是那么收场的，就是哈吉·耿巧的建筑物仍旧站在那儿，把翅膀伸到别人的院子上头，邻人的鸡都祝福哈吉·耿巧,因为这个‘善人’给它们造了个避难所，它们可以在那儿跟自己的小雏儿安详地躲躲雨呀，灼热的南方的太阳呀，和其他大自然的不愉快的现象。

只要你一走进哈吉·耿巧的院墙门，眼前就展开了各种各样的图画。右边是个小花园，逢着节日哈吉·耿巧就躺在那儿的一棵枝叶繁茂的梨树底下，一边乘凉，一边喝伏特加；平常日子就在那儿重新刨垄，种种花儿啊，白菜、果树啊，还有葱什么的。哈吉·耿巧对自己那小花园觉得很得意，充分地意识到它的和自己的价值，请客人进去欣赏欣赏……还应该告诉您，哈吉·耿巧在自己的花园里也忘了人类的弱点和有教益的举止的好处；他毫不讲礼貌地把男人和女人都往那儿领，也不管夏天热得叫他没法穿上前面描写的那条花哨的灯笼裤。

“人生在世是为的快活,可不是为的受苦来的,”哈吉·耿巧说。

“你呀，哈吉，当着彼特柯太太的面，就别光穿条衬裤吧。她跟丈夫一说，他就生了气，不送给你酒啦，”有一回，妻子说。

哈吉·耿巧想了一会儿，回答：

“我身上的一条是干净的……”

“哪儿的话,脏了,”老婆子说完就从不听劝的丈夫那儿走开。

园子后面挖了一口井，这口井最能帮咱们了解哈吉·耿巧的脾气。井造在房子的窗户紧下头，哈吉·耿巧一点儿也不费劲地就把吃的跟喝的从窗户里头放到开着的井“口”里去,把那些东西镇凉:一条绳子吊着一红瓶子的白葡萄酒，另一条绳子上是个皮包，里头搁着个斯特烈达施出产

的大西瓜。这就是他夏天的冷食。一所大房子里只有两个房间跟一个贮藏室；房子后面，沿着长长的院子，象草地上的大车似的，排着各式各样的鸡窝，牲口圈，谷仓，马圈，还有面包坊；左手又是一些什么建筑，地窖呀，干草棚等等。

哈吉·耿巧不喜欢茨冈人，假使他碰见了密诺或是什么哈依沙，他总是把他们打发到卖肉的聂伊巧那儿去，好叫那卖肉的揭掉他们的皮。为了这个缘故和其他许多缘故，我们的科普里夫什蒂察人就不许茨冈人打教堂那儿走过，他们还不许他们到前面那段街来晒太阳。

“前面那段街离教堂近，基督的信德容不下茨冈人的灵魂，”哈吉·耿巧说。

当拉提琴的密诺想受洗的时候，咱们的科普里夫什蒂察人就去叫哈吉·耿巧，托他查查教堂的典籍，瞧瞧大教堂决议里许不许给茨冈人受洗。哈吉·耿巧拿起一本最旧的书，开始在里面搜寻了，找呀找的，最后就宣布道：

“先要拿他的皮给揭下来，随后才给他施洗。”

于是密诺只好不受洗了。

在他那个叫做学校的庄园里，哈吉，耿巧养肥了各种的家禽，主要是些母火鸡呀，鹅呀，鸭呀，母鸡呀，还养了八条鬈鬃的灰毛猪，——让大伙惊异的是，他一个子儿也没花就把它们养肥了。

追荐宴和圣饼在神甫的家务中起了重大作用，可是哈吉·耿巧叫他的学校担负了益发叫人羡慕的任务。对他来

说，这是真正的加利福尼亚①！哈吉·耿巧的许许多多学生早上到教室里来,总是带着面包跟各样的食物,在学校里吃午饭。当那些鸡,鹅和火鸡孵出小雏来的时候,哈吉·耿巧就踏上讲台，跟孩子们说：

"听着,孩子们。我们的鸡,靠上帝的福孵了十一只小鸡。我给你们每人一个,可是有一个条件,为了对这个表示感谢起见,你们一定要尽力好好地喂你们的小鸡。"

在哈吉·耿巧那儿念书的有两百来个孩子；在这个有学问的人的房子里,真是言出如山,没有一个孩子不是对这共同的事业各自出一份力，真不愧为哈吉·耿巧所管理的王国里的忠实臣民。因为这种活力，因为这种兄弟般的热烈的关怀,哈吉·耿巧的小雏很快就变成大公鸡和母鸡了。一句话,大伙儿都觉着挺好,又快活又欣慰 学生们都乐了，哈吉·耿巧得了好处,鸡也饱了。哈吉·耿巧真乐,小雏鸡长大了,它们倒不是孩子们的什么累赘,孩子们都高高兴兴地承担自己的义务，在小事上养成做出伟大而光荣的业绩的习惯 他们因为喜欢小鸡和母火鸡,从小就养成爱邻爱己的习惯。我认为,只有爱自己的人才能给人家好处。老哈吉·耿巧，为了你的小鸡跟母火鸡谢谢你了！

孩子们欢天喜地喂着自己的小鸡，满意地瞧着它们一天天地长大，长肥。可是一个晴朗的早上突然发觉一只最好,最肥,最大的小鸡丢了——就象石沉大海一样！孩子找

①美国西南部的一个州，以富庶著名，盛产黄金

自己的小鸡,自己养的宝贝,要喂它,要爱抚它,要欣赏欣赏它，可是一切的劲儿，一切的找寻都是白搭，因为他养大的那只小鸡这时候大概煮在带红把的黑锅里了，哈吉·耿巧好象土耳其贵族家里的厨子似的，手上拿着匙子在锅子边走来走去，时不时地冲妻子叫：

“加点儿葱，加点儿油，辣椒要搁得再少点儿，一点点！可得特别留神，火挺冲的，别把葱烧糊了……柴别搁得太多，老婆子，文火煮的菜味还要好。要拣好米来熬粥！记得么，去年我为这该死的米把牙也给丢了？唉，谁想得到煎包子里突然会有石子！”

孩子含着泪上哈吉·耿巧这儿来了：

“哈吉老爹，多倒霉呀。我的小鸡可没有了……尼古拉说，昨儿个有只鹰在您房上打转……多半，它，那个该死的，把可怜的小鸡给吃了，叫鬼把它逮了去吧！”

哈吉·耿巧搁下匙子，拉着孩子的手，把他拖进教室，他咳嗽了两三声才说：

“孩子，你知道咱们那黑母鸡孵出了可爱的小雏，全都有毛茸茸的小腿，长羽毛，我好心好意送给你们每人一只，我送给你们为的要你们成为善良的热心的人，要你们好好地喂它们，喜欢它们，象自个儿的亲兄弟一样，留神别叫鹰和鹞子抓了去。可是我真把你们看左了，你们骗我，笑我岁数大了。前两天我瞧见一只黑翅膀、尾巴上有两根黑羽毛的小白鸡变得瘦了，在那儿发愁。‘这是怎么回事？’我想，‘它得了舌病吗，还是喉头炎？它受着痛苦，可是

什么也不会说。’我抓住它，瞧瞧，没有什么；摸摸它的嗉子，是空空的！‘哎,瞧你的学生是怎么拿你的鸡养肥的,’我想,‘我这个老傻瓜,拿它们给了这些个淘气鬼……’我就抓住它给宰啦。有什么法子呢？不能让它饿死呀！不然的话，在上帝面前就犯了错啦，是人都要害臊的。可是哈吉老爹是个好人，爱好真理；我承认，这么做也有点儿不对；许是别依昨儿个面包不够了，许是他妈昨儿没和好面，也许就是忘了喂鸡了！所以我决定改正我的错，尽量安慰安慰别依，叫他别为了我宰他的小鸡哭，叫他别伤心，我准保给他一样更好的东西，给他个黄火鸡，那是我花了三十巴拉和两张皮向茨冈人买来的，为了这只火鸡我还跟斯吉夫列克吵了一架，说这只鸡是茨冈人打他那儿偷来的……我要把这只鸡给别依，只不过有个条件，他得象供养神甫那样喂它。”

哈吉·耿巧说完了话，轻轻地拍拍孩子的小脸蛋儿说：

“来，吻一下手谢谢我吧，因为你丢了小鸡，得了只火鸡啦。”

孩子吻了慷慨人的手；哈吉·耿巧忽然冲着那班学生说“念吧！”就很快地回到炉子旁边,重新拿起勺子来,一面暗喜：孩子也满意了，火鸡在封斋前可也养肥了。

但是爱真理的可敬的哈吉·耿巧虽然有那么些优点，据科普里夫什蒂察人说，他也有许多不敢恭维的地方，他的性格里有不少缺点。第一，他有个天生的脾气，老是不

满足，没完没了地唠叨，还瞎管闲事；第二，他绝对不上酒店去请朋友喝一盅，只有人家请他才去；最后，也非常喜欢给人劝告，尽管人家没有问他，并且常常很不合适。

保加利亚人从小就习惯拿石子扔狗，他们这个脾气一直留一辈子。有一回哈吉·耿巧从前的一个学生彼特柯·奥斯列柯夫想在铁锅里炸肉。他拿了青椒和茄子搁到炉子里去烤。把菜弄好了，财主彼特柯就把铁锅顶在头上往回走。有条狗坐在栅栏旁边。彼特柯把铁锅搁在地上，拣了块石子扔狗。可是那条狗一点儿也不害怕，反而勇敢地往彼特柯身上扑。彼特柯跟秃尾巴展开了新的布匿战争①。秃尾巴进攻，彼特柯守卫着。在这个可怕的战斗的时候，彼特柯一脚踩着锅子，把它给翻到稀泥里了。哈吉·耿巧打栅栏门走出来，象希里奥迦勃勒②似的，瞧着肉的热气直往他冲。他的好正义的心再也不能容忍这场非正义的战争所引起的巨祸。他走到彼特柯跟前，揪着他的耳朵，喊道：

"人不该跟狗斗,因为狗是哑巴畜生。"

彼特柯·奥斯列柯夫暂时忘了秃尾巴，转向哈吉·耿巧问道：

"你干吗揪我耳朵？"

①布匿战争：公元前三世纪至前二世纪罗马与迦太基的争霸战，战争非常剧烈。

② 希里奥迦勃勒（204—222）是叙利亚的太阳神庙的大祭师，从二一八至二二二年被拥立为罗马皇帝，在位时曾杀戮元老院议员多人，此处大概表示他那种凶狠残暴的气概。

“我揪就是为了叫你疼，”哈吉·耿巧回答说“你瞧瞧，肉都成了什么样儿了……”

彼特柯的眼神暗淡了下来！他把肉都倒在稀泥里了，自己的脚也烫着了，秃尾巴叫他吃了苦头，还有哈吉·耿巧使他想起了揪耳朵的事！他再也不能忍了，抓起铁锅，往哈吉·耿巧的头上直打过去。

二　哈吉·耿巧和里卞老爹的友谊

科普里夫什蒂察没有一块好地，全是石头、沙子跟粘土；但是科普里夫什蒂察分明正因为这么硗瘠的土壤才成为保加利亚最热闹的，充满了活动的一个地方。它那儿的硗薄的土地，需要顽强的劳动跟大量的流汗，它不让人们象亚洲人那样半死不活地睡觉，相反地，它经常叫他们起来奋斗，顽强地劳动，激发他们的精力，使他们成了积极的谋生者和挺会动脑筋的人。崇山峻岭带着光秃秃的山头和树木葱茏的斜坡从四面八方抱着这个保加利亚的村子，好象关心孩子的母亲一样。好象随时随地都要塌下来的悬崖削壁使人们从小就养成了习惯，不怕任什么危险。托波尔卡河象一条蛇样从山上溜下来，弯弯曲曲地做出了许多古怪的花纹，吵吵嚷嚷地把小溪容纳到自己的河水里，那些小溪从左边和右边向它奔过来，一路上生气地潺潺地响。河上的垂柳把繁茂的绿枝条搁在水里洗，一边把成群的鸭子和鹅都藏在树荫凉里。鹅安详地拿一只脚站着涮毛，随后把头

藏到翅膀底下去；不远的地方身量匀溜的美男子——长着长长的红脚和红嘴巴的鹳在迈着方步，一面在寻找它的点心：蜥蜴呀，蛤蟆呀，蛇呀什么的。母鸡在它们骄傲的苏丹——公鸡——的率领下在街头徘徊。母牛显出一副蠢相，乖乖地站在托波尔卡河岸上晒太阳，一边舔着两边的瘦肋，等着牧人。这时候牧人正在挨家串门子，人家请他喝伏特加，给他面包、干酪、炸猪肉跟别样吃的；他呢，为了主人们的殷勤招待，讨好他们说：

“您的牛真是条勤快的牲口，它老是自管自吃着草，别的牛只会一个跟一个跑，你顶我，我撞你的，可是您的就知道自个儿吃草。”

自然喽，票特尔老爹在每一家都这么说一遍，伏特加简直灌到了他的嗓子眼那儿。

满天的飞鸟和成百万的蛤蟆，啾啾、呖呖、咯咯地叫，扰乱了安静的巴尔干的夜。微风在村子里徜徉。当然喽，明媚的大自然不能不对人发生影响。但是大自然的最好的珍珠，它的最好的装饰——我觉得，当地社会生活的挺高的道德水平还得归功于它——那就是科普里夫什蒂察的女人。

保加利亚的歌儿里唱着：

保加利亚的姑娘对我是多么可爱！
阳光下整天在金黄色的田野里收割，
不歇手地从黎明直到夜深：
捆着沉重的捆子，堆成垛，

四围响彻了夜莺般嘹亮的歌声。
黄昏将近，各自向家门行进，
脚步细碎如鹌鹑——
跳着少女的齐整的环圈舞。
她们的脸象纸一样白皙，
两颊红得象奥赫黎特的苹果。

可是不管咱们的国家里所有的保加利亚女人全是多漂亮，多动人，大花园里真正的玫瑰要算国内各个山区的女人了。古尼诺，拉吉奥文涅，上斯克拉温纳和下斯克拉温纳，伊赫季曼和科普里夫什蒂察都是以女人的漂亮著名的，而这些村子当中末了一个地方，就连土耳其人都管它叫做阿弗拉特－阿兰，那就是“女人的美丽”的意思。细得象细带一样的黑眉毛，聪明的眼神，雪白的脸，高脑门，匀称的身量，只有南方女人才有的敏捷的动作，披满黑的或者淡黄色鬈发的头，一绺绺又长又光滑的头发，美妙地散在结实的肩膀上，珊瑚般的嘴唇，大大的眼睛，高耸的丰满的胸脯——这就是科普里夫什蒂察的女人的画像。假使更凝神地走近一点去瞧瞧这张脸，这对眼睛，就可看出一个淳朴的热情的灵魂，她说的话决不会违反她的心跟念头，却老是用来表达这两样里的一个。

大自然好象有某种盲目的本能，一种不自觉的渴望要把它的一切元素① 叫人觉着喜欢，而保加利亚的山岭就跟

①指地、水、风、火四大元素。

为了人的幸福特意创造的似的……

瞧，在咱们面前是科普里夫什蒂察。南方的太阳终于使保加利亚的大自然苏醒过来，给它带来误了点的春天。早上，整个儿村子照满了亮光；是个节日，露珠还躺在草上象大粒珍珠似的闪闪发亮；到处听见蜜蜂和野蜂的嗡嗡声，鸟儿的啼啭和歌唱声；它们在这儿成群结队的；充满芬芳的树林子好象真的是沙莫琪娃① 住的地方。树林里飘出嫩草的味儿，给东风散布到整个保加利亚。你知道，这是多好的风呵？它使人感觉非常舒服，把人送进了某种迷迷糊糊的极乐境界。田已经给犁犁出了深深的道子；到处都有羊群、牛群、母山羊和马群在走动。太阳愉快地在头上徜徉，人们瞧着四周那么美好，那么欢畅，他们满怀希望地祈祷着，愿他们的贫苦艰难的生活有朝一日也会象这个大自然一样变得这么……

我爱你,我亲爱的故乡！我爱你的山岭、树林、悬崖、削壁，你的清凉的寒泉！我爱你，可爱的我的地方！我全心全意地爱，虽然你免不了沉重的苦难！所有还留在我这个孤儿的心灵中的一切善良的和神圣的东西，这全都是你的。你这可祝福的土地哟，开遍了花朵，充满了温柔，光辉和伟大；你教会我爱，教会我对任何人类的不幸表示同情，——这已经使人受惠不少了。直到现在我还感觉到你芬芳的草木的清新气息，不管往哪儿瞧，所有的地方都给它盖满了；直到

①沙莫琪娃：保加利亚童话中的精灵，形状象美女，住在山林中。——俄译者注

现在我还听见夜莺的歌唱和燕子的呢喃；直到现在姑娘的歌声还在我耳旁嬝嬝不息，她一边扫院子一边唱着民间小调：

> 树林在哭，心儿在啼，
> 一块儿哭得好不凄切：
> 树林哭着黄叶，
> 心儿哭的是未婚妻。

另外一个姑娘头上顶着筐子，要把树上落下来的叶子倒出去，小伙子呢，坐在枝叶繁茂的柳树下头，捻着小胡子，瞅着筐子下的人微笑。老婆子从教堂回来总是带着空盘子，空口袋，自然喽，还带着空的瓶子，因为什么煮麦子呀，面包、干酪呀，蜜、白酒、葡萄酒、蛋糕、碎黄豆呀—— 都分光了，都分给穷人、神甫、老头和孩子，换回来他们的祝福和祷告：“主呵，请饶恕亡灵吧。”神甫大摇大摆地走着，跟在他们后边蹒跚地走的是老头儿，他们想起了闹鼠疫那年的事件。年轻的女人们成对儿地走着，谈得挺乐，老婆子们时不时地站住，说长道短。她们说边巧·都尔达是个冷酷无情，没有良心的人，说他喝得象个挖坟的那样，他的妻子，边巧太太老是撕破外套；礼拜一她在市集上卖掉五十阿尔申①的呢子，她自己不会缝外套；伊凡·布达克买一磅牛肉，还带着一根大棍子，好叫狗抢不了肉去；而卓柯·曼迦尔契的妻子，

①阿尔申：长度名，合〇·七一一公尺。

卓柯太太织出来的毛巾那么窄，连个猫也拭不干净。这些饶舌妇彼此还说许多话，可是已经是咬耳朵暗地里说她们的去了……

这当儿时光溜着，太阳开始晒热了大地，露也蒸发了；一切都预示出是个快活的晴天。在约摸要走上一个半钟头那么长的科普里夫什蒂察，沿着山谷和山岭散布了大约一千五百户人家。房子都是二层楼的，梯子在前面直通到顶；沉重的瓦房顶低低地垂着，造得象个对付冬天的坏天气的挡风牌似的；差不多所有的房子都是朝东的，在这一面造了个很大的凉台，夏天就在这儿坐和睡觉。每座房子都象堡垒似的围着石头墙或是高木栅栏。保加利亚的城市和村子通常看起来都是这个样子的。

科普里夫什蒂察美女的粉红的脸，已经在凉台上出现。每人手里都端着杯子，在招待公公和客人。这些凉台中有一座铺着毯子和褥子，上面摆着花哨的枕头，象土耳其法官似的盘腿坐着里卞老爹。他气喘吁吁的，紧皱着眉，因为刚打教堂回来，才来得及摘下他那顶大羊皮帽子。他的头上，好象娘儿们煮被单的锅子似的，直冒热气。里卞老爹坐了不多会儿，就戴上丝边的白亚麻的尖顶小帽，把蓝色的外套脱了下来，这会儿他穿着咖啡色的灯笼裤，绿坎肩，围着一条宽的白腰带。可是只有在心里忏悔的时候他才这么穿着，别的时候一眼望去真象个勇士：绿色的灯笼裤，红腰带，绿斗篷，挺大的尖顶红帽等等。里卞老爹有的是阿尔那乌特①

① 当时土耳其人把阿尔巴尼亚的居民叫做阿尔那乌特。

手枪，刀子是索姆卡姆查利出产的。

里卡老爹的房子座落在一个小丘上，所以从那儿可以看得见全村。围着这所考究的住宅，非常茂盛地长着玫瑰花，丁香花，各种各样的芬芳的花草树木。房子的左面毗连着一座大园子，里面满满的种着各种果树和别的树：这儿有苹果树，西洋樱桃，樱桃，桃，梨，山茱萸，李子等等，还有一棵核桃树和一棵梨树，梨树长得又高，枝子又多，您简直不能想象。一句话，这儿是天堂，一点儿也不含糊！

里卡老爹没有留须，嘴唇上边翘着两撇长长的小胡子，挺有英雄气概地往上卷，象大龙虾的须。在保加利亚，除了那些神甫、修道士和老得不能传种的老人以外全都是剃胡子的。许多虔诚的人都以为里卡老爹早该留须了，可是他不听这些劝告，因为他不情愿失掉自己那副雄赳赳的外貌，并且还有别的原因……

和里卡老爹并排坐着的是哈吉·耿巧，围着他们的是里卡老爹大儿子的孩子们，哈吉·耿巧把在教堂台阶上买的烤苞米、蛋糕和小面包分给他们。这事引起里卡老爹不小的疑心。

但是对我们来说，事情简简单单就能解释明白；咱们很了解哈吉·耿巧，所以咱们也用不着奇怪。他是个聪明人，假使他请孩子，那绝不是为了疼他们，而是为了让人家请请他本人。他本着这条英明的规则办事，那就是“：爱孩子，就是为了叫他们的爹妈爱你。”所以哈吉·耿巧一边请孩子们，一边已经在舔嘴唇，坚决相信这顿午饭一定会拿好陈酒请

他，不是拿刚酿的“ 酸酒 ” ,——他是这么称呼新的葡萄酒的。

他一边预感到他所期待的享受，一边很得体地谈着话。

“ 怎么样 ,里卞大爷 ,你以为什么样的酒更好点 帕斯图什酒 ,亚德里亚堡酒还是萨雷弗基辅酒 ?'他问。

应该指出来，哈吉 • 耿巧总是把里卞老爹的名字上加上“ 大爷 ”两个字 ,虽然他一点儿也不比他小 ,这样做是由于对藏有陈酒的有名人物的尊敬。

“ 萨雷弗基辅酒比较好些 ,哈吉。'里卞老爹回答说。

“ 哎 ,得请你原谅我 ,里卞大爷 ,我可老是说帕斯图什酒好得多。”

“ 我跟你说 ,在鲁麦利亚① ，萨雷弗基辅酒比任什么酒都强。萨雷弗基辅酒挂着喉咙管儿还刺着舌头，可是帕斯图什酒只能让舌头发酸。 ”

“ 不，不，我的意见不是这样。我觉得这种酒的味儿要强上一百倍，在空肚子尝它的时候才有点儿酸舌头，觉着它往血管里流开来。但是，干吗咱们要白白地瞎争呢？顶好你吩咐把两样都拿一盅来，让咱们尝尝。你那儿，大概这两样都有吧。你们今年藏了帕斯图什酒，还是没有呢，里卞大爷 ?'哈吉 • 耿巧问 ,一面瞅着里卞老爹 ,就象新郎瞧着自个儿的新媳妇似的。

“ 藏了 ,当然喽 ,两样都藏了 ,还有别样的。今年灌了十

①鲁麦利亚：保加利亚南部。 ——俄译者注

六大桶，哈吉！还灌了一桶克拉斯塔佛村酒，这是给工人预备的。”

“我觉得，里卞大爷，陈酒赶不上新酒，况且今年酿过了这样的酒……哪儿象酒呀，简直是眼泪，火星，火苗！”

“哦，对不住，哈吉，陈酒要比新的强多了。陈酒，陈烟跟老朋友总是比新的强。你喝点儿陈酒就什么也不怕了，”里卞老爹笑着说。

“不，我不这样想。我在很多人家尝过陈酒，可是我总觉得它们带有酸牛奶的味儿。可是我甭跟你争论啦，也甭断定你的陈酒是这个样儿的；我挺明白，你会把酒分门别类，要是需要的话，还把它倒来倒去。况且你的葡萄园也有不少年数了。可以说，全鲁麦利亚也找不出第二座来。你的葡萄园要比加利利的迦拿① 那儿还要好。”

听着客人夸他心爱的葡萄园，里卞老爹乐得直搓手，并且亲自到地窖子里去滤陈酒，哈吉·耿巧微笑着，心里欢天喜地，得意得直摸下巴颏。

里卞老爹倒了五六坛酒，就回来坐在自己的座儿上，带着狡猾的微笑，瞧着哈吉·耿巧说：

“咱们这就来瞧瞧，哈吉，你尝了我的酒，还会不会这么说！我先跟你说，你会承认自个儿对于陈酒说错了话啦……当然喽，你会说实话：你到底喝到过这样的酒没有……但是，你以为怎么样？我觉得咱们不妨在吃午饭前头稍稍喝

①巴勒斯坦的地名，据《福音书》的记载，基督曾把那儿的水变为酒。（《圣经·新约·约翰福音》第二章一至十一节）

点儿白酒，吃点儿东西。我想先稍稍喝点儿压压饥也不坏。你要点什么样的白酒，哈吉？芸香酒，希腊的，还是保加利亚的？或者山茱萸泡的吧？你倒说哪样的吧？为了招待这样的客人没有什么舍不得的。”

“我喜欢温一下，搁上蜜糖，’哈吉·耿巧沉思地说。

“我可只是在冬天才爱温酒，’里卡老爹说。

“不，我老是爱喝温的，’哈吉·耿巧说。

里卡老爹叫来了小儿媳妇，冲着她的耳朵小声嘟囔道：

“去，亲爱的，倒一瓶上好的白酒来，搁在咖啡壶里多拌点儿蜜，在火上煮开了，再稍微多温一会儿。还告诉妈——叫她拿颗卷心白菜，撒上红辣椒，可是少点儿。还把无花果和葡萄干拿来，炸些羊肝，把灌肠切得薄点……还弄个好点的冷盘。要象款待很体面的客人一样款待哈吉·耿巧。哈吉叔叔是我敬爱的人。你知道，他多有学问哟！外加他有个可爱的闺女。明白吗？”

里卡老爹再下了这么十道命令，就大模大样地坐到他的座位上，管自小声地哼着：

花园里玫瑰花儿开。
一个姑娘在编花环，
她摘下了这朵玫瑰。
给了大伙儿那个花环，
就是把我忘怀

哈吉·耿巧又开始夸赞里卞老爹，他深知每一句夸赞会再把一道菜或是一罐子陈酒给诓到凉台上来的。

“里卞大爷,你有一匹膘肥腿壮的好马!”他说。“昨天你骑着上教堂去的时候，叫我欣赏得直发愣。可以说是头野兽，不是马。其实你买它倒也不贵。这牲口跳着，喷着鼻子，公火鸡也不过这么样儿。仿佛象马尔柯王子的马沙烈茨。精悍的好马，是公马,对吧？”

“是公马,哈吉，”受到恭维的里卞老爹答道。“嘿,哈吉，可贵的倒不是马好，而是贱价买得了好马。我对这件事可是个行家。我懂得马。俄国人来的时候，我问他们买的马，带鞍子的才花了三百铜子①，可是我卖了一千，还不带鞍子,直到如今马鞍子还挂在堆房里呢。”

“是,是呀,里卞老爹,你是个大行家，你懂得买什么卖什么。记得吗，你还有过一匹小公马，把所有的小伙子都给迷着了,干吗你单把它给卖了呢？”

“哈吉，可见得你对马不在行呐。这桩事儿咱们也谈谈吧。真的，那匹小公马真是匹好马，可是它有毛病：在马群里头它有一只耳朵给拉下来了。外加它还有倔性子，有了这种马真是倒了大霉。你呀，哈吉，是有学问的人，应该明白才对。难道这个书本子里都没有写着吗？”

“写着呐,写着呐……唔,好吧,里卞老爹,这个我同意你的话。可是，告诉我，你干吗把自个儿那黑毛纯种的快马

①铜子：半戈比的铜币。

也卖了呢？这匹黑色的怪物真是匹好马呢！……”

“我没有卖，是换的。你知道，哈吉，票特尔·布勤有这支带红皮带的枪，喏，就是挂在那边墙上的，还有一对阿尔那乌特手枪，”里卞老爹拿手指着墙回答说，墙上全都挂满了枪，手枪和刀子。

“多棒的枪呀，”哈吉说。

“问题不在于枪，——倒是那对手枪真好，”里卞老爹反对说。“我想把它们买下来，可是票特尔说：‘把您的黑箭给我，里卞老爹，咱们就算成交。’我就把马给了他，拿了手枪和枪，外加一百铜子的补头。就是这么回事儿。”

对于枪和马都是大内行的里卞老爹可真没有虚度他的青年时代。他在悠长的一生中经历了一切：巨大的幸福和非常的不幸，罪恶和善良，贫穷和富裕，辛酸的眼泪和极度的快乐……他当过流浪汉，也当过精打细算的当家人，也当过土匪，还当过可敬的安分守己的公民。他年轻时候在树林子里游荡，杀土耳其人，之后又跟土耳其人联合起来，跟基尔扎里①，杰里巴什②，阿尔那乌特在一块儿打劫，杀害过基督徒，反叛过政府和支持过卡腊-费济雅③。尽管这样，里卞老爹还是有个小弱点：他爱自己的祖国，就是不是整个儿的全爱，单单爱科普里夫什蒂察。逢着基尔扎里或

① 基尔扎里：土耳其的盗匪，他们有时候利用土耳其政权反对保加利亚人民。——俄译者注

② 杰里巴什：土耳其非正规军的兵士，以抢劫偷盗著名。——俄译者注

③ 卡腊-费济雅：基尔扎里的首领之一。——俄译者注

杰里巴什打算对它干点儿什么危害的勾当的时候，里卞老爹就赶紧来到故乡，预先把急迫的危险告诉老乡们，劝他们把自己的家搁下跑掉。一会儿抢劫，一会儿掠夺，有时候就收绵羊和山羊的什一税（稍晚他干这个营生），里卞老爹攒起了巨额的财富。

可是这些财富来得容易，去的也容易。里卞老爹把口袋装满了就离开了基尔扎里，洗手不干，回到了科普里夫什蒂察开始花他的金子。他过着挺阔绰的生活，有时候简直是挥金如土：他有着成群的俄罗斯猎犬和塞特种猎犬，成群的马，大队的仆人，侍从骑士和伺候抽烟的仆人等等。常常这样，他出去打猎—— 干这种好汉的消遣，他后头跟着的奴仆和卫队总有五十来名。要是现在什么小人物，特别是欧洲人瞧见这个景象，他还以为是哪一位武士、伯爵或是国王去跟邻邦打仗，起码要夺回卢森堡呢。

那时候的年轻人管里卞老爹叫做“侠盗摩萨”①，而现在的年轻人干脆叫他“好汉老爹”。可是我已经说过，他在那个幸福的时代是个大人物，很容易给人家当做国王和武士看待。不过要是那时候的里卞奶奶多少有一点儿象王后或是贵妇人，闲坐着什么事也不干，那就能混充过去；可是，相反的，里卞奶奶织了袜子在市场上卖掉，就靠这个养活自己的孩子。

里卞老爹不爱管家务事，所以他也不爱把钱给家里花。

①侠盗摩萨：南部斯拉夫人史诗中的英雄，力士，克拉列维奇·马尔柯的敌手。——俄译者注

他独自个儿住着，妻子也独自个儿住着。

打完猎回来，里卞老爹就在旷地上召集了一队年轻的茨冈人，叫他们跳舞唱歌，茨冈人就给他吹起笛子，打起了鼓，这样整个村子都叫这种音乐闹得热火朝天。“在离凯夏柯夫采夫不远的旷地上，”里卞奶奶说（就是那个富丽堂皇的宅子凯夏柯夫采夫座落的地方）“小伙子们点着了火，烤着鹿，羚羊和野猪，里卞老爹坐着，仿佛是茨冈的国王似的，吃着、喝着，寻欢作乐。这当儿他的孩子们靠玉米活着。”塞满了他的辘辘饥肠以后，里卞老爹高高坐在马上，绕着房子兜圈儿，要人家请他。茨冈的男男女女走在前面吹吹打打，一面唱：

> 出来，花容月貌的美人儿，
> 来欢迎好汉吧。
> 花容月貌的美人儿，端出
> 一罐罐的红醇①。

家家户户的姑娘或小伙子都端出一罐葡萄酒来招待客人，随后里卞老爹叫小伙子们开枪祝贺主人们。茨冈的男女们唱着歌。

这就是他的心爱的歌儿：

①红醇是个形容词，意思是“红，稠”，在保加利亚民歌中老是用来形容葡萄酒的。——俄译者注

咱们走了很久，咱们游荡了很久，
咱们久久地在平坦的舒马季亚[1]游荡，
咱们久久地躲藏，可怜的流浪人，
举起你的旗帜，马努什司令！
所有咱们的老娘—— 兜着黑色的面纱，
年轻的媳妇们简直是痛苦的杜鹃，
父老兄弟都不刮胡子，
姐妹们心伤得辫子也不编，
年幼的孩子们当了土耳其人倒霉的奴隶。
咱们走了很久，咱们游荡了很久，
咱们躲藏了很久，可怜的流浪人，
咱们久久地在平坦的舒马季亚游荡，
火烤羔羊款待了咱们很久，
红醇给咱们解渴了很久，
燕麦包子给咱们充饥了很久。
现在呀，咱们要去打击可恶的土耳其人，
让咱们把自己的幼儿从奴役中救出来！

里卞老爹就这么骑着马跑完一家又一家，直到脸红得象芍药似的，率直地说，那就是醉得象个皮鞋匠一样。

等到里卞老爹的金子花光了，他又出去谋生，除了他随身带的几个小伙子以外，谁也不知道这段时间他在哪儿混

①舒马季亚：塞尔维亚的一省。——俄译者注

的，在干些什么勾当。但是这几条好汉宁可让人家给绞死，也不会说出他们跟里卞老爹上哪儿去了，在那儿干了些什么。里卞老爹不爱讲自己的年轻时代，也不许别人说。即便现在，没有什么事，也没有谁叫他担心了，可是耿巧神甫要是一提到里卞老爹险些儿没在教堂里把他给揍死的事，里卞老爹还是会生很大的气。

事情是这样的。里卞老爹在跟耿巧神甫忏悔的时候，跟他说了一些自己的罪过，那一位可是个不犯错误的、地道的精神上的牧人，就向这位大罪人宣布说：法律不许给这样的强盗领圣体。里卞老爹不假思索地从腰里拉出一支阿尔那乌特手枪，说：

“给我领圣体，不然我可要打发你上地狱去！”

耿巧神甫实行了里卞老爹的愿望，结果很满意，因为从罪人那儿得到整整两枚埃及金币。

里卞老爹上了四十岁才结婚。在保加利亚，尤其是在科普里夫什蒂察，这样的结婚可以说是一件破天荒的奇事。见他成家立业了，科普里夫什蒂察人就想，他总会放弃流浪生活安顿下来，但是，他们失望了，因为里卞老爹继续过着光棍儿的生活，只有衰老和肥胖才终于把他安顿在家园了。

但是里卞老爹却是人老心不老；衰老不能把他从前那种豪迈的习气给消灭干净。有时候他还坐在炉子旁边抽着长烟袋，煮着咖啡，热一热酒，烤烤栗子，烘烘手，打鼻子里小声哼着：

漂亮的姑娘，
你是条小金鱼！
请别站在我跟前。
使我受折磨，叫你给俘虏，
象漂在水里的亚麻，
象露水下的一朵花！——

过后他猛地跳了起来，抄起了枪往烟道上射。此外里卞老爹就是现在，到了垂暮的晚年，还拥有几个奴仆，马房里还养着几匹马。他的一个儿子劝他卖掉马，把奴仆打发走，里卞老爹回答道：

“等我死的时候，你们把那些马跟我一块儿埋到坟墓里去……至于奴仆，我撵走老婆孩子要比撵我的伊凡还来得快点。”

里卞老爹喜欢伊凡，就象别的财主爱小狗或是小猫似的。伊凡那一路人对主人总是死心塌地地恋恋不舍。他在这家里待了整整二十四个年头，只有一回对主人抱怨过。

事情是这样的。有一回里卞老爹发疟子，在那儿打颤。

“伊凡，你知道不，该怎么样治疟子？”他问仆人道。

“少动动肝火，——那就好得没影没踪了。你气得厉害，这才哆嗦的。”那人回答说。

过了五年。伊凡已经把这回事忘了，可是里卞老爹还记着它。有一趟，伊凡发了疟子，没有给主人端酒到桌子上来。他的职司是在里卞老爹吃饭的时候伺候，用银杯端酒

给他。

“伊凡在哪儿？”里卡老爹问道。

“他发疟子，发得很厉害，”妻子回答。

“叫他来！”

“你就不用他伺候喝了吧。让他歇会儿，你是人还是鬼？”

“叫他到这儿来！”里卡老爹嚷道。

里卡太太出去执行暴君的命令。

等到伊凡出现在主人明亮的眼珠前面，主人向他问道：

“你怎样啦？伊凡！”

“我烧的直打哆嗦呀，里卡老爹！”

“给我唱个什么听听！”

“我没法唱，里卡老爹！”

“唱，畜生！”里卡老爹嚷了起来，还抄起手枪。

伊凡开始唱了：

布——谷——鸟，真——美——丽，
小——孤——儿，多——可——怜……

每逢吃午饭和晚饭的时候他唱歌给里卡老爹听，直到他的病痊愈为止。等到他身子复了原，里卡老爹冲他说：

“往后再不许讥笑病人了！”

现在里卡老爹光靠回忆来过日子。他喜欢他那旧的勇士装束。他在冬天住宿的房间里（夏天他睡在凉台上，或者

干脆就睡在露天院子里,)的墙上,挂钩上挂着红颜色的、绣金的灯笼裤，蓝的和绿的没有袖子的短褂，白色的斗篷，钉着大银钮扣的坎肩，绸子的长袄，还有其他等等。但是这些衣裳，现在他已经一件也不穿了，因为即便科普里夫什蒂察也有它时行的样式。墙上还挂着阿尔巴尼亚的衬衫，土耳其的斗篷和腰带，马其顿的毡斗篷，绣金的和绣花的包头巾。可是里卞老爹主要的财产搁在贮藏室里。那儿挂着各式各样的长枪、手枪、马刀、刀子、子弹带、土耳其人的弯刀、火药囊、马勒、口袋、套索 地板上撂着鞍子、马被、鞍子口袋和其他一些旅行打猎用的零零碎碎。

里卞老爹骑着马上教堂或者到随便谁那儿去做客，两个仆人总是走在他的两旁,搀扶着他,因为,第一,衰老已经战胜了他的勇士的心，好歹改变了他的习惯；二来呢，他喜欢土耳其风俗，想在晚年的时候压倒科普里夫什蒂察的裁缝和小铺的掌柜们，他们打生出来从没有骑过马。谁不知道赫维尔高老爹和柯斯塔勤老爹呢？这一对大名鼎鼎的人物是村子里的裁缝。赫维尔高老爹和柯斯塔勤老爹上斯特烈尔乔去买白菜，随身牵着老母马。赫维尔高老爹在进村子以前骑上了母马，柯斯塔勤老爹跑在头里，一面冲娘儿们嚷道：

“ 喂,靠边儿去 别叫马给吓着 !”

里卞老爹紧靠着教堂门口下了马。一个仆人扶着他的胳肢窝,把他搀进教堂(这是为了摆架子),另一个带着马留在廊子下。里卞老爹做完功课回家，就吃一点东西，喝完了

酒和咖啡，就手给孙子孙女们每人十个铜子儿买饼干吃。随后又骑着马上磨坊去——去瞧瞧水大不大，有什么事没有，顺便带点酒去慰劳慰劳磨坊主人。可是临了到了那儿，他的锡壶里一滴酒也不剩了。这幕悲喜剧就是那么发生的。里卞老爹一边朝磨坊走，一边想："嘿，我捎给边巧一点斯特烈尔乔酒，他可该多么乐呀！就是我的老婆子好象倒的太多了点儿，他这样也许会喝多了，把事儿给忘了，连磨盘上都没刻印子了……来，让我喝掉一点儿——这就行了……"这样里卞老爹就把锡壶凑到嘴边上，喝了一小口，就又往下走。可是因为没有事做，一会儿又想起了先前的想法，于是又喝了一小点儿。到磨坊挺远，他几乎每回都带着空壶来到边巧那儿。从磨坊回家，吃了午饭就睡觉。睡足了，又骑上马去瞧瞧田地、牧场和牛羊——当然也得带上酒。

"该请请放羊的跟看牛的吧，"他跟妻子解释道。

可是放羊的跟看牛的并不比磨坊主人喝得多。

不管里卞老爹怎么骗他的老婆子，她知道得很清楚，酒是进了谁的嗓门，常常不想给他灌。这时候里卞老爹就采取极端的手段，他锁紧眉头，严厉地嚷道：

"别说啦，当家的！你那固执劲儿连天使都要给惹火啦。我再也不要认识你：你到柯尔林家你的爹娘那儿去吧！只等主教到咱城里来开会，我去要求他离婚。跟你没法一块儿过了。"

老婆子听到这可怕的恫吓以后，马上灌满了锡壶，虽然她明知里卞老爹在开玩笑，因为他怎么也不会跟她闹离婚

的。里卞奶奶十分清楚，假使他敢干这难以置信的好事的话，那可就没有谁给他缝衬衫，穿衣服，塞被窝，在太阳下给他头上逮虱子了；况且她的父母柯尔林夫妇俩早已不在人世；此外，儿子们无论怎么也不会叫她饿死的。

里卞老爹从老婆子手里接过了锡壶，笑眯眯地说：

“怎么？吉拉，你害怕了？得了，得了，你是我亲爱的好妻子……。我不会拿你去换哈吉·鲍扎的金元的……”

里卞老爹顶容不得卖布和卖杂货的货郎；要是他们从别的村子或城里来，他就会把他们撵走，就跟法利赛人撵走基督一样。

“来劫咱们来了！”他嚷道。“穷人因为他们还会更穷……来，把他们赶出咱们村儿去！”

要是有那么一个克拉斯塔佛村的或者杜向采夫的大娘背来梨干、李子干、山茱萸、榛果呀什么的(照例是想换羊毛的），里卞老爹为了不让孩子们从妈那儿偷出羊毛来换任什么不值钱的东西，就把苦婆子的一口袋货夺过来，把它撂在街上，大声对孩子们说：

“拿吧，孩子们！吃榛子吧，谢谢里卞老爹。”

此外，里卞老爹还不喜欢巫婆，神官，江湖医生和大夫。他批评他们说：“全是些骗子手，蒙事的，坏蛋。”听说科普里夫什蒂察出现了江湖医生或是巫婆，他就发动全村去反对他们。里卞老爹听到他的儿媳妇去找从雅尼那来给保加利亚人治虚弱毛病的希腊人雅那基，找他给出个主意怎么治好不孕症，给里卞老爹传宗接代，生个子息，他把江湖医生

叫到衙门里来，命令土耳其的官罚他三十大板，每板照五个戈比计算罚金。这个博物学家得到奖赏以后，里卞老爹命令他马上离开村子，先还得把金环子退给害不孕症的病人，这个环子是女病人摘下来送给希腊人的，为了希望从他那儿得点有用的主意。

“娘儿们不是田，不是牧场，也不是菜园子，所以她用不着上肥，”里卞老爹嚷道，“上帝要是不给你孩子，任什么药也不管用。”

里卞老爹有三个儿子；两个成了家，小的还是光棍儿，里卞奶奶正在留意给他找个媳妇。这就是干吗里卞老爹跟哈吉·耿巧交了朋友，因为他有个非常可爱、非常标致的闺女，脸蛋儿有白有红的，好象血里搀上了牛奶，黑眼睛，黑眉毛——眉毛象细蚂蟥；一双樱桃眼，珍珠似的牙，匀溜的身量，仿佛是娇嫩的树秧子，并且又聪明、机灵、勤劳、快活、又会管家。里卞老爹自己就是这么描摹她的，——当然喽，他总不成在巴结哈吉·耿巧吧！里卞老爹喜欢他家里的人都是又结实又标致。关于这一点，他就是这么说的：

“我不想在自己的家里瞧见一个丑八怪，别让它吓着我的鸡。”

他那儿的一切——马呀，鸡呀，鸭呀，儿媳妇呀，孙子呀——全应当是漂漂亮亮的。

“不然的话，就给我滚到一边儿去，”他说着把手一挥。

他因为他两个儿媳妇长得漂亮感到非常骄傲。就是这次挑选未来的儿媳妇也是用了一番心眼儿的。

“给我个聪明标致的儿媳妇，别的一切全是鸡毛蒜皮的事。我不相信俗话说：‘领狗要好种，娶女要好家世。’要是她自个儿是个丑八怪，那还管她的家世干吗？出身高贵不高贵，她脑门子上可没有写着，可是漂亮跟聪明是一望而知的。”

里卞老爹就是这个想法，他脑子里有了这个主意鬼也不能把它打跑……

临了里卞老爹的小儿媳妇端来一张小方桌子，铺着红色的来比锡桌布，摆上了温热的酒和冷盘。

哈吉·耿巧干了一杯，说：

“里卞大爷，我一辈子也没有喝过这样的上等好酒。真的，我那么想，是魔术家在您这儿酿的吧。美得没法形容！”

哈吉·耿巧微笑着，一条眉毛朝上拧，一条往下垂着。

“是这么回子事儿，哈吉，酒是我亲自酿的，我敢说，我把这酒酿的真不赖……俄国人来的那会儿，我拿这种酒招待他们，赶到他们回到莫斯科，把这事告诉了莫斯科沙皇，也告诉了苏瓦林和吉姆金。于是吉姆金说：咳，这么样的酒哇！马上就看得出来：既是里卞老爹喝这样的酒，这位老爹准保是个好汉哩！这是一位莫斯科老修士跟我说的，他朝圣山的时候，路过科普里夫什蒂察……他在我家里住了足足有两个月。”

哈吉·耿巧完全明白，要不是里卞老爹瞎编的，就是那个修士在撒谎，捡便宜，但是没有反驳，因为还没吃午饭呢他就只哼唧道：

“呵，呵，呵 真好，真够棒！……这么说莫斯科也都知道你了？光荣呀！里卞大爷！”

“他们怎么会不知道我呢？当然知道了。”里卞老爹自傲地重复着，骄傲地瞧着天花板。

午饭以后，朋友们的谈话换了个话题。

“你说吧，里卞大爷，哪个国家好些，保加利亚呢，还是瓦拉几亚？”哈吉·耿巧问。

“我没有在瓦拉几亚待过，哈吉，可是我能说保加利亚比西伯利亚好些。”

“哎，对不起，里卞大爷，我在西伯利亚跟瓦拉几亚都待过，我还常说，瓦拉几亚比保加利亚好，罗马尼亚人要比保加利亚人强；他们的酒菜甚至还比你的好一点儿。”

“可是我跟你说，哈吉，你在撒谎，象蓬头散发的茨冈人一个样！”里卞老爹气冲冲地嚷道，“喂，承认吧，哈吉，承认吧 哎，你摸摸良心，说吧，你这是说瞎话，对吗？我国人来的时候，”他接着说，“我喝过莫斯科的酒，又喝过罗马尼亚的，还有西伯利亚的，我凭良心直说吧，罗马尼亚人的和俄国人的酒简直都糟透了，他们的酒净是李子味儿。”

“里卞老爹，我怎么样也不能同意你的，而且还得说，罗马尼亚的酒是真正的血；稠得象柏油那个味儿，味儿太好了，嗨，没有法子说！”

“你怎么瞎说八道，哈吉！我可不是不分好歹的人。放心吧，我知道什么东西是什么东西。我不是白白地走遍了

整个儿的图列特奇那,在西伯利亚,在波斯尼亚[1]，在阿尔巴尼亚，在伊斯密尔，还在埃尼舍希尔我都待过一些日子，鬼知道还有哪儿风没有把我刮去过…… 我照直跟你说吧，你什么都不懂。再也没有比亚德里亚堡酒更好的酒了，而且也不可能有了。你干着你的一行，别议论你不了解的东西。认认你的字母吧,ьуки 是 аз-ьа, веди 是 аз-ва, глаго-аль 是 аз-га[2]，跟孩子们张罗张罗，至于通晓马和酒的事，就得归我啦。”

“不,这一道我懂得比你多。因为我是学者,而你呢,里卞大爷，把一切都画在木板条上记数儿。随便你问我什么，我都答得上来，可是你就不能，因为你是个平常人，亮眼瞎子。”

于是哈吉 · 耿巧得意扬扬地微笑着，乐得象孩子似的，因为他能巧妙地把里卞老爹的话堵住了。

里卞老爹怪难受的，好胜心特别强的人是轻易不肯承认自己失败的，他出神地坐了很久，把手指头按着嘴。临了他抬起头来，容光焕发地堆着笑脸说：

“相信我,哈吉,我说的对,你是在瞎说。哎,说说看,谁的枪好,俄国人的,还是土耳其人的？”

“我想俄国人的枪和刀都要好点儿,”他的对手回答,眨了一下左眼。“要知道俄国人跟保加利亚人一样都是基督

①波斯尼亚当时隶属于奥斯曼帝国，于一八七八年《柏林条约》以后，划归奥匈帝国，现在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的中部。

② 这里说的是拼音字母，不能译成中文，大概是指每个字的第一个字母的读音。

徒,而土耳其人,就是土耳其人,是伊斯兰教徒。”

里卞老爹哈哈大笑，向他的对手伸着舌头。

“不,不对,哈吉,一千个不对,”他说,“你呀,可见得这点什么也不懂……俄国人来过，我亲眼瞧着他们买土耳其刀。还买枪……手里常常拿着土耳其枪转着，连转带说：‘哈拉沙！’这个就是用他们的话，用莫斯科人的话来说‘妙极啦’。”

“可我跟你说，不是这样的。俄国人买土耳其的枪和刀倒不是因为它们好，而是因为要在亲戚朋友面前吹牛，说，我呵，打死了个土耳其人，打他那儿夺来一把刀；秘密就在这儿呐！”

朋友们你一言我一语地对骂起来，吵得火辣辣的，何况他们俩都喝足了陈酒，他们的话匣子都叫酒给打开了。

“你这捣蛋鬼,哈吉·耿巧！”

“你那把枪是废料……”

“你这魔鬼,哈吉·耿巧！”

“俄国人的枪比土耳其的强……你的马，那不是马，那是大耳朵的猪。”

“蠢驴！”里卞老爹终于嚷了起来。

“什么？我是蠢驴？我,哈吉·耿巧是蠢驴？”哈吉·耿巧嚷着回答，就抄起自己的帽子，跑了。

里卞老爹的心肠很软，生了气也很容易息气，瞧见哈吉·耿巧不是闹着玩儿，是真生气了，他就追在他后面，可着嗓门儿直喊：

“哈吉，哈吉，人们吵架只不过惹上帝生气罢了。你自个儿跟我说过好几回：应该照上帝的意思过活，可你这会儿气得象野猪似的。回来，哈吉，你回来！”

可是哈吉·耿巧翻脸不认人，什么恳求央告他都不想听。

“你干吗跟哈吉·耿巧吵嘴呀，冒失鬼？里卡奶奶晃头晃脑地冲丈夫说。“你尽管有了你那些马和萨雷弗基辅酒，可就瞧着吧，他不肯把姑娘嫁给咱儿子了。瞧，你这个老怪物，你干了什么啦。快去，跟他说和去。”

里卡奶奶就把帽子和手杖塞到里卡老爹手里。

里卡老爹一边在街上走，一边想心事：“这会儿我怎么去跟哈吉·耿巧说和呢？可是该说，该的。小姑娘太俊啦，不管怎么样费劲，还是该说和的。不然我那老婆子可要把我吞下去，简直要给她弄死了。去吧，里卡，去赔个不是。”

里卡老爹就这么想啊想的不知不觉已经站在哈吉·耿巧的房子前面了。

“可怎么进去呢？真的，我有多害臊呢？街上蹓跶蹓跶再进去吧。”

于是里卡老爹就在那儿走来走去，一会儿瞧瞧浴在灰尘里的麻雀，一会儿瞧瞧在岸边吃草的鹅。他时不时地打腰里掏出自己的火车表，（那表虽然也是俄国人来的时候买的，看样子不象若尔日·派里奥尔的手艺活儿，倒很象个萝卜，）他一直打不定主意进去。

这当儿哈吉·耿巧冲着窗户，象个天文学家似的，瞧着

街上有没有什么可扯扯耳朵的淘气鬼在玩着，顺便也瞧瞧里卞老爹象平常一样地来说和了没有。临了哈吉·耿巧瞧见了里卞老爹，他自言自语道：

“哎，老恶棍来了，还不敢进来 我要治治他的倔脾气，不叫他，怎么也不叫他，—— 让他在街上站着去。”

为使爱耍脾气的老头儿别瞧见他，哈吉·耿巧就离开了窗户。里卞老爹走近大门，拿起门锤想敲，但是，停下，又走开了。

“不，不进去，怎么也不进去，”他想。“我多丢人呀。平白无故地骂了人，可这会儿却来赔不是。”

然而，缩回去以后，里卞老爹马上想起了他那生气的妻子和哈吉·耿巧的女儿 这足够使他回到门前，他重新拿起了门锤。他已经想敲门了，可是这一回又缩了回来，恨着天底下所有的事儿，还是回家去了。这会儿哈吉。耿巧开始难受起来，他后悔没有把朋友让到自己家里来，恨得他把鸡也赶走了。

“也许强盗火啦，不再请客了！”哈吉·耿巧心想。“他的陈酒可好着呢……”

马尔柯畅饮着三年陈酒，
他特别心爱的可是二年陈酒，
索非亚的姑娘把酒端来。

哈吉·耿巧口里哼着这支歌儿出了家门，上里卞老爹

那儿去，仿佛他们中间什么也没有发生过。一对可敬的老人重新又坐在桌子旁边，一会儿喝起陈酒，一会儿又喝新酒。只有里卞奶奶打断了他们的谈话，她不时把丈夫叫到一边，跟他说：

“听着，里卞，听着，老土匪，你倒是跟他谈谈他的闺女呀……听见吗？”

“好，吉拉，好吧。吃完晚饭我一准说。不能让肚子空着。我饿得老胃难受透了。”

三　说　媒

最后里卞老爹坐了下来，架着腿准备谈了，这当儿哈吉·耿巧站着打量他从墙上摘下来的大马士革刀，嘴里啧啧地夸着。哈吉·耿巧穿着肥大的灯笼裤，配着他那剃过的长脑袋，活象个马蜂窝或棒糖，里卞老爹从侧面瞧着他，一边挺有根据地在想："真是怪样！不漂亮，长的不匀称，不魁梧，鼻子象克拉斯塔佛村的黄瓜，肉包子眼睛，喝了酒布满了血丝，跟僵尸鬼一样，又厚又红的嘴唇象黑人。可是闺女是画里的美人，简直是只可爱的小燕儿！我就是在摩利亚①也没有见过那样儿的小鸽子。天下之大真是无奇不有。"

里卞老爹结束他的沉思，开始说道：

“听着，哈吉，我觉得咱们坐一会谈谈知心话倒也不

①摩利亚：即伯罗奔尼撒，希腊南部的一个半岛。——俄译者注

赖。”

“又是关于枪跟马,是吧?不用啦,里卞大爷,算了吧。这管可恶的枪，去他妈的蛋吧。为了它就该倒霉。那会儿可真把我吓着了，我想你要狠命地抽我，跟抽一头什么牛似的。你呵，我坦白地跟你说吧，是个不公道的人，又爱发脾气,又浮躁,我再也不跟你说要紧事儿了。”

“不,哈吉,我想的不是枪,也不是刀,我要跟你谈一桩切身有关的事。”

哈吉·耿巧把刀挂到墙上去，走到里卞老爹跟前，坐在他的旁边，身子伛得跟茨冈人的手枪似的。

“呃,说吧!”他说,交叉着胳膊准备听朋友谈。

里卞老爹咧开了嘴，可是有股看不见的力量钳住了他的舌头，不让他说出话来。他瞧了哈吉·耿巧好一阵子,把他从头打量到脚,嘴唇老是哆嗦,捻捻小胡子,剔剔牙,气喘吁吁的象孕妇,——他多么难以开口呵。他一千倍地愿意再去当基尔扎里——再去烧村子，只要能够躲开这个亲热的谈话就行。最后，他揪着右边的一撇小胡子说：

“听着,哈吉,我是个没受教育的人,既不会在教堂里唱诗，又不会象学者那样说漂亮话，那我就简单地说吧：你有个闺女,我有个儿子,咱们要是觉得挺不错,哈吉,……让咱们来做个亲家吧。我爱你，哈吉，敬重你的聪明和学问。咱们就这么击掌为定，好吧……”

哈吉·耿巧微笑了一下，象欠债的得知债主同意延期还债那样地微笑

他挺高兴跟里卞老爹做亲家，听见他的夸奖使他高兴和舒服一千倍，因为里卞老爹除了自己，从来没有夸奖过一个人，他就是生成了这样的脾气，你还能拿他怎么办！

“那末我跟你说，里卞大爷，你简直是无价的，金子般的人。”哈吉·耿巧说着，因为每个人都不由自主地想用恭维来报答恭维。“我，老实说，从没想过你是多么好的一个金刚钻，真的没有想过！你叫我这罪人惊奇，真使我得到安慰，这会儿我敢说：‘我的心乐开了花！’”

这下该轮到里卞老爹乐了，他听了哈吉·耿巧的恭维，直乐得龇牙咧嘴地笑，把一口牙齿全露了出来，把嘴直咧到耳朵根子，他把自己的优点看得比从前更高了，他相信朋友会马上同意他的建议的。

“这么说，你同意了，哈吉·耿巧，他妈的，咱们要举行那么个婚礼，连沙莫琪娃也要舞蹈起来。叫全世界的人都惊奇一下！全村都知道里卞老爹跟朝圣的哈吉有多么了不起。他们都哎哟一声说：‘见他妈的鬼吧！’”

哈吉·耿巧狡猾地朝里卞老爹瞧了一下，正色地答道：

“这倒是真的，上帝赐给我一个又聪明、又勤快、又标致的闺女，又赏给你一个聪明能干的儿子。我的利拉是个天真无邪的鸽子，你们的帕佛林是个心明眼亮的山鹰。我同意，里卞大爷。可是你知道，我总得跟老婆和闺女谈一谈，谈过以后再拍手为定吧。”

“你当家的愿意，哈吉！我老婆子跟她在教堂见着了，她们都说定当啦，”里卞老爹抓抓脖子反驳道。

“没有跟老婆闺女说过，我真的什么也不能说。你可知道，里卞老爹，我总是跟家里人商量的……也还要问问那依靳。那依靳是个有学识的聪明人，他念过七年书哩！”

哈吉·耿巧在撒谎，他在自己家里是个地道的波斯皇或是个什么吉莫齐基①的卡箕，从来没有跟谁商量过什么。说真格的，他完全是别有打算，就是他稍微拖拖这件不怎么重要的事，那也无非想多喝一点儿陈酒罢了。

朋友俩谈了很久，可是没有做出什么决定，最后话题又转到陈酒上去。

“这是十五年的酒，哈吉，不是买来的，是拿自个儿牧场里的葡萄酿的。”

“这种酒你有很多吧，里卞老爹？”

“总有三十桶……”

“那末，我明天告诉你，我家里同意不同意你的提议。明天我照样午饭以前来。再见吧，亲家！”

“上帝保佑你，亲家！祝你健康！”里卞老爹笑眯眯地回答。

哈吉·耿巧一边走回家，一边掐算：“三十桶……假使一天喝上两奥喀②……那么一个月就要喝六十奥喀，两个月便是一百二十奥喀，而半年呢，将是六百奥喀……就是说，要半年……但是里卞老爹说他大概有三十桶。可能还多一些……但是就这么着吧！就算能喝半年吧。过了半年

①吉莫齐基：土耳其的城名，在亚德里亚堡附近。

②奥喀：衡量名，在巴尔干国家，一奥喀等于一·二八一公斤。

我再告诉里卞老爹，我家里同意还是不同意……那个时候以前,什么也别说,每天上他那儿去做客,拖着不答复他。没有法子呀。这老头儿可真倔，又爱发脾气，外加很不喜欢我，一结了婚，还不是马上给我关上门了……不行，你找道儿吧,里卞老爹,找道儿吧,朋友！哈吉·耿巧是只老家雀，不是什么糠皮就能叫他上钩的！”

这时候哈吉·耿巧回头朝里卞老爹的房子瞧了一眼，拿三个指头并在一块儿做了个手势①。

“结果准保错不了,”他继续沉思着“可不是闹着玩的，把我的利拉许给这么阔的好小伙子！……抓住了，哈吉·耿巧！你的闺女找到科普里夫什蒂察最好的新娘们都羡慕的新郎了。她们都认为我的闺女比她们差，不配当里卞老爹的儿媳妇……那就给你们瞧瞧，亲爱的！……”

哈吉·耿巧朝拉姆鲍夫近乡那边伸了伸舌头，好象要逗逗那些想夺他的又阔又聪明的女婿的姑娘们。

哈吉·耿巧跨进自己家的门坎。哈吉奶奶迎着他出来，担心地瞧着自己的管束者，但是见他兴致挺好，就壮着胆子问他说：

“今儿个你到哪儿去了,哈吉？”

“做客去了，当家的，还带来了好消息。等着听吧！”

“说吧,哈吉,我听着。”

“可是你想要知道吗？”

①把食指，中指，无名指撮在一起是很轻蔑的一种表示。

“说吧，快说吧……敢是接到柯斯塔勤那边儿子的信了？他在那儿怎么样？我的小山鹰在干些什么？他好吗？”

哈吉奶奶拿眼睛盯住丈夫。

“不,当家的,不是那个。”

充满着慈母的爱怜和柔情的微笑已经在哈吉奶奶的脸上消失，她已经没有先前那股好奇的劲头了，说：

“唔,你知道怎么样,哈吉,你想说就说,不想,就拉倒。”

“既是这样，我就不言语吧，我想叫你难受一会儿。明天你会知道的。”

“你,哈吉,这没良心的人,这个我早在嫁给你的那当口就知道了，你的一切都跟人家不一样，”哈吉奶奶凄凄惨惨地说。

“利拉在哪儿?”耿巧问道。

“打水去了,”老婆子回答说。

“干吗这么晚去打水呢？真的，这不大好……你别叫她太累，当家的，要知道咱们眼面前就剩她一个了。顶好叫哪个学生去，这些坏蛋什么也不干，就知道馋嘴。”

“难道你忘了，今儿个是假日，学生们不来上学？我已经老了,咱家干活的只有一个利拉了,一家子的活还少吗?”

可能读者会觉得奇怪，哈吉·耿巧的女儿在夜里上井边儿去，这时候里卞老爹和哈吉·耿巧都已经吃完晚饭了。在保加利亚（那儿没有希腊人和土耳其人），姑娘和少妇通常是在太阳下山以后去打水，并且在井边儿待上很多时候，她们一边跟伙伴们和干姊妹快活地聊天，一边瞧瞧小伙子

们，他们都是上那儿去给自己找未婚妻的。任何一个当父亲的都会把自己的闺女托付给保加利亚的小伙子，因为他从来没想到欺负她。干脆说，在保加利亚就没有游蜂浪蝶①，所以那儿的姑娘们和小媳妇们晚上九十点钟走在街上没有一丝儿危险，就跟待在自己家里一个样；谁要是拿粗俗无礼的脏话侮辱了她们，他就该倒霉了！这时候小媳妇跟姑娘们就叫住过路的人，过路人就会把这个流氓狠狠地惩罚一番，要不还会把他给揍死。

“还没吃晚饭么？”哈吉·耿巧问他的老婆子说。

“还没有呐。”

“可我已经吃过啦，当家的。”

“你要跟我说这个吗，哈吉？”

“不，不是这个。等一会儿，等闺女来了，我就告诉你们一桩事……一桩又重大又高兴的消息。”

但是哈吉·耿巧没有等到女儿来，就马上跟妻子说了他的机密。

“喂，听见吧，当家的，”他开始说道，“你很知道，我是个又聪明又有学问的人。而且你更知道上帝派我来是干大事的。这是大伙都明白的，是不是这样？”

“是呀，是呀，哈吉，可是还有呢？”

“还有就是，咱们的利拉要成阔太太了。”

“快说，哈吉，这到底是谁呀？谁跟咱闺女求婚来着？”

①原文本系唐璜，是西班牙传说中拈花惹草的人物，这里作普通名字

“谁呀？这我可不说了。我喜欢折磨娘儿们，教教她们耐心，叫她们别老刨根问底的。娘儿们知道的少，就该多懂事点儿。”

“我当妈的，哈吉，也想知道咱闺女的命运，她将是归谁的。”

正在这谈话的当口，一个约摸十六岁的姑娘进屋来了；一对乌溜溜的眼睛闪得多么灵活和愉快，它们给长长的、鬈曲的睫毛盖着，充满了温柔、精力和热情。弯弯的黑眉毛，鲜红的小嘴，高高的、明净而美妙的额头，雪白的脸蛋上泛着红晕，毛桃似的腮帮子带着两个酒涡；光滑的暗黄色鬈发披散在双肩上……这一切天造地设地凑在一块，成了那姑娘的面貌，外加她的身量长得又苗条又匀称，紧紧地系着一条镶了镀金片的腰带。这个美妙的人儿头上扎着面纱般细的红色君士坦丁堡头巾。她穿着自己做的绣花呢衫，上身披着红呢外套，也是绣锦的。衫子的阔领口里，在高耸的胸脯上露出绣花的绸衬衫，一挂货币和珊瑚项链热情地紧贴在衬衫上。姑娘提着两罐子水——手提着黄花纹的罐子，另一只手里的是绿花纹的。

哈吉·耿巧一见女儿，就站起来，迎着她走去。她瞧见朝她走来的慈爱的爸爸吓了一跳，差点儿把罐子掉下来，因为她很明白，如果温柔的爸爸向她走近，那无非是想揪揪她的耳朵或是给她个家长式的耳光，这些玩艺儿在哈吉·耿巧说来就是爱抚和惩罚。可是必要的时候他还有更厉害的惩罚；不过，假使哈吉·耿巧决定把这些厉害法子施展出

来,那受罚的就已经不在人世了！他的儿子就身受到这个。哈吉·耿巧有过五个儿子；他很快就已经把两个打发到那一个世界上去,一个是为了跟一群孩子在街上跑,另外一个为了拿石头砸死了一只鸡。第三个（最不听话的一个）哈吉·耿巧把他送到衙门里，请求阿伽①把他每个后脚跟杖了五十大棍，治治他的忤逆。挨了打的孩子羞辱得没法在科普里夫什蒂察露脸，上瓦拉希亚去了，从那时候起就没给父亲写过一封信，告诉他住在哪儿，在干些什么，觉着怎么样，哈吉·耿巧也不想听到他的事儿。

“不愿意跟我赔不是,兔崽子！我不认他了，我诅咒他，不要听到他的什么,”哈吉·耿巧老是这么说。

这么一来，利拉很怕父亲；可是她马上知道她的害怕丝毫没有根据。这回哈吉。耿巧既没有打算揪她耳朵，也没想掌她嘴巴子，他拿两根手指头抬了一下她的下巴颏，笑着用很甜的嗓门儿说：

“喏,闺女,恭喜你 爸给你找好了未婚夫,那样的人你连做梦也没见过。快亲亲爸的手，还要鞠七十七个大躬。”

利拉亲了亲他的手，一个字儿也没说就走开了，哈吉·耿巧祝贺说：

“去吧,长大吧,开花结果吧！”

他念着这个咒回到自己的座位上。

“可是你总得告诉我吧,哈吉,你把利拉许给谁了呀？你

① 阿伽 土耳其语,长官 这儿是指区长。——俄译者注

决定把她嫁给谁呀？求求你，快点儿说吧，看上帝的面上，为了爱这个家，”老婆子含着眼泪央求她可敬的丈夫。

“你要知道的多了,就会老得快,要不就会发疯,’哈吉。耿巧回答，接着一头倒在圣像龛底下的旮旯里睡着了。这位好脾气的丈夫和父亲很快就打起了鼾。

老婆子给他盖上了一条毛茸茸的蓝毯子，叹了口气才到自己的‘家’里去,就是到正在做晚饭的闺女那儿去。姑娘瞅见了妈妈，笑着说：

“爸爸今儿个怎么挺乐的,妈……”

“是呀,乐,挺乐的,’哈吉婆婆答道“他要把你许给别人。”

利拉臊红了脸，低下眼皮。

“就是不知道许给了谁,’母亲接着说“倔老头子不想告诉,可是我已经猜着了……你知道吗,许给了谁,利拉?”

姑娘不吭一声。

“嗯,你不知道,那末我来告诉你许给了帕佛林,里卡家儿子,聪明和善的小伙子,好家世……”

利拉的脸比先益发红了，转过身去好使母亲瞧不见她的脸。但是突然她的眼睛充满了泪水，她扑到母亲的脖子上,痛哭起来。

“哭什么呀，孩子？是不是你不喜欢帕佛林？你不是认得他吗,利拉?当然喽,认得的,是吗?’母亲问自己的女儿说，爱怜地瞧着她。

“认得,妈,我认得的,’利拉悄声地眼泪汪汪地说“他

常常拿走我的花,或是问我要水喝。”

“那末,你喜欢他不呢?”

“喜欢,妈妈,非常喜欢……”

两颗温柔而热爱的心在一块儿又谈了很久;最后两人高高兴兴地坐下来吃晚饭。

耿巧奶奶的心又软、又善、又是充满了热爱,这样的心在生活中很少碰得着;但是,所有她的优美宝贵的品德,只有在她单独跟孩子在一块儿,丈夫不在的时候才显露出来;当着丈夫哈吉的面,耿巧奶奶变得又严厉又阴沉,老是皱着眉头,好象老山[1]或是黑海似的。快到半夜母亲才和女儿分手,吻了吻她的脑门去睡了。

哈吉·耿巧就这个样儿跟他的亲人商量过了,他曾经拿这个来骗里卞老爹的。说真的,利拉很乐意嫁给一个最下等的人,一个鳏夫,一个光棍儿种地的,一个穷光蛋,只要她能摆脱父亲的灶台,父亲的照应和父亲的独裁,她都乐意,可是一听说父亲把她许给了帕佛林,她乐得整宿没有阖上眼睛。

“我的磨难受完了,”她想道。“没有什么让我舍不得的,没有什么让我留恋爸爸的家,这几没有一样叫我觉着可爱!只有一桩事叫我心疼,就是舍不得跟可怜的妈妈分手。她独自个儿和爸爸一起可苦了!我倒是会幸福的,我那丈夫会挺和善,公婆也人人称赞的。我要请帕佛林给妈妈买

[1] 保加利亚人把巴尔干山脉叫做老山。

一块咖啡色的喀尔洛夫头巾，叫她把那块旧的黄头巾给丢掉，差不多从我出世起她就戴上那块头巾了。我给她新头巾的时候,她会多么喜欢哟!我就把它藏在怀里,问道:‘知道吗，妈妈，我给你捎来了什么呀?’她就冲我说：‘不知道，闺女,我不知道,亲爱的!’我就立刻掏出头巾给她说:‘喏，给你的头巾,好妈妈,我那帕佛林给你买的,为了你疼我,为了你心肠好……他还要给你买鞋……你好好地戴着吧！’那末，送给爸爸点儿什么呢？我自个儿也不知道。或者什么也不送他？唉，说句老实话，爸爸也怪可怜的，尽管他又毒辣又不爱咱们。我要帕佛林给他买一顶上好的克里米亚羔羊皮帽子。给弟弟买双靴子，因为他喜欢长统靴……但是这可糟糕，爸爸要是瞧见弟弟穿着长统靴，天知道会搞出什么事儿来!或许还是给他买一双漂亮穗子的花鞋吧！爸爸跟我说过:‘规矩人穿鞋子,高统靴只有二流子才穿。’”

这个天真的少女越想越有劲。她整宿一直在左思右想，预先把各种滋味体验一番；她在心里想象着自己婚礼的详情细节；她将怎么穿戴，怎么上教堂去，大家伙儿怎么瞧着她,而她呢,觉着又难为情,又古怪,又羞,又怕,可是临了是又快活,又美……

“结完婚,”她继续沉思道,“婆婆就到教堂里来,我和帕佛林就跟在她后边。瞧见了我们,大伙将要说:‘哟,多好的一对儿呀，好象两个都是打着灯亮找着的。’我将要爱公公、婆婆、嫂子、大伯、小姑,我将管他们所有的人叫亲爱的,可爱的……

甜蜜的幻想把利拉哄得要睡觉，她终于把脸埋到枕头里,做着安琪儿般幸福的梦,睡着了。

四　　嚼舌的科普里夫什蒂察女人

“喂,帕佛林,该给你娶媳妇了,孩子！我给你两个哥哥娶媳妇，为的叫他们照拂照拂我老头子，可是他们给我生了一大堆孙男孙女，就光张罗他们了，把老的撂在一边儿。妈也老了，不能侍候我了，她需要个帮手。”里卞老爹冲儿子说，一面愉快地瞧着他。

“好，爸爸。该就该吧……假使你说结婚，我就准备照你的意思办……哪怕结个十趟婚呢……”

“难道你是土耳其人吗,孩子,要结十趟婚哩 瞧,倒找到了这样一个莽小子！”里卞老爹哈哈笑起来。

帕佛林是个爱打扮的漂亮小伙子。高高的脑门，褐色的大眼睛，他那张聪明的脸蛋儿上的五官全都显露着心地善良和率直的性子，丰满光滑的腮帮子和匀称笔挺的身材表示强壮有力。

里卞老爹一个劲地哈哈大笑，连眼泪也笑出来了，可是,临了,又变得正儿八经地说：

“我明白，孩子，你真的也预备娶媳妇了。一眼就瞧得出你乐意娶亲……假使我叫你去打干草或是叫你坐下来改件外套，你呀，也许就跑到后山去了。要是提到娶媳妇，你就跟苍蝇见了蜜糖一样一个劲儿冲过去。咳，小伙子呀！

‘哎,曼高,咱们去放羊吧!’——‘冷呵,亲爱的。’——‘哎,曼高,去吃饭吧。’——‘我去,我去。既然叫我,就该听……’知道吗,孩子,我要给你娶谁呀?”

“不,爸,我不知道。”

“那末我告诉你吧,但是你得先给我鞠个躬,还得亲亲手。”

帕佛林赶紧鞠了三个躬,并且要吻父亲的手,可是里卞老爹止住了他说:

“等等,孩子;这是鞠的哪家子躬呀?只有土耳其人在巴依拉姆①的时候才这么鞠躬的,你要象长年给老爷那样给我磕响头才行。”

儿子把头碰着地板磕了三个头,然后又吻过父亲的手,交叉着胳膊,满怀希望地瞧着他。

“怎么你眼睛鼓得那么大,就象宰了的公羊似的?”里卞老爹带笑说:“去亲亲你妈的手,然后快点儿过来,我告诉你谁是你的新媳妇。”

里卞老爹悄没声儿地哼着一支古老的土耳其民歌,帕佛林去吻了母亲的手就转回来。

“唔,孩子,站到我跟前来,听我说。不行,站直了,两手插着腰……不是这样,不是这样,紧搁在腰上面。右手往上点儿。现在再稍微低些。哎,好,就是这样……媳妇么要娶的,可还不会站在爸爸面前呢!你大概在亲家公跟前也这

①巴依拉姆:伊斯兰教节日。

么站的。简直不好意思把你给人家瞧，孩子，熊相，简直是个熊，就是这样……”

里卞老爹给儿子念了好一阵子的“训诫”，儿子也在他面前必恭必敬地站了好一阵子，抓抓鼻梁，捻捻小胡子，换着脚等待父亲允许过的解释。临了里卞老爹问他：

“告诉我，帕佛林，你认得哈吉·耿巧老爹么？”

“哪一位哈吉·耿巧？”帕佛林问道，好象科普里夫什蒂察有两个哈吉·耿巧似的。

“喏，哈吉·耿巧就是外号叫夜猫子的。”

“认得。”

“你知道他有一个闺女吗？”

“知道，”儿子回答，并且细心地端详着自己的鞋子。

“好了，”里卞老爹眨了一下右眼，继续说：“干吗你净朝下瞧呀，儿子，就象个三月里太阳底下的火鸡似的？别低着头，你要知道咱们是体面人家，把头昂得高高的，任便在哪个女人面前都别低下眼睛。你爸爸年轻时候就是这样，你也该这样……唉，青春，青春呵！好，得了。现在去干活。哈吉·耿巧的闺女——就是叫做利拉吧？——快成你的媳妇了。”

里卞老爹就这么跟家里商量，并且跟儿子说明白了。他脑子里想也没有想问问儿子，是不是喜欢新媳妇。可是慈爱的母亲早跟儿子说清楚了，哈吉·耿巧干什么老上他们这儿来喝陈酒。所以帕佛林早就知道，父亲要跟他说些什么；可是同时他必须抛开一切，照例地遵行这些虚礼，恭恭敬敬

地听父亲的命令，虽然这也是很不容易干的。

帕佛林几乎每天跟利拉见面；他还在哈吉·耿巧的学校里念书的时候就认得她了，那时候她还在桌子底下钻来钻去呢。傍晚利拉到阿尔那乌吉茨去打水，帕佛林就走到街上，站在尼基塔·华普济尔卡的染坊附近。天黑了，月亮露出了脸。利拉从井边回家，一边往四下里瞧。帕佛林在急不可耐地等着她。这不是她……利拉走近来了。帕佛林迎着她走去，要点水喝。利拉递过水罐去，扭过身子整整头巾。帕佛林象娘儿们瞧砸碎了的洗衣盆一样，上上下下地打量着她。不用说，这两个年轻天真的人彼此什么也没有说：站了不多一阵子，就沉思着慢慢儿各走各的路了。

有时候，逢到礼拜天，利拉头上插着花出去打水，帕佛林就走到她跟前问她要花儿，拿到了，就快快活活地热切地揣在怀里。利拉也早就喜欢帕佛林了：她躺下睡觉，早晨打床上起来,待在家里干活，常常想着他。另外有一回,她脱下上衣,挽起袖子生火,把锅挂在铁链上,开始剁葱,拣米,做饭，可是心忐忑地跳——老是想着帕佛林。白天上河边去洗衣裳，洗衣棒噼噼啪啪地在她手里响，可是脑子里又是想着帕佛林。既然他真的老是在她的眼面前，怎么能不想他呢？她洗衣裳，他站在柳树底下，欣赏着她那被水泡得发红的好看的光脚，他的心要从胸口蹦出来。一句话，这两颗年轻的天真烂漫的心彼此爱上了，他们的爱情没有羼入任什么不相干的理由，带着天真未凿的年轻的感情的全部真挚越来越热烈地燃烧起来。

但是尽管他们的爱情完全天真无邪，这两个年轻人中间的关系象安琪儿般纯洁，嚼舌的科普里夫什蒂察女人已经开始散播各种下流的谣言。世界上再没有比科普里夫什蒂察有钱的娘儿们的舌头更恶毒的了。穷人干活，靠了繁重的工作满足他们最低的需要；母亲忙着孩子们的事；姑娘们忙着管家务，在小花园里种花，唱着少女的歌儿：

姑娘种着蓝花，
自个儿种,自个儿浇……

爷儿们歇了活，把空闲时光全在小馆子里消磨。老婆子们可不这样！科普里夫什蒂察地主家的老婆子们什么也不干，——整天就是造谣生事。但愿上帝保佑，千万别遭到她们嚼舌头就好！您在随便哪一回送殡都可以瞧见嚼舌的科普里夫什蒂察女人，她们哭着死人，哭得那么真切，一心一意地哭。活人为了躲开她们甚至爬到坟墓里去，可是即便在那儿，她们的舌头也不会放过他；然而对于死人，她们总挤得出眼泪，又是划十字，又是祈祷。应该交代一下，科普里夫什蒂察的女人比男人多。男人到四面八方去挣钱给家里过冬。科普里夫什蒂察的男人干的主要营生是贩卖土织的呢绒做就的衫子，包税跟饲养牲口。科普里夫什蒂察的黄油和羊酪在全察列格勒① 挺出名，所以在科普里夫什蒂

①察列格勒：意译乃皇城，君士坦丁堡在斯拉夫语中叫做察列格勒。

察大多只剩下乡下裁缝,买卖人,理发匠,神甫,教堂执事[1]和挖墓的，所有庄稼活儿都由女人和雇工来干。这时候老婆子们完全闲着没事，无聊得只好说东道西，给那些不是她们那一路的又活泼、又年轻的人无中生有地搬弄是非。

这些嚼舌的女人里头有一个卞奥奶奶维施涅娃，长得象个桶似的，又肥又胖，白头发上包一条黑底红花的头巾——这条头巾表示主人已经弃绝红尘，献身给教会事业了。她一出教堂门就说帕佛林跟薇利珈（利拉）干了不很光彩的事儿，说帕佛林也跟他父亲一个样，老追姑娘和寡妇，说他也能给自己找个比罗圈腿的哈吉·耿巧的女儿更好更标致的新媳妇。

“才不呢!”另外一个地主太太,头上缠着犹太人的大头巾，接嘴说。“你可别说这个，卞奥奶奶：姑娘长的又标致，又可爱,是个好管家,外加门第又好。”

“上帝保佑你，加里奥奶奶！你说什么呀？”卞奥奶奶的食客唐娜·察克利娜插嘴说。她经常给自己的恩人收集谣言。“哈吉·耿巧家里什么事都做得跟正经人不一样：他家等到圣诞节封斋以后才渍白菜，萝卜呢也买小的。大家伙儿都买斯德列尔乔人冬藏的又大又硬的，可是他呢，都是土耳其人从杜善乍运来的，萝卜啦，甜菜啦，还有白菜都是小的……哎,邪道,真是邪道！就是那个女人，上礼拜天米海意洛神甫跟咱们解说的，记得吗？那个法利赛女人。请你

[1] 教堂执事 教堂里的低级职员,管点灯、打钟等杂役。

们说吧，哪儿见过爸爸买做外套跟灯笼裤的呢子，闺女和老婆倒整天抄着手闲着。难道她们自个儿不会织做裤子的呢子？要是她们往后也这么着，可怜的帕佛林可就倒霉了；他可是个好小伙子，好性子，不言不语的。老婆跟他说：‘我不能干活儿，去自个儿买做灯笼裤的呢子吧，还有腰带，还有做衬衫的现成亚麻布料。’要不还要吩咐他给她买衬衫和桌布呢。好不丢脸！”

“丢脸，简直丢尽了咱们全村儿的脸！”卞奥奶奶支着拐棍搭讪说。她那脑袋摇晃得象角树的枝子似的。“要是薇利珈成了帕佛林奶奶，克里苏拉人准保以为科普里夫什蒂察人都发了疯啦。丢人。而且在索波特，人家又要怎么说呢？真丢人呵！”

“事实总是事实，”缠大头巾的女人同意说“可是姑娘没有过错 当爸爸的不叫她干活，也是人之常情。他说：‘我自个儿去买呢子，你们就干别的事 织织袜子去卖。’要是哈吉·耿巧奶奶跟他说：人家要笑话啦，老头子大叫起来，简直叫你慌不迭地跑开：‘你们这些傻瓜娘儿们多傻；呢子五十个铜子一阿尔申，还要漂亮得多，你们那不成话的毛布就一定得花上七十个。，所以，不管是利拉还是哈吉的老婆全都没有错儿。”

“可是你得先打听打听，这哈吉·耿巧是个什么样儿的人，然后再说话。这可是一个非基督徒，不信上帝的人，求主原谅。”卞奥奶奶高声嚷着，拿拐棍敲着地，恨得直打哆嗦。“他虽然在唱诗班唱诗，可是净跟把基督钉在十字架上

的犹太人来往。有一个修士告诉我，哈吉·耿巧把一个男孩子卖给犹太人，——他们拿他的血来做圣体，——他们为了这个给了他各式各样的东西。嘿，这还了得！”

“犹太人要孩子干吗？他们怎么领圣体的？”一个衣衫褴褛的瘦老婆子问道，她站在一边儿，一面挖鼻子，仔细地听着造谣的人说是生非。

“这还用问么？”卞奥奶奶正正经经、意味深长地答道。“犹太人买保加利亚的孩子，拿糖呀，黄油呀，牛奶呀把他们养得肥肥的，养肥了就把他们坐在木桶里，拿针和刀子往里面钉进去。然后把木桶从山上任便哪儿滚下来，孩子就献圣了。尸体喂狗吃，血呢攒在所罗门杯里，拿它来领圣体。犹太人的圣体是血，土耳其人的是橄榄，而亚美尼亚人的是粪。这些全是汤巧·斯拉魏伊告诉我的。”

“哎，妈，”卞奥奶奶的年轻标致的儿媳妇说，“任便利拉的爸爸怎么样，她可没有一点儿干系。”

“你呀，小媳妇，你还年轻，什么都不懂，”卞奥奶奶尊严地回答，“我是个老婆子，还懂得点儿这档子事。你知道老年人怎么说的，‘什么树结什么果，’这话可真不假。”

“错倒是不错，卞奥奶奶，可也不见得老是这个样。就拿彼依巧跟他儿子来说吧：爸爸是个酒鬼、土匪，可是儿子们又好，又可爱，都是勤快能干活儿的，”缠大头巾的女人说。

“嘿，你胡扯，亲爱的，”卞奥奶奶反驳道。“彼依巧虽然是个酒鬼，又是个大强盗，可不是不信上帝的人，哈吉·耿巧都把良心出卖给魔鬼了！难道你还不知道么？他家里还

有家神① 出现哩,不信你问汤巧·斯拉魏伊!”

“难道真有这么回事?……呵,你,上帝呀!……圣母玛利亚,圣彼得加,圣聂杰利亚,救救我们吧!”四下里只听见这样说。

“我说的是真情实事,”卞奥奶奶接着说。“他的邻居那伊斯奶奶把这事告诉我的,从她的凉台上瞧着哈吉·耿巧的院子就跟瞧着手掌一样清楚。有一回,头遍鸡还没有叫,那伊斯奶奶睡醒过来——她睡在凉台上——听见响声。‘敢是下雨啦?’她心想,就出院子去收晾在园里篱笆上的衣服。再留神一听 这不是下雨,是有人在哈吉·耿巧院子里嚷嚷叫唤。她又跑回凉台——一瞧:一个茨冈人坐在院子中间打钉子,小铁匠们(茨冈人)朝着七十七个风箱吹火。每一个都跟拳头那么大,不会再大了,可是都长了白胡子。他们干着活还唱着吓人的歌儿。有一支歌那伊斯奶奶把它记得烂熟。”

“这倒是个怎么样的歌儿?你要是知道就告诉咱们,卞奥奶奶劳驾,说吧!”听众异口同声地叫喊起来。

“等一会儿,我老早就知道这支歌了。嗯,这是怎么样的?……想不起来了,……老了,我亲爱的,在这世上我也活够了。年轻的时候去参加冬天的晚会,歌儿怕不知道上百个。那时候有许许多多的歌和唱歌的;有各种各样的说故事的。可是这会儿……”

①家神,迷信中住在每家人家的神祇。

“那些歌咱们也知道。你还是告诉我们家神唱的什么歌吧。你先给咱们唱他们那支歌，完了再讲从前的事，”缠大头巾的女人说。

嚼舌的老婆子轻声唱了起来，低着头，一边拿拐棍敲地：

打啊，打啊，没把他打死，
割啊，割啊，没把他宰了……
任什么耳朵都是把小铁锹，
每一只牙齿锋利胜匕首，
眼睛烧得象煤炭……
我拿角托住他，
于是整个胁部都拆散了！

嚼舌的科普里夫什蒂察女人得到这么重要的消息以后，用尽一切办法去求得真情，她们去找那伊斯奶奶，跟她探听个仔细；但是她什么也没能够给她们解释清楚。只是说她谁也没有瞧见，也没有听到任什么歌，只听见哈吉·耿巧院子里有响声，象一群鹅在那儿打架。

尽管那伊斯奶奶提供的资料完全无关紧要，嚼舌的女人不分青红皂白地信了所有的事儿，好象她亲眼瞧见，在施洗约翰节① 的前夜，将近半夜的时候，从哈吉·耿巧的烟囱

①施洗约翰节是俄国旧历六月二十四日，东正教的节日。

里飞出一条七十七个脑袋的火蛇。第二天到校的学生只剩下一半，第三天来了四分之一，过一个礼拜总共只有三十个人了。

“谁知道会变成怎么样儿呐。天下之大真是无奇不有！”学生的奶奶、姑姑和妈都这么说。“咱们不能让自己的孩子去。柯伊巧用不着去上这个该死的学校了。还不如让他缝缝鞋，煮煮胰子好点。他也学够了，又不想当神甫，他爸爸胰子厂里正缺人呢。”

就这样造了孽，把一个家的幸福给断送了。哈吉·耿巧和他的家给涂上了污泥，他那一家子的幸福给捺上了魔鬼的印记。至于帕佛林，娘儿们照样还夸奖他。爷儿们都一致认为他是个可爱的小伙子，和和气气，就是象娘儿们似的，太温柔了点儿。姑娘们呢，除了已经订婚的，都悄悄地叹气。

哈吉·耿巧照约好的那样，第二天（自然是在午饭以前）出现在里卞老爹明亮的眼珠前，对于这个问题“哈吉，关于闺女的事，你跟我怎么说？”——他回答道：

“哎，里卞大爷，我同意。来说媒吧……妻也同意了，儿子也同意，我闺女自己也赞美万有之上的上帝，因为上帝使她获得你这么样的公公，里卞大爷！”

还只昨天，照哈吉·耿巧的算盘，要过六个月才能答应，到底是什么原因使他马上把女儿许给帕佛林了呢？或许是爸爸的心在一宿里占了上风，把所有的诱惑都压倒，使他

忘了陈酒了？或者他的心一夜就变得这么软，他想尽快给女儿创造幸福了？不是这个，也不是那个。他直截了当就是这么划算的：“假使我把事情拖着，也许里卞老头儿就改变他的心意，给儿子娶别的姑娘，那我可受骗，成了傻瓜了。顶好这会儿就给年轻人订下亲，婚礼就拖着，直到喝完不是一桶，而是喝他个五六桶再说。要是里卞大爷催着办婚事，我可以说嫁妆还没有预备好，亲家公和亲家母的衬衫没有把边缝好，外套没挂里子。还短得了说头？结婚非同小可呀，这里边有的是各式各样的麻烦呐。”

“多咱订亲呵,哈吉？”里卞老爹问道。

“就是今儿个也行,亲家！”哈吉·耿巧回答道。

“那末我晚半晌来吧,咱们眼下先吃饭,睡一会儿觉。”

午饭以后哈吉·耿巧就回家了，里卞老爹躺下睡了一会儿；睡醒了叫妻子过来，叫她坐在他脚旁边。

“哈吉·耿巧答应把闺女许给咱们了,吉拉,”他说“去告诉腊里奥家的，叫她在花园里摘些花，做个大花束，因为咱们这个儿媳妇又可爱又聪明，样样儿都拿手。喏，给你这个金币去扎在花束上。”

里卞老爹掏出荷包，把一块老土耳其金币扔在桌上。

“要带着水果吗？”老婆子问道。

“当然罗，没有水果哪儿成呵！带点儿苹果，还有大个儿的无花果,豆荚,葡萄干,炒豌豆,再拿上些糖鸡,扁桃和水果糖。”

所有东西都拿来了，里卞老爹把礼物包在来比锡头巾

里，拦腰插上扎着金币的花束，就动身去了。他出了街，仰着头象个收税的，藏在胡子里笑，得意非凡地往前走。象孔雀似的摆样子，一边往四下里瞧，深信大伙儿全都净瞧着他，说“瞧那个里卞老爹 瞧瞧他 这个当爸爸的，给儿子娶了个多好的姑娘呵！”

唔，好吧。

哈吉·耿巧等着里卞老爹。他为了这桩事穿上了新外套，系上了红腰带。老人一跨过，或者不如说是窜过围墙的门槛，哈吉·耿巧就去迎着他。

“日安，亲家！”里卞老爹说道。

“上帝保佑你，亲家！”哈吉·耿巧答道。“过得怎么样？大小平安吧？”

“谢谢，亲家，都好。”

“哦，感谢上帝。里卞奶奶可好？”

“谢谢，亲家，挺好。”

“孩子们呢？”

“也好，亲家，谢谢。”

“孙子们都欢蹦乱跳？”

“不错，亲家，都不错，你那位哈吉奶奶好吧？”

“好，亲家，谢谢上帝。”

朋友们一边走着，还彼此问候了好一阵子。最后他们走进哈吉·耿巧府上一间铺着地毯的屋子。里卞老爹就摘下帽子，把它搁在炉子上。保加利亚人没有进屋就脱帽的习惯。可是里卞老爹与众不同，不论在家还是做客，总是学那

大人物的样摘下帽子。

“俄国人一进屋总是摘帽子的，’里卞老爹说“甚至走进小酒店也是这样。常常画十字……画了画十字，随后象鞋匠似的喝个够,喝了酒可不给钱。”

里卞老爹那样地说着俄国的兵士，虽然他打心坎里就喜欢他们；并且他那时候喝了酒，自己也跟他们一样不付钱。

里卞老爹走进去的那间屋子，就跟保加利亚所有的屋子一个样儿，四角方方，安了两扇窗和一座炉子，炉子粉着石灰和红粘土，活象个胖大娘；炉顶上面为了装饰用油灰镶上个倒放着的钵子。屋子前面的一角放个神龛，里面都是纸做的圣像，中间挂着一张木制的天使长，身上佩一把冒着火焰的宝剑。神龛的一边插着从圣枝礼仪节① 留到现在的柳枝，另一边搁几根主显节和复活节用的蜡。神龛前面一个花花绿绿的纸口袋里挂着建定圣体日②染的红蛋；龛子当中搁一盏灯；香炉用链子挂在钉子上。屋子的四壁安着描边的木架，架子上象士兵似的搁着一排排各式各样的钵子、碟子、陶土的和铜的盘子 其中有一个盘子与众不同,哈吉·耿巧的妻子把蜜饭盛在这里带到教堂去。屋墙是用生石灰粉白的，地板上铺着五彩的毛毯，屋子的前边旮旯上铺了一条红黄绿蓝白五色羊毛毯，是利拉亲手织成的。在圣像底下的地板上，铺一床褥子，上面盖着蓝色的绒毯，这是

①复活节前的那个星期日，插柳枝以作纪念。

② 复活节前的那个星期四。

哈吉·耿巧年轻时买的，那时候他还不是哈吉·耿巧,只不过叫做耿巧·守奇。哈吉·耿巧午饭后就在这条褥子上保养他的老骨头。屋子里既没有桌子，又没有椅子；也没有一条板凳。只有科普里夫什蒂察顶好的房子才有这些玩艺儿。全科普里夫什蒂察只有一所房子里有桌子和椅子；这就是专卖商人的房子。为了他，穷人可流了不少眼泪。

在哈吉·耿巧的屋里有一张犹黎·魏涅林①的石印画像和一面嵌在五彩木框里的镜子，苍蝇已经在木框上显出它的艺术才能。除此以外,再也没有一张画,也没有任何装饰品了。哈吉·耿巧通常就在这间屋子里接待顶顶体面的客人。

里卞老爹和托陀尔·腊勤在圣像底下的褥子上坐下——托陀尔·腊勤是村子里的村长，曾经问村里居民要了两千铜子给办公室买墨水和纸张。汤巧·斯拉魏伊和雅那基·黑基明坐在对面角上。汤巧·斯拉魏伊象土耳其人那样坐了下来，并且拿右胳膊肘支着一个花哨的、黄里带黑的靠枕。

这个汤巧是个赫赫有名的人物，我该尽可能详详细细把他介绍一番。汤巧，嚼舌的科普里夫什蒂察女人对他都很有好评，说他是个万事通，是个乡村裁缝，各种各样新闻的传播者，滑稽家。外表看来这是威风凛凛的英吉司令官②手下的勇士，魁伟的身量，麻脸上长着一圈棕黄色的长胡子。

① 犹黎·魏涅林（1802—1839）俄国语言学家兼历史家,研究保加利亚历史及文学。——俄译者注

② 英吉司令官：传说中的游击队司令官，保加利亚叙事民歌中的英雄。——俄译者注

孩子怕他，说他是叫火鸡啄了的。他的眼睛因为酗酒而浮肿，胖得鼓了起来，卑鄙地、狡猾地、骨碌碌地四下乱转。所以老人跟一般严正的人都理由十足地说：“这个汤巧眼珠滴溜溜地四下乱转，这双眼珠就象在磨坊里大吃大喝的魔鬼一样。”

客人坐了下来，接着一片静寂。里卞老爹哼啊唉的，捻着胡子，哈吉·耿巧两手捧着肚子，在说着话，或说得更正确点，在嘟囔着他所喜欢的话：“哼，哼！……”汤巧拿了锦熟黄杨的耳挖子，在扒耳朵，托陀尔·腊勤拿食指拨着下嘴唇，尽朝天花板上瞧，雅那基搔着后脑勺。末了，哈吉奶奶走进来，给里卞老爹鞠了个躬，说：

“日安，里卞大爷！长命百岁！”

最后一句祝贺话，她是从丈夫那儿学来的，丈夫也是学的俄国人，跟斯拉夫文赞美诗和《使徒行传》一块儿从基辅得来的。

“愿你健康和幸福！”里卞老爹答道。

“里卞奶奶怎么样？在干什么啦？孩子们都好？”

“都不错，感谢上帝。”

“上帝和至圣的圣母保佑你！”

随后哈吉·耿巧奶奶也坐下来，不吱声了。

里卞老爹和哈吉·耿巧都忙着在打重要的主意，要不是饶舌的汤巧扯开了问题，他们还会一直沉默下去。

“哎，里卞老爹，你听说没有，瘟疫那个妖婆子又在那儿收人了？又在小亚细亚发现了，一直蔓延到英国人住的伦

特罗[1]。”

“那才圣明呢！眼见她养的白白胖胖，花言巧语，桃花眼溜啊溜的，一扭头又溜之大吉了。不用说，真是个狡猾的婆子哩，”里卞老爹说。

“是呀，溜了！”汤巧证实说。

“虽然人家说，英国人是聪明人，滑头鬼，”里卞老爹接着说。“但是我说这不对，真是不对。真的，他们揪住了瘟疫，塞到瓶子里，这倒不错。要是管不住，可顶个什么用呢。费劲儿的可不是揪哇。你得去揿住她——关键就在这儿！俄国人可不是这么个样。我认为，他们对付这事可聪明着呢，要是揪住了，那就一辈子也不放。让她去裂，去炸，去散开，也不会放。‘你胡闹吧，老婆子，我们知道你；自个儿坐在瓶子里别吱声了。’”

“对不起，里卞老爹，”哈吉·耿巧说，从肚子上挪下一只手在空中挥着，“英国人会比俄国人更聪明的；随便你去问谁。”

“我可是这么说，”汤巧搭讪道，“英国人也罢，俄国人也罢，都是不成器的东西，世界上顶顶聪明的人要数法国人了。嘻嘻，那才有本领！地道的鬼！”

“怎见得？”里卞老爹问。

“那就因为，从前有一个法国人（这忽儿我记不起他的名字了），他只要挥一挥手，把他的马刀打一下，所有的人都

① 系指伦敦。

给消灭得一干二净。他剁世上的人象切萝卜一般,好汉啊!”

“噢!里卞老爹，你这可怎么说呢?”托陀尔·腊勤问道。

里卞老爹放声大笑起来，把安安静静待在房顶上的鸽子都吓跑了；可能是因为人的笑声不合那些善良的动物的口胃吧。谁知道呢……

“哦,汤巧,你可把我笑死了,简直笑死了!”他兴高采烈地说。“你的法国人叫做波拿巴①,就说他有三颗心吧,莫斯科的皇帝,库图静②和沙瓦洛夫③并不怕他，扎住了那好汉的手，镇上七十七道链子，把他送到地狱去给魔鬼铺路去啦。喏,事儿就是这么了结的!”

“要是没有英国人,谁给咱们做针呢?”哈吉·耿巧说。“谁都知道,针是个刁钻古怪的玩艺儿。”

“呵，古怪。它怪点儿什么呀，您倒说说看？就是咱们的茨冈人也会做针呀，”雅那基说。

“您知道，我要跟您说什么来着？英国人送给俄国人一枚针说:‘瞧,咱们的多妙呀!’俄国人就拿它,做了个长烟袋,送还给英国人说:‘请您好好儿抽吧!’”

里卞老爹说完了这些个，差点儿没高兴得哭出来。他是这么乐，他证明了他心爱的俄国人是世界上顶顶聪明灵巧的人。

① 指拿破仑·波拿巴。
② 指库图佐夫,一八一二年为俄军统帅,大败拿破仑。
③ 指苏沃洛夫。

“我在察列格勒瞧见过英国人。”他接着说“这群笨蛋世上真是少有。英国人来到一家小铺子买面包或是干酪，你不懂得他在罗嗦些什么。他唠叨他的，你给你的。你们明白吗？大多数的英国人是哑巴，跟德国人一个样。”

这时候，里卞老爹的脸眉开眼笑，就跟罂粟花一样；他那颗衰老的心变得年轻了，冷却的血液里燃起了火焰：他快活得忘了形，想把被单从褥子上拉下来，因为他说服了对手，他们都不吱声，不知道说什么是好。

这问题结束以后，再也没有什么好谈了，里卞老爹开始想怎样把话转到正题上去，其余的人也都想听听他的口才，就是他怎样开始向利拉求婚。他喘了好一阵子，沉思着，一直拿不定主意来说出第一句话。

“你吩咐拿什么招待你呢，里卞大爷？”哈吉·耿巧为了打开话题这么问道。

“白酒吧，哈吉！”

哈吉·耿巧奶奶走了出去，从邻屋拿来一只样子象条翘着尾巴的鱼的锡罐子，放在炉子上。利拉穿戴得很华丽地进来了，搬进来一张小桌子，上面铺着大红巾，把那条装好白酒的“鱼”，一碟葡萄干，象菌子似的酒杯都放在桌子上，就又出去了。她跟谁也没有行个礼，也没说一句话。科普里夫什蒂察的姑娘们从来不跟任何人鞠躬，把这个责任让给做母亲的，她们要替四个人行礼和问好。里卞老爹吃喝完了才开始说话。说真的，他本来还会好半天不吭声，可是他的“老胃”不肯服从他，开始唠叨着想要吃晚饭，而哈

吉·耿巧呢，大伙儿都知道，就压根儿没有招待客人吃晚饭的规矩。

“知道吗,哈吉,哈吉奶奶,我是干吗上你们这儿来的？”他问。

“你就跟咱们说说你干吗来吧,咱们听着。”主人和主妇愉快地同声答道。

“我可有一个还没成家的儿子。”

“知道,知道,里卞大爷。你们该给他成家了,这是基督徒的本份呢。”

“可知道吗,你们有个闺女？”

“怎么不知道！咱们知道……”

“喏，我儿子看中了你们的闺女，我也喜欢她……见鬼的,要是叫咱们两个小猪崽子配个对,结了婚可真不赖呀。”

“是呀，里卞大爷！既然命里注定咱们要成亲家，那就谢天谢地啦。我们不反对，就是要问问利拉，她愿不愿意嫁给帕佛林。”

“问吧,问吧。”里卞老爹答道,他十分满意,因为已经把象磨盘般压着他肩头的重负推了下来。他马上快活起来。

“薇利珈！”哈吉·耿巧唤着女儿。“到这儿来。”

利拉进来站在屋子中间，两手搭在腰前，低垂着眼睛。

“你说,孩子,你喜欢里卞大爷吗？”哈吉·耿巧问道。“他是个好爸爸呢。”

“喜欢,”利拉涨红了脸回答说。

“那末喜欢里卞奶奶吗？”

“喜欢。”

“他们的儿子帕佛林也喜欢吗？”

利拉不吱声了。

“嗨，说吧，说吧，别不好意思，”父亲接着说。“他是个机灵的小伙子，挺能干的，要是你愿意的话，我就把你许给他。”

“爸，你愿意怎么，妈愿意怎么，你们就怎么吩咐吧。”

“唔，既然这样，亲亲你公公的手，还要照媳妇的规矩行个礼，你这会儿是儿媳妇啦。”

利拉恭恭敬敬地鞠了三个躬，亲了一下里卞老爹的大手，里卞老爹也亲了亲她的脑门，给了她一束花和一包水果。利拉拿这两样放在炉子上，又给里卞老爹必恭必敬地三鞠躬，然后走到父亲跟前，也行了三鞠躬，亲过了他的手，她这样给所有的人都行过礼。哈吉·耿巧给了女儿一个埃及金币，托陀尔·腊勤，汤巧和雅那基每人送了一枚银币。她行完了这套礼节就走到花园里去。她在那儿采了几束花，每一束花都拿红绒线扎着，还系上一个小钱，把它们分送给客人。

“嗨，哈吉奶奶，”哈吉·耿巧决定生平第一次破例，一边诅咒请人吃饭的礼节，一边说，“跟利拉一块儿去开晚饭来。要好好地款待一下亲家。”

过了一个钟头，桌子上摆开了鸡汤，猪油炒白菜，烤鸡，浇上羊酪的煎鸡蛋，酸牛奶，蛋糕和酒，是新酒，可是挺不错。利拉没有坐到饭桌上来；不允许这样随便的，因为媳妇

应该不吃东西，只能干活，为的把自己顶好的一面漏给公公瞧……利拉不停地上菜接菜，往酒盅里斟了酒并且敬给每人。老人们首先为未婚夫妇的健康干杯，然后为里卞老爹和里卞奶奶的健康，然后为哈吉·耿巧和他的一家子,最后为客人，为他们的马，牛，公鸡和小鸡而干杯。直喝到里卞老爹酩酊大醉，就象一只淋湿的母鸡。

五　订 婚

说媒以后的第二天，帕佛林预备了一束花到他的未婚妻家里去。是个大清早。小鸟儿拿它们快活的、无忧无虑的歌声欢迎大自然醒来。梨树、李树、柳树和柞树的荫影拖得长长的，还躺在盖满银色露珠的田野里。稠密和芳香的榛树下可以给一千来头的羊，狗，马和牧人躲太阳，从那儿,从它的新嫩的叶簇里散发着生气和健康。桃树和杏树的绿色长枝子象美人的秀发似的，也吐出馨香，透着早晨清新的气息。河水在夹岸的翠堤中间欢乐地喧闹，把罩在水面上的绿柳，多枝的榛树和所有长在岸上的东西一齐映了出来。总之,四围的一切,不管是天上，还是地上,全都挺快活自在。帕佛林的心头也挺乐的。他迈进哈吉·耿巧的房子，吻了他和哈吉·耿巧奶奶的手。利拉瞧见他向他们走去，就溜到别的屋里去了。

“呵,孩子,你带些什么来？”哈吉·耿巧问他。

“父亲派我带礼物来。”帕佛林回答说。

“送给谁的呢”?

“给你们家的。”

“哦,我知道了,不是给我的,是给我女儿的。等一会儿,我这就叫她;你跟她谈谈吧。”

哈吉·耿巧走了出去，很快就搀着女儿的手折回来。

“这是给你的宝石。我爱惜它跟爱惜眼珠一样，”他对帕佛林说。“你也得爱惜它,孩子。”

他拿起帕佛林的手，搁在利拉的美好的纤手里，感动得噙着眼泪。应该补充一句，哈吉·耿巧的眼泪是假装的,是为了应付礼节上的要求。

老人们走出了屋子，只剩下帕佛林和利拉两个，让他们倾吐一下衷曲，好好地熟悉一下。帕佛林和利拉坐了很久，连眼皮也没有抬起来，一句话也不说。帕佛林时不时狂喜地向他未来的伴侣瞅一眼，利拉却叹着气扭自己的手指头。临了帕佛林激动得喘不过气来，说道：

“给你买点什么订婚呢？利拉，买裙子绸呢，还是做皮袄的呢子？”

“你要买什么,就买什么好了,”她回答说。

“怎么,利拉,你高兴嫁给我吗?你爱我吗?……”

“非常,帕佛林,非常高兴。我高兴得象是要发疯了……坦白地告诉你，我是天底下最幸福的了。”

“哦,既然这样,可谢天谢地了。利拉……我爱你，利拉，我要爱你胜过爱自个儿的生命，疼你，爱惜你跟金子一样……让咱们快点结婚吧!”

这时候哈吉·耿巧进来，谈话就此岔断。帕佛林待了半个钟头就回家了，高兴得差点儿没跳起来。

紧跟着上述事件的那个礼拜天，从里卞老爹家里出来了三个茨冈音乐师，缠着白头巾，束着大红腰带，穿了蓝外套，这份打扮把他们黝黑的、富有表情的茨冈人的脸陪衬得特别好看。他们奏着小提琴，唱着摩拉特一世① 皇帝时候的土耳其歌曲，这支歌还是在占领君士坦丁堡的时期唱的。我们科普里夫什蒂察人听着他们唱，彼此非常聪明地谈论着，好象这是两个月前波拿巴② 从巴黎给土耳其皇帝送的礼似的。

不管怎么样，也就是说，不管这支歌是多么没有道理，咱们科普里夫什蒂察人都非常喜欢它，因为这些保加利亚的孩子们喜欢一切土耳其的东西，从来也不肯自卑自贱得唱保加利亚的老歌，这些歌里说的是沙莫琪娃呀，"格鲁叶，小孩子"呀，"喝血的熊"呀，还有圣潘吉列蒙③ 什么的。应该告诉你们，科普里夫什蒂察人不象别的保加利亚人：他们是文明的，受过教育的，他们也懂土耳其文，所以一定得给他们新鲜的玩艺儿，土耳其的也好，希腊的也好，茨冈的也好，只要是新鲜的就行。

①摩拉特一世：土耳其皇帝(1319—1389)。——俄译者注

② 指拿破仑第三。——俄译者注

③ 圣潘吉列蒙，一名圣潘托列蒙，殉道的圣徒，生于尼科米吉亚，以医生为业，一边治病，一边传教，于三〇五年被处死。

一群孩子跟在乐师后面走着，装腔作势，跳跳蹦蹦，彼此逗着玩，孩子后面，摇摇摆摆地走着爷儿们，手里端着扁水壶，头上戴着帽子和土耳其帽，之后是娘儿们，装饰着她们的脑袋的就是所谓历史的命运。

娘儿们的帽子是从花环演变来的。她们怎么也摆脱不掉老规矩，照着这个规矩应该拿花环和各式各样的花朵把她们的头装扮起来，虽说这种帽子已经失掉了从前那种宗教的和挺有诗意的味儿，已经成为寻常的虚套了。保加利亚女人巧妙地在自己的斯拉夫人的脑袋上保持着古老头饰的遗迹，把它和土耳其的缠头巾配合起来，科普里夫什蒂察的女人因袭了希腊女人的头巾，但是希腊女人由于历史命运的播弄，彻头彻尾放荡了。所有的普罗夫迪夫的仕女们都缠着头巾，科普里夫什蒂察就是学普罗夫迪夫的样子。所以科普里夫什蒂察女人也缠头巾，而衫子外面罩一件安着贵重皮子的呢皮袄，直拖到踝子骨。这种皮袄跟头巾一个样，普罗夫迪夫的希腊女人和学希腊时样的保加利亚女人只有在冬天才穿；可是咱们的科普里夫什蒂察的保加利亚女人们（也是极爱学时髦的女人）什么事都盲目地学普罗夫迪夫的希腊女人的样儿，冬天和夏天都穿这种皮袄。就是大热天，身上直淌汗，象待在铁铺里似的，有气无力地拖着两条腿，也要硬着头皮穿皮袄。

帕佛林走在娘儿们的后边，给些光棍的小伙子们团团围住。行列很热闹。窗户上露出了脑袋，要是有个小伙子把眼睛朝上望望，那脑袋就马上缩回去了。但是在这些“脑

袋”里头也有竟然毫不拘束地光着脚片子往街上直冲，心安理得地瞧着过路人的。老头子和老婆婆挨着大门呆呆地站着，无精打采地瞧着，一面叱骂听见音乐就发出吓人的吠声的狗。孩子们赶着狗，拿石头砸它们。

哈吉·耿巧高高兴兴地迎着媒人，堆下笑脸一连说：

“欢迎，欢迎！请吧！”

媒人们走进了屋子，屋里放一张铺着花桌布的又矮又长的桌子。桌上搁着碟子和水果盘，还有几个圆面包；井井有条地摆着刀叉，煞是好看；那儿还高高地摆着两木罐白酒，罐子上插着花。桌子边儿上铺着白底蓝花的小桌布，长得可以拿来做成给十二个达里雅①的脑袋包缠的头巾。媒人们自己带来面包，酒，还有放在大铜锅里的烤羔羊，全都摆上了桌子，大家伙儿就围着桌子在靠垫上坐了下来。每个媒人一定得朝自己的扁壶坐下，每个媒婆坐在她丈夫的对面。于是大家开始喝酒，吃点儿菜。里卞老爹坐了首席；他的右面是哈吉·耿巧，左边是孔巧·米宁，往下依次坐着代父代母，媒人，陪郎，哈吉·耿巧奶奶面对哈吉·耿巧坐下，里卞奶奶在里卞老爹对面，孔巧奶奶对着孔巧，以此类推。屋子里鸦雀无声，因为大伙儿的嘴先是忙着喝酒吃菜，之后满嘴的鸡粥，后来是葱烤牛肉，牛肉白菜，牛肉豌豆，然后肉饭，干酪，末了还有羔羊。跟往常一样，而且往后也会这样，临到媒人们吃完了羔羊，生铁罐子也空了，大伙儿的

①达里雅：十八世纪土耳其强盗，他们的帽子如衣着一样以华丽著称。——俄译者注

舌头这才舒展起来，开始聊天。爷儿们扯些个马呀，酒呀，包税呀，或者简直说些什么谁的母牛踩了人家的草地啦，哪一个财主心肠比较好，谁家的公牛比较劲头大，比较能耐劳等等。娘儿们开始谈些奇奇怪怪的东西：比如说彼特柯奶奶拉彼尔琪娜在教堂里打翻了蜡台，叫神甫给骂了一顿呀，还有加里奥奶奶斯托依基娜跟她婆婆吵了一架，不肯再挤牛奶呀，叫小牛乐得足足一个礼拜满院子跳跳蹦蹦，把尾巴也给擦破了，等等。至于哈吉·耿巧呢，他急于想漏一漏他的全部学识，引经据典地谈起来，他的故事真叫大伙都惊奇呢，有个人问他："耶路撒冷城好吗？"

"好，非常好，"他答道。"那儿的酒妙极啦！比方说，摩西把犹太人领到主起誓应许的地方去的时候，那儿净是葡萄园，整片的葡萄藤的小树丛和林子；它们都是天然自生的，谁也没有栽过它们，没有翻刨过，也没有修剪过，每根藤上能榨七十七桶葡萄酒……明摆着的事儿，这种葡萄酒要比咱们如今的强得多。要知道摩西是个圣人呐：他拿水做成了葡萄酒。这些事《圣经》上都有。"

"不，哈吉老爹，压根儿不是这么回事儿！"尼基塔·华普济尔卡直着脖子嚷道。"这不是摩西，而是耶稣基督把水变成葡萄酒的。"

"要是基督能把水变成葡萄酒，摩西凭什么不能这样做呢？"哈吉·耿巧问道，一面狠狠地扫了尼基塔一眼。"耶稣基督也罢，摩西也罢，他们都是圣人，全能创造奇迹，这些个事我可比你懂得多……你没到过耶路撒冷，也不明白教里

的事儿。”

之后,哈吉·耿巧转过脸来又冲着媒人们，继续说道：

“摩西找到了这些葡萄园，他就雇了圣特黎丰修剪藤蔓，二月一号那天圣特黎丰手里拿了镰刀，到葡萄园干起活来。去了,走着,剪着,可怜的,可是忘了这是圣诞节后的第四十天了，是至圣的圣母头一回进教堂的日子，所以干活是有罪的。圣特黎丰的妻子给他送饭来了。一瞧，圣特黎丰的鼻子没有了。特黎丰奶奶问丈夫说：‘你的鼻子在哪儿啊？特黎丰,’——‘这儿,’他答道,‘我的鼻子在老地方呐。’他举起拿镰刀的手，想指给妻子瞧，鼻子是整个的在，可事实上就把它给拉下来了。圣母听到这事，踅了回来，不进教堂去做祷告，到第二天（二月二号）才去。于是她把圣特黎丰的鼻子当时就给治好了：她捡了一小块泥在手里，拿唾沫和稀了，粘在创口上，鼻子一下子又长上了。摩西再也不叫圣特黎丰在节日去干活了。喏，这就是为什么咱们不在二月一号斩割日庆祝圣母献耶稣于主堂节，而在二号庆祝的缘故。”

哈吉·耿巧看到大家伙都在听他说，所以得意非凡；他刚想把圣乔治呀，蛇呀，百首妖怪呀，害病的杜依钦呀和苏里奥司令什么的都一古脑儿拉扯进去，可是这当口儿陪娘进来了，手里端着一个蓝色的圆酒杯，跟在她后面的是被女伴围住的利拉。她穿着一身崭新的珍贵的衣服；二十四个年轻、温柔、可爱的姑娘,穿着华丽,在她的四周打转,欣赏着她。利拉来吻媒人的手。哈吉·耿巧看见自己的可爱的

女儿打扮得这么漂亮，不由得忘了要说什么，不再吱声了。

里卡老爹站起身，接过陪娘手上的酒杯，向新娘说道：

“祝你健康和幸福！上帝爷爷，圣母奶奶赐你多子多寿，圣约翰赐你忠言和爱眷！让你的家庭延续千年！除了蜜糖和黄油什么也不沾污你的手！上帝赐你十二个儿子，一个赛一个！愿圣尼古拉帮助你！祝你健康！”

里卡老爹喝了一点酒，就把酒杯还给陪娘，利拉凑近吻了吻他的手，因而受了一枚金币。陪娘再把杯子递给里卡奶奶，她也跟里卡老爹那样祝颂了一番，并且赠给利拉一枚金币。在行上述礼的当儿，全体客人和家人们都站着扬声说道：

“阿门,阿门！愿上帝和至圣的圣母赐你幸福！”

之后，利拉吻过了父亲、母亲和亲戚们的手，每人都赠给利拉钱币。应该交代一下：新郎跟一伙朋友在另外一间屋子里吃饭，不出来见客。

吻手的仪式结束以后，哈吉·耿巧立起身来按照规矩说：

“承蒙上帝的恩典，我们给我们的孩子订婚，可是要请问你们,亲家,你们拿什么给我的闺女？”

里卡老爹朝里卡奶奶打了一个手势，奶奶就递给陪娘一大束花和裹在红头巾里的一包东西。花束上系着一枚嵌红宝石的金戒指和二十来个金币。陪娘把所有这些个东西递给新娘，新娘用嘴唇、脑门和下巴碰了一下她的手。陪娘和教母必须是同一个人，这是必然的条件。陪娘的称呼是世

袭的。之后里卞奶奶又从包裹里掏出一束花，比头一束还要大，花束上系着五十来个形形色色的金币。头一束花是新郎赠送的，第二束才是新郎的双亲给的。里卞奶奶把第二束花给了新娘，然后轮到新娘把花束转交给父亲和母亲。花束从一双手递到另一双地转过去，大家伙儿又惊讶，又赞叹，说他们从来没有瞧见过这样的花束。

应该告诉您，科普里夫什蒂察的包税的有他们的一套“政策”他们一边夸奖着花，眼睛可老盯着金币。里卞老爹有个习惯，给大伙瞧他自己的花园，所以他的花全村都知道。

哈吉·耿巧在这一切做完之后坐下了，里卞老爹却站了起来。

“到结婚的时候，”他说，“我们要送给亲翁(哈吉·耿巧)皮靴 亲母(哈吉奶奶)淡紫色天鹅绒鞋子 新娘红色天鹅绒绣鞋，姊妹们和儿媳妇们黄色的亚德里亚堡鞋；其余的亲戚，有送皮靴，有送鞋子，有送便鞋，有送来比锡头巾。那末，你们，亲家，打算给什么呀？”

“咱们要送许多礼，”他宣布，“送给公公丝衬衫 婆婆红边丝汗衫；哥哥们，教父教母们麻布衬衫；姑嫂们麻布袖笼，叔伯们丝巾或是麻布衬衫；陪亲的印花布衬衫或麻布袖笼；茨冈乐师红色或蓝色的索波特手帕；拿红头巾做旗子。所有年轻的来宾①每人给一块手绢，至于新娘的嫁妆，除了

①年轻的来宾：在结婚时唱歌跳舞的年轻来宾。——俄译者注

行婚礼时和新婚之夜所穿的不算，咱们还要陪送十一件衬衫，五件呢长衫，五条丝的和一条印花的裙子，八对袖笼和四条绣花围裙，三件狐皮外套和一件羊皮外套，一件不挂皮筒的外套，一件披肩，九块头巾和十二条手绢，冬貂皮袄一件，夏水貂袄一件和一件丝披肩，两条镂花镶金腰带和钮扣，临了，两床羽毛褥子(一垫一盖)，被服和地毯。还有各种零星杂物。并且，别忘了，亲家，咱们亲戚可不少，咱们每个亲戚朋友都会送给姑娘一些什么的。”

哈吉·耿巧发表了这番言论，一边向客人们得意扬扬地扫了一眼，微笑着，仿佛要说“瞧，朋友们，我是怎么嫁闺女来着？我陪送给她的是皇家的嫁妆！”

“好，好极啦，亲家，真是个皇家的婚礼，”里卞老爹打着呵欠说，哈吉·耿巧的甜言蜜语，他连听也没有听。“咱们就此打住吧。顶好请吩咐拿酒来，让咱们为新郎和新媳妇的健康干它几杯。”

陪郎站起身来，走到邻屋去同帕佛林回进来。帕佛林给哈吉·耿巧行了礼，吻过他的手，哈吉·耿巧打腰里拿出一只宝石戒指给了他的陪娘；她把戒指给帕佛林戴在小手指上。圆杯子又在每人的手里递来递去。大伙儿喝着酒，又祝贺着新郎和新娘。

轮到哈吉·耿巧奶奶的时候，她端了酒杯，站起身来，哭了三声说：

“我请您，亲翁，和您，亲母，请您别骂我的闺女，别叫她干她干不了的活儿；夜里别叫她在头遍鸡叫以前出屋子；请

您教导她明白事理，她要是跟您抬杠，顶好揍揍她，可别骂她，别咒她……”

“要不然还会咒得她害病呢，”哈吉·耿巧的邻居米娜姑娘插嘴。

“对，对，别咒得她害病，”哈吉·耿巧奶奶跟着说一遍，又哭了三声。

桌子收拾以后，哈吉·耿巧请里卞老爹吩咐年轻来宾跳舞。里卞老爹朝两个小伙子挥手示意，叫他们开始。几个茨冈人扮演总督，小伙子们一手叉腰，一手捏着头巾开始跳起舞来。起初不慌不忙地跳，随后越来越快，最后跳得那么厉害，连脑袋都碰着了顶棚。跳够了，两人才坐下，另一对又出来了，然后第三对，末了，里卞老爹和哈吉·耿巧站了起来。

“给咱们瞧瞧，早先的青春是不是还有一点半滴留在你身上，亲家！”哈吉·耿巧对里卞老爹说。

“哎，哈吉，放心吧，我还不会丢这份儿脸。”

里卞老爹捻着胡子，旋风似的在屋子里打起转来。老人的血沸腾了，青筋绽出，脸胀得象龙虾那么红，满头淌着汗。里卞老爹至少年轻了三十年。

瞧哇，他单腿打着旋儿往下蹲，一面喊：

“哈—哈—哈！嗨—契—契—契！咿主—主—主！”

里卞老爹把旧总督表演得淋漓尽致，连一点考古学的细节也没有漏掉。

“你累啦，亲家，歇一会儿吧，”哈吉·耿巧说。

“你怎么啦，哈吉！我刚刚起头呐。”

“里卡老爹真是个好汉！简直是好汉里头的好汉！”科普里夫什蒂察的卖印花布的彼特柯·迦巴惊叹道：“他跳得比任什么沙莫琪娃都好。”

“我再也不能够啦，”哈吉·耿巧伸了伸舌头说。

“坐下吧，要是这样，你歇会儿吧，哈吉，我可要跟这伙讥笑老人的乳臭未干的毛娃子跳跳，他们说老头子受不住，要摔跤的。起来，小毛娃子，跟里卡老爹跳跳。”里卡老爹冲着有绺小黑胡子的小伙子说。

他一个劲儿地跳，直到里卡奶奶朝他过来说：

“够了，里卡。这会儿姑娘们想跳了。该瞧瞧她们了。”

“得，够就够了吧！跳，姑娘们，尽量跳吧！”他冲着姑娘们说，不知怎么的拿手指逼着她们。

姑娘，娘儿们，小伙子，甚至老头子全都到了院子里，开始围成半圆形跳起舞来。陪娘把新娘领到了院子里，新娘给媒人们行了礼，也参加了环圈舞，媒人们欢腾开了，里卡奶奶和哈吉·耿巧奶奶也来跳舞了。

要不是全村，也准是所有近邻都聚到哈吉·耿巧家来了，都来瞧环圈舞。有的爬上篱笆，有的攀上了树和房顶。老婆婆，小姑娘，男娃子一齐紧压着篱笆缝往里瞧。老婆婆瞧的那副神气，象猫见了篱上啾啾唧唧的家雀儿似的，想着早晚是它嘴里的食，预先舔起嘴巴来了。

利拉和帕佛林快活得脸上放光。他们的双亲和亲戚们也乐得心底开了花。说真的，参加庆祝的人，个个都非常快

活：姑娘们的娇美的脸上，男男女女绯红的脸上，老爷子、老奶奶、姑姑、姨子、连襟的起皱的脸上，都透着快活。

大伙儿跳了个畅快，每个人又都喝了一杯酒，才浩浩荡荡地赶到里卞老爹家去。大队人马在街上走，茨冈人一边唱着：

嗨，伊凡巧，别洛格勒的居民！
瞧一瞧，你的别洛格勒正在燃烧。
让它燃烧，让它永远消灭干净！
我在别洛格勒待了三年整。
头一年干活，赚了一匹马，
第二年弄到一管枪，
为了心里可爱的人儿待了第三年，
于是上爹娘那儿去求姑娘。
“让他等着吧，”爹娘答道。
“等到秋天来临的时光。”
我开始等着；秋日一到，
重新再到爹娘那儿去求姑娘。
“让他等着吧，”爹娘答道，
“等到春天来临的时光。”
我开始等着——在春日的头一天，
重新又到爹娘那里去求姑娘。
“让他甭等啦，”爹娘回答说，

“我们把她许给了斯坦加。
他呢，在婚礼上当个陪郎吧。”
新娘的女伴们亲切地为我歌唱，
美丽的姑娘们和着他们一齐唱：
“陪郎啊，给新娘加上花冠，别嗟叹，
别嗟叹，别咒骂！”
我不嗟叹，我不咒骂，——
我的心在呻吟，在咒骂。

在里卞老爹那儿热闹的情形就跟在哈吉·耿巧家里一个样。快近午夜客人才散。

六　决 裂

里卞老爹坐在凉台上，心不在焉地瞧着山岗，猫拿它的尖爪子掏他袖子，想引起主人爱抚它，跟它说：“瞧你这骗子，这淘气的小猫。”

瞧见主人连瞅都不瞅它，猫可委屈着哪，走开了几步，把背拱得象只弓，抓了抓地毯，管自洗起脸来，舔完了爪子，又走到里卞老爹跟前，里卞老爹可忍不住了，拿胳膊肘儿把它推开。伐斯加可气大啦，往屋顶上跑去，找它别的伙伴去了。一句话，里卞老爹心境不好，在生什么的气。

“对，对，”他想，“应该跟哈吉·耿巧谈谈，好好问问他……总有什么不对劲儿呢。人家不会平白无故闲磕牙

的……但是,要知道哈吉·耿巧好象是个可敬的人，又有学问又聪明，在唱诗班唱经……不对，敢情不是这么回事儿！喏,他来了……”

这时候哈吉·耿巧走进屋子。

“早安,亲家！长命百岁！”他一边上楼梯，一边就老远招呼主人。

“上帝保佑,亲家!”里卞老爹冷冷地答道。

“过得怎样?唉,魔鬼,我怎么累了……我女婿在哪儿?”

“这就来。”

哈吉·耿巧坐了下来，仔细地打量着里卞老爹。

“你呀,亲家,今儿个怎么不称心呀,”他说。“看起来，做了个恶梦吧……听着，里卞大爷，我跟你说……唉，我累得象条老黄狗……可不可以让我喝点儿陈酒……哎，我累啦。”

哈吉·耿巧已经预先舔了下舌头。

“不,哈吉,我不再糟践陈酒了,我已经吩咐连木桶也上栓加封了。”

“唔,为了我能破个例吧,其实我只要一小杯就够了。”

“半杯都不给,一滴都不给。”

“你呀，亲家，要知道我怎么也不喝新酒；我不喜欢新酒,这一点请你记住。”

“可是我就没打算招待你呀,”里卞带着笑说,这个笑好象是个闪电，表示快要打雷，有猛烈的风暴和雷雨。

“我不喝新酒，就完啦。你那新酒这么酸，这种败货只

有刨坟的跟牲口才喝呢。”哈吉·耿巧说,照他的习惯,这里说的“牲口”是指村子里裁缝。接着拿两只手捧着肚子。

“就是浑汤你也会喝,可谁给你喝呢?”里卞老爹益发皱紧了眉头反驳说。“葡萄还是青的呢!”

“可是你,亲家,别太吹你的酒了吧!我那儿的比你的好着呢。”

“既然这样,就请喝吧。”

“罪过呵,你欺侮我,亲家,罪过呵,好不害臊。你想想,要知道在可怕的审判的时候,你会因为你的罪在上帝面前得到报应的,上帝是老的小的全养活的。”

“顶好说说,哈吉,你在那边该为自个儿的弥天大罪受点什么折磨呢?大概呀,总比我厉害点儿。”

“得了,别恼啦,里卞老爹,我不喝你的酒就是,把它省下来给你上供吧。”

“想想看你说些什么,哈吉,不然我要叫孩子撵你走了!”里卞老爹嚷着,他真的火了。他不喜欢提起死,据说甚至揍死过人,就是因为那人巴望他,这个活人,上天堂。

“撵我?我,哈吉·耿巧?到耶路撒冷朝拜过的我?……不用,里卞大爷,我自个儿走,再也不登你们家的门,再也不,再也不啦!”哈吉·耿巧挺激动地嚷开了。

“滚你的蛋吧。”

“咱闺女不给你们了。不能把自个儿的孩子给凶横的野兽。”

“去你的吧,背教的,跟你女儿一块儿!我才不想给儿子

娶你女儿呢，这样他肉身和灵魂都好受点儿。给他娶她，在上帝面前犯了罪,在人面前害臊。”

“我是背教的?我?哼,里卞,这你可在胡说,象大胡子的茨冈人一样。”

“不，我才没胡说。你把自个儿的灵魂出卖给了魔鬼，所有邻居谁不知道这事儿。”

“魔鬼把你们全压死,造谣中伤的,诽谤上帝的!”

咒骂如同下雹子似的，打两下里送出来。

“滚出去,坏蛋,别叫我眼睛瞧见你!我拿圣哈尔兰比赌咒，我要象掐条狗一样掐死你！”里卞老爹发狂似的吼起来。

哈吉·耿巧提了他的棍，一边嚷着下了楼梯：

“狗,畜生,活僵尸,吸血鬼!”

“流氓,蛇,背教的!”里卞老爹冲着他的后影骂,一面划着十字。

哈吉·耿巧走在街上想道：

“我对里卞干了什么事，叫他狂得这个样儿？我瞧这里头一定有碴儿。孩子们不上学校来了，神甫大前天在教堂里瞧着我，那个样子真有点怪，简直可怕；大伙儿都躲着我。这一定有什么缘故。”

哈吉·耿巧这么寻思着，刚要折转回去跟生气的老头子解释一番，可又打住了，因为他跟任什么人一样总要顾顾面子。回到家里，就决心给里卞写封信，他从柜子里取出一张纸，还是去年秋天代替玻璃粘窗户用的纸，收藏至今，打腰里掏出一个阿尔那乌特枪形的墨水盒，从盒子里拿出一

支鹰毛笔，象土耳其人那样盘腿坐在地板上，把纸搁在磕膝头上，吐了吐舌头，开始写道：

亲爱的里卞老爹和孩子等阖府，愿上帝赐你们长寿！

我写这信别无他事，只是愿你们身体健康，我为这总是向上帝祈求呢。咱们那么大岁数不应当闹别扭，因为咱们的主也不允许闹别扭，至圣的圣母也不允许，就是圣西乃，圣司派司，圣乔治，圣奥凡，圣符拉契和所有的圣徒，义人和殉道者都不允许。您想想看，上帝是怎么说的：纠纷头子和诽谤上帝的都要受永劫的火！你呵，里卞大爷，召唤了恶魔和他手下的魔鬼，惹恼了上帝，可是我，因为既不狠毒，又不是横行霸道的人，遵行《圣经》的话 爱你的敌人，我原谅你。哎，里卞大爷，我这个罪人想请教请教你：为了陈酒，值得闹纠纷，互相对骂吗？喝许多酒是不成体统的；我这会儿不喝它了，你可喝的不少，所以你犯的罪就大了。那么求上帝饶恕吧，因为酒是可祝福的，但是酗酒就该诅咒了。我要是处在你的地位，就会嘱咐孩子把所有的陈酒都从地窖子里搬出来，对哈吉·耿巧说‘喝吧，哈吉，只要你的肚子装得下。’你就这么办吧，里卞大爷，那么主宰一切的上帝就会饶恕你，恶魔也就没影踪了。

基督诞生后一八五五年，创世后七三九二年五月五号信奉基督的哈吉·耿巧·普罗达诺维奇·库库米亚夫加(守奇)。

哈吉写完了信,拿黄蜡封好(因为没有红的),在上面写好：此信送交里卡 · 路杜姆拉杜夫先生亲启。以圣父圣子圣灵之名——敬祝长命百岁。

之后，他叫了一个学生，把他那封带有教训的信交给他说：

“把这封信送给里卡大爷，假使他问起是谁送来的，就说从察列格勒来的，别等回音就跑回来。”

但是哈吉 · 耿巧的算盘完全打错了，里卡老爹非但没有叫住孩子，并且什么也没有问他，拿起信就扔了。这么一来，哈吉 · 耿巧的全部辞令都白费劲了。

里卡老爹这时候正忙着一桩新的事儿。

“不,不,孩子,”他说,“我给你娶明嘉 · 奥斯列柯娃。虽然她没有那么傻，可是她的爹妈都是可敬的好人，不象你那出卖基督的哈吉 · 耿巧。”

“相信我，爸爸，那是人家因为嫉妒才诽谤他和他一家子的,”帕佛林答道,“他虽然心眼儿坏,嘴馋,可总是个聪明可敬的人。”

“唉,孩子,我看这个不信教的把你也给迷惑住啦!你说的什么,想一想,划个十字!”

“顶好你想想你在干什么，爸爸。要知道大伙儿都要冲咱们指指戳戳了；没有一个姑娘肯嫁给我。朋友们都会躲开我的，”帕佛林说，险些儿哭出来。

“听着,孩子,我再也不要听见你提到哈吉 · 耿巧一个字

儿。问问汤巧吧：他会跟你说说你那哈吉 • 耿巧的。你就会知道，这是个怎么样的人。”

“那末汤巧到底说些什么呢？”

“说什么？你知道，他跟哈吉 • 耿巧从前是挺要好的朋友。有一回，他们一块儿坐车上菲里贝①去，汤巧亲眼瞧见哈吉 • 耿巧在犹太教堂里念《福音》，瞧见他偷了一个保加利亚男孩，交给他的犹太人；让他们把孩子宰了，拿他的血来领圣体。后来他又看见，哈吉 • 耿巧一天夜里跟家神说话。嗯，请教，难道这也是假的吗？”

“就让它千真万确吧。就算哈吉 • 耿巧有罪，可是这跟利拉有什么关系？干吗要侮辱这个谦逊、善良的姑娘？她凭什么应当挨苦受难，受到糟践跟侮辱，只为了世界上有魔鬼，坏蛋，家神，犹太人和各式各样恶毒的舌头吗？”

“怎么问凭什么？因为她是背教的和神官的女儿。好些人都看见哈吉 • 耿巧的房子上头每天夜里飞着火蛇；也许，它爱上了你的利拉啦，标致姑娘常会碰见这样的事。”

“我跟你说，汤巧跟他那伙朋友在造谣诽谤。他们自个儿才是毒蛇，癞蛤蟆和爬虫呐。咱们又何必绞尽脑汁去争是谁撒谎，谁说真话呢？我要告诉你，告诉普天下的人：让所有的恶魔全都反对哈吉 • 耿巧好了，就是到了那会儿我也不能休掉我的未婚妻。哼，你能拿我怎么办？听着，爸爸，随你的便，反正我说什么也不娶别人了。我就跟你说了吧：我只娶利拉，”帕佛林斩钉截铁地说。“尽管所有恶魔跟汤

①菲里贝：土耳其人把普罗夫迪夫城叫做菲里贝。——俄译者注

巧一块儿跟我过不去，我也要娶她。你要相信，爸爸，汤巧跟他那伙朋友天知道会捏造点什么话，这种下流坯只要一开始捣鬼，那就没有什么卑鄙肮脏的事做不出来。他们的嘴什么脏话都喷得出，任什么也不会叫他们恶心。随便你去问谁，犹太教堂里不念《福音》的，犹太人不信这个。干吗哈吉·耿巧要给他们念《福音》呢？可是，不幸汤巧不是咱们村里唯一说瞎话的人；咱们这儿有的是这路货，逢着哪天他们能够糟蹋人家的名誉，他们喜欢得就跟过节一样。”

“可人家干吗要说瞎话呢？干吗要侮辱邻居？这使他们得点儿什么好处？”

“就是因为，爸爸，他们自个儿是恶劣无耻的人，他们不爱真实。但是正直的人不但不该听信这些一无足取的搬弄是非的人，而应当跟他们搏斗，捍卫真理，保护受压迫和受侮辱的人，践踏真理的敌人。我要照我想好的做，爸爸，给所有这些专说坏话的人证明，我比他们高上一等。”

“你说话象个哲学家，孩子，这很好，不过，利拉是不会当你的妻子了。”里卞老爹跺着脚说。

“咱们走着瞧吧！”帕佛林沉着地说。

“狗崽子，你怎敢违逆老子！你知道吗，我要把你送到衙门去请阿伽抽你五十鞭子，走着瞧吧！瞧你有多硬的骨头！我要拿你象蜘蛛那样踩死，就是不答应你娶哈吉·耿巧的女儿！办不到——就是这样！”

里卞老爹天生就是个心思不稳、肝火旺、脾气急躁的人，可是他本质善良，心肠软；他在气头上能把那胆敢跟他

抬杠的人揍死,但是,同时为了对亲近的人行好,也能豁出自己。帕佛林知道父亲的性子,不跟他争就溜了。

七　奴役中成长的人显出了精力

五月杪。苍茫的暮色落到地上；欢乐、安宁、催人欲睡的寂静弥漫着地面和天空。夕阳的余辉在西方烧完了，还把东面照得明晃晃的；山顶，林里的树巅，山坡上零零落落的房子的瓦房顶和教堂的屋顶都罩上了火焰般的薄幕，飘浮在天空里的云彩也红得象火焰一般。透明的雾落在山谷上、草地上、沼泽上 犏牛、水牛和绵羊从牧场回来了,或是在院子里哞哞咩咩地叫，等着食吃。鸟儿们唱罢了歌,把这件工作让给一只夜莺和一个姑娘来做。夜莺闭上了眼睛，已经在花园的一角李子树上发出它的颤抖的声调；姑娘快活地挥动头巾，唱起了歌邀她的女伴来跳环圈舞。从花园里，从树丛那儿，从河边飘来清凉的气息；掉在后面的蜜蜂，嗡嗡地哼着，还在野花上面做工；灵活的蜥蜴赶到自己的洞里去过夜，弯弯曲曲地跑着，仿佛一个狡猾的姑娘，不肯让母亲梳头，从母亲那儿逃开。一群鹳离开了沼地和河上的芦丛，向高空飞去。远远传来白头鹰若断若续的叫声，惹起了心里的忧愁。几只老鹰在院子上空盘旋，拿它那贪馋的、强盗似的目光盯住鸡群，吓得它们惊慌地咯咯乱叫，赶紧领着自己的小雏儿进了鸡窠。

在浅蓝的天空里，云彩还来不及遮住的地方，开始撒出

了繁星。

里卞老爹的房子前面，长板凳上坐着两个小伙子——帕佛林跟他的朋友勃拉高伊——正在挺起劲地谈着什么事。四围美妙的景致没有使他们欢喜，因为他们顾不到这个。人人都爱大自然、春天、花儿和其他别的东西；但是，只有在人心平气和的时候，他正在恋爱，有了伙伴，并且指望将来会幸福的时候，才会觉得这一切的美妙和芳香；要是有什么事毁坏了他的生活，他的心里很沉重，他就冷淡地瞧着他的四围，有时候他还会痛恨一切叫人快慰的美好的事物。

“你跟姐姐打听过，利拉多咱去花园吗？”帕佛林问道。

“打听过了。”勃拉高伊回答道。“姐姐今儿个早上跟利拉见过面。‘利拉，你夜里去花园跟帕佛林见面好吗？’她问道。‘我怕爸爸，’利拉回答说。‘嗄，既是这样，那就跟帕佛林永远分别了。’‘我去，我去！’利拉叫起来。‘管他会出什么事儿！我预备为他跳河呢，——没有他我不想活了，也活不下去……’”

“她到底多咱去呢？”帕佛林问道。

“我已经跟你说过一百遍了，在头遍鸡叫以前，将近半夜。”

“晚啦。你身边带着手枪吗？”

“带着，你怎么仿佛心神错乱似的，帕佛林？你简直叫我不认得了。”

“我自个儿也不明白，我怎么啦。头脑直打转。”

帕佛林是属于那一路人，他们在惊惶的时候非但不想

叫自己安心,相反的,还越来越激动,自己折磨自己,给自己描摹出样样可怕的事儿……

朋友俩长久地商量着各种各样的办法,嘟哝了半晌,争论了好久；临了，他们站起身，沿着通往哈吉·耿巧家的马路走去。

“帕佛林,看样子不至于出什么娄子,”在他们走近这所房子的时候勃拉高伊说。“你有这个脾气可倒了霉啦。全村这会儿恨透了哈吉·耿巧,大伙儿都打算勒死他,绝了他。你知道吗，人家怎么说他来着？昨儿个人家告诉我说他的妈好象是个僵尸。”

“让他们爱怎么说就怎么说。”帕佛林答道。“我怕那帮惹是生非的人也跟怕僵尸差不离……可是，等会儿，等会儿！好象鸡在叫……”

这当儿，月亮象是故意从云层里出来了，银色的光辉洒在山岗、树林和田野上，把每棵树的影子拖得长长的。到处都是一片静寂，只有卡京加的吠声打破了静寂，它走到街上嗅着女邻居，或者因为没有事好干才叫上一阵子。四围的一切都安详地睡着。就连科普里夫什蒂察的碎嘴子，或者不如说是村子里的活报纸汤巧也拚命地打着鼾，梦见了家神。夜美妙极了，诗人也不会梦见过这样的良宵美景！那些无忧无虑的人都安详地睡着。

突然,在哈吉·耿巧的花园那边出现两条影子，有个人拿手撑着篱笆墙，从后面伸出头来，另外一个人站在头一个的肩膀上，翻过篱墙跳进花园。

“利拉,我的小鸟,我的鸽子!”

“帕佛林,我的心,我的矫健的鹰!”

利拉穿了睡衣，披着一头没有梳拢的鬈发，直往帕佛林的脖子扑过去。静寂中可以听见一阵亲密的接吻声。我不知道你——我亲爱的读者——怎么样，我可是愿意抛弃世上的一切，只要能让我陶醉在帕佛林那会儿所领受的那种销魂的幸福里，哪怕只有一个钟点也行。不是每个人都能够领略到这样的一刹那，我也没有这份运气。

“你爱我吗？我顶顶亲爱的！”

“我亲爱的，我已经拿定主意在夜里到花园来会你，你还要问吗？我已经再也不为自己向上帝祈祷了，我只为你，为你一个人祈祷。你是我的……世界上顶顶好心的,顶顶可爱的人……你还不知道，世上有多少邪恶呢!我怕爸爸;我受了许多磨难,我受够了一切。”

“我跟你不是总有一天会幸福吗？我的小鸟!”

“唉,我已经不敢相信了,亲爱的!”

“不,利拉,只要你跟我在一起,我什么都准备担当。上帝保佑咱们！等待幸福的人，总是觉着没盼到手他就会死了。你也是这样，亲爱的，你不信咱们会幸福。”

“你打算怎么办呢,帕佛林?”

“我要把你偷出来,带你远走高飞。”

“可是咱们的爹妈呢?不,不,这样不行!”

这时候听见了夜莺的歌声。

“你听,利拉,夜莺唱得多好呵!”帕佛林说。“这是真正

的歌唱家，因为它只唱给自个儿跟它的女伴听，没想到其他的听众；咱们也该这么做，既然爹妈对咱们比凶恶的敌人还坏，他们对咱们又算得什么？咱们走得远远的，照上帝打发咱们的那么过。是不是你怕穷苦？别怕，我会干活的，我会劳动,不要向爸爸告帮。”

帕佛林乐得笑了出来，但是在这个笑里隐藏着几许眼泪呵！

“你怎么不害怕夜里到花园里来呀？你怎么有这么大胆子爬过篱笆墙来的？”利拉问。

“哎,亲爱的利拉,我的心充满了痛苦,它哀嚎得象婴儿一样，我哪儿还能忍得住呢？我的生活里头没有你，不敢跟你交谈一句话，那才够呛的。我要苦死了，我亲爱的小鸟。大前天你到河边洗衣服的时候，我碰见了你，我的心差点没从胸膛里蹦出来。你改了样儿啦，我的小燕子，你多么瘦，多么苍白呀……瞧你这么不幸……哎，你说吧，不跟你见面，我能受得了吗？……”

这时候帕佛林的话叫哈吉·耿巧的嗓门给打断了。

“好心的人呀！帮帮忙吧！有贼！他们劫我呐，宰我呐！”他吼道。“救命 帮帮忙吧！”

哈吉·耿巧只穿了一件衬衫来到花园里，揪住了帕佛林，他实在也没想跑。

“进屋去,不害臊的！”他冲女儿嚷道。“我叫你知道知道,你爸爸是怎么样的人！”

利拉含着泪走开。

刹那间，全村的人都冲到街上来！大伙儿都往哈吉·耿巧的家里涌，有的打着灯笼，有的擎着洋烛，有的带枪，有的提棍、铁叉子或是拨火棒，仿佛这些个英雄是来跟苏丹的军队打仗，或是打杀疯狗的。

“就是他，贼！逮住他，好心的人们，揍他，把他扭到衙门里去！他差点儿没把我宰了，差点儿没把我揍死！”哈吉·耿巧揪住了帕佛林冲着农民们嚷道。

但是人群一点儿也没有动，他们白瞪着眼睛，冷冷地瞧着发生的事情；那批本来准备猛攻锡利斯特拉①的小伙子们马上明白是怎么回事儿，就决定保持中立了。宪兵跟着队长和阿伽来了。他们把帕佛林捆住了手脚，吵吵嚷嚷地把他扭到衙门里去。

第二天，衙门里发生了一件大事。屋子里（这屋子还是在盖的时候粉刷的，那就是在杰里巴什时期②），地毯上坐着阿伽，科普里夫什蒂察的财主们，卡箕，哈吉·耿巧和里卡老爹。哈吉·耿巧狠巴巴地瞪了里卡老爹几眼，可是里卡老爹却乐呵呵地往四下里瞧，微笑着仿佛要说：“认得我们吧！咱们族里的好汉才不会饶人呐！”

审判官前面站着帕佛林。他的手被绑着，但是他昂然地瞧着他的暴君；他的开朗和聪明的脑门上淌满了汗，可

①锡利斯特拉：保加利亚的城名，在多瑙河右岸，十八世纪至十九世纪时常有战事，屡遭围攻及失陷。

②杰里巴什时期指十八世纪末叶至十九世纪初叶，那时保加利亚境内盗匪横行，备受基尔扎里，杰里巴什及腐化的土耳其军队中其他不良分子的蹂躏。——俄译者注

不是因为害臊，而是因为愤怒。

卡箕挥了挥手，法庭就开始审理案件。

“你偷了哈吉·耿巧的钱吗？”卡箕问帕佛林道。

“没有。”

“那末干吗你在夜晚的时候爬到他的花园里去？你深更半夜的在他家里干些什么？”

“他自个儿挺清楚，我干吗在他的花园里。我不需要钱，因为我和爸爸都很阔。”

“可是哈吉·耿巧说你偷了他五千个铜子。”

“假使哈吉老爹想打咱们这儿拿五千个铜子，那末，我跟爸爸可以给他一万。但是我得再说一遍，我夜里进他的花园完全另有缘故。我可以发誓……要是哈吉·耿巧再当着我说我偷他的钱，那还是让他立刻把他的话收回为妙，我不会放过他的，要叫他说出真情。”

“那末，你到底干吗上哈吉·耿巧家去呢？你说说明白，咱们就把你放了。”卡箕说。

“干什么去，很明显嘛，还不是为跟他闺女闲聊聊，”里卡老爹哈哈大笑起来。“我那会年轻时候，还不只这么淘气哩。帕佛林象我。”

“你爸爸说的是真话吗？”卡箕问。

“她是我的未婚妻，”帕佛林回答。

“哼，这可对不住！”哈吉·耿巧嚷道，“虽说她是你的未婚妻，我宁可把她活埋了，把她送到修道院去，可不能嫁你。你见不着她了，象瞧不见你耳朵一样……咱们不能把闺女

嫁给强盗，'哈吉·耿巧起劲地添了几句，激动得咳嗽起来。

这时候哈吉·耿巧奶奶领着利拉进来。

“爸爸，我请求你，给这个没良心的人，这个坏蛋五千铜子吧，我……我要他住嘴，堵上他的嗓子！'帕佛林噙着泪嚷道，不过那双眼睛却象老虎一样炯炯闪光。但是他一瞧见自己的未婚妻，脸色就一下子变了，不成声地叹道：

“要是你们是人，不是野兽，我求求你们可怜可怜吧，我相信你们不想对我使坏吧！世上任何力量，任什么拷打和拘禁都不能把我跟她拆散……谁要是碰碰她，我就要拿牙齿咬断他的喉咙管儿。”

“好小子，孩子，好小子！该这么着！'里卡老爹嚷道：“我没想到你倒是跟你爸爸一个样。不论你要求什么，我这会儿全给你办到！哈吉·耿巧就能得到五千铜子，咱们就是没有他的闺女也能过活。”

“你说，你跟哈吉·耿巧的闺女有了‘私情，那时候他就没有法子了。法律是这个样的。”阿伽咬着帕佛林的耳朵嘀咕道：“不然，哈吉·耿巧有权力随便处置他的闺女，那末你就要失掉未婚妻了。”

“我怎么也不能糟蹋规矩姑娘的名声，”帕佛林大声地说。“爱怎么就怎么吧。”

阿伽凑着利拉的耳朵嘟囔了几句，但是她哆嗦了一下，脸红了，轻得几乎听不见地说：

“我不能够。上帝会保佑我们的！”

她簌簌地直淌眼泪。

“嗯,不行,这件事可不能这么了结!”里卞老爹听见阿伽的话以后嚷道。“我拿所有的圣徒来发誓，利拉保准儿是我儿子的妻子，我的儿媳妇；除非我不是里卞，是个衣衫不周的可怜虫。”

帕佛林和利拉都眉喜脸笑，但是马上又恢复了先前的神情，因为卡箕说道：

“按照法律,帕佛林应当付给哈吉·耿巧五千个铜子，哈吉·耿巧可以领自己的女儿任便处理。姑娘只不过订了婚。把帕佛林的手松开。”他命令站在门旁的宪兵。

审判至此结束。

帕佛林和利拉象死人似的站着；他们的脸上显得非常痛苦；他们瞧着里卞老爹，他却咬着嘴唇没有吱声。可是哈吉·耿巧呢？他自己因为能够给全世界看：他那父亲的权力有多大，真是踌躇满志，魔鬼似的狞笑了。

大伙儿都站起身。哈吉·耿巧陪着妻子女儿回家。里卞老爹跟儿子一边走，一边跟他说：

“别发愁,孩子,我一定在你这桩倒霉事里头给你帮忙。这可是我当爸爸的责任，叫鬼给逮了去吧！咱们就跟古时候似的，纠集抢亲的人手进攻哈吉·耿巧的房子,把你的新媳妇给偷走。哈,哈,哈,让他去发火吧!让他知道咱们,路杜姆拉杜夫家不是好欺的！好主意！孩子！我一辈子没有干过这样的婚事,偷新媳妇!”

“但是哈吉·耿巧这会儿跟咱们发火。他会按他吓唬人

的那个主意去做，把利拉送到修道院去。”帕佛林反驳道。

“你以为倒了大霉啦！假使他把闺女送到修道院去，那么敢情我也不是呆石头，也不是菜包货呀！他们可别以为世界上我还有什么事不敢做的。瞧我不把修道院给翻个过儿，我儿子一定能得到爸爸许给他的。丈夫气点儿，别婆婆妈妈的。你要是再唉声叹气，哭哭啼啼的，我可都不管啦，真的。”

八　结　局

夏天的圣阿法那西节的前夜，姑娘和小伙子们深更半夜都跑到街上去，等着圣阿法那西走到山上唱起来：

这正是冬天，
夏天已经过完，
来到的尽是
长夜漫漫：
消寒的晚会，
纺车的歌声。

天开始亮了。太阳的先驱者——轻云，叫北风赶着，从萨莫科夫①上空高高地仰起了脑袋的维托沙②山后面爬出

①萨莫科夫：保加利亚西部的一个城市。——俄译者注
②维托沙：保加利亚西部的一座山，索非亚即在其山麓。——俄译者注

来。树林醒了，开始沙沙地响。泛着白沫的伊斯克河①，从里拉山②上滚下来，发出愉快的吼声。蚱蜢唧唧地叫，鹡鸰打起了唿哨，穴乌开始尖叫，所有的飞鸟啾啾地叫起来，唱了起来。已经听得见母牛的拉长的高吭的哞哞声；公牛回应了它，水牛又跟公牛呼应；在旁边的圈里绵羊咩咩地叫，母马喷着鼻子；公马嘶叫着仿佛参加婚礼回来的醉财主似的。村子里所有的公鸡都齐声地喔喔啼起来；啼得格外响亮的是一只长羽毛的公鸡，它比奥美尔帕夏③拥有更多的老婆。有几处烟囱冒起了炊烟。

萨莫科夫的城郊矗立着一所被果树围绕的古老房子。修道院里虔敬修女们所栽植的花园，毫不虚夸真可叫做人间天堂。到处都是葡萄盘着的亭子，奇妙茂盛的玫瑰花，五光十色的西番莲、郁金香和芍药花，挺美丽的白百合。落在这边地上的有饱含汁水的毛茸茸的桃子和琥珀色的杏子；在那边长着高大无比的榛树，栗树，梨树，苹果树，枸杞……可是对帕佛林来说这块地方所以是天堂，特别因为这里住着他的安琪儿。

修道院的后面有五匹马拴在树上；三个全副武装的青年默默地坐在地上，里卞老爹摊开手脚躺在他们旁边的草地上。

①伊斯克河：保加利亚的一条河，多瑙河的支流。——俄译者注

②里拉山：保加利亚南部的一座高山。——俄译者注

③奥美尔帕夏 土耳其将军,曾带领土耳其军与俄国作战,一八〇六至一八〇七年在多瑙河区，一八五三至一八五六年在克里米亚。帕夏是土耳其人的高级官衔。

“几点钟啦？”里卞老爹问正在小声跟帕佛林说话的勃拉高伊。“可恶的老婆子说过，修女们每年都出来听圣阿法那西唱歌，那时候咱们就可以随便进修道院去把利拉偷走。已经快天亮了。老妖怪不会骗人吧！我答应她一百个铜子的。瞧瞧，孩子们，不是有谁来啦！”

“黑着呐，什么也瞧不见……但是很快就要亮了，修女们大概要进教堂去，”勃拉高伊答道。

在咱们奇妙的世界里常常碰得见一种人，叫你瞧着也不安心；要是他们离开了你，你真不由得喜欢起来，因为在他们的鹰样的眼神中含有多少恶意，那么沉重，压迫得令人难熬。喏，就是这样的一个人出现在里卞老爹面前，但是对他和对帕佛林来说，她好象是挺能够安慰人的安琪儿。

“让小伙子们进园子去，你给我一百铜子，”老婆子说。

“去吧，孩子们，”里卞老爹冲小伙子们说，但是他们没有听见他的话，因为他们已经在园子里了。

“你呀，老婆子，得留在这儿，一直等到他们把姑娘带回来。你的眼睛坏得很，也许你还会骗人呐，”他转向老婆子接着说。

利拉在园子里等，吓得直哆嗦。瞧见了帕佛林，她忘了一切朝他扑过去。

“咱们走吧，我的心呵，”他说，一面搂住了她，温存地亲她。

“我害怕，亲爱的！人家会说什么吧？”

“干吗想这个呢？我爸爸同意咱们的婚事。至于其余

的人，就不关咱们的事了，我的心爱的。咱们走吧。别怕：我可跟你在一块儿呢！”

他把未婚妻抱在手里，跳过院墙。利拉为了帕佛林久已隔绝了尘世，双手抱着未婚夫，瘫在他的怀里。可是在头一阵子惊惶过去以后，姑娘略微定下心来，她问道：

“咱们上哪儿去呀，帕佛林？”

“咱们上普罗夫迪夫，斯托依加姑母家去。咱们就在那边结婚，这样你爸爸就没有权利管你了，明白吗？咱们就成夫妻啦。”

“还有谁跟咱们一块儿去？”

“我爸爸和我的陪郎。”

“我的天，难道里卞老爹在帮助咱们呐？说真格的，这真使我惊奇，哎，咱们快走吧。”

里卞老爹跟儿子和儿媳妇见着以后，拥抱了他们，说：

“快点，快点，恐怕就要追来了！哎，青春！哎，我的心呵！要知道你也会在我胸膛里猛烈地跳动来着！”

里卞老爹说着这句话，一边骑上了马，帕佛林和利拉吻了吻他的磕膝盖，快乐得又是哭又是笑。里卞老爹也别过头去，因为他自己哭得象孩子似的。

“天下再也没有比行好事更愉快的了，”他说，“假使不是阿伽，我会把自己的儿子毁了。愿你万分幸福，好心的人，虽然你也是土耳其人。”

利拉靠了帕佛林的帮助跳上了马，手里牵住缰绳，所有骑马的人很快地消逝，把修道院和城市远远地留在后面。

在哈吉·耿巧家里，有十二个神甫，把水祝圣过了以后，就把院子连仓库和鸡窝一齐洒上了圣水。据说，家神就给顺利地撵走了。哈吉·耿巧逢主日和大的节日在里卞老爹家里吃午饭，但是已经不要陈酒了，就光喝帕佛林奶奶给他的酒。甚至打帕佛林那儿拿来的五千个铜子，他也给了外孙。

人的天性就是这样的！他们忘掉了一切，就连良心上的悔恨也忘记了。

受　难　者

（献给保加利亚的流浪者）

一

迪亚巴克尔城①真是宏大；城堡的围墙又高又坚固；土耳其的镣铐多么沉重。上帝诅咒这座土耳其的城，诅咒这里的居民：他们瞧不见雨露，呼吸不着山里的凉风，——我们的国家，幸福的保加利亚洋溢着快乐，这儿可连一件也没有。安纳托利亚②的太阳在天空里烧，在头顶上烧，象是地狱的炼火；人们的脑浆仿佛在锅里烧开了。这个毒辣的太阳晒得瓦裂了缝，熔化了清真寺的铅制新月。我们那儿的太阳照耀得人们欢乐，使牲口高兴，可是在这个可恨的迪亚巴克尔，它放着光，只为了把人、牲畜、青草烧坏，烤干庄稼。这里没有一样愉快悦目的东西，就是沙漠和地狱！在这里听不到春天抽芽的声息，瞧不见黑藜芦和番红花，采不到闻不着一片山毛榉的叶子，一朵香水薄荷或四季绣球。全是荒凉、忧愁、死气沉沉，只有起飞的雉鸠偶然咕咕地叫几声，或是清真寺房顶上的鹳，拿它的嘴啄得哒哒直响。有时候，燕

子呢喃了一阵子；可是立刻又是一片空虚和静寂，象在坟墓里一样。

在这遥远的地方，自然的景色真是可怜，太阳把一切活着的东西，一切要想活的东西烧得一干二净。云彩离开了这块地方，地渴得裂了缝。花儿和绿草一长出来，太阳就把它们烧坏，烤干。鸟儿试着熬住这股炎热，可是在力不胜任的斗争中很快地衰弱下去，只得飞往别处。小绵羊和小山羊失掉了它们那快活的性子，不象咱们这儿的那样欢跳打滚。咱们的同胞没法在这块地方久待，跟它那可怕的大自然搏斗。他们憔悴了，脸色惨白，害起病来，到后来，他们的顽强的灵魂扔下了孱弱的躯壳。

这块地方单单为土耳其人、骆驼和毛驴造的，——只有他们能在这儿生活。土耳其人整天价躺在橄榄树或桑树底下，吃他们的肉饭，喝着水果汁，或是到咖啡馆去，在那儿摊手摊脚地躺在喷水池旁的草席上，打起盹来……

"伟大的安拉！蒙神的恩赐，我们又活了一天，神降福我们！"

骆驼和土耳其人是一个脾气，毛驴就跟土耳其人一模一样，仿佛他们俩是一个娘生的。骆驼打盹，土耳其人打盹，毛驴也打盹 骆驼挨饿，土耳其人挨饿，毛驴也挨饿。骆驼受苦，土耳其人受苦，毛驴也受苦！ 土耳其政府就把生龙

①迪亚巴克尔：土耳其小亚细亚部分的一个城市，这儿的城堡乃拘禁参加保加利亚民族解放运动者之所。——俄译者注

②安纳托利亚：土耳其人把小亚细亚叫做安纳托利亚。——俄译者注

活虎的保加利亚人和波斯尼亚人，还有它的最正直、热爱劳动的公民放逐到这可恶的城市来。乌斯库达尔[1]和迪亚巴克尔之间的整片大地上布满了这些受难者的白骨。沿着整条长长的道路，延伸着一排排的坟墓，那里躺着希望祖国幸福和安乐、渴望祖国解放的义人。

神圣的保加利亚的受难者在迪亚巴克尔城堡里挨受着沉重的苦难。他们在那里从早到晚地干活；他们满是创伤的手和因为在迪亚巴克尔的马路上不停地走而裂着口子的脚流出神圣的鲜血。可是亚细亚的蛮子因为能够恣意地折磨吉乌尔[2]，他们可乐透了。

有一回，关在黑暗的牢狱里的那些吉乌尔这么谈论着：

“世上没有真理，没有正直人的活路呵，”其中一个人说。

“干吗要迫害咱们？干吗叫咱们坐牢？”另外一个人问道。

“叫咱们坐牢就是为的咱们不是土耳其人，而是基督徒，”一个白发苍苍的老保加利亚人说。“但是使我难受的倒不是土耳其人迫害和折磨咱们，而是咱们的爹娘，咱们的兄弟姊妹，咱们的至亲好友都躲开咱们，把咱们看成囚犯，瞧不起咱们的名字。就是这使我心痛。”

“不，这会儿可不是从前了，”一个青年人反驳道。“柯

[1] 乌斯库达尔：小亚细亚的一个城市，博斯普鲁斯海峡的一个港口。——俄译者注

[2] 吉乌尔 土耳其语，非伊斯兰教徒。——俄译者注

斯塔老爹，你以为保加利亚和保加利亚人还是早先那样，就跟你们在贝洛格拉齐克打仗①的那会儿一样吗？不，这会儿每个保加利亚人，每个保加利亚人的灵魂，每一颗保加利亚人的心都在为咱们痛苦，为咱们的幸福和自由祈祷。这会儿只有一帮财主管咱们叫坏蛋和土匪。可是，你可知道，正直的保加利亚人痛恨诅咒所有的财主阶层，所有的财主马上就会跟土耳其人一块给绞死了？”

在迪亚巴克尔城堡里有两百个囚犯在受折磨；大多数都是保加利亚人，波斯尼亚人和黑塞哥维那②人。不幸的人们忍受着可怕的苦痛，已经不巴望有朝一日瞧见自己的故乡，自己的兄弟姊妹了。只有渴的人才知道什么是渴，饿的人才明白什么是饿，只有囚犯才能真正懂得自由是怎么回事。

柯斯塔老爹从一八四九年保加利亚人在贝洛格拉齐克打仗那会儿起就坐牢了。这条好汉就那样地在监牢里憔悴下来；他的头发已经完全白了，可是他还是一直挨着，期待着自由，上帝的恩宠，生活或是死亡。

“忍着吧，亲爱的，”临了他对自己的同志们说。“总会有一天，叫咱们见到天日和咱们美丽的故乡。”

保加利亚的受难者就忍受着，脚上拖着沉甸甸的土耳

①贝洛格拉齐克之战，是指一八五〇年保加利亚西北地区的农民起义，目的是反对土耳其封建主，结果由于起义的人散漫无组织而告失败。起义者和土耳其人最激烈的鏖战发生在该城附近。——俄译者注

②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当时在土耳其人的统治下，属奥斯曼帝国，现在是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的成员共和国之一。

其的镣铐,等着可怕的审判,或是拯救，等着那个时刻：或者脚镣从他们的脚上卸脱，他们再自由自在地过活，或者他们被送进坟墓。

柯斯塔老爹的性子特别坚强。这是一个自傲而勇敢的人。他总是默默忍受一切，一点也不抱怨。他惟一感觉苦闷的就是身边没有一个亲近的朋友，能跟他披肝沥胆地谈谈，让心里轻松一些。

一天早晨从保加利亚送下监来一个年轻小伙子——长得跟少女般漂亮，象马尔柯·克拉列维奇般勇敢，但是病着，脸上白得一点血色也没有。

“你打哪儿来的？”柯斯塔老爹问新犯人说。

“打贝洛格拉齐克来，”青年回答着，咳嗽了起来。

“呵——呵,你从我那个维拉叶德①，而且从我那个城来的？”柯斯塔老爹嚷道。

“你难道是从贝洛格拉齐克来的吗？”青年问道。

“我的爸爸叫做孔巧·柯比拉什，我的妈是卡拉-斯拉夫巧夫家的女儿。”

“这些我倒不知道，”青年答道。

“怎么不知道？我家就在桥旁边……有一排廊庑……瓦房顶。我爸爸是个鞣皮匠。”

“不知道……在贝洛格拉齐克只有一个鞣皮匠——尼古拉。大伙儿都这么叫他鞣皮匠尼古拉。你老早就在这儿

①维拉叶德：土耳其语，省。——俄译者注

了吗？”

“打贝洛格拉齐克起义那时候起。”

“哎，老爹，你可知道，打那会儿起已经过了二十年啦？……”

“嗯，对了，”柯斯塔老爹说着哭了起来。“看起来，他们是为儿子苦死了……你叫什么？”他拿袖子擦去了英雄泪，问小伙子说。

“采诺，”青年回答。

“嗨，采诺兄弟，躺下歇一会儿，回头我再问你咱们的老家和咱们的城市。你路上乏了，该养养神。”

“这会儿对我还有什么休息不休息呢？我再也见不着天日了，我不是这人世间的人了。”

采诺是个二十来岁的青年，细长个子，肤色白里透红，身量匀称好看；可是他那张俊脸上打上了死亡的印子，是肺病的征象。他的眼睛象煤似的，在燃烧。

“你为什么判的罪，好孩子？为什么把你给发配到这儿来，做了我们的同伴？是你揍死了人？害了谁的命？……”柯斯塔老爹问。

采诺咳嗽起来；他的苍白的腮帮子上泛起红晕，眼睛里燃烧着火焰，他浑身哆嗦着回答：

“我弄死的不是一个人，是二十个，可不是基督徒，而是些狗。”

“上帝祝福你！”柯斯塔老爹说着，划了个十字。

不久天开始黑了，囚犯们就被关到讨厌的黑洞洞的地

窖子里，那儿的墙壁布满了烟灰和霉，地上有各种各样的毒虫蛇蝎。柯斯塔老爹和采诺正好在一个地窖子里。采诺一进门就倒在铺着的麦秸上，拿手捣着眼睛，柯斯塔老爹站起来朝着他，照他的老习惯划了个十字，做着临睡时候的祈祷。

地窖子里一片静寂。整日做了重活儿以后，大伙都睡得象死人一般。只有几个警卫在城墙上来回地走动，不时地喊出"：喂！"还有蝙蝠到处乱扑：一会儿进了地窖子，一会儿又飞了出去。只有柯斯塔老爹和采诺睡不着；他们一声不响象哑巴似的躺着，轻声呻吟。最后，采诺说道：

"柯斯塔老爹，你怎么会到这儿来的？"

"怎么会的？怎么会的！我犯了罪，为着犯罪才到这儿的嘛。"

"你对谁做了什么坏事？……揍死了人，是吗？"

"是这么回事……我揍死了个土耳其人。"

"土耳其人不是人呐。"采诺反对说"谁揍死一个土耳其人，他就灭了一千桩罪过……柯斯塔老爹，说说看，你怎么会到这儿来的？为了什么？"

"下回说吧，孩子。这会儿该睡了。天一蒙蒙亮，就要去干活，干那顶累人的活儿……主呵，我们还有日子回家去吗？我能把我这满头白发的脑袋搁在我那爷爷和爹妈旁边吗？主呵，可别叫我们做着奴隶死去，别叫我们在这儿，在外国断气；别让我们基督徒的肉身埋在这该诅咒的土地上。咱们在这儿过得很苦！带着土耳其的镣铐多么难受！唉，

多苦呵！……可是这会儿睡吧，孩子。咱们明天再说下去，再彼此扯扯什么的……”

“晚安！”采诺说。

“晚安！”柯斯塔老爹答道。

二

受难者待着的地窖子又湿又暗，只有门上头挖的一个窗洞，漏点儿亮进来。靠了这个窗洞，人们才分辨出黑夜和黎明。每个窖子里关着二三十个人；霉烂的麦秸就是他们的床铺和被窝，他们并排睡在那上面。呼吸出来的稠浊的热气往上直升，象云朵似的逗留在这些活尸的上空。水从天花板上滴下来，这一滴滴的水常常把那些还不习惯这种环境的生人惊醒。

过了半夜。月光穿过了小窗直射到对窗并排睡着的采诺和柯斯塔老爹的脸上。这光亮惊醒了柯斯塔老爹；老人抬起身子，拿手支着脑袋朝采诺瞧了一眼，低声嘟哝道：

“睡吧，睡吧，孩子！你那年轻的灵魂还能再打会盹。乏啦，可怜的，赶了这么一程子路！可知道咱们那贝洛格拉齐克在哪儿？迪亚巴克尔在哪儿呐！多远哪！……唉，孩子，要是你知道这儿有什么样的痛苦和磨难等着你……你还年轻，你不明白世上有多少种的人呐。你还没尝过象我受过的那么刺心的委屈，——上帝可别叫你尝到这份委屈吧。你生下来的时候，你妈可曾想到你会成个受苦的人？你那年

轻的心灵可曾感觉到这样艰难的日子要临到它头上？你那教母可曾预料到你会跟象这个监狱这样黑心可怕的新媳妇结亲？这会儿你的妈妈会唱起来：

> 我给他娶了个狠媳妇，——
> 在乌黑的土地上，在发白的霉堆里，
> 他的脚上戴着铁镯子，
> 脖子上挂着锁链做的颈圈。

但是还不倒霉，不倒霉，孩子，"柯斯塔老爹接着说。"咱们在这个又黑又臭的监狱里腐烂要比在自个儿的家乡当了财主，为了烟荷包和烟叶子把自个儿的人民出卖还强。总会有那么一天，人们祝福咱们，上帝把咱们放进自己的天国……"

采诺困难地喘气；柯斯塔老爹把手搁在他的脑门上，轻轻地嘟哝道：

"浑身这么发烧呵，可怜的孩子……主呵，还给他健康，延长他的寿命，让他看到巴望着的自由吧！"

"噢，难受呵！妈妈！心里发烧呵！马上要炸开啦！……妈妈，好妈妈，妈呀！"采诺在梦中叽咕道。

柯斯塔老爹站起身来，开始祷告。白发苍苍的老人祈祷了好一阵子，他的嘴里嘟哝了许久："至圣的圣母呵，救救我们吧！"他的眼睛里流了好久的泪，落到采诺身上。曙光透起亮来，受难者开始醒过来，咳嗽，擤鼻涕，伸伸懒腰，柯

斯塔老爹还是一个劲儿地做祷告。可是警卫开始打开地窨子，把受难者赶出去干活。不幸的人们站起来，穿上他们的破烂衣衫，洗了脸。柯斯塔老爹还在祈祷。一个警卫走近他，抓住他的肩膀摇着嚷起来：

“出去,下贱的吉乌尔!干活去!”

柯斯塔老爹对这些毫不理会。他咕噜着：

“吾主耶稣基督！你被钉上了十字架，忍受了痛苦和磨折。人家打你的耳光，给你喝胆汁，把荆棘的冠戴在你头上，拿枪戳穿了你的肋骨。可是你呢？你自管背着十字架上了各各他① 。你忍受了这一切就为了拯救你的人民摆脱希罗德的崇拜偶像者，摆脱法利赛人和萨都该人②,摆脱荒淫的罗马皇帝和耶路撒冷的赫曼。主呵，我们是渺小的人，可是也为自己的人民受苦难，为我们的祖国和自由受折磨，我们为自己的兄弟姊妹流着血，就象你为人类和大家的自由流血一样。”

“喂,吉乌尔,干活去!……”警卫又吼了一下，瞧见柯斯塔老爹没有搭理，就拿起棍子揍他。

“主呵，饶恕他的罪过吧；他们不知道自己在干些什么!”柯斯塔老爹说,随后转身朝警卫答道:“我走! 我就是求你，把这孩子留下。让他再睡一会儿。可怜的孩子，赶路乏了……道挺远的，阿伽，太远啦……让他睡一会儿，歇息

①《圣经·新约·约翰福音》第十九章十七节:“……耶稣背着自己的十字架出来,到了一个地方,名叫髑髅地,希伯来话叫各各他。”

② 法利赛人和萨都该人：巴勒斯坦当权的犹太教派，照《福音书》的记载，他们出卖了基督。——俄译者注

歇息，我来替他干活。你呀，大概也有爹妈，阿伽，也有兄弟姊妹的……谁知道他们会怎么样呢。”

“干活儿去！干活儿去！”警卫嚷了起来，并且拿脚踢采诺。

采诺哆嗦了一下跳了起来，用手揉揉惺松的睡眼，随后又躺下打起鼾，好象没有醒一样。这时候，守卫憋足了劲儿捶他的背脊。采诺站了起来说：

“唉，柯斯塔老爹，我难受哟。我心痛，胸脯里烧……我活不下去了，瞧不见家乡了…… 请您把我埋在这儿，埋在这该死的地方……我的脑子直打转，眼睛发黑……该死的米特哈德帕夏①！”

“别怕，孩子，你不会死的。你还年轻，你在地窨子里睡不惯。就会惯的，你的病也会好的。咱们去干活，别叫这该死的异教徒揍咱们。”

“干活儿去！”那人挥动棍子吼道。

于是受难者出去搬石头和粘土，修造城墙。但是采诺却半死不活地站着，脸色苍白。他什么也干不了，连一块砖头也提不起来，更甭说搬石头砌城墙了。他那样子瞧瞧也怪可怜的，哪儿还能逼他干活呀。

“你倒动动呀，吉乌尔，动动呀，要不然叫你尝尝棍子的滋味！”

“我干不了，我有病……我的脚站不稳，”采诺答道，就

①米特哈德帕夏：十九世纪中叶土耳其的一个省长，以残暴著名——俄译者注

倒在地上了。

一个守卫走到他跟前，拿脚踢了几下他的脑袋，说：

“起来，不然我还要给你找更重的活儿。叫你去取水，象牛似的转轮子去。”

采诺站了起来，动手搬石头，可是他的两只手直打哆嗦，嘴唇发白，眼珠迷糊起来。柯斯塔老爹朝伙伴瞧了瞧，象母亲瞧着自己孩子般的，说：

“硬撑着，孩子，别趴下。要知道你是落在恶人手里了，他们既没有良心也不会怜悯。他们会派你去干比这更重的活。”

“我干不了，柯斯塔老爹，干不了……我的腿直发软……我不成……”采诺咕哝着又倒在地上。

两个守卫扯着他的胳膊往井边拖。柯斯塔老爹瞧着他们的后影沉重地叹了口气，叫道：

“诅咒你们！”

“真该诅咒他们！”待在那儿的一个年轻的波斯尼亚人翻起眼睛瞧天，也附和着说。

到吃午饭的时候，囚犯们来到伙夫那里领面包，他们在那儿找到采诺。他躺在地上；喉咙管儿流着血，他的脸发青，嘴唇白得象麻布。在这个保加利亚受难者的身旁坐着一个老土耳其人，拿着个破陶土片子灌他凉水。这土耳其人是个老吸血鬼，好些人都叫他给送到那一个世界上去了；但是，甚至他也觉得有些可怜。只有土耳其的宪兵、兵士和军官才是没良心的！咳，土耳其的官老爷呵！就是托这些

人来保护人民不遭祸害和暴力！

一个守卫瞧见了柯斯塔老爹，就叫他过来说：

“带着这个小伙子，想法把他弄醒过来。小心，把他带到牢里去。”

“我不带他到牢里去，喏，上那边，树底下草地上去。那边容易让他醒过来，”柯斯塔老爹答道。

“你知道该怎么办，就怎么着吧，”土耳其人说，挥了挥手，走到自己的岗位上去。

柯斯塔老爹把采诺背在背上，把他带到桑树底下，放在草地上，给他揉太阳穴，洗去嘴里流出来的血。过了一阵子，采诺睁开了眼睛，说道：

“柯斯塔老爹，要是你，靠上帝的帮助，有朝一日回到保加利亚，我请你，告诉我的兄弟们我是怎么死的，还请你安慰安慰我的老母亲。”

“上帝是慈悲的，孩子！也许你不会死，不会把你这堆骨头丢在外邦……我替你死，我已经老了。告诉我，孩子，为什么把你发配到这儿来？你说，你做了什么事，犯了什么罪？”

“不，你先告诉我，你为什么会到这儿来，”青年反问道。

“亲爱的，你干吗要知道我怎么来的？不需要……”

“我要告诉上帝，还要为你的灵魂祈祷，”采诺回答说。

“唉，亲爱的采诺，我不想谈我那艰苦的生平，”老人回答道。“但是，就依你吧。我来告诉你，——但是你知道了

可别告诉人家……好吧，你听着……”

三

柯斯塔老爹拿手支着脑袋，拭掉伙伴脑门上的汗，搔了搔自己的后脑勺，开始讲了。

一

我度过了艰难黑暗的年月，我这一生熬住了可怕的痛苦和侮辱。我生在贝洛格拉齐克。我妈是个美人；她的那对又大又黑的眼睛，两道蚂蝗似的细眉毛，蓬松的长头发和白里透红的脸蛋儿，城里和整个区人人都知道。我不止一次亲身听到人家那么夸她：“象鞣皮匠尼古拉老婆那样的美人胎子，不管你在土耳其，在罗马尼亚还是在塞尔维亚都甭想找着。”

但是我妈不光是以她的美貌出名；她，灵巧勤劳，聪明伶俐，善良又会理家，大伙都羡慕我们这个家，瞧着它就觉着舒畅。“显然，鞣皮匠尼古拉生在好时辰，所以上帝给了他这么大的幸福，”人们谈论着。

我的爸爸是个普普通通的人，但是个聪明的干活能手。他爱我妈胜过健康，胜过上帝和至圣的圣母。我那会儿年纪还小，——刚满七岁，——可是清楚地记得爸爸是怎样疼爱妈妈的。常常是这样，我们坐下来吃晚饭，——爸瞧瞧她，搂着她，说道：

“哎,库娜,象你这样的人,哪儿也找不到第二个……”

妈妈笑了笑回答说：

“尼古拉,你也是好样的!”

“得了,得了,库娜,你不是夸我,是在损我呐!”爸爸笑眯眯地回答“我的夜莺,还是给我唱点儿什么吧。”

妈妈一手支着腮帮子，用细而清脆的嗓门唱起来：

英豪斯托扬的勇敢的呼声
传遍了老山：
“听吧，好汉们，
勇敢的保加利亚人！
难道你们不怜悯
心爱的母亲，
养活你们的父亲，
亲密的兄弟们，
忧郁的姊妹，
还有无辜的孩子们！
只要你们瞧上一眼，
他们是怎样地受苦难，
他们淌着眼泪，
受尽委屈，
还拖着镣铐，
辛酸地诅咒着
出生的时辰。

弟兄们，拿起你们的巴以里枪[1]，
齐心协力地起来反抗，
杀尽这群残害人民的、
卑鄙的刽子手：
残暴的雅内恰雷[2]，
阴险狡猾的
希腊修道士，
咱们的财主。”

“好歌，”爸爸说。

“好倒是好，可是你得听听英豪斯托扬从老山上号召些什么，还得照着做才行，”妈妈回答。

“就会这么做的，而且很快了。保加利亚人已经不能再忍了；他们受不了土耳其人的欺侮。他们要为自己的土地，为兄弟姊妹起义。”

“上帝保佑！”妈妈说着，兴奋地拥抱了爸，跟着也拥抱了我。

“长大吧，孩子，”她对我说。“将来长大了，当一个好汉，帮助爸爸撵走土耳其人，解放咱们神圣的保加利亚土地。”

“是，妈妈，是，”我那孩子的嘴唇含糊地说，因为渴望尽

①一种长枪，保加利亚民歌中经常歌咏，成为一种象征。——俄译者注

②雅内恰雷：土耳其军队的特别军团，反动封建势力的柱石。——俄译者注

快实现母亲的心愿，我的心剧烈地跳动。“你光给我买支枪和一把军刀,妈妈,剩下的事你都甭操心啦。”

“好,我心爱的儿子！好极啦,我的顶疼人的孩子！’妈妈说着，温柔地吻着我。

二

就这样，我们非常愉快，非常和睦地过活，好些人都羡慕我们。但是我们的幸福完结了，黑暗的日子临到我们的头上：痛苦和忧愁叩着我们的家门。我们城里来了个主教——来给教堂祝圣的——象货郎似的，挨家挨户地给老百姓洒圣水，就手抢劫一番。我爸爸不喜欢希腊的主教，不想让他来家。但是妈却求爸说：

“大伙儿都接待他，赶走他有点儿不合适。顶好叫他进来,他把水祝圣过以后,该给多少钱,咱们给他多少钱。他就不会再跨过咱们的门坎啦。”

“我不喜欢这帮假仁假义的希腊修道士。我不需要他们的圣水祝福，——不要他们行他们那好事……瞧着他们这套把戏，我就受不了……多鬼呀！送给你值个一百巴拉的手绢，等着你还给他二百，要不然，也许还要你三百铜子！可是他的手绢对你管个什么用呢？他的烟荷包给我顶个什么事呢？我瞧呵，顶好把手绢和烟荷包都还给他，写信告诉他咱家不接待希腊主教，因为随便他们到哪儿，他们就给哪儿带来了瘟疫和破产。让咱们写上：鞣皮匠尼古拉家不接待土耳其的奸细和把持了上帝、四十个铜子儿就出卖了主

的圣名的那班吃教饭的人。”

“可是人家要怎么说呢？”我妈反驳道。

“爱说就说。咱们管人家干吗？人家管人家，咱们管自个儿，人家跟咱们有什么相干？”爸答道。

妈同意发这样的一封信，爸写好了信，打发我们作坊里一个帮手把信送走。就在这时候，主教却没得到什么召请就到了我们那儿。他跟那个送信的错开了，所以没有接到信。看起来，该着的事，躲也躲不了。

主教肥头胖耳，活象一头史坦尼马克的猪，他那嗓门儿好比土耳其兵士的集合号。跟他一起的还来了一大群教士，卫士。主教把水祝圣过以后，妈就给了他六十巴拉。他连瞧也没有瞧，就把钱往口袋里一搁；可能他想着给他的是金子，或者他根本顾不到这回事。我想，主要原因就是我的妈妈！主教失去了自持力，在把水祝圣的时候，一双贼眼就没有从我妈身上挪开过，好象着了迷，又好象是猫见了腥鱼似的。妈妈好几回臊红了脸，终于走出屋子。所有这些，当然啦，都没能躲过爸爸的眼睛，所以，主教打算离开的时候，对我的爹妈说他愿意做我们家的朋友，在他离开我们城以前，还要来拜访我们一回，爸爸就粗鲁地回答：

“我从没有尊重过希腊主教，这会儿，我当着上帝起誓，再也不让他们中间有一个人跨过这个门坎了！你们不是教士，不是宗教的牧人，不是人，而是卑鄙下流的淫棍……马上滚出去，不然我要叫工匠们，叫他们象赶狗似的把你们赶出去！”

“怎么回事儿,我的孩子？你发疯了么？”主教说。

“别使我犯罪吧,你趁早滚吧！”爸爸嚷道,一面打开了门,拿指头对主教指着门。

主教出去了,爸爸在屋子里走来走去,后来说：

“把法那尔区的人物①让到自己家来的人都没有脑子，给他钱的人更没脑子。”

三

第二天，一大早，宪兵来我们家把爸爸叫到衙门里。那时候我们那儿的区长是一条不折不扣的狗，你再也找不着第二个那样的家伙：贪财,淫猥,酗酒,糊涂和恶毒。这个土耳其的畜生挺喜欢主教，因为他们是一个样的料子做的。两人都是死命地酗酒，喜欢穿着小裤衩跳霍罗舞②,听茨冈乐队和瞧舞童舞伎跳那淫秽的舞蹈。两个人一样地喜欢折磨不幸的人，喝别人的血。我告诉你一桩事，打这里头你就能看出，这两个恶霸是怎么样狼狈为奸来着。主教家里住着一个女学生，有些人说她是他的侄女，还有一些人说法又不同了。区长喜欢了姑娘；主教觉出这一点，就亲自把他的学生送去给他做偏房。主教属下的二品辅祭司铎同样也是个有嫉妒心的法那尔区人物；他想的就是怎么样搞垮老头子，自己好坐上他的位置。为了这桩事，他召集了我们那伙财主

①君士坦丁堡的法那尔区乃希腊大主教所管辖的教区，法那尔区的人物乃最高的希腊教会僧侣团的代表人物，操纵整个保加利亚宗教生活。——俄译者注

②霍罗舞：保加利亚的民间舞蹈。——俄译者注

们，叫他们向察列格勒的大主教告状，里头写下主教所有的卑鄙下流的行为。你知道事情是怎么了结的？大主教没有召主教到察列格勒去，倒反是召去了二品司铎，并且把他派到安纳托利亚去，这样主教的女学生还是留下嫁给了土耳其人。还有一件新鲜事儿。区长有一个宠爱的小厮。有一趟他吩咐这孩子上主教那儿去一趟，送一些柠檬橘子，还请主教来作客。主教把孩子留在自己家里，就上区长家来吃饭了。

“我的小厮呢？”区长问道。

“我把他留在我家里了，”主教答道。“我很喜欢这孩子。把他给了我吧。”

区长同意了，把小厮送给了他的朋友。但是，有一天主教打发这孩子到区长那里去捎一个口信，区长拿下他，揍了他五十棍，以致那可怜的孩子过了三天就上穆罕默德的乐土——给自己找新主人去了。

打这些个事里，你就能断定区长跟主教相处得多么投机。

我爸爸被带到衙门里，站在区长面前，区长就问他说：

“说，你为什么反对当局？”

“反对当局？我脑子里压根儿就没有想过要反对当局，”爸爸回答道。

区长从他坐着的褥垫底下抽出一封爸爸给主教的信，递给爸爸，气汹汹地说：

“你写信给主教，说他是土耳其奸细！……你知道吗？主

教是苏丹和他政府的忠实仆人。你既然跟主教捣蛋，就是说你跟当局,跟苏丹捣蛋。”

“苏丹不会给干下流事的仆人撑腰的,’爸爸反驳道。

“我送你到察列格勒，上苏丹那儿去。让他亲自告诉你：格利哥里主教是他的忠实奴仆，他实心实意地喜欢他。”

“你们爱把我送哪儿,就送哪儿吧,可是你们知道 鞣皮匠尼古拉要报仇,狠狠地报仇。”

“咱们走着瞧吧,’区长说,一面击掌呼唤宪兵。

宪兵们进来后，区长吩咐他们拿下我爸爸，捆起来，由四名警察押送到察列格勒。

四

剩下妈妈一个人，主教要的就是这个。把我爸爸打贝洛格拉齐克弄走以后，这个出卖基督的叛徒，装着没事人的样子,来到我们家,招呼妈妈,细声细气讨好地问 地能不能帮她干点儿什么。

“还我丈夫！”她嚷着，眼泪打眼睛里象下雹子般掉下来。

“别哭,美人儿!’主教说。“别毁了你那双明亮的眼睛和雪白的脸蛋儿！要是你住了哭，笑一笑，我就还你丈夫。我不喜欢人家哭；我要大家伙儿都乐着笑。跟我说，你要点什么。”

“还我丈夫！”我妈妈又说了一遍。

“我把他还给你，但是你得给我干点快活事儿……。我不要你多的，只要你亲我一两下嘴，你的丈夫马上就能回来，”主教嘟哝道。

欲火在他的眼睛里闪着光，脸膛贼亮亮的，宛如雨后太阳下的柳树叶子。他胡子哆嗦着，已经张开手臂要抱我的妈妈。

“叫你跟养了你的一块儿给人诅咒吧！……那给你戴上法冠，叫你当宗教牧人的恶棍给人诅咒吧！那管你叫‘神长，，敬重你，给你钱的糊涂虫都该给人诅咒。你跟他发誓，要象使徒一样侍候他的那个上帝都羞死了。吻你的手，给你荣誉的人都羞死了。你答应了主和人们，虔敬而谨慎小心地放守基督的牧群，宣传主的道理，教信徒行善并且关心他们得救。可你干的是什么？把丈夫发配到察列格勒，交到土耳其刽子手手里，还要玷辱妻子的名誉，毁坏她的心灵，玷污她的身子！……难道你不怕上帝吗？”

“嘿！你倒能成个挺不错的传教士呢，可以在教堂里传教，教训人遵守基督的善德，你念过《幸福的费奥杜尔的苦难的历程》么？要是念过，我把你带回我衙门去，叫你当个传教的，你愿意吗？”

“我老早知道，希腊的主教都是些下流淫棍，这会儿又看出他们敢情还是不信上帝的人。你讥笑你宣传的教义，奚落你该侍候的主，还说这样的话，连凡人说了都嫌不体面，更甭说修道的人了。走出我屋子，不然，我要拿我的信仰跟人格赌咒，我虽然是个弱女人，可是我要砸碎你的脑

袋，象砸狗似的……滚出去！”

“没有什么，我这就走，不过你的丈夫可完蛋了。好好记住，要是你不满足我的愿望，那你自个儿，孩子，丈夫，全玩儿完啦。依顺我，听我的劝不是更好吗？你相信吧，我不是要你坏，我是要你好哇！”

我妈实在忍受不了这样的羞辱和这一切下贱行为，她抄起拨火棍，照着主教的肩膀打过去。

格利哥里主教跳了起来，恨得浑身直打哆嗦，一边跑出屋子一边说：

“等着吧，我要把你弄到手！你要坐到我的膝盖上，给我拢拢头发和胡子，亲亲我，安慰我，温驯得象只小绵羊……你咒骂希腊主教，不懂得他们。‘顶好别跟他们斗，’聪明人都这么说，说得可对呐。上帝保佑你！”

“见鬼去吧！”妈妈嚷着，一面发狂似的把拨火棍往他身后扔去。

五

有一回，我在街上跟孩子们玩‘瞎猫’游戏，朝我走过来一个留着两大撇小胡子的大高个儿，穿着阿尔巴尼亚衬衫，腰里扎一条绣花宽腰带。他拉住我的手，把我带到一个地方。这是一个主教的卫士。他把我领到主教那儿，第二天就送我到了维丁①。

①维丁：保加利亚西北部的一个城市。

我不预备说自己的事，不想谈我流了多少眼泪，在维丁度过了什么样的童年。我来讲讲爹妈吧。

主教以为从我妈那里把我也夺去以后，他就可迫使她绝望得把自己交到他手里，让他占有她的灵魂和身子。可是他打错了他的如意算盘。起先妈为了我的失踪吓了一跳，可是从我的伙伴那儿知道我是给主教的狗腿子弄走的，她就明白是怎么回事，于是决定保卫自己。她先去找区长，跪到他的脚边请求他放回我爸爸，并且命令主教把我放回来。但是区长回答道：

“你让丈夫发配到察列格勒，儿子又给修道士带得不知下落，都是你自己的不是。顶好去找主教，求求他饶恕你和你丈夫。主教是个好人，会给你行好的。”

于是我妈去找财主们，求他们帮助。但是脑满肠肥的财主们回答她，说他们不想跟土耳其人和主教找麻烦。说实在的，世上不是没有好人。就连咱们的财主里头也找着一个人，愿意去主教那儿求他放回我爸爸和我。可是主教回答说：我妈是个淫妇，他不能把儿子留在她身边，因为她要带坏孩子的。他，主教，作为一个灵魂的牧人，应当保护每个基督徒的灵魂摆脱罪孽，不能叫它毁灭；因此他不把我交还给妈妈。至于说到我的爸爸，那末，照他说：他，主教，跟这没有干系，因为爸爸侮辱的不是他，而是当局。

“但是我是一个基督徒的牧人，”主教接着说：“我愿意为这些人行好事。我写封信到察列格勒给大主教，要他替尼古拉在大臣面前张罗一下。而他的妻子，我想送到什么

修道院去,让她在那儿忏悔自个儿的罪孽。”

六

我在维丁流浪了整整七个年头，在那儿受尽苦难：当过修道院的小子和苦力，在饭店和咖啡馆里干过……可是关于爹妈一丝消息也没有听到。有一回——现在我还记得，是圣彼得瞻礼日——孩子们在玩耍，他们问爹妈要钱买榛果，妈妈们给他们钱和彩蛋，吻着他们，拥抱着，而我，象害了麻风病似的，坐着，没有谁可跟我说一句话。我心里觉得难受，我决定回到贝洛格拉齐克，找爹妈去。但是在那儿也没有找着。

我在贝洛格拉齐克被雇去放城里的小牛，因为我们家的房子和作坊已经叫当地的财主给卖了缴纳捐税。

有一回，我牧着小牛，正在想这想那；在我面前忽然来了个瞎眼穷人唐柯老爹，带着一个七岁的引路孩子。直到如今我还记得这个亲爱的瞎子，记得他好心的劝告和美妙的歌声。我时常和他坐着，在小溪旁的柳树下，休息和聊天，唐柯老爹拿他衰老的手搂着我的脑袋，抱着我，把我的头搁在自己的磕膝盖上，然后从包里拿出古琴，开始唱：圣彼得在复活节睡在膝盖上，马尔柯跟土耳其人打仗，抢了他们的钱,在普里莱普①造修道院，主教出卖了斯托扬司令，还有许多别的好歌。我顶顶喜欢的就是这支歌：

①普里莱普：马其顿的一个城市。——俄译者注

大地从日出就在发抖，
从日出，从黑海岸边，
到日落，到蓝海，
由于法那尔区人罪孽深重，
由于主教罪恶滔天，
由于大主教的血腥暴行。
至圣的雅基姆阿伽
派遣他的主教，
到咱们保加利亚各地，
抢劫咱苦命的孤儿，
把咱们的子弟卖为奴隶，
玷辱了咱们的女儿，
亵渎咱上帝的庙宇，
蹂躏咱的正教。
他管他们叫使徒，
基督的忠实子弟，——
基督为咱们罪人而死，
临终还在为
残酷地折磨他的人祈祷。
派给咱格利哥里主教，
他比杰里巴什还毒狠，
他比疯牛还要狂，
比疯狗更可怕。
格利哥里纠集了财主，

财主专拍土耳其人的马屁，
还纠集了喝血的土耳其人，
他们既没有灵魂，又没有心肝。
喝血鬼吃又喝，
维丁的少男少女供他们取乐，
土耳其的舞伎爱抚他们，
黝黑的茨冈人吻他们，
可耻哟，——上帝！
你从天上拿闪电劈他们，
降下永生的天火烧他们，
掀起瘟疫和霍乱，
杀绝这些污秽的妖孽，
保卫住你的圣教！

这支歌挺长，可是我不想把它唱完，其实不用唱完你就知道我们的主教和财主怎么样了。我那老爹唱着，我呢，坐着一边拿棍儿扒地，一边轻轻地和着唱；我听到他的歌觉得非常舒畅，同时苦恼又抓住了我的心。就是现在我常常听着咱们巴尔干夜莺在歌唱，蛤蟆在泥潭里咯咯叫；燕子在呢喃——还老是听不够。我听呀听的，忽然觉得这不是夜莺在唱，也不是燕子在呢喃，听到的是老爹的高吭的歌喉，他的歌和他的琴声……愿他升入天国。

有一回我挽住带路孩子的手，和他并排坐在开满花朵的梨树下，问他：

“你有爹娘吗?亲爱的。”

“没有,在我挺小的时候,他们都死了,我也记不起他们了,”孩子回答。

“咱们的父亲是上帝,圣母便是娘亲。这就是塑造咱们的,咱们的爹娘,”白发苍苍的老人说。

“我妈是一个修道院里的修女,”孩子接着说,“但是她给赶了出来,因为她疯了。她成了一个要饭的,靠了人家的施舍过活,在柞树底下——简直是在露天下——生下我。她可是讨饭婆呐。我就是不明白,她干吗没把我给掐死,干吗不随便扔到哪个坑里去。大概她,可怜的人,没有想到把我生出来不过是为了受痛苦,受欺侮。我的稚嫩的哭声把她的坏名声传布到各处。鸟和狼也听见了哭声;它们怜悯她和我。只有人讥笑我们,避开我们俩。‘他是个巴依斯特吕克。’他们谈论着我。‘魔鬼的儿子。’关于妈妈,他们说是她跟了魔鬼生的……她把我带到贝洛格拉齐克,搁在教堂的门道上就走了。人们找她,但是好象石沉大海一样,没有找到。这时候我连‘妈妈,还叫不上来。好心的人们喂我牛奶吃,让我这个无依无靠的孤儿到处要饭。我为妈妈祷告,为所有的人们祈祷。可是不为爸爸祈祷,我诅咒他……”

“那末你妈叫什么名字?”我问孤儿。热血涌上了我的脸,我的眼睛一阵发黑。

“她是鞣皮匠尼古拉的老婆,”瞎眼老人答道,“愿她升入天国。”

我明白了这孩子就是我的同母兄弟,知道了妈妈的遭

遇以后，当时的感觉，我没法表达出来！我只能告诉你，在那一天，我发誓要杀绝土耳其人，法那尔区人，还有咱们的财主，特别是希腊主教。

七

我长大成人了；大伙都喜欢我；我也有了钱。可是有一股热望燃烧在我的心窝里，就是替爹娘报仇，把祖国从土耳其和法那尔区的恶棍手里解放。我开了家小烟铺，把小兄弟领回来在铺子里帮着干活。一天傍晚，我的小铺里来了一个皮肤黝黑的老人，问我是不是鞣皮匠的儿子柯斯塔。他听到我肯定的回答后，扑到我的身上，搂住我，喊了起来：

“亲爱的儿子！你不认得自个儿的爸爸么？我离开你那会儿，你还小得很呐。你的可怜的妈！……”

我马上也抱住爸爸，偎近他的胸，眼泪象下雹子般从眼睛里掉下来。

“所有这段日子你都是在哪儿呐，亲爱的爸爸？”我问他。

“孩子，别问我在哪儿待过，我受了些什么。一提我的生活我实在难受，提到你妈我还要难受千倍……假使我不是有桩顶重要的事找你，我的孩子，你就不会在你屋里瞧见活的我啦……跟我说，你爱生养你到人间的妈不？你怜惜她吗？”

“谁不爱自己的妈呢？”我答道。

“你想要为她的耻辱和死亡报仇吗？”

“我早已发誓要为她报仇,上帝保佑,我一定要报仇。”

“好好活着，孩子！祝福你，我的孩子！爸爸有了这样的儿子真是运气，妈也运气，或者就是她的灵魂运气，因为有人来保护她了。”

“告诉我,该怎么做呢?”我问。

“给你自己买支长枪,几支手枪和火药,准备好,我过一个月来找你。再见吧。”

“你哪儿去,爸爸?你可累啦。进屋去歇歇。”

“过一个礼拜,”爸爸回答着,就走出了小铺。

八

谁不记得一八四八年的事件！谁不知道当时为了人类的自由和穷人的幸福流过多少鲜血！同时，谁不知道他们的希望怎样破灭了，他们拿自己的血换来了什么样的苦难！马札尔人奋起了，塞尔维亚人和罗马尼亚人奋起了，我们也挺身起来——但是谁也没有得到什么结果。时机还未到来。

当第一枪在德意志打响了的时候，我爸爸就喊了起来：

“现在是干的时候了，应该向咱们的恶棍复仇，叫他们淹死在自己的血泊中。在大伙都为自己的自由和生命斗争的时候，咱们还甘心做奴隶，难道不害羞吗？每一个正直的保加利亚人应当拿马刀代替大镰，长枪代替犁头，弹药代替粮食。干吧，干起来吧！别叫在塞尔维亚人，罗马尼亚人和茨冈人面前丢脸！”

“我知道是干的时候了，但是先得准备，应该买武器和粮食,应该在各村号召,叫那边也都预备好,等着第一枪。”特联诺·卡里奇指出说。

“来准备吧，行动起来！让咱们把自己的财产变卖了，去买必需的东西!’我喊道。

“对，孩子，把你所有的都卖了,并且召集你所认识的人，——比较可靠、比较勇敢的人们。告诉他们，叫他们明天早上两点钟到巴萧夫禁猎区去，靠近泉水那儿。你呢，特联诺,动身上维丁去,打听那里有多少军队,’爸爸说。

“庄稼人怎么办呢？可也该通知他们，叫他们也准备起来,’我说。

“这就是我的事了。’爸爸答道。

九

咱们的河山秀丽，咱们的土地肥沃，咱们的人民良善，上帝赏给了咱们这一切,——只要没有土耳其人就好了！巴萧夫禁猎区这块地方就是在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中间亚当的花园，或是咱们的乐土座落的地方也找不出。各种各样的树木生长在这个幸运的地方，各种花卉怒放，发出香味,成千小鸟啁啾啼啭，小溪在喧嚷，它们的清澈凉快的水顺着石头奔过去；牧人吹着芦笛①,姑娘们从田野,从葡萄园回来,一面象夜莺般歌唱：

①芦笛：保加利亚的一种民间乐器。

你，后生呀，后山的后生呵！
从平坦的后山来到咱们这儿，
你没瞧见田里的黄花儿？

小伙子们跟在自己的情人后面，大声喊着："噫，哈，哈！"随后自己也唱起勇士歌来，足够振奋任何保加利亚人的心，叫每个保加利亚的灵魂愉快。假使我说，世界上再没有比保加利亚更好的国家，我准没有错！

这样我们就聚在巴萧夫禁猎区泉水旁边。我爸爸也到那儿来了；他带来十二个庄稼人，都是他们村子里的头儿尖儿。要是谁从旁边朝咱们瞧上一眼，瞧见咱们发烧的脸蛋，颤抖着的嘴唇，听到咱们的心跳，觉出咱们大伙急不可耐地等着我爸爸发话，——他就会懂得，保加利亚人开始活了。这些保加利亚的庄稼人，撇下自己的事情，自己的妻儿，聚集起来为了找到最好的法子，把祖国从奴役中解救出来——说实在的，瞧着他们才叫人可乐呢。

"哎，尼古拉，现在你说吧，你干吗把我们带到这儿来……说吧，咱们该干什么……"一个庄稼人说。

"干什么，怎么干，这个咱们自个儿知道，就是叫尼古拉说说什么时候动手，"跟庄稼人一起来的一个保加利亚神甫反驳道。

"咱们愿意什么时候动手，就什么时候动手，"我说。

爸爸弯下腰，从地上拾起一根小树条，拿树条在自己脚上敲了两三下，随后突然抬起头，低低地、沉痛地说起来。他

的嗓音哆嗦着，象害着厉害的疟疾的人一样：

“弟兄们！自从咱们当了顶辛苦的奴隶，过着牛马般的生活，已经整整四百五十年了。四百年来咱们的人民挨苦受难，流着辛酸的眼泪，在土耳其人的刀子和法那尔区人的牧杖下面发抖。已经有四百年了，保加利亚人不能说：‘这是我的！’保加利亚人只能够说：‘这块田地，这处牧场是我的。’但是要说：‘这堆小麦和这垛干草是我的，’他们就不能够，因为这些小麦和干草都给土耳其人拿走，保加利亚人是在替别人干活。保加利亚人可以说：‘我的妻，我的儿子。’但是他不能说：‘我的妻子和我的女儿永远是我的，’因为土耳其人随时都能把她们从咱们这儿带走，叫她们过土耳其人的生活，保加利亚人就孤零零的留下来，咒骂自己出世的那天。我这辈子瞧见过这样的爸爸，看到女儿的脸蛋叫天花毁了，他非常快活。我问他：‘这有什么可乐的？’可是他回答我说：‘还是让她们变成丑八怪吧。这可以帮她们保住自己的贞节！我不愿意我的闺女当土耳其人的偏房！不想让我的闺女养出土耳其的狗崽子！’我也认得这样的爸爸，他亲手掐死了自己的女儿，免得她落到别依①手里，别依看中了她，想从爸爸那儿把她抢走。”

“这不是爸爸，而是恶人，”神甫说。“假如他是真正的父亲，他应该掐死那个别依，不是掐死女儿。”

“难道世上只有一个别依？”我爸爸问道。

①别依：土耳其高级官员的称呼

“ 应该掐死所有的别依 !’神甫答道“ 砍死所有的土耳其人 !”

“ 说出这些神圣的话来的嘴有福了 !’我爸说“ 要是土耳其人待在我们的土地上，保加利亚人就没有活路。有狼窠的地里就不能放羊，正直而勤劳的人，不能跟任什么败类和下贱的东西住在一个房子里。保加利亚人不能跟土耳其人住在一起。折磨够了，欺侮够了，土耳其人和法那尔区人绞死了咱们,侮辱够了咱们,抢够了咱们,杀够了咱们,喝足了咱们的血！亲爱的弟兄们！到时候啦，咱们这会儿应该要么死得一个不剩，摆脱这种生活的累赘；要么佩上军刀，拿起枪叫恶棍把他们打咱们这儿抢走的一切都还给咱们。为什么咱们要象到现在为止那样地过活呢？瞧瞧，咱们的邻居是怎么过的！到罗马尼亚去一趟，瞧瞧罗马尼亚人是怎么过的，他们在许多方面还不及咱们文明。上塞尔维亚去瞧瞧，塞尔维亚人怎么活着，他们的人数比咱们要少五倍。上希腊去瞧瞧希腊人的生活；谁不知道希腊人跟犹太人一个样子，不过是领过洗的。瞧着别人过得挺快活，自个儿抄着手让土耳其人和法那尔区人骑在咱们身上，咱们可真害臊呀！凡是真正的保加利亚人，基督徒，真正的人，就该叫自己的兄弟姊妹摆脱土耳其人的奴役，摆脱法那尔区的寄生虫和希腊主教。”

“ 难道连法那尔区人也是咱们的仇人？ ” 一个庄稼人问道。

“ 他们比土耳其人还坏呐 ,片巧老弟 ,’我爸爸回答。

“ 可他们是基督徒哇，’另一个指出道。

“ 他们不是基督徒，不是宗教的牧人，’爸爸解释说“ 他们是叛徒犹大①，土耳其人的奸细，法利赛人，撒都该人和税吏。基督的门徒出门步行，穿着朴素的衣服，吃的是面包和盐，全都诚实正直，劝人为善。但是希腊的暴君干些什么？大主教从苏丹手里包揽了保加利亚的教会，主教向他贩卖教徒，而土耳其的刽子手靠着主教的谷仓过活，因此帮着主教吸尽保加利亚人民的最后一滴血。自称为基督的使徒的那帮家伙都是怎么过活的？他们在基督受难日吃着羊肉猪肉，穿天鹅绒短袖衬衫，缎子裤，的黎波里围巾，华丽的大褂，细麻布的或者绸子的衬衫，还有绣金的鞋子。骑着光滑整洁的马，配着丝的马勒，马身上全是绣金披挂。他们教导教徒什么呢？喝白酒、吃甜食、侮辱妇女，家里养着小厮、小老婆，把祖国、同胞和亲生父亲看得一文不值……要我们敬爱希腊主教，除非他们给我证明：基督和使徒都在自己家里养着五个厨子，二十个马夫和侍候抽烟的听差；他们随身带着小厮，瞧着舞童舞伎跳舞取乐；他们不忠实地出卖了基督的牧群。不，弟兄们，咱们应该把土耳其人和法那尔区人一块撵走，因为咱们是保加利亚人，是基督徒，因为咱们是人。愿圣尼古拉帮助咱们！”

“ 阿门！’庄稼人答道。

“ 那末，兄弟们，拿起武器来，上帝保佑咱们实现心愿！”

①犹大：据《福音书》记载，乃耶稣的十二门徒之一，出卖了耶稣基督。

爸爸喊道。

“拿起武器,拿起武器!”所有在场的人全都喊了起来。

“让每一个人发誓绝不把咱们出卖给土耳其人，——并且干起来!”我爸爸接着说。他从怀里掏出圣像和木头十字架,递给神甫说：

“祝福吧,神甫!”

神甫接过圣像和十字架，吻了它们一下，说道：

“主呵，请听我们的祈祷，请听我们的心愿，请听我们儿女的哭声，拿你的翅膀来保护我们吧！圣母，恳求你的圣子，让我们的右手有力，帮助打败不信基督教的穆斯林，一切不信上帝的人和咱们正教的敌人。圣母呀，你自己失掉了圣洁的儿子，他为人类被钉上十字架。帮助我们，使我们土地获得光荣，歼灭我们的敌人。拯救我们的种族摆脱污蔑和耻辱!愿保加利亚复活,象你的儿子复活一样,愿它的敌人消灭干净!”

“阿门!”大伙儿高喊着。

咱们的义勇队全体起誓,一定要同心协力,效忠祖国①,大伙都吻了吻基督的十字架和圣处女玛利亚的圣像——于是咱们就干起来了。

十

在救世主节日②的早晨，我们的乡下代表到城里找我

①“同心协力”和“效忠”都是保加利亚民歌中通常用来形容起义的义勇军的。——俄译者注

②救世主节日是东正教的节日。

们。我们跟他们一块上教堂，向上帝祈祷，随后到衙门去找区长。他瞅见那么许多人，大吃一惊，就问我们干吗来的。我爸爸走到前头说：

“我们来是为了要获得自己的权利，要安宁、和平地过活。请把我们带到维丁去，要是必要的话，就到察列格勒去。我们要求政府给我们权利。不能再这样过下去……我们不是牲口，是人，要象人那样地过活。我们保加利亚人，随便挣多少钱，全都给了土耳其人和希腊人，自个儿反倒没吃没穿。这样的日子应该结束了。所以我们请求你：带我们到维丁去,我们要跟帕夏解释,我们要些什么。”

“我看,你们在反对苏丹和他的政府,”区长说。

“你什么也没有看见,”神甫反驳道,“我们也不想造反,反对苏丹和他的政府，只希望在我们国家里有真理，别抢劫穷人。希望减少捐税，叫土耳其人别欺压我们；除此以外，我们再也不要什么了。”

“要不付军事赎金，不付房产税，不付羊头税①,”只听见一片喊声。

“不,孩子们,我们同意也付军事赎金,也付房产税,也付羊头税,但是要少点,”神甫说。

“顶好完全不付,”爸爸用保加利亚话说,所以区长一点也不懂。

“完全不付,全都……土耳其人也好,希腊人也好,全都

①羊头税：教堂收益，每头羊收十分之一税。

滚蛋！叫他们打哪儿来，就往哪儿去……只要他们试试看，还要再拿我们的钱，吃我们的面包，我们就不让他们活着！”庄稼人嚷开了。

“轻点，轻点，安静下来，”神甫说。“尼古拉，你干吗淆惑人心？庄稼人都爱你，为你赴汤蹈火也情愿。所以你该把你的权力使到好的方面去，可别做恶。”

“咱们到底聚在这儿干吗？”爸爸反驳道。“要是为了来讨好区长，那我可不是您的同志了。要是为了办事，那就该直话直说，咱们是干吗来的！”

“直说，直说，告诉区长，尼古拉，咱们是干吗来的，”群众嚷着。

爸爸走到前头，两手抱在胸前，开始说：

“头一桩告诉你，加伊马卡姆①，你应该交给我们城堡的钥匙。第二，你该到维丁去，去见帕夏，告诉他我们要些什么。第三，命令兵士不许动，直到你从察列格勒得到我们已经发出的请愿书的回音，告诉维丁的帕夏，我们请求给我们换一个加伊马卡姆，至于主教，他要是还想活的话，就再别上我们城里来了。我们要告诉你的就是这些……所以请拿出钥匙来，动身到维丁去。甭再挨蹭工夫了。”

“你们这伙捣乱分子！你们简直疯了！我要向兵士们下命令，他们准会把你们斩尽杀绝。马上各自回家去，否则就要倒霉！”

①加伊马卡姆：土耳其语，区长。

“我们聚到这儿不是为的散伙回家，是为了得到我们的权利，’我爸爸反驳道。

我们在跟区长谈话的当儿，军队从四面八方围住了衙门，军官命令我们马上散开，不然他们就开火了。

“孩子们，咱们跑到田里去！”爸爸嚷道。“咱们给出卖了。”

土耳其人心想我们是决定散伙回家，就让我们出去。我们逃到了巴萧夫禁猎区，武装了起来，有的执棍子，有的拿大镰，有的背长枪，还有佩着上锈的手枪，开始准备打仗。一切都很不错，不幸的是我们保加利亚人还没有学会打仗，还不知道土耳其人是用骨头跟肉做成的，还没有考验过自己的力量。因此我们有一半同志着了慌，跑去投降土耳其人。亚历山大·卡拉盖奥尔基叶维奇①给我们造成第二个不幸，因为他答应送枪枝和火药来，结果却骗了我们。第三个不幸就是希腊主教打听到我们在图谋些什么，向有关方面告了密。

十一

我们在那个禁猎区度过整整一个月，土耳其人在等待着察列格勒的命令，没有动我们。我们怎么过的，忍受了什

① 亚历山大·卡拉盖奥尔基叶维奇：一八四二至一八五八年间的塞尔维亚侯爵。卡拉盖奥尔基叶维奇政府对一八五〇年保加利亚人的起义采取背叛政策。它一方面怂恿保加利亚人起义，另一方面拒绝把武器接济起义者，并将逃亡到塞尔维亚的起义者引渡给土耳其政府。——俄译者注

么样的困苦艰难，这些我都不想谈了。我只告诉你：爸爸和我两人那时候才明白：保加利亚人吃苦是因为不齐心，因为每个人都想指挥别人。我们没有一天不争吵打架；常常发生杀人的事情。要是没有我爸爸和克里斯玖神甫，我们准会互相残杀了。我们的人民真可怕啊！

我已经说过，所有我们的人，不分老小，都爱我爸爸，并且怕他。但是有一天我们这些不幸的同志起来反对他了。是一个寒冷的下雨天。倾盆大雨，雷声隆隆，电光闪闪，稀泥直没到磕膝盖那儿。可是我们的娘儿们、老头子和孩子们都露天睡着，在光秃的旷地上。我们那赤身裸体的受苦的人都聚拢来，对我爸爸说：

“尼古拉！你干吗把我们带到这儿来？干吗哄骗我们，劝我们扔下活儿跟牲口？你告诉我们说，要是我们起义，土耳其人就会撇下我们逃走，我们再也不用挨苦受难了。可是我们这会儿受的是什么苦呀！够了。咱们决心散伙回家，投降土耳其人。”

“让他们把你们绞死吗？”爸爸插嘴道。

“是，象我们现在这么活受罪，还不如绞死强。我们受够了，再也不想待在树林子里，跟茨冈人一样，受冻挨饿的。”

“什么事也不能象你们指望的那么容易办到，亲爱的弟兄们，”我爸爸说，“我们还不知道真正的困难，还没有瞧见任何损失，可是已经哼哼唧唧的，已经想投降土耳其人了。要是我们流血，土耳其人跟我们打仗，枪炮响了起来的时候，那怎么办呀？”

“我们什么也不知道。就是要回家，”响起了一片声音。

“我家羊奶也不挤了。要缴羊头税只好把周岁的羊卖了，这下既没有羊酪，也没有奶油，连一个德拉克马①也没有啦，”一个人说。

“我那牧场也没割草，”另一个接碴儿道。

“我那些水牛呵，鬼知道跑到哪儿去啦，”第三个人说。

“回家去，回家去！”大伙都嚷起来。

“弟兄们！等一等，等到咱们派到维丁和察列格勒去的人来。让咱们听听，他们告诉咱们点什么？他们在那边得到了什么？咱们已经忍了好久了，再忍几天，也许上帝会叫一切好好收场的。咱们等等派去的人吧。”

“要是他们不来呢？要是他们给绞死了，或是打进牢了？那时候怎么办？”群众吼叫道。

“让咱们再等一个礼拜，——要是还不回来，那末，好吧，咱们就回贝洛格拉齐克去投降土耳其人。同意吗？”

我爸爸和克里斯玖神甫费了好大一阵子劲，劝同志们再等一个礼拜，最后他们总算答应了。

一个晴朗的早晨，我们还睡着，那派去的人从察列格勒带着信回来了。他们把信交给了爸爸。爸叫我唤醒同志们，拆开了信大声读着。信里写道：

“贝洛格拉齐克城区长阿利·穆罕默德爱芬箕②

①德拉克马：希腊的货币单位。——俄译者注

② 爱芬箕：土耳其语，老爷。——俄译者注

及维丁主教格利哥里因营私舞弊，立即召回察列格勒。当即成立委员会，派往贝洛格拉齐克，听取保加利亚人之申诉并满足彼等之要求。察列格勒，一八四八年，六月三十日。”

我们听了这封信以后的欢喜劲儿，我没法形容。只有我爸爸不满意。

“ 我等的不是这个，’他说“ 看来，咱们还得受苦哩 咱们还要长久带着土耳其人的镣铐呐！但是鞣皮匠尼古拉决不会在土耳其人面前低头，决不吻穆夫提①的衣裾。老山万岁 ！”

“ 爸爸 !’我说“ 你发动了这个运动，你应该把它搞到底。别丢开大伙儿，跟他们一块儿去，给他们有益的忠告吧。”

“好吧，孩子，我跟你们一块儿走。等你们干起自己的活儿，我就拿起枪，也干我的活儿。”

“ 我跟你一块儿，’我说。

十二

我们回到贝洛格拉齐克以后所忍受的事真是没法诉说，就是一千零一夜也说不完。只要告诉你一件事就够了！我们一到城里，土耳其人立刻向我们进攻，烧掉我们的房

① 穆夫提 伊斯兰教教法说明官。

子，杀死了许多人。我们的同胞瞧见土耳其人欺骗了他们，就拿起武器，可是已经晚了……

土耳其人绞死了我爸爸，把我送到察列格勒，关进杰烈兹哈那①，我在那儿度过了十四年。

有一天他们带来了一个青年，关进我们的牢房。我觉得小伙子挺眼熟，就问他打哪儿来的，他的爹妈是谁。你知道这是谁？就是我那不幸的弟弟。他长大了点儿，被土耳其人雇去侍候他们吃饭。他为我们的妈妈报了仇。区长也死在我弟弟手里。

几年以前我被解到迪亚巴克尔，弟弟还留在杰烈兹哈那。这就是我的一生。

四

柯斯塔老爹讲完了自己的故事，沉重地叹了一口气，问采诺道：

“你认为怎么样，孩子，难道我值不得怜悯吗？难道不该在我活着的时候哭一顿吗？二十年啦，孩子！你把一条水牛折磨了二十年，它不死也得疯了。难怪有个苏丹说，保加利亚人、猫和女人都是不容易死的生物。这真不假。你想想：有谁忍受过象保加利亚人那么多的痛苦和强暴？谁象保加利亚人那么挨惯了揍，谁在挨骂的时候高兴，挨打的时候

①杰烈兹哈那：君士坦丁堡的监狱。——俄译者注

笑呢？是保加利亚人。我瞧见那样的保加利亚人，土耳其人一边捶他们，他们还笑啊唱的，跳个不休。还瞧见那样的，他们夸耀自己挨过什么卡箕，什么宪兵的打骂。哎，孩子，咱们的生活多么辛酸，咱们的处境多么可怕，咱们的命运多么残酷！我常常坐着想：'咱们保加利亚还有一天能复活吗？咱们还有一天能站起来象个人样吗？'又回答自个儿说：'不知道……有时候我觉着，——咱们已经完蛋了。'你怎么说呢，采诺？难道咱们保加利亚人已经没有指望啦？"

采诺抬起身子，朝天空瞧了一眼，沉重地叹口气，两行热泪从他眼睛里直滚下来。从脸上看得出他心情很沉重。

"嗳，真该诅咒，诅咒个三回！"他嚷道。

"你在诅咒谁，孩子？"柯斯塔老爹问道。

"还有谁？当然是土耳其人！还有法那尔区人！还该诅咒咱们的财主，马屁鬼，爱吃白食的，咱们那帮诺塔勃尔①——卑鄙的、卖身投靠的家伙，吸血鬼和恶棍，他们自己也变成了土耳其人和法那尔区人。还该诅咒那些下贱的保加利亚人，他们不想着解放保加利亚的土地和被一切坏蛋玷辱的保加利亚人的坟墓。不对，亲爱的，柯斯塔老爹，错的不是那班或是另外一班保加利亚人，也不是保加利亚的人民，是咱那班财主的错，他们既没有灵魂，又没有心肝。你说保加利亚人是奴隶，说他们挨了揍还高兴，所以保加利亚永远不会自由了。可是我跟你说，现在时候不同了，保加利亚

①诺塔勃尔：保加利亚资产阶级的代表，竭力牺牲保加利亚人民的利益勾结苏丹。——俄译者

人也跟所有别的人民一样向他们的吸血鬼报仇雪恨。真的，二十年前光景，土耳其人给了保加利亚人一边耳刮子，他会把另一边凑上去,可是这会儿,他更遵照摩西的法律:‘以眼还眼,以牙还牙。’‘鬼住在静静的深渊里，’我们的老年人这么说。保加利亚人就是这汪静静的水，谁要是连深浅也不问再踩到这汪水里,他可要倒霉了。”

“上帝保佑,但愿照你说的那样,”柯斯塔老爹说。

“我给你证明，事实上就是这样……我证明保加利亚人是英雄，他爱祖国胜过生命，胜过世上的一切。我要告诉你我的生活，和我的同志们的生活；你就可以看到保加利亚人也能为祖国而死，并且象狮子那样地死，也不哆嗦一下。这叫你纳闷儿，因为你好久没待在祖国了。但是这是真的……”

采诺想接着往下说，可是这时候兵士来了，把囚犯们都带进牢去。

五

夜又黑又闷，叫人喘不过气来，特别是我们神圣的受难者；在干了累活儿挨受痛苦以后，他们在睡梦中咳嗽，喊叫，叹气，打鼾，格格地咬牙齿。这儿有一个人抬起头说：

“你干吗生养了我,妈妈？主啊,你干吗造了我？”

随后又打起了鼾。

另外一个嘟嘟嚷嚷地说梦话：

“米特哈德帕夏变成僵尸了。阿里帕夏①是僵尸……他们宰人、绞人，可是也要轮到咱们来绞了……起来，弟兄们！拿起武器！向前冲，向吸血鬼冲上去！赶快，赶快……救救吧，救救吧！……”

一个波斯尼亚人跳起来，抡起拳头捶自己的胸脯，嚷道：

“血，我要血！”

随后他又躺下睡着了。

采诺没有睡着。他瞧着周围发生的一切。这当儿天蒙蒙地亮起来了，亮光透进了牢房。采诺瞧了柯斯塔老爹一眼，轻声唤道：

“柯斯塔老爹，柯斯塔老爹！”

“你怎么啦，孩子？你要什么，我的好孩子？”

“我要死了，”采诺说，“死神已经临近，就要截断我的生命，把年纪轻轻，还没有开花的我带到坟墓里去。”

一个受难者醒了，朝采诺瞅了一眼，听见他的话，自己轻轻地哼起来：

> 我就要死了，亲爱的妈妈。
> 年轻轻没有长成，
> 年轻轻没有长成，亲爱的妈妈，
> 没有给我订婚。

①阿里帕夏是十九世纪中叶的土耳其省长。——俄译者注

没有给我穿上，亲爱的妈妈，
结婚的礼服！
别叫千里马，亲爱的妈妈，
把我飞快地送走。

可怜的人唱完了歌，跟着又躺下睡着了。

柯斯塔老爹抓住采诺的手，把自己的手放在他的脑门上说：

“你浑身滚烫,孩子！”

“我心里在烧，柯斯塔老爹，脑子直打转，火沿着血脉流，”采诺回答。“我不想死。不,我不死。我要报仇……我要报血海深仇。”

“安静一点,我的孩子！再睡一会儿,马上就要天亮,又要叫咱们去干活了……”

“我静不了，我不能忘记，血在我身子里面翻腾。你好好听着，我告诉你的事……听听我受过了什么活罪，年纪轻轻碰着了什么事。如果你，靠上帝保佑，出了这个牢笼，回到故乡保加利亚，请告诉保加利亚的弟兄们，采诺是个什么样的人，他努力达到什么结果，可又得到了什么。告诉他们我是怎么死的，请求他们为我的死报仇。”

“说吧,孩子,说吧。我全都要知道。”

保加利亚的流浪人

一

我一出世就倒霉，倒霉了一辈子，现在，到了坟墓的边缘上，却还是倒霉。常言说得对，上帝只给穷人送孩子，却闪开了有钱人。我爸爸是个穷人，可是妈偏给他生了足足九个孩子。我排行第三。我刚满了八岁，爹娘就送我到裁缝那儿去学生意，要他教会我缝白粗呢的衣裳和滚边裤子；在这个粗呢裁缝[①]那儿,我只待了一年,后来就跑了,因为他教我的还赶不上捶我的那么多。明摆着的事儿，赶到我打他那儿跑出来回到家里，爹妈也揍我一顿，把我送回这师傅那里去。他又揍了我，使我第二回逃跑。以后爹妈再揍我，第三次送到师傅家去，好让他也第三次揍我。要不是我从贝洛格拉齐克逃到斯维希托夫，这样下去总会有一天挨第四顿揍骂的。在斯维希托夫我认识了几个赶马车的，被雇去夜里看守他们的马，白天走着押车，他们为这赏我一块面包，要是我够不着马头，把一口袋燕麦贴近马嘴挂着，他们就揍我。斯维希托夫有一个皮鞋匠把我领到他家里，他是个非常善良的人；倒霉的是他的老婆是个地道的瘟神。这个麻脸老巫婆四处支使我，一会儿去担水，一会儿到面包

①原文本来是织粗呢或是用它缝制衣服的手艺匠，这里是说裁缝，所以译作粗呢裁缝。—— 俄译者注

坊去买苞米面包，一会儿上小铺打酒，一会儿去磨坊取一袋面。外加她还揍我，叫我干活和我干罢活的时候，她都要揍。

保加利亚有句俗话说得对：“主呵，保佑我免了这种坏婆子跟坏遭遇吧。”但是最奇怪的就是这巫婆又小、又弱、又病，瘦得象副骷髅，可是她一天拿自己的当家的也要揍上三遍，虽然他的力气要比她大上一千倍。有一趟东家叫我去买肉。我买来了，但是女东家不喜欢这块肉；她揪住我的额发，扭得象个陀螺。东家瞧见我毫没来由地受罚，就跟女东家说：

“听着，那斯塔西亚，干吗你平白无故地欺侮孩子？这肉挺不错，油又足，不止值五十巴拉呢。”

但是女东家火更大了，朝她丈夫猛扑过去，揪下他一绺头发和一撇小胡子，使劲地打他的脑袋，临了还硬叫他吃下一块生羊肉，然后向她赔罪。

结果，我为了免得挨揍，才逃出贝洛格拉齐克，但是出了狼窟，又入虎口。我不能再忍受娘儿们的殴打，让皮鞋匠一个人去纳鞋挨揍，自己到一个小酒铺去打杂。可是我在那儿没有熬过三天。原因还是挨揍。落在我脊梁上的拳头不光是打东家那儿来的，每一个进来喝酒的人，不论是土耳其人还是基督徒，男人还是女人，都要揍我几下子。大伙儿揍了我，自己也不知是为的什么。我换了许多东家，找寻一个不打人的，但是怎么也没找着，受过多少年的折磨和苦难以后，临了我到了一个老婆婆家里，她领我去当儿子，并且决定教我识字。

二

我的第二个妈妈——迦娜婆婆——是个心肠非常好的女人。她象爱亲生的孩子一样爱我，我要求什么，我心里希望什么，她都给做到。她从前有四个儿子和两个女儿：两个儿子叫土耳其人给杀了，还有两个自己死的；一个女儿叫土耳其人抢去，过土耳其人的生活，另一个出天花死了。这样迦娜婆婆仿佛一头悲哀的布谷鸟孤零零的剩下一个人。除了我，她还有个养女，是个又漂亮又谦和的姑娘，名字叫德拉刚卡，我跟她相亲相爱就跟兄妹一样。有一回一个女街坊来我们这儿串门子，她跟迦娜婆婆那么谈过话：

“上帝没有叫亲生儿女给我快活，”迦娜婆婆说。“但是他总算不是全没给我留下：这样的养子养女，他谁也没派，就派给了我。他们简直叫我乐不够，——我瞧着他们就忘了自己的悲伤和忧愁。”

“上帝保佑他们！”女街坊答道。

“上帝保佑他们！”迦娜婆婆也说了一遍，一面划十字。“但是你知道，我真为采诺操心。我真不知道该拿他怎么办，送他上哪儿去学，学点什么呢？”

“送他去拜师傅吧……喏，就上首饰匠巩巧那儿去。让他教会他做戒指和耳环，”女街坊答道。

“我想先送他上学校，叫他稍微念点书，然后再拜师傅。”

“孤儿识字读书有什么用？我那过世的丈夫什么字母也

不认识，可他总没短钱花……让神甫在学校里念书，在教堂唱诗好了，老师傅用不着文化，他也能在筹码上刻下费用开支。伊凡·阿斯里雅科夫有一千只羊和一百头牛，可是他既不会念书，也不会写字。那对他有什么用呢？波齐尔老爹说：'给姑娘纺锤，小子锄头。至于受罪的读书——这只是糟蹋工夫瞎花钱。'"

"可我那故世的丈夫说读书人有四只眼睛两双手，"迦娜婆婆说。

"那末你请说说，采诺要四只眼睛两双手干什么呢？"女街坊反驳道。"喏，边巧和维里奥维切夫总共只有一只眼睛，可是钱包里装满了钱呐。盖奥尔奇的儿子斯坦纽到过罗马尼亚，也到过塞尔维亚，还到过德意志，可是他家里的蜘蛛全饿得要死了。年轻小伙子多念书没好处；赶到书一念会就傲慢起来，老人也不尊敬，索性胡作非为了。曩奇的儿子读呀读的，有什么道理呢？总是坐车上察列格勒去，在那儿照着法兰西样式打扮起来……爸爸跟他说：'干吗你打扮得这么漂亮，孩子？简直是老鸦披上孔雀毛了。'这位花花公子就这么回答道：'我何必要穿土耳其的灯笼裤，象工匠似的出一身臭汗呢？我才不要穿这种裤子，因为又重，价钱又贵。'父亲说：'你爸爸穿灯笼裤，所以你也该穿上，我要你……听见吗？'可是儿子跟他说：'这么说，我爸爸戴了绿帽子，那末你也命令我戴绿帽子吗？'你瞧，亲爱的，念书念出什么结果，弄出什么样的祸害来啦？斯托扬神甫老是说，没念书的要比有学问的过得好。他说：'洛魏契的大主教连

给驴子喝足水都不会干，可他比提尔诺瓦的大主教还阔，这个大主教据说还是世上顶顶有学问的人呐。’你还记得阿迦方盖尔神甫吗？他在教堂里祷告也不会做，除了结结巴巴地念：‘上……上，帝……帝，上帝，我——我，我们的，’可是赶到他死了，不是给儿子留下满满二十袋钱吗？常言道：‘力量不在于学问，而在双手和能耐，’亲爱的，听我话：把养子送到师傅那儿去，——不就完了。”

“不，我要问采诺，他想干什么；他怎么说，我就怎么办，”迦娜婆婆回答道。

“哪有这话，老的还要问年轻的干什么哩！不用问，迦娜，不用，亲爱的，这毫无用处！你害了小伙子啦。我丈夫，愿他升入天堂，说过：‘牛要牛轭，孩子要树条。’要是你问采诺他想干什么，他就会这么回答你：‘我什么也不想干，待在家里玩，’”女街坊说着话，一边往袖子上擦鼻涕。

我那时总共十一岁；我很不喜欢这个女街坊，为了报复她起见，我就气汹汹地皱着眉头说：

“我想要念书，上老师那儿去……谁不喜欢念书，就甭送自个儿孩子去，别人的孩子不用他管。”

“瞧哇，迦娜？对孩子要严……拖鼻涕的孩子，已经跟老人顶嘴啦。他长大了要成什么样呵？”女街坊说完便走开了。

三

我被送进学校。斯维希托夫的学校跟其他保加利亚学

校一个样，当时叫做“保加利亚互授学校”① 。我们在那儿学按着表念，在沙上或石板上写字，吵吵嚷嚷，互相起别名和外号，一天打上二十回架—— 就是这些个事。我们两位老师一点也不比我那裁缝东家强，他们的树条子的弹性和抽起人来的疼劲儿跟皮鞋匠的皮带一个样。两人整天就是在我们头上摇晃着树条子，好象不是在教孩子，而是在拦羊或是在赶鹅。一个凶得这个样儿，逢着他为了什么事吆喝我们，他那胡子就直哆嗦。另外一个经常笑，老是醉醺醺的；但是那个醉醺醺的老师比凶的还要坏，因为那家伙只揍坏学生，而他不管看到谁都要揍。

谁都知道，孩子中间总是有争吵和纠纷，于是我们的老师就在学生中选了一个头儿，叫他负责监视其余孩子的举动，所以，很自然的，要是头儿不喜欢那个同学，即便他是全校最驯良的孩子，也常常受到惩罚。没有什么可赎罪的穷孩子，那就给管得特别紧。

谁也不给我们解释怎么样把字母拼起来念；所以我们竭力把表上大部分的字背得滚瓜烂熟，也不明白干吗这么做，做了有什么用，最用功的学生就数那些不发议论具有死背书的能耐的人……“远，谷，幔帷，房间，膝，皮谷，母马……②”总共有六十二张表。除了读书，我们还学会话，还玩

①保加利亚互授学校：一种学校，那里以互相教学方法为基础进行教学，年长的或受过训练的学生在教师领导下教年幼的学生。——俄译者注

②　原文是按照字母排列的单字表。

细绳子(互相抢夺细绳,把它绕在指头上,缠成鹅掌的模样),逮苍蝇，砍下苍蝇脑袋，把这些脑袋搁在两张纸中间压烂，这样就可做出小花朵，或是字母“Φ”。住得离学校挺远的学生们，把饭菜带了来，在学校里吃午饭，所以那儿的空气里充满了各种各样的味儿，就连市场上也闻不见这样的味儿,可是特别刺鼻的要数葱,蒜,韭菜和咸肉的味儿。太阳快要下山以前，我们全体孩子象给烫着了似的都冲到街上去，象是逃脱了瘟神。学校里烦闷得可怕，不断听见打呵欠的声音。只要有一位老师一打呵欠，年轻的一代马上就接应。一个角里发出来‘呵——呵——呵!’另一个旮旯里就呼应：“哦——噢——噢!”活象城墙上的哨兵在递口令“哎，哎!听着！”这种烦闷，这些学校里的折磨使孩子们做出各种勾当来，大半都是很下流的。学校里有十五岁的男孩和十三岁的女孩；男孩子的脑门子上已经显出小脓疱，鼻子底下黑黑的冒出了点胡子尖儿，女孩子们不知在哪儿学会了眨眼睛，嘻嘻地笑，或者照男生们的说法，就是轻颦浅笑。这些年纪大的男女学生互相递条子，挤眉弄眼。我们的老师斯米尔先生有一回正巧碰见一个男学生在楼梯下跟一个女生接吻。犯罪的男生被狠狠地抽打了一顿，给罚跪在沙地里，脖子上挂块黑牌子，上面用一个词儿标出了他的罪行：“碎嘴子”——就是这样。坏蛋的脸上快活得很，清楚地说明了犯的是什么罪，惩罚也没有什么可怕。

我在我们那个可爱的学校里打呵欠，觉着寂寞得最厉害，我对玩儿不感兴趣，又不敢追求姑娘，枯燥荒谬的科学

根本装不进我的脑袋，因为我不明白该怎么念，也不明白念的东西有什么意义。外加我那些表不是保加利亚文，而是古斯拉夫文。我想到那反对念书的女街坊了，看来倒是个能干的人。我要念书，渴求知识，可是我的脑筋比早先我还没有进学校的那会儿还要迟钝。

四

我没法形容，要我叙说我在学校结束以后的生活真是多么痛苦。但是不管痛苦不痛苦，总得说……

我已经说过，德拉刚卡是个既漂亮又谦和的姑娘。等一下…… 这会儿我一合上眼睛，她就站在我的眼前：高高的个子，匀称的身量，一对羚羊般的黑眼睛，黑麻似的头发在阳光下发亮，脸蛋儿就跟教堂门上的安琪儿一样。往往在她唱歌的时候，你瞧她一眼就觉得自己到了天堂里似的。她一手支着腮帮子，眼睛望着天，略微搭拉着脑袋，唱了起来：

黑跟珠，白脸蛋，
你干吗出世来？
你的美丽和温柔，
将叫谁愉快？
异教的土耳其人，
还是狠毒的老强盗？
还是没有灵魂没有心肝的，

狡猾的希腊阴谋家？
或是斯维希托夫的保加利亚人，
粗鲁贪婪的守财奴？
买了 五巴拉的花生糖，
十个巴拉买面包，
就跟邻 居吹牛说：
“ 我们过得多阔气。”

我瞧着她,听着她的歌声,我的心就发紧,哆嗦着,在胸膛里跳个不停。

这是我一生中最幸福的日子：那时候我想世界是金银铸就的，所有的人都是天使，塑造了人就是为的快活和喜欢。唉，那 些黄 金的日子早就完结了,那时候我的心渴望着生活,享受生活的乐趣……它们过去了,除了深深的痛苦的创伤以外,在我的心里什么也没留下!所有我周围的一切都叫我高兴,一点也不知道,在我的脚底下正裂开着一个深坑，在那短暂的幸福以后，我就得象瞎子似的陷到那坑里，永远毁灭了。人的命运真是不可测度，尤其是保加利亚人的命运！

是圣彼得的斋期，长到腰眼里那么高的草遮没了田野，绿油油,香喷喷,凉风吹来,象海洋似的起着波浪。多幸福呵 田野在喧嚷,麦穗互相点着头,仿佛封斋前神甫在向基督徒告罪求饶。蓝天上一块云也没有；太阳从上面暖和地泻下来,晒干了罩在草叶上的露水沫子,叫它发出香味。你

喘着气,可老是觉得喘不够,心扩大了,血顺着脉管急急地流。随便你往哪儿瞧——在每根草茎下,每片小叶子下,每块石头下,到处都是蚂蚁,小甲虫,瓢虫在忙合,干活 尹虫沿着你的帽子爬,蚱蜢跳到你膝盖上,蝴蝶在你前面来回地飞,一会儿停在一朵花上,一会儿停到另一朵上,或者互相投扑，象是真正的战士。可是你抬起眼睛—— 你就会在那里看到生活和斗争 老鹰高高地翱翔在明朗的晴空,云雀在吟唱,苍鹰鸣叫,掠过了燕子、麻雀、仙鹤、野鸭、鹅、天鹅,而鹞鹰呆立不动,仿佛用钉子钉在天边的一点,等待着自己的牺牲者。突然青草或麦穗在这儿那儿摇摆起来，从那地方突然出现一只田鼠，把麦穗拖到自己洞里去。你周围的一切都活着,呼吸,欢乐,歌唱,啾啾咕咕，吱吱地尖叫。不远的地方多瑙河水波荡漾,上面浮着大船、小船和航轮！瞧着咱们的保加利亚，瞧着它的森林和山岗，多么快活,全都这么受看；心在胸膛里开始愉快地跳跃……脑子里萦回着各样的念头，想啊想的，临了，你的念头扼杀了所有的快乐。唉，你想起了所有咱们辽阔而美丽的保加利亚土地上没有一块地方不是给神圣的、正义的鲜血染红了,这时候,你怎么还能快活得起来呢？……

有一回,我和德拉刚卡把干草搬到牧场上去，迦娜婆婆在家做晚饭。整整干了一天,我们累了,就坐到柳树底下歇一会儿。暑热开始消退 太阳逼近了地平线,跟咱们的世界道过“晚安”,准备跟它分手了 从老山吹来的微风,带来了清凉和各种花香。所有白昼的生物隐藏起来，夜晚的生物

爬出洞口；人们开始四散回家。

“你快活吗，德拉刚卡？”我问我的寄妹说。

“我累啦，”她回道。

“我也累。咱们今天干得真够劲儿。不过你说，瞧着这个世界你快活么？”

“可是那儿有什么特别呢？快活些什么呢？”

“那些，鸟儿歌唱，草变绿了，花儿散出甜香，牲口欢跃，太阳发着光。”

“去年这时候跟现在一模一样，没有好，也没有坏。一切照旧，”德拉刚卡叹了一口气反驳道。

“可是我比去年更舒坦，更快活。那时候我还年轻，也不知道该快活点儿什么，可是现在我觉着又舒坦，又快活。”

德拉刚卡用她那对黑不溜秋的大眼睛瞧了我一眼，仿佛要从我脸上看出我在想什么，随后说：

“我去年要比现在幸福……那会儿蝴蝶呵，花朵呵，小鸟呵都使我高兴，可是现在我什么也不喜欢，什么也不能叫我快活，什么也不能叫我满意……我心里想望着什么，灵魂盼着什么，但到底是什么……自个儿也不知道……我难受，……一年前我喜欢的，已经不再喜欢了；那时候没喜欢的，现在倒爱上了。”

“那就是说，假使去年你爱过我，那末现在就不爱了……是这样吗？”

德拉刚卡又用那种眼神瞧了我一下，好象要说：“谁知道你心里是怎么回事儿。”我也直勾勾地瞧着她。她脸红了，

说：

“我爱你跟去年前年一样。你是我哥哥，我不能不爱你……”

“如果你爱我，跟现在以前一样地爱，那末就拥抱我，亲我一下，”我说。

德拉刚卡脸红得很厉害，她亲热地瞟了我一眼，回答说：

“去年我还是个孩子，不懂得自个儿干的事……可是这会儿我不该再照从前那么干了……多难为情！”

“哦，就是说，你不爱我了。可我想着，咱们会永远相爱，一直到死。你没有爸爸，没有妈妈，也没有亲人；我虽然有，可是现在远着呐。要是咱们不彼此相爱，谁还会爱咱们呢？要是咱们不互相拥抱亲吻，谁还会拥抱咱们，亲吻咱们呢？我不知道你怎么样，可我在世上就是一个人，我谁也没有。”

“我在世上也是一个人，”德拉刚卡说。“除了你跟迦娜婆婆，我也是谁都不爱。”

“我不信。要是你爱我，那末你就该搂着我吻一下。要是你不爱，应当告诉我；我立刻就往来的地方去。我上贝洛格拉齐克找我爹娘去。我在这儿过着难受，跟着外乡人，又知道没有人爱我……”

“我爱你，”德拉刚卡说着，低下了眼睛。

“如果你爱，该吻我一下，”我说，我的心在胸膛里噗通噗通直跳。

德拉刚卡偎近我，拿她那双雪白的手抱住了我的头，吻

了一下我的嘴唇。我永远不会忘记这一刹那，永远不会忘记在这亲嘴的当口窜遍了我浑身的热火，永远不会忘记当时我感到的幸福。就是到了阴间，这甜蜜的一刹那也会成为我惟一的安慰，使我想起人世。德拉刚卡的手哆嗦着，她的脸红得象着火，眼睛闪闪发光，仿佛没有月亮的夜晚的两颗星星。

“你会永远爱我吗？”她激动地轻声问道。

“只要我活着，”我回答。

我们的爱已经不是兄妹的爱了。

五

从此，德拉刚卡对于我比生命还要珍贵，不管是自己的或人家的生命，比世上的一切都珍贵。我忘了说，等到我稍微学会了读和写，迦娜婆婆就把我从学校领回，交给一个买卖人——在铺子里帮活。她送我到这买卖人家去，跟他说：

“我请求你，米哈拉基先生，爱采诺，可别骂他，因为我爱他跟亲儿子一样。我把他交给你，请你教会他做买卖，不是叫他给你当奴仆的。我有钱，要是上帝保佑，采诺有做买卖的能耐，我就把这些钱给他，好让他跟人去合伙。”

“就光让他学会做买卖吧，到时候我来认他做股东，”米哈拉基先生答道，他的脸上发着亮，好象太阳下的湿漉漉的天鹅绒。

“我给钱，就是要把他教养成人，”迦娜婆婆说完就走了。

我的主人跟其余的他那些同行——阔买卖人——丝毫没有两样：他只看得起有钱的，哪怕只比他多上十个巴拉，待穷人就很傲慢，甚至仇视。对那些在他手下当差的小伙子来说，他简直是个地道的帕夏，有时候还是刽子手呢。他的老婆是个给糟蹋得半死不活的可怜虫，孩子们的处境就跟土耳其人家里养的黑奴一个样。一句话，米哈拉基先生大模大样的就象雅尼那省的阿里帕夏一样，他的孩子、家里人和奴仆就是他的臣民，完全受他统治，所以他甚至能够活活地把他们埋在地里。

我从这个胖主人那儿也挨了许多毒打。但是这些毒打教会了我做人。只希望我们那些财主别想歪了，好象这些毒打给我带来了一些好处，他们一边毒打自己的子弟和奴仆，一边就指望着这些好处。不，我末了的一个主人教会了我爱自由和独立；他教会了我憎恨所有的虐政和厌恶所有的刽子手，所有的暴君。白天我在米哈拉基先生的铺子里干活，晚上回到迦娜婆婆家去。德拉刚卡迎着我，宛如雏燕迎接给它们衔来蝇子和蛆虫当饭吃的爹妈。而我每次都感到象是整整一个礼拜没有瞧见我的宝贝儿了。不过最叫我们快活的日子是礼拜天。我跟她坐在花园里编花环，做花束，除草，翻地，浇水，修剪灌木，我们唱着，笑着，聊天，互相逗乐，时间不知不觉地溜过去。

“再稍微等一阵子，我做了买卖，就娶你，我跟你过日子多美呵！”我说。

“永远不会有这事的，”她反驳道，“你太年轻，——我

跟你同岁。但是小伙子不过二十五岁不许娶亲，姑娘到了二十五岁可已经是老婆子了。”

“ 咱们会瞧见的,,,我苦闷地回答。

我那会儿刚满十五岁。

有一回，我的主人卖给一个维也纳商人一批皮革，卖贱了,所以挺不高兴。

“ 去拿皮子重数一数,'他对我说。

我去了，数完牛皮就回到铺子里。

“ 那儿有多少 ?'米哈拉基先生问道。

“ 什么多少 ?'我又问。

“ 我问你皮子,蠢驴 !”

“ 八百六十五张,'我答道。

“ 再去数一遍。”

我又去点了一遍，还是八百六十五张。

“ 你不是驴,就是醉鬼,'我那教我做买卖的师傅说,还掴我的耳光。

血涌上我的脑袋,我的眼睛一阵发黑 , 我气得发狂,抄起一把保加利亚人惯常坐的三脚椅子,把它高高举起来,照着主人的头砸去。

“ 不该这么揍的,喏,这么样 !'我气得疯了,嚷着:“ 我教教你，该死的刽子手, 没有一点儿过错就打人。我教教你……我…… ”

尽管我那会儿还年轻,但是,要不是别的小伙子们都围着我把椅子抢走了,也许我会砸死主人的,我跑出了铺子回

到家里，就把发生的那件事告诉迦娜婆婆。

“ 这可怎么办呢 ,孩子 ?”好心的女人问我道:“ 要知道你会给扭到衙门里去 ,给揍个半死。”

“ 我跑到罗马尼亚去。”

“ 可你在罗马尼亚干什么呢 ?”

“ 享享清福 ,”我傲慢地回答 ,好象我在那里有块地产似的。

“ 上帝保佑你 !”迦娜婆婆说 ,随后她从箱子里拿出五十块金币 ,一边给了我 ,一边说 :“ 喏 ,给你的钱 ;尽量拿这个来做点生意吧……如果我知道你把它使得很得当，我还要给你钱，要是我听说你把钱浪费了，那就甭想我再给你帮一点儿忙。再见吧，孩子！至圣的圣母保佑你！”

迦娜婆婆吻了一下我的脑门，就哭了起来，我也哭了。

德拉刚卡站在我的背后，我连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缘故，好一阵子不敢往后扭过头去，瞧瞧我那半颗心。心在我胸膛里发紧。德拉刚卡站到我面前，轻轻地说：

“ 再见 ,采诺！别忘记我…… ”

我瞧着她。德拉刚卡脸色白得象麻布似的，站着；泪珠从她的眼睛里跟下雹子那样掉下来；眼睛睁得大大的；下嘴唇直哆嗦……她那一切愉快活泼到哪儿去了？她那嘹亮的嗓音到哪儿去了？……这一刻我真准备为德拉刚卡献出我的心灵。眼泪和悲愁使她变得那么漂亮，我真准备忘掉一切，留在斯维希托夫，忍受衙门里的毒打。但是，德拉刚卡对我说：

“走吧，采诺，趁着还没来逮你，上罗马尼亚去吧，尽力在那边干出一番事业，我会等你……快点走吧。”

我走了，一面想着我没家没业，她是孤儿，我是个穷措大，她也不富有；我年轻，她跟我同岁；我就要在罗马尼亚，发了财，德拉刚卡将是我的……

临别的时候迦娜婆婆又吻我一下；德拉刚卡也吻了我，这一吻直到如今还在我的嘴唇上发烧。谁也没尝到过这样的吻……

六

我在朱尔朱住下来，在那里经商，买卖做得很顺手，很快我就成了独资老板，虽然我才十六岁。我的心很欢喜，灵魂很欢畅，脑子里想的尽是快活主意。“不久，”我心想，“不久我就会有钱了。我就到斯维希托夫去娶媳妇。那个时候呵！那时候我就象生活在天堂里。德拉刚卡坐在我的膝盖上，给我唱歌，使我快活，我呢，疼爱她，亲亲她的脑门子，拿手理她那黑油油的头发……多美呵！……上帝，帮我快一点儿达到期望着的目的。帮我早点儿瞧见我的第二个妈妈，迦娜婆婆，还有我的心肝儿。我不要德拉刚卡穿朴素的衣服，我要给她缝绸衫子，给迦娜婆婆买一件皮袄和罗马尼亚的鞋……我要她们日子过得宽裕，心满意足……迦娜婆婆的屋子又旧又窄，——应该把它拆了，再盖新的。”

瞧瞧，多愉快的念头盘踞着我的脑子，使我的心也乐化了。但是，好景不常。一天，有个斯维希托夫人来到朱尔

朱 她把我叫到一边说：

“ 听着 ,采诺 ,我想告诉你一件事 ,但是一定要你有一颗勇敢的心 ,能够坚强地忍受我要告诉你的不幸才行。”

“ 大概是迦娜婆婆死了 !”我嚷了出来 ,痛楚穿过了我的心 。

“ 要是事情只是这样，那我就不用怀疑，你是个男子汉，还不能接受我这点消息么。可是不幸还要大呢，”他说。

“ 说 ,出了什么事 !’我发疯似的喊着 ,扑到那个斯维希托夫人身上，掐住他的喉咙管儿，差点儿没把他窒死，好象我的不幸全都是他的过错，虽然我连不幸是哪档子事都还不知道。

斯维希托夫人把他的喉咙从我手里挣脱出来，冷静地说 ：

“ 如果你会发疯，那你什么也甭打算从我这儿听到了 !……还不如不让你知道强！可怜的采诺 !”

“ 求求你 ,亲爱的伊凡 ,告诉我 ,出了什么事 ……我会温和得象只羔羊。快点说 ……德拉刚卡好 吗？说……你瞧，我哭得象孩子一样了。 ”

“迦娜婆婆的房子着火烧光了，”斯维希托夫人说。

“咱们来盖所新的 !’我嚷道“ 我还以为出的岔子比这还糟呢。”

“ 迦娜婆婆在着火的时候烧死了 ,德拉刚卡 下落不明。我们翻遍了整个儿火烧场，没有能找到可怜的姑娘 的 骨头。”

我听到这事以后，不明白自己怎么样了，可是人家这么说：

“采诺的脸 上没露出一点悲哀，但瞧上去吓坏人。眼睛在冒火，咬紧牙关，嘴唇发青，——这全都说明他发狂了。”

我病倒在朱尔朱足足五个月，赶到刚能起来，就动身上斯维希托夫去。

七

我找了德拉刚卡很久。最后打听到她当了武器库长官的偏房。我的心里充满了愤怒。绝望扼住了心灵，我走到埋着迦娜婆婆的坟地，向死去的人说了几句话：

“我的第二个妈呀！你干吗不能睁开一会儿你的眼睛，听听我说话。我想叫你做我誓言的证人，现在我正在你的坟头起这个誓。你听着，亲爱的妈妈，要是你能听的话！让上帝也听见这个誓吧！我发誓你和德拉刚卡的仇都要报。我要替你们报仇！打这个时辰起，我要把我整个儿的生命，我所有的力量，一切希望和计谋，都花在实现我这个誓言上。但是我为什么说这个呢？不，我不是要报仇，而是要完成上帝的裁判，惩罚这些没良心的凶手和喝血的野兽。我母亲的灵魂和至高无上的主宰领导着我。呵，主呵，我的母亲呵，你们听着！这些人一定要受罚。你的痛苦，你的死，我的妈妈呵，不会让它留着不报的。你们，这些烧了人家的房子，抢走了保加利亚姑娘的凶手呵，你们尽管寻欢作乐，酗酒放荡吧，可得赶紧干完你们那些下流勾当，因为复仇的

时刻快到了，并且来得比你们想象的还要快。喝我们的血吧，因为你们就要漂浮在自己的血泊中了。眼下我又要上罗马尼亚去，不过马上就回来——那个时候……忍着吧！我还要跟你们见面，呵——呵！你们很快就要跟采诺见面，尝尝他的手和刀子的厉害。再见吧，迦娜婆婆！无家可归的流浪者万岁！愿老山把我藏在你的卵翼下面吧！”

自己也不明白为什么我说完了这些话，心头就觉得轻松一些。

我决定到罗马尼亚去，在那儿招募一百个忠实同志——保加利亚的流浪者，——跟他们一起到保加利亚来向恶棍报仇。但是我的意图由于一个十分重大的原因没有实现。就在我在坟地决定去罗马尼亚的那一天，有个保加利亚女人那丝塔西亚婆婆来找我，这女人是串土耳其人家兜卖项圈戒指的。她告诉我德拉刚卡受着武器库长官的可怕的折磨。

“他对她干了什么来着？”我叫道。

“德拉刚卡一天到晚地哭；她变得又黄又瘦，象受了冻的秋天的花朵一般地蔫了。她的美貌到哪儿去啦？她已经不象这世界上的人了，老是咳嗽。你认不得你的德拉刚卡啦，孩子。只要瞧上她一眼，准会让人难受得心碎。苦孩子快死啦，”那丝塔西亚婆婆说完就走了。

我象喝醉酒一般，一个字儿也说不上来。

“主呵，”我心想，“我们挨苦受难要到什么时候呵，我们在这群恶棍面前低头，又要低到什么时候才罢！这些家伙

没有良心，没有灵魂，也没有人味儿！还是我们忘了，我们是谁的儿子，连最后一点人和畜类不同的情感也在我们胸脯里熄灭了？我们是人还是牲口？假如我们是人，那么该象人一样地生活，假使是牲口，那末顶好让上帝把我们的生命截断吧，因为我们活在世上太苦了。当牛马都忍受不了我们现在所受的一切，我们活着为的什么？我们的房子、铺子、财产、牲口给烧光了，夺走了，我们的妻子女儿被糟践了，去过土耳其人的生活，我们的孩子被绞杀，坐尖木桩，我们的爹妈被活活地烧死在屋里。还有更糟的吗？仿佛死也比这种下贱的、忍辱的生活强。应当或者创造另一种生活，要不然握住枪死去—— 没有别的出路了。主呵，让我的手结实有力吧，就把你现在开导我的这些思想，来开导别的保加利亚弟兄吧 死，死，还是死 刀，斧子，大镰，棍子——我们的活路就在这里；有咱们，没有土耳其人……”

我的思潮叫院子里的什么声音打断了。我急忙向门走去，想知道是怎么回事……呵，主，给我力量……我不能往下说了。柯斯塔老爹，给我喝点水。

柯斯塔老爹给采诺喝足了，还在他脸 上洒了几点水。

“假使不想说，就甭说了，孩子，”他说，“我看得出，你难受……”

“不，听着，”采诺嚷道，“我要全都告诉你。”

我刚想走到院子里去，就有一个姑娘跑进屋子来找我

（我住在一个大车店① 里），扑到我的脖子上。这是德拉刚卡……衣裳都脱了，只剩下一件衬衣，脸色苍白，哆嗦得象一片叶子，披头散发……她上气不接下气；眼睛象两颗星在闪烁。她紧偎着我，随后松了我，把我推开，嚷道：

“你不是采诺，不是保加利亚人。你是土耳其人，是武器库长官哈利尔阿伽……迦娜婆婆烧死啦，德拉刚卡又给自个儿找着了新郎……她丈夫就是哈利尔阿伽……哈——哈——哈，德拉刚卡出嫁了，采诺和迦娜婆婆都没有活着。”

我吓了一跳，痴痴地站着，望着德拉刚卡，她突然揪住脑袋，撕头发，哭了起来，随后用明亮的眼光瞧着我，说：

“采诺，我来是为了死在你房子里。死在土耳其人那儿太苦。最后一次吻吻我吧，采诺，我要死啦。”

“德拉刚卡，心爱的，亲爱的德拉刚卡，醒醒吧……我的主呵，她发疯啦！”

“哈——哈——哈！怎么能不疯，处在我的地位，就连上帝自个儿也要疯。我要同着采诺一块儿去罗马尼亚，把哈利尔扔下……再见吧，哈利尔，叫你那全族从此永远被诅咒吧！发疯的德拉刚卡咒你，咒所有的土耳其人，咒奉承土耳其的家伙，咒那些没有保护自己的女儿，不想为母亲和姊妹报仇的保加利亚人。咱们走吧，走吧！咱们就剩下一条路啦；跳河去……”

可怜的德拉刚卡！这么年轻就毁了！

①大车店：带有院子的小客栈，院内停马匹及车辆。

这时候武器库长官追踪着自己的牺牲者出现。

“ 她在哪儿？把她交到这儿来…… ”

德拉刚卡听见了仇人的声音，就叫了起来：

“ 救我，采诺，哈利尔到这儿来了。看上帝份上，救救…… ”

没有，我没有救她，我的最心爱的人……哈利尔闯进屋子，拿刀子砸她脑袋。他给了她致命的一下，她倒了下去。我掐住他的喉咙管儿，象掐小鸡一般把他掐死了。

“ 一个坏蛋死在我手里了，’我叫着，离开斯维希托夫藏了起来。

八

我招募了一支忠实的、志同道合的义勇队以后，开始在山上和树林里徜徉。我们在老山上自由自在、随心所欲地过日子，谁也不能妨碍我。我爱我所喜欢的，恨那些不合我心意的……不管帕夏也罢，阿伽也罢，财主也罢，收税人也罢，我在那儿对谁也不用鞠躬，因为除了上帝和我自己的意志以外，再没有别的主人骑在我头顶上了。世上没有比自由和随你心意的生活更美的了。我根据亲身的经验懂得了这个，并且可以说在土耳其打游击比干买卖强，因为游击队手里握着刀死去，做买卖的却死在牢狱里；打游击的谁也不怕，老板整天整宿地在土耳其人面前吓得哆嗦；总之，打游击的是自由人，老板是奴隶。有一个土耳其人问拉科夫

斯基① ……你知道吗，尼古拉老爹，拉科夫斯基是个什么人？这是一个了不起的英雄，他热爱自己的人民……倒是土耳其人问他：

“你干吗不待在察列格勒，倒去打游击，在树林里流浪？土耳其政府其实要提拔你当帕夏呢？”

可是拉科夫斯基回答他说：

“因为我觉得自由比帕夏的头巾可贵，保加利亚又比自己的生命可贵。”

我的同志中有一个小伙子，生在斯维文，他老是说“土耳其只有苏丹是个自由的人，所有其余的人，不是奴隶，就是刽子手。”

这是真的。

这样，我就当了游击队。但是不管是我或是我的同志们都不是普通强盗。那些强盗在老山那一带游荡，为的是杀人和抢劫金钱和手枪。咱们是力图解放保加利亚，使在鲁舒克也能生活得象在老山上一样自由。

正当我去老山的时候，土耳其政府建立几个省，派吸血鬼米特哈德帕夏到鲁舒克来。这个亚细亚人非常仇视保加利亚人：他把保加利亚一切纯洁的、自由的、生气勃勃的东西全都踩在脚底下，把它们连根铲除；他竭力把淫荡带到他的省里来，打算拿这个消磨保加利亚人的意志，凡是反对淫

① 拉科夫斯基（1821—1867）：保加利亚民族解放运动中最大活动家之，在他的领导下把自发的游击活动过渡成有组织的武装部队的斗争。——俄译者注

荡的人全都给他绞杀或是发配到迪亚巴克尔去。不幸的保加利亚人四散逃亡。挤满了塞尔维亚和罗马尼亚，他们开始寻思怎样从异教人手里解放自己的土地。帕那奥特①司令渡过了多瑙河，托玖②渡了河，最后哈吉·季米特尔③也渡过河来。

哈吉·季米特尔在七月六号渡河，我那时已经坐在鲁舒克的监牢里了。我已经不能够跟这个保加利亚的克拉列维奇·马尔柯会合，不能亲手帮助他，不能照我想的那样向敌人报仇。但是应该谈谈，我是怎么落到米特哈德帕夏手里，失掉了完成预定计划的机会。

为了培养人民为争取自由和幸福而斗争，我必须在老家保加利亚四处奔走。我秘密地在许多城市和村子里逗留，走了许多路，播下善良的种子。但是结果很糟。

我们义勇队里有一位阿尔巴那西的青年，十分热情，十分好。我可以说他是一个真正的热情的爱国者，聪明的参谋和勇敢的人。他叫做票特尔。有一回我和票特尔坐在山毛榉底下擦子弹带。突然一个同志朝我们走过来说：土耳其宪兵在阿尔巴那西打死了一个公民，还抢劫了他的家。

“你可知道，这个公民叫什么名字？”票特尔问。

① 帕那奥特（1830—1918） 六十至七十年代间起义军队的组织者和首领。——俄译者注

② 托玖（1830—1907）：六十至七十年代中在保加利亚地域内与土耳其人斗争的游击队的组织者。——俄译者注

③ 哈吉·季米特尔（1840—1868）：保加利亚的起义者，民族解放运动中的英雄之一，一八六八年在与土耳其人作战时阵亡。——俄译者注

“斯托扬·卡拉。彼得洛夫，”来的人回答说。

“斯托扬给打死啦？”票特尔嚷道。“这是我叔叔呀 想想看，连我叔叔也成了土耳其狗东西的牺牲品啦…… 主呵，帮助我……”

“放心，好兄弟，”我说。“咱们要为你叔叔的血报仇，还要惩办恶棍。有祸必有福。要是土耳其人不对我使坏，我还不是待在朱尔朱做买卖。但是他们给我挖了个坟，我这会儿倒要想法把他们自个儿给推进去，”

“你知道，采诺？”票特尔说。“我想咱们这儿应该有个人上阿尔巴那西去打听明白是怎么回事和谁是杀我叔叔的凶手，除了这个，我要给我爸爸写封信，告诉他该怎么办，还请他给咱们寄些钱来。他是个真正的爱国者。”

“我应该亲自去一趟，”我说。

“干吗要你去，这会儿咱们这儿有的是同志没有事干，整天价睡大觉。不，你别自个儿去，这儿需要你。”

“应该我去，我准定去，”我反驳道。

我在夜里来到阿尔巴那西，找到了票特尔父亲的那所房子，敲了一下门。

“谁呵？”女人的嗓门儿在问。

“开开门。我打票特尔那儿来的，给你们捎信来了。”

他们给我开了门，我就进了院子，随后到了屋里，那儿坐着一个老人。

“你是打票特尔那儿来的？”他问。“他在哪儿？在干什么？”

我交出了信，坐到火边的凳子上。

“我儿子是个土匪,游击队!”老人嚷着,一面拿手捶自己的脑门子。“主呵,我为什么给了他生命,干吗喂养他,教育他？票特尔是游击队！斯托扬家的儿子是土匪！”

“请安静点儿,”我说。“你别嚷,人家会听见的。你儿子不是一个普通的游击队，而是个人民战士。他到老山去，为的是要把自己的祖国从异教徒那儿解放出来。”

“他叔叔给绞死了。这会儿他想叫人也把我绞死吗？”老人说着就走了出去。

我开始想怎么样安慰老人，并且使他相信，他的儿子是个清清白白的人，不是土匪。突然往屋里进来三十来个武装的人,把我抓住了。我被出卖了,——被一个保加利亚人出卖了！

“是呵,挺难受的,采诺,我亲爱的孩子,你那会儿叫保加利亚人给出卖、给迫害了,”柯斯塔老爹说。“我听说过,在阿尔巴那西，玖尔诺伏，舒门和鲁舒克有不少坏人。你尽力为他们谋幸福，拯救他们，可是他们，这些没良心的家伙，反倒把你交到敌人的手里！真该诅咒，这些叛徒呵！”

“不,尼古拉老爹,别这么说。可耻、卑鄙、下贱的事在任什么时候，任什么城市和村子里，在每个民族都碰得着的。就是这会儿咱们还能在各个民族和部落那里瞧见它们。我觉得它们将一直存在，直到人民顺着进步的道路前进，受到来自比自己的产业、自己的利益和个人的好处更纯洁更高

贵的泉源的动机所指导。但是我怕这还不是很快能实现的。在咱们保加利亚人中间还会有叛变的事情，各种内哄，嫉妒，纠纷和下贱的行为，直到保加利亚人给自己的智慧照亮了,了解了自己的利益。错的不是鲁舒克,不是玖尔诺伏,也不是阿尔巴那西，过错在于咱们这些蠢人很少去想共同的事业，象犹太人似的一心一意盘算自己的琐碎的事。不过现在保加利亚人中间已经出现了一些勇士，他们只盼望一件事：使我们的祖国成为幸福的国土——他们撒下的种子,不久就要结果了。”

“上帝保佑！”柯斯塔老爹说。

“不久每个保加利亚人都会有哈吉·季米特尔的灵魂，——保加利亚也将自由了。”

“但愿是这样！”柯斯塔老爹说,顺着他的脸流下两大颗泪珠。

宠　　儿

一

凡是没见过新园的祈祷，没念过忏悔者马克辛①的作品，没朝拜过巴契科夫修道院，没在察列格勒吃过“施肯别—巧尔巴沙”②，没在贝尔格莱德的克里恩夫人那儿待过，没喝过卡赞勒克③的玫瑰烧酒，他就算没见过世面，什么都一窍不通。你呵，卡赞勒克的玫瑰烧，叫我欢畅的东西呵！在你那酒精的闪光中溶化着成百卷记载保加利亚历史上最辉煌的时代的著作，那些时代充满了数不清的丰功伟绩，狄摩西尼④的雄辩，阿提拉⑤的征战，滑铁卢⑥的战役等等。谁只要略微把你尝过一回，他就永远不会忘记你，谁要是常常喝的话，他就会在保加利亚历史上进行不止一次的、非常重大的心理革命。我从前有一回喝着你，我赞美你的香气，我有幸领受你的安慰……哦，相信么，直到此刻我还记得你那强有力的、赋予生气的作用，你对身心两方面的影响。死神喝着你，就感到那种妙不可言的快乐，就连每晚临睡搔脚后跟的，即便上帝给了他一份意料之外的遗产，他们也都没领

略过这样的快乐。而且你是多么明亮，多么透明！好比银子、钻石、眼泪、露珠、装饰着教堂的枝形灯架的水晶……拿只上号玻璃杯来，斟上半杯这种美酒，拿两根指头揿住左眼，拿右眼一瞅……嘿—嘿—嘿 真见鬼，简直是眼泪嘛 明摆着的事，要是这一切不是无可争辩的公理，那么卡赞勒克人就不成其为卡赞勒克人，而是……比方说，索波特人或者加洛菲尔人，高洛根地主也不能拿自己的名字来充实世界史了。这样的话，查哈拉的千层饼啦、厄尼—查哈拉的装疯的苦修士啦、普罗夫迪夫的女人跟酸牛奶啦、（黑人在喷泉旁边卖的酸牛奶，）玖尔诺伏的车店跟‘马尔他曲’啦、加布罗沃的闸板跟石桥啦、埃德尔纳⑦的花生糖跟爱国心啦、察列格勒的土耳其饼⑧啦、史坦尼马加的修士出身啦、阿赫洛—布加斯的咸鱼啦、鲁舒克的马路啦、克拉斯塔佛村的南瓜啦，全都是白夸耀了！可笑的城市和可笑的市民 就象巴黎不能跟日内瓦比，伦敦不能跟阿列霍佛比一样，卡赞勒克也不能跟……您爱跟什么比呢？——嗯，就算跟迭别尼比吧。

① 忏悔者马克辛（582—662）：东罗马帝国时代的宗教活动家及神学者。
② 施肯别—巧尔巴沙：肚子汤。
③ 卡赞勒克 保加利亚城名 位于巴尔干山南麓，濒通泽河。
④ 狄摩西尼（公元前384？—前322）：雅典雄辩家。
⑤ 阿提拉（406？—453）匈奴可汗，自号上帝的刑杖，据有欧洲中部，自里海至来因河，建立匈奴帝国，纵横欧洲凡二十年，征战多捷。
⑥ 滑铁卢：比利时小村名，一八一五年英德荷联军与法军鏖战于此，大败拿破仑。
⑦ 埃德尔纳：即亚德里亚堡。
⑧ 土耳其人做的一种甜点心，用糖、面粉、淀粉及胡桃、巴旦杏做成，香甜可口。

可是卡赞勒克还有旁的、更重要的长处。您当自己是个旅客，头一回踏进这个玫瑰城。瞧个仔细，我相信，它会叫您着迷的。五月，初春，树木披上了透明的嫩叶，田野长满了花，夜莺甜蜜地唱歌，小鸟在左边右边啁哳，四下里——又快活、又可爱、又明媚；甚至空气里也充溢着一种安谧的宁静。在这一切中间，就象维纳斯在女仙中间一样，玫瑰园子开遍了姹紫嫣红，拚命刺激我们的鼻子，露出那种没法形容的魅力，向我们证明它比大自然的别的作品都强……

可是这还没完。要是您喜爱自然的美色，那就对哺乳类的世界，也就是夏娃的儿女，留意一下吧。他们会叫任什么玫瑰都羡慕，真不愧为自然的主人。乌黑的眼睛，弯弯的蛾眉，白脸蛋，粉红的腮帮子，樱红的嘴，长睫毛，匀称的身量，隆起的胸脯……哎，看在上帝份上，别作声吧！我爱睡一忽儿，在梦里头瞅见各式各样的……要是您碰巧到卡赞勒克去一趟，那就拿一根山羊毛做就的结实的绳子把自己的心拴住了，要不您很容易成了个没有净血器的人……一些美丽的安琪儿围住了您，迷人的眼珠瞅着您，温柔的嘴唇冲着您微笑，外加这一切都带着那种安琪儿般的表情，带着那样的柔情，您多半会把您的心交给她们。一句话，你们中间不管是谁，只要向在这个地上的乐园里开花和凋谢的人间尤物瞧上一眼，每一个人都不由得私下里问道："干吗我没生在、长在、死在这个城市里呢？"

五月……虽然五月里的大自然几乎到处都是富饶的，

但是我已经说过，我们因为生怕凌辱了玫瑰和卡赞勒克女人的樱红的嘴唇，不敢拿天壤间最美妙的地方来跟卡赞勒克比。太阳在东方出现，在乐园上空伸出金黄色的光芒，几百个又年轻又娇弱的人在园子里逛。卡赞勒克的姑娘在采玫瑰……所有这些个小燕子唱着歌，欢蹦乱跳，笑啊乐的，让空中充满了各式各样的叫喊声！我不知道您会怎么样，我可不管怎么样都决不放过机会在这些快活的小鹌鹑中间捱磨工夫，哪怕一天也好，一个钟头也好……人家说，卡赞勒克的居民，尤其是女的，想的跟做的都是受了刹那间的影响，他们变幻无常就跟他们的玫瑰园里的露水一样，不论是老年，还是艰苦的生活，还是可怕的现实都改不了这个。那为了什么呢？为了他们周围的那些草本呀。玫瑰的五月的时节是短促的，可是它那甜蜜的瞬间比柳树的长久生活还要丰富。活着就得好好儿过活，睡觉就得好好儿睡，半睡半醒决不是幸福。卡赞勒克人完全正确。

在一座玫瑰园里一棵枝叶繁茂的梨树底下铺着一条漂亮的黄黑花纹的毯子。毯子上放着两个西瓜，或者照卡赞勒克人的说法，就是两个香瓜，长在一块儿没法分开的；或者说得更正确些，一个硕大而略微拉长的西瓜放在毯子上，这个上面又叠上一个小而圆的，——这两个形状跟大小都不一样的西瓜凑在一块儿，就成了一个分不开的胖身子，加上一个称号：聂诺财主。我忘了告诉您，这个大西瓜罩上了一件绸衬衫，亚麻布裤子，白底红条子的绸坎肩，小的那个顶着白毡帽。这个大西瓜挺费劲地一忽儿高起来，一忽儿

塌下去，同时小的那个上面开了一个窟窿，窟窿上面翘着两长绺黑里带灰的山羊毛；那个窟窿带着诗意的咕噜声呼吸空气，仿佛大西瓜里头有整座火山。小西瓜还有两个特点：上面突出三个红枕头，叫做"耳朵"和"鼻子"，还现出两个黑点，俗家人唤做眼睛，修道院里唤做明灯。忽然间，到那忽儿为止一直在昏睡的那两个黑点往两边溜来溜去，窟窿里迸出几股熔岩，发出一句话：

"哎，伊凡，上这儿来！"

一个长得很俊的年轻小伙子站在西瓜跟前，他是属于人数相当多的那路的，人家管他们叫做马夫，嘴巴子闭得紧、用脚后跟转身子、游手好闲、吃光东家剩下的饭菜。这个小伙子的面部表情和装束，我都不想跟您描摹，因为前面已经说过，不管哪一天、哪一个时辰，您都会碰见这一路人，他们没有一点儿特点，因此我们尽可以把他们看做毫不足道的人。

"尼古拉在哪儿？"火山吼道，下面那个西瓜往上抬了有一拃高。

"跟斯坦巧的儿子一块去捉家雀了，"毫不足道的人回答。

"我跟你说过一千遍，你别把他一个人扔下了……等到人家拿棒来管教你们，你们才会明白那回谈话的意思。到孩子那儿去！……东家娘在哪儿？"

"在梨树底下睡大觉。"

"让她歇歇吧……去把尼古拉带来。别留下他一个人！

瞧瞧他们两个去！……不能让娘儿们闲游浪荡，数蝇子。付给她们钱来的。去吧 没良心的人 拿了钱，干起活来可……过了彼得瞻礼日再算账！去找孩子！”

伊凡刚想往老栗树那儿走去，可是那个大西瓜，靠了小西瓜帮忙，叫他回来听取几句英明的指示和吩咐。

“你别急急匆匆地赶去找他，要不还会摔交摔死的……你跟他说，我喊他。‘爸爸喊你去，要赏给你一个簇新的铜子儿。’你说，我逮住了一只小鸟。你再上女东家那儿，跟她说，别躺在梨树底下。那儿的树荫太稀了。跟她说搬到大栗树底下去。把我的被服搬到那儿去……或者不用搬吧，等一等！不想动呢。烧酒凉了么？”

“我想，凉了，”毫不足道的人回答。

“你想！跟你说过上千遍：不准这样回话。你在菲利布拿的，却在查哈拉撒了——还是白搭！就是没学会说得象人样的。‘多半凉了，东家！’就该这样回话。你说说看！……”

“多半凉了，东家，”毫不足道的人跟着说一遍。

“去拿酒来！……叫女东家来。摘点甜樱桃做冷盘！……再去找孩子……”

毫不足道的人一而再，再而三地想奉了命令走开，可是西瓜老是把他叫回来，每一回咕噜些新的指示；等到打北方听了第六回吩咐以后，毫不足道的人觉得再没有什么事要他留下了，西瓜也一声不吭的，准备听别人的吩咐，就跟毫不足道的人听他的吩咐一样。财主奶奶就是那一路的货，跟养肥了过圣诞节的两脚动物非常相象。不过在描写这个更

开胃的东西的优点和缺点以前，我该象小说家惯常干的那样，回过头来告诉您一些历史的详情细节。

这个世界上有许许多多奇怪的、莫名其妙的人物。你从外面瞧他们——什么也没有，从里面打量他们——也是什么也瞅不见，跟他们谈谈——又是什么也没有。你把他们分析一下——什么也找不到，可是盲目的运气就一个劲儿在他们头顶上打转，喝醉酒的命运从丰饶之角里倾出礼物没头没脑地往他们撒下来，每天早晨每天晚上狂妄的成就在他们的门坎上咯咯地叫。简直叫人奇怪！

聂诺财主就是这样一个幸福的或者走运的英雄。为了了解这个眼光狭小、意志薄弱的人怎么样能够从命运女神的奶头里榨出这么一大笔金银，我们得在自然界里找寻一些类似的现象,因为没有自然法则的支特,心理上重大的问题就连一桩也没法解决。

您就想象一下 您是一块不大不小的石头,大自然或您的命运制造出您,把您送到世上来,就为的把您扔到通泽河去 不过同时您好歹保全了自己,不让细砂子和大石头来欺压您，细砂子往往把许多小石头的幸福埋在自己的身底下，大石头呢又往往把小利己主义者压住了，怎么样也不让他动晃一下。一句话，您想象自己落到了一块适当的地方,这当儿通泽河里的水又高又急，水流不大费劲而且也没有什么特别周折就把您从加洛菲尔带到了卡赞勒克。人的情形往往也是这样。一开头幸运赏给他一点无关紧要的东西，这个无关紧要的东西又带来了另一件，两件无关紧要的跟

第三件什么东西连在一块，这已经是有点什么了，这第三个有点什么跟第四个凑合起来，第四个可确实成了什么名堂，第四个什么名堂引起了许多别的琐碎的什么名堂，这样一直推下去，终于有一天您瞧见那个您从前认为给茨冈饮驴子都干不了的家伙，忽然抖了起来，成了个又阔绰又神气又高傲的“名人”、“显贵”、出名的财主。聂诺就是这样发迹的，贵族阶级管他叫“聂诺先生”，民主人物管他叫“聂诺财主”，中等阶级叫他“老爷”。他还没上二十五岁就已经有了十万铜子以上的现款，到了目下我们谈到他的时候，他的境况就连普罗夫迪夫的专卖商都要眼红。

聂诺先生的爹娘是什么样人，他出自什么名门望族，对这些问题卡赞勒克的谱系学家到如今都没法回答，虽然在卡赞勒克人里头有的是从前的和现代的作家和批评家。从留在斯托扬老爹的爱刨根问底的脑袋里的传说中，我只能得到一桩消息：聂诺把他那十万个铜子检查、打量、盘点过后，就决定娶亲了。

“可是我的妻子应该既没有兄弟，也没有姊妹，因为我自己没有爹娘，”他心想，于是着手找寻。十万铜子是世上最有说服力量的媒婆，所以不久他的愿望就实现了。彼得节过后一个半礼拜，聂诺已经娶了季米特尔·赫拉帕尔的闺女。过了一些时候，那个丈人就留给女婿三家铺子、一所房子、一座玫瑰园，还有一个长着樱红嘴唇的女人。真是享福呵！

结婚过后聂诺尝到了深沉的、没法形容的快乐：他家里

变得多么干净、舒服、安静啊！家里样样东西都透着快活和幸福 顶棚啦、床铺啦、烛台啦、袖子啦、铜器啦、捣蒜用的木臼啦，还有妻子那件绣花的白衬衫，她时不时地来到他身边，挨着他在长凳上坐一忽儿……真的，他那小鸽子不是咕咕地叫，倒是越来越不做声，可是这个正合聂诺的心意，他什么都不盼，就盼静寂和安宁。

“你瞧，”她说。“我上教母那儿去，跟她要来了这个瓦罐子。说真的，很漂亮吧？”

“漂亮极了，”聂诺回答，亲着他的妻子。

接着又是静寂和安宁。

瓦罐放好，温柔的妻子却又来了，剪掉了烛花，燃起圣像前面的油灯，问了丈夫一句什么话，得了回答……于是又是静寂和安宁。聂诺认为妻子所以默不作声，是因为她跟自己一样看重静寂和安宁，而且她的全部能耐都用来不间断地保持这种静寂和安宁。这个小鸽子嘟嘟囔囔地说起跟教母要来一个瓦罐子的时候嗓门多么温柔呀！从她的嗓门里可以感到，她很爱聂诺，而且不断地关怀他的静寂和安宁……聂诺的妻子是一个最诚恳地实行箴言的女人，这些箴言靠着现实生活中日常的榜样从小就灌输给爹娘家里的女孩子，箴言根据的原则是“只进不出”。这个理论从尽可能多挣多攒一点的观点来估量生活里的一切，指导着许多女人，也许她们年纪轻轻就被迫嫁给一个五十岁的鳏夫，随后随便你拿什么钳子也没法把她们从老头儿的怀里扯开，因为她们马上成了“攒钱！”的信条（这是丈夫的全部宗教）

的可怜的女奴，变成了走极端的守财奴和吝啬鬼。

聂诺的妻子就是属于这一类的女人。她那漂亮的、胖都都的小脸蛋几乎老是挺严肃、挺呆板、皱着眉头担心事，就因为她的念头在努力对付那些重大的问题：譬如，白菜里要搁多少盐，用什么方法来保存新鲜鸡蛋，怎么样再要来一个瓦罐子,怎么样节省家里的开支,等等—— 这些问题缠得她没有一分钟的空闲工夫来打扰家庭里的静寂和安宁。一句话，聂诺老婆的脑袋不分昼夜地忙着打主意，想怎么样实行这三个生活的原则：能留在家里的，就别放出去；能给二十七巴拉的时候，别给二十八个；对于那些没有力量逼你付钱的人，你就别付足他，或者索性不付……逢着聂诺还了什么人的债，他的妻子就真为这件大事惋惜……她的脑袋里常常打着这样的主意“：要是不付钱给工人,那多好呀。我们每年就可剩下一万个铜子。可是不得不付呢……要是我在道上捡到一万个铜子，我就把它藏起来，不给任什么人瞧见。让它放在那儿,埋在花园里。要是只有一百铜子呢？…我也把它埋在花园里……放到瓦罐子里， 埋起来……或者不这样，不放到瓦罐里……顶好包在破布里，因为瓦罐要值六十巴拉呢。嗯,要是捡到只戒指呢 ？……把戒指卖掉。”还有许多成熟的、实际的念头飘到这个了不起的女人的脑子里,虽然全部过程都是悄悄地进行,没有激动、没有热情的迸发和多余的谈话，因为静寂和安宁已经坐稳了它们的宝座。

“ 你抽的烟挺贵,”温柔的妻子对丈夫说,一边说一边叫人醉心地吻了一下。

“的确,挺贵,’聂诺回答。

“还是抽便宜点儿的吧,’那个有头脑的、精打细算的妻子往下说，又吻了一下。

聂诺没法放弃家里的静寂，即便一分钟也不能，所以换了一种便宜点的烟草。

“今年酒很贵,’聂诺奶奶说。

“不错,很贵,’聂诺回答。

“小酒店掌柜的可向你们要的更贵,’聂诺奶奶往下说。

“这话不错:他们卖得更贵,’聂诺同意道。

“那你就别上小酒店去,别请卡赞勒克的酒徒了,’聂诺奶奶劝告道:“在家里喝好喽。我们有酒——十年陈的……地窖子里放着整整二十桶。把一半卖了吧!”

末了这个劝告不合聂诺的口胃，他刚拿定主意守住自己的立场，可是安宁、静寂，还有妻子那张已经发胖的脸得到了辉煌的胜利，就连拿破仑第一、阿提拉、帖木儿①都不曾得着过。一个礼拜没有过完，聂诺就已经开始指责他从前那班朋友，为了他们在小酒店和咖啡馆闲逛，乱花钱，象茨冈人那样吵架，不知道该在哪儿安身……他觉得自己尽有权利嘲笑他们，因为他的家里笼罩着安宁和静寂。他干完了一件什么事以后回到家里，打开篱笆门，往院子里扫一眼,一边说：

“我的家里简直就是天堂。天堂样的静寂。”

①帖木儿（1336—1405）帖木儿帝国的创立者。

说完这句话，他就走进屋子。

“ 办完了么 ?”聂诺奶奶问,一边挨着他在长凳上坐下，动手缝一件衬衫。

“ 办完了，”聂诺回答,一边从上面那个西瓜上摘下小毡帽。

“ 我也快把衬衫缝好了，”温柔的妻子说。

“ 你这是给谁缝的 ?”聂诺问,意味深长地眨着眼。

聂诺奶奶不吱声，仍旧缝她的东西，就象谨慎的女人应该的那样。

“ 她的脸上显出多么圣洁的表情啊 !”聂诺心想,跟着就打听中饭怎么样了。

两个西瓜跟他们的伴侣的青春就是这么度过的，在下一章里我想对他们做一番化学的、解剖学的跟历史的分析。

二

聂诺的老婆在丈夫右膝盖附近的地上坐了下来，挺使劲喘了两口气，非常象叹气，就是我在第一章里提到过的那种动物发出来的，要不就是那种永远幸福的修士，挺畅快地吃了一奥加扁豆、一盘子揉碎的豆子（挺丰盛地浇上了一份树油）跟七磅重的鲤鱼，外加喝干了两奥加白酒一奥加红酒以后发出来的。处处都可以看出来，这位英明的女经济家不喜欢热，一热她那肥胖的身子就分泌出许多汗，有时就连聂诺财主也不由得掩上鼻子。

“你热么？”聂诺问。

“热，”聂诺奶奶回答。

“你睡觉了么？”

“就因为这该死的苦热，睡不着呢。”

“在我身边躺一忽儿吧。”

“你身边也热呀。”

“那你就到大栗树底下去吧。”

“那边也热……干吗你不吩咐把那棵树砍了？可以弄到十大车柴呢……它可已经不结果子了……喔唷，热呀！伊里亚神甫念《福音书》，—— 那儿这么写着：不结果子的树，就该砍来烧掉……该死的蝇子！简直爬到鼻子里去了！……”

这番重要的谈话就跟教义问答的内容一模一样，因为那也是一问一答凑起来的，节俭的主妇做了些无关紧要的让步和切合实际的批评，过后那两口子就安详地打起鼾来，那座活火山暴怒到了极点，加紧干起活来，开始喷出这么汹涌的一股股熔岩，要是倒霉的庞贝和赫邱娄尼恩①给安顿在聂诺上半部大胡子那儿的话，那它们的命运就更惨了。在聂诺奶奶安排在两个白色的半球中间的那两片小嘴唇里面，发出点儿含含糊糊的声音，跟镀锡工人使的炉口的动作有点相象。

这当儿伊凡非常麻利地干完了三桩相当困难的事：头

①庞贝和赫邱娄尼恩都是意大利那不勒斯附近的古城，于七九年维苏威火山爆发时，均遭湮没。

一桩，他去拜望那班工人，吩咐他们干得更勤快点，对上了年纪的恶狠狠地瞪一眼，跟年轻的开个有点猥亵的玩笑，冲着长得漂亮的眨了一两回眼睛，捻着小胡子；第二桩，他找到了那个在地里赶别人家的鹅的少爷，帮他捡掉身上的毛，跟他说，要他上爸爸那儿去，说他，伊凡，找到了一个黑鸟窝，等等，等等 第三桩，从井里把那个搁着相当大的一瓶玫瑰烧的水桶拉起来，随后来到主人跟前。

“鸟窝在哪儿？小家雀在哪儿？你跟我说来着，爸爸抓到了一只小家雀……黑鸟在哪儿？伊凡公绵羊，茨冈人的鼓！伊伐欣涅加，小呆木头，爬到樱桃树上，摘点樱桃来！等一等，让我跳到你的身上！……你是我的马儿……爸说：鹧鸪停在你的脑袋上……”

尼古拉说完了这番所有惯坏的、吃饱的、称心如意的财主少爷都会有的好德行的话，就把右脚踩进仆人的口袋，抓住他的肩膀，想爬到他身上去。可是那个哺乳类的毫不足道的人没料到这个袭击，不由得往后一躲，财主少爷就趴在地上了。这副情景煞是好看。吃了苦头的英雄大声地嚎起来，象是人家宰他一样，抓住了毫不足道的人的手，把他的手指头迅速地咬了一口，大量的血落到那小子的嘴巴里，顺着下巴直流。财主奶奶醒了。

“怎么回事？出了什么岔子啦？谁砸破了你的嘴唇？”那座火山问，大颗的汗珠在他的脸上直流。

“上这儿来，心肝，来，儿子！你说，谁砸破了你的嘴唇？别哭，孩子！”温柔的妈妈说，那么淫荡地伸了个懒腰，要不

是聂诺搔了下自己的胁部的话，就连朱庇特[1] 也要变成天鹅，至少变成头公牛。

“这是伊—伊—伊凡踢了我！喔唷——喔唷——喔唷，妈妈——妈！简直给打死了，”财主儿子回答，红得跟芍药一样。

那座火山和他的妻子火冒得八丈高，尽管伊凡竭力证明自己无辜，拚命解释他们儿子的嘴唇上和下巴上的血都是他伊凡的，可全都是白搭，他就动身“上巴比伦的河去哭[2]了。

这时候尼古拉已经满了十一岁，可是他妈就跟所有显得年轻的妈妈一样，一口咬定要到救世主瞻礼日他才满十岁。

“我可觉得他年纪还要稍微大点，”一个什么亲戚或是朋友说道。

“要是不信,就去问伊里亚神甫好了,’聂诺奶奶回答。

“难道是伊里亚神甫给他施洗的吗?’朋友问。

“伊凡·斯拉薇神甫施洗的,’那女人回答。

“伊凡神甫么？难道你不知道，他有十年没做圣事没办神功了？”那个无情的谈话对手往下说，没理会到体面的女人是不爱顶撞的。

“伊凡神甫跟这有什么干系？我要你那伊凡神甫来干

①罗马神话中的主神。

② 据《圣经·旧约》载，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率兵攻破耶路撒冷，居民被掳至巴比伦，备遭折磨，以色列人都到河边号哭。这里引用此典故，表示伊凡有苦无处诉之意。

吗？我不想认识什么伊凡神甫。关于伊凡神甫跟关于席里雅兹柯神甫的事,说起来都觉得丢脸!’财主奶奶急了,就跟通常碰到这种情形的时候一样，竭力想叫不愉快的谈话打住，把它往另一个方向引。“你知道么：复活节伊凡神甫跟席里雅兹柯神甫在新礼拜堂里干了什么？他们喝够了酒，上礼拜堂去做复活弥撒……一个——哞—哞—哞地叫，那一个——哞，哞，哞地跟着念。又是笑话又是罪过！……伊里亚神甫从祭坛上朝他们瞧，临了就发话了：‘你们俩醉得跟鞋匠一样,我那珍贵的灵魂的牧人啊!’”

不管怎么样，尼古拉生在一八四九年救世主瞻礼日半夜。那个给他剪断脐带的婆子到如今还活着，因此要是有人想把我的话核对一下，他只要上卡赞勒克去，弯进新礼拜堂，问一声：那个供圣饼的伊黎娜婆婆还活着么。要是人家跟他说活着，他就该买一公升玫瑰烧，走进修道院大门口的小屋子，请请那老婆子，过后他就可以问她关于卡赞勒克历年新闻的各种问题。不过可得记住，别在礼拜五去找伊黎娜婆婆，因为这天她烙圣饼，不喝酒。要是您在礼拜天望过弥撒再到小屋子去找她，她准会请您坐下，抱怨人家忘恩负义，对于教堂执事和年轻的神甫说几句形容得淋漓尽致的尖刻话，告诉您一些卡赞勒克历史中不害臊的插曲。

“你问的是哪一个尼古拉？聂诺的儿子，是不是？就跟他爸爸一样地胡作非为。我给他们接的生，他们给我两个伊尔米里克[1],两小坛酒,半奥加烧酒,外加一条又窄又粗

①伊尔米里克：土耳其货币名，值二十个铜子。——俄译者注

的毛巾。本来是阔人嘛！他们叫自己的财产卡住了喉咙管啦！那回生产很顺当。那忽儿我还年轻，懂得搞自己那行营生。眼下可完全不顶事了。没有我们的女修士玛丽安娜帮忙，就连圣饼也供不上……嗯，谢谢，好心肠的人还没有忘记我。一个礼拜前我在这儿给一个小伙子成了亲，挣到了金子。在进修道院以前，我的日子比较好过。现在可不行了。‘女修士不该管俗家的事情，’去年一个年轻的教师这么说过，他跟库兹曼的闺女造下了罪孽……尼古拉本来是个好小子——不哭，整天整夜睡觉。修道院长彼拉该雅妈妈说：‘要是小孩子多睡觉，那准保长得又懒又呆笨要是睡得少，日日夜夜地哭，那就变成伶俐活泼的小伙子。’我说：这话不对。尼古拉原是个又温顺又爱睡的孩子，现在他可搞得周围人仰马翻！……惯坏了的孩子还有什么事做不出的！我料想他将来不会有什么出息！要是他自己不跳河，也会落到上绞刑台的田地……聪明人说：‘神甫的儿子就是魔鬼的孙子’；可是我说：财主的儿子还要胜过撒旦自己的孙子。谁在城里面胡闹？财主的儿子。谁跟年轻的女修士纠缠不清，爬过修道院的墙？他们。谁喝得醉醺醺的，在小酒店晃悠，在咖啡馆过夜？也是他们。”

可是我们把伊黎娜婆婆撇下不谈：她已经养成了这样的习惯——不仅是对年轻小伙子，就是对我们修道院里的善女人也要挑剔一番，虽然她自己在年轻的时候干的罪孽也不下于加洛菲尔神职班里的姊妹。我们还是替我们的心理分析多找点客观材料吧。

聂诺财主全心全意地努力追求家庭里十全十美的静寂，为了这个不惜付出任何代价，在一八四九年得了个儿子。哦！儿子的出现对于他整个生活方式都发生了巨大的影响！尼古尔巧一出世，聂诺就在他那威风凛凛的妻子跟前把脊梁弯得象一张弓，变成了她的低声下气的仆人和百依百顺的奴隶。一句话，即便妻子胸脯上绣花的颜色发了黄，他心爱的静寂和安宁照旧还留在他那儿：他甚至在妻子的专横放肆里头开始找到满足、安宁和静寂……

正如我们从妈妈那儿已经知道的那样，尼古尔巧由伊凡·斯拉薇神甫接纳到基督教教会的怀抱里，教父就是尼古拉·伊斯克拉,外号叫做“考柳付,考柳收”。全卡赞勒克的公民把这个头衔赏给了考柳老爷——而且完全是理所应当。我得跟您说一说，没有一个头衔，不管它是给世界上什么人的，哪怕是给一位俄罗斯将军的，会象“考柳付，考柳收”这个外号对尼古拉·伊斯克拉老爷那样，对那个带头衔的人紧缠不放的。其实我们大伙儿知道得很清楚，大多数的将军得到他们的头衔，不是为了他们的才能，而是为了他们的兵士视死如归。可是我们的考柳·伊斯克拉没有任何人帮忙,勇敢坚忍地跟粗野的人类斗争,他那句“考柳付,考柳收”的口号，不仅对卡赞勒克和卡赞勒克的鳏夫，就是对称做簿记学的那门商业科学也具有巨大的意义。卡赞勒克人说，假如考柳·伊斯克拉以簿记员的身份在罗斯柴尔德男爵[1]的万能的办事处即使工作上一个月，他爵爷就准保

①罗斯柴尔德是欧洲有名的财阀家族。

当上法兰西财政部长，因为在现在十九世纪加利福尼亚的出产①要比罗培尔·杜尔哥②的伟大的思想和亚当·斯密③的政治经济学原理更重要得多。

我告诉您，尼古拉·伊斯克拉干了些什么功绩，使他得到上面提到的这个头衔。有一回可敬的卡赞勒克人选了伊斯克拉当公社的书记，把城里的金库交给他管。伊斯克拉决意露一手给老乡瞧瞧，他们没有看错人，真的选了办公共事情的人。他买了些厚本子，每一本都给了个特别的标题，动手把收入和开支在“考柳付，考柳收”的项目下登到本子里去。到了年终，“考柳付，考柳收”提出报告，卡赞勒克只有张大嘴巴跟鼓出眼珠的份儿。

五岁以前，尼古尔巧，（我说的是小尼古尔巧，大尼古尔巧的教子，）没造成什么值得注意的事情。在这五年里头只有一个变化，注意到这个变化的不是卡赞勒克人，而是这个未来的公民的自己的家族。这变化就是聂诺太太来到她最低微的主人跟前的时候，邋里邋遢，脸也不洗，头也不梳。可是这种情况反倒叫聂诺很放心。他看见妻子蓬头散发，或者穿了件脏衫子，觉得很是欢喜，自己嘀咕着：“凡是有了继承人的人，就不得不精打细算，只好不梳不洗了。当个妈妈，有什么法子呀！”

而且她的脸上显出怎么样的安琪儿般的表情呀！

① 金子。——俄译者注
② 罗培尔·杜尔哥（1727—1781）法国财政家及经济学家
③ 亚当·斯密（1723—1790）：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体系的建立者。

“ 她比我聪明。我应该听她的话，她怎么说，我就怎么办。要不是她，我现在也不会这么有钱。”

聂诺对所有这些理智的思考下了结论，就对什么人、什么事都毫不注意，全心全意地打算发胖。不用说，这个决定不是没有经过斗争就作出来的。有一回聂诺奶奶简单明了地跟他说“：别作声，听着，别争辩。”不管怎么样，他总觉着自尊心叫针没要紧地稍稍扎了一下。

可是这种情形拖得不长久。过了一些时候，妻子毫不客气地勒紧了缰绳，叫他回来担负家庭的义务，他迈着均匀的脚步，既没有踢人也没有咬人，因为他的心灵除了静寂和安宁以外任什么都不盼望。

从前面叙述的一切可以明白，尼古尔巧只有在妈妈的指导下受的教育；她努力向他灌输一个独一无二的规则：每一个有头脑的人都该发财，生活里头什么也不短少，贫穷就连一个破铜子儿也不值。这个观念靠了一切童话、劝告和从生活里引来的例子的帮助，在年轻人的心里扎了根。

尼古尔巧将近七岁的时候，他们就送他上学校，得到当时卡赞勒克著名教育家的照顾，那位老师不但会教人家识字，还会教人家唱赞美诗。大伙儿干脆管这位著名人物叫做斯拉薇老师。全城的人都知道他叫这个名字。有一回从普罗夫迪夫来了封信，上面写着“ 嗓子顶甜的先生斯拉薇收 ”这封信送到了伊凡 · 斯拉薇神甫那儿；可是热爱基督的那位先生大发脾气，宣布道“：我不是嗓子顶甜的，人家管我叫伊凡。这封信是寄给教师的。 ”据说，这么做倒不是

弄错，而是怀有确定的意图：邮差是个狡猾的家伙，决意要把神甫跟他的甜嗓子取笑一番，他那条甜嗓子逢着高声诵唱“心怀神威，不胜惶悚”的时刻就变得跟猪叫一样。就是卡赞勒克也有嘲笑人的家伙哩！可是不管怎么样，嗓子顶甜的斯拉薇挺热烈地欢迎这个地主的儿子，给他一本新的初级读本，那上面写着“（画个十字，靠上帝的保佑）а，б，в，г，д，”等等，随后吩咐他亲一下爸爸的胖手跟妈妈的象小麦面包那样的白手。

“请您别打他，教师先生！”温柔的妈妈掀动了一下眉毛，请求道，“他是我的独生儿子！”

“请您别处罚得太凶，”那个西瓜沉重地叹了口气附和道。

“我只打穿草鞋的，”教师很尊严地回答，“有的人需要棒儿，有的人只要说句话就够了。别担心吧！斯托扬的小子搞得城里面谁都过不塌实，到如今我可手指头都没碰过他。财主的孩子是打不得的。要是没有财主，穷人的孩子就不会受教育了。谁关心教师呢？财主。谁维持上帝的庙堂呢？财主。要是我们动手打了财主的孩子，等到他们长大了，自己成了财主，我们用什么眼睛去瞧他们呢？怎么着，难道我们当教师的还有两个脑袋不成？”

听了这番叫人信服的保证以后，慈爱的父母回家去了，尼古尔巧留在知识的温床里——结结巴巴地念书，增长知识智慧。他学得很有成绩，隔了四年，也就是我们碰到他在给别人家的鹅拔毛和捉麻雀的那忽儿，已经学会了说“上帝

啊，饶恕我吧 ’和‘ 我信 ”。他的举止也是同样地值得任何尊敬。尽管年纪轻轻，尼古尔巧已经了解妈妈和教师对许多东西的看法，很想在他的同级同学中间担任这样的角色，就跟他爸爸在卡赞勒克的公民中间，妈妈在教母和亲家中间所担任的一模一样。

可是在爸爸跟儿子中间是否多少发现了一点心理上重要的类似之处？一丁点儿也没有。要是聂诺和聂诺奶奶都是懒惰和不好动的人，那他们的孩子的脾气可是出格的活跃好动。要是聂诺和聂诺奶奶都深谋远虑，喜爱静寂和安宁，那他们的儿子却是属于疯疯癫癫、渴望冒险的那一路的。临了，要是爸妈光想多攒点儿钱，那儿子就拼命滥花。一句话，爸妈跟孩子中间唯一的类似之处就是他们三个全都喜欢昂视阔步，用命令的口吻说话，要求四围的人尊敬他们，对他们忠心，仿佛这些精神活动就跟新鲜羊酪一样！

这就是我们的主人公的童年。下一章我要讲到他的少年时代。

三

“ 上我这儿来，宝贝儿，来，儿子 坐在这儿……我要给他瞧瞧，怎么样打财主的孩子的！别哭，孩子！我跟爸说，要他给你买一条黄腰带，”慈爱的妈妈一边说，一边摸着她那头小羊的脑袋。

“ 这些坏蛋决不让人家塌塌实实地睡觉，’那座火山说，抹了抹下巴。“ 刚睡着了……我还梦见……等一等，等一

等！……我可梦见了什么来着？啊哟，我梦见你变成一头母熊，在衙门前面跳舞……你身旁有一个带路的——茨冈人……我跟警察坐在一块儿，跟他喝烧酒。倒是伊凡把烧酒带来了么？”

“这儿是，”财主奶奶回答。

“给我斟酒吧。”

“爸，给我点儿烧酒，”继承人说。

“你还小。不能喝烧酒。谁喝了烧酒，他就成不了正经人。只有二流子才喝烧酒，”聂诺说教起来。

“我要喝烧酒，做个象你一样的人，”儿子回答。

“难道我是个二流子？”爸爸拧了一下儿子的颈脖，问。

“那末干吗你喝烧酒？”儿子回嘴。

“我是大人，你是小孩，”爸爸回答。

“难道小二流子比大的坏么？”

“这样的小滑头！”爸爸说，吩咐妻子给那个伶牙俐嘴的雄辩家斟点儿烧酒。

“喝吧，儿子，喝吧，宝贝儿！……既然心里要喝，你就喝点儿吧……我们的烧酒可跟人家的不一样。就是拿来招待皇后也使得。”

当下妈妈在一只高脚杯里斟了烧酒，那种高脚杯在文明普及以前一直唤做酒杯的。她把它递给她的孩子。

“兑点儿水吧，”她说。

“不兑水更好吃，”尼古尔巧答道，一气喝干，嘴唇吧唧了两回，把杯子交还给妈妈。她和颜悦色地瞧着儿子的动

作，凡是妈妈听到人家夸奖她们的儿子，总是显出这样的表情。

这两个幸福的人留下了后裔，准备蕃衍人类，他们就是这么过活的。这两颗肥胖的心，指望他们那个热爱祖国的规矩儿子长大成人，安慰他们的老年，就是这么过活的。临了，这两个公民，获得一般平民百姓的尊敬，在卡赞勒克的历史中扮演了重要的脚色，打算给自己留下好名声，就是这么过活的……

尼古尔巧就这样长啊长的。他在花园里喝的玫瑰烧对他的性格发生了奇妙的影响：在这意义重大的日子里，他心里浮现一个特别强烈的愿望，要把刚开了头的事继续干下去，向爹妈证明他们攒下的钱财在他们那儿搁不久了……首先，尼古尔巧努力给自己找伙伴，因为就是卡赞勒克的玫瑰烧也要求快活的同伴和愉快的谈天。可是前面已经说过，尼古尔巧非常象他的爹妈，他们昂视阔步，傲慢地跟没有钱的人说话，瞧不起光身子光脚板的人。这个非常重要的情况往往使我们的主人公处境很尴尬。

“斯托扬的儿子喜欢发命令，赫黎斯托的小子年纪不适合，”尼古尔巧琢磨说。“我需要这样的伙伴，他听我的话，而且也是财主的儿子。”

尼古尔巧的愿望没有实现。财主的儿子们尽管有相当充足的理由单独地过活，凭着自己的心意指挥他们的臣民，可是却没法跟他接近，因为他爸妈的名字日日夜夜挂在所有那些具有说话的才干的人的舌头上。可是人的命运是挺

任性、挺轻率的。有一天聂诺的儿子晃荡着胳膊跟几个朋友一块儿上城外去蹓跶，其中一个是教士的儿子，一个是魔鬼的孙子。

这件事恰巧发生在尼古尔巧已经迷上了夏娃的女儿的时候。天黑了。太阳光暗淡下来，鸟雀飞到自己的窝里去，好歇歇疲倦的翅膀，左右两边蚊子在哼着歌儿，有的地方蝴蝶还在互相追逐，蛤蟆在沼泽里咯咯地叫，在有几家大门附近母牛在哞哞地叫。风带点抚慰人地吹着。这当儿，尼古尔巧和他的朋友在柳树底下草地上坐好，从口袋里掏出相当大的两壶烧酒和一小包巴旦杏。

“那么英国料酒[1]买了没有？”尼古尔巧的一个朋友打听道，那是个脸色苍白、弯腿、厚嘴唇的家伙，名叫赫黎斯托·诺维。

“买了，”另一个白脸蛋、腮帮子胖乎乎、红喷喷的小伙子答道。

这是神甫的儿子米哈尔。

“英国料酒要来干吗？”尼古尔巧问。

“嗨，你呀，真是个傻蛋！”赫黎斯托嚷道，开怀地哈哈大笑起来。“你分明还得从头学起呢。人家还说什么你让了高洛冈大爷们一百分哩！要是在玫瑰烧里头加上点儿英国料酒，喝了就连死人都能活过来。真是这样！只有索波特人跟加洛菲尔人喝酒才不搀英国料酒……你知道，咱们的

①一种搀在酒里调味用的液体，味苦，气味芳冽，英国料酒通常是用橘子做的。

大夫怎么说的？谁喝不搀英国料酒的玫瑰烧，他就会丢鞋子,就跟索波特人丢鞋子一样。”

“ 谁喝了搀料酒的酒,他就会闭着眼娶亲，’尼古尔巧抓住了朋友的鼻子，这么回答。

您知道，卡赞勒克的一位新来的大夫玩了什么样的把戏么？他把玫瑰烧（搀了英国料酒的）喝了个够，随后去看病人。女病人家里有这么一个黑眼睛的母山羊。这个母山羊叫大夫看上了。喝醉了的人就连沙莫琪娃都会中意的，病人的闺女虽然配不上大夫，长得可还不错。他拿起病人的手，诊脉，看舌苔。随后吩咐她拿烧热的砖头贴在脚后跟上，要那个闺女拿点水来。

“ 你知道,我干吗来的 ?’他问妈妈。

“ 给我治病呀，’那女人诧异地回答“ 可不是我请你来的嘛。”

“ 不，不是为了这个，’大夫回答“ 我是来求婚的。”

“ 向谁求婚 ?’女病人问。

“ 向你女儿求婚，’他回答。

那女人吃了一惊，要求大夫让她想一想，跟丈夫、女儿商量一下。她说，第二天再给回音。可是玫瑰烧就是不搀英国料酒喝了也够厉害；大夫跟病人说，他不能等，要求马上订婚。妈妈可不是傻瓜，决定利用一下玫瑰烧的效力：那个姑娘的爸妈都没有钱，而且她自己也没有什么特别惹人疼爱的地方，所以她没法梦想找到个好新郎。妈妈就打发女儿去找爸爸，那忽儿他正坐在小酒店里喝掉最后一文工

钱。爸爸来了，还带来了一批亲戚朋友。这批好心肠的人又喝了几盅玫瑰烧，七嘴八舌地聊着——忽然间妈妈在床上抬起身子，跟大伙儿说，大夫向她闺女求婚。大伙儿又喝了一盅酒，大夫就订了亲。他把自己的戒指送给姑娘，还添上十个大金洋，里面夹了几个假的伊尔米里克……

过后，这伙可敬的人全都喝得酩酊大醉，玫瑰烧在它的崇拜者肚子里再也容纳不下，就开始往回冒，顺着他们的胡子流开来。到了深更半夜他们才散，并且全都走得不象人样：一批人脚下写着 M，另一批写着 H，第三批写的是 O。大夫独自个儿就连简单的 Л 也不会写，靠了挟着他的强有力的胳膊的帮忙，外加搬动他的脚的那个没失掉理性的人的指挥，方才到得家里。第二天将近晌午他才睡醒。等到他醒了，吩咐仆人给他洗脸，昨天的好朋友里头有几个早起的就来找他。（就连不搀淡的玫瑰烧也没有在他们身上显出"哈利路亚"的影响。）

"恭喜恭喜！"他们一边点头一边微笑着说。

大夫拧了下鼻子，擦了擦眼睛，用脚在地板上登了一下，还以为这是在做梦。可是这些运动什么效果也没有。

"恭喜！"那些来拜访的人再说一遍。

"恭喜什么？有什么事？可不是母牛姑姑下了牛犊子啦？"大夫问，白瞪着眼睛，就跟磨坊里的狗一样。

"恭喜订亲呀，"客人回答。

"什么订亲？"

"主啊，他倒忘了！"金神甫嚷道。

“ 难道你忘了,昨儿晚上我们给你做媒来着 ?”席里雅兹柯神甫问。

听见了这个使人不能感到安慰的消息，想起了他的未婚妻以后，大夫觉着他的背上有蚂蚁在爬。

“ 你们跟谁做了媒啦 ?”他问。

在场的人全都鼓出了眼睛，张大了嘴巴。大伙儿不由得哈哈大笑，跟着又是讥笑又是各式各样的责备。

“ 我醉了，什么也不记得了。我只知道从塔施布那尔①回来,醉得跟皮鞋匠一个样,”大夫说。

“ 管你醉不醉,姑娘可是你的了,”一个人回答。

“ 上新娘那儿去吧,大家早就等你了,”另一个补充道。

“ 穿衣服吧,”第三个人说。

“ 这样的喜事卡赞勒克还没有过哩,”第四个人说。

聚在那儿的人纷纷发表了他们的意见、批评跟责备以后，大夫捶着自己的脑门，嚷道：

“ 该诅咒的玫瑰烧跟我开了什么样的玩笑呀！”

“ 酒是该祝福的，狂饮是该诅咒的，”席里雅兹柯神甫说，闻了下他的祭袍，这件祭袍给了他精神上的粮食，因为惯常每隔五分钟就浇上点儿玫瑰烧。

“ 您怎么喝玫瑰烧的 搀不搀英国料酒 ?”斯拉薇老师瞧着大夫,问道。

“ 搀的,”那人悲哀地回答。

①布那尔：保加利亚语，井或泉的意思。

“妙极了！”斯拉薇老师嚷道，往窗外望着小酒店，(那儿已经坐了几个顾客，)对这种享受十分倾倒。

大夫搭拉着脑袋，一个劲儿地进行哲学的思考，只有不走运的、突然一声不吭的人才会有那样的思考。临了，他转过脸来冲着媒人，请求他们走出去，好让他穿衣服，要他们在小酒店里或者在新娘那儿等他，她的姓名地址这忽儿他已经知道了。客人走了出去。

“给我套马，”他吩咐仆人道，朝窗户瞅了一眼。

“上哪儿去？”仆人问。

“不用你管，”大夫生气地回答。“你自个儿雇一辆马车，赶到普罗夫迪夫去。我在那儿等你。把我所有的东西捡好了，带到那儿。”

过了几分钟，大夫已经骑着马在田野里疾驰，不久就平安地到达了最近的那个村庄。

“玫瑰烧真是害人不浅！”他抱怨道，不敢扭过头来瞧瞧。“可是那味儿好香啊，该死的！……我再也不要看见什么玫瑰了……但愿它连根枯了就好。我差点儿没把脑袋搬家！……还有那个斯拉薇老师也是好样的。他说，搀了英国料酒喝。见鬼的英国料酒。我的头沉得跟生铁哑铃似的……但愿他们没派人来追我！……主啊，圣尼古拉，只要搭救我免了这场灾祸——我发誓：往后就连一滴玫瑰烧也不进口了。”

哎哟，这种卡赞勒克的玫瑰烧，叫鬼给逮了去吧！相信我的话：这种酒要么是魔鬼自个儿发明的，要么是什么神官

发明的。你喝了它，可就没法摆脱了。你想起它的芳香、清冽、可口——就是睡梦中也梦见酒盅、琵琶桶、酒壶跟漏斗。一谈起它的由来和起源，你就什么事都忘了，你想到玫瑰园跟煮酒的锅子想得你失魂落魄，你的脑袋变成了一个筛子，普罗夫迪夫的女士拿来滤果子冻的筛子……

临了，让我跟您撇下这件肮脏事儿，坐在杨柳底下，瞧瞧尼古尔巧跟他的朋友干些什么：天可已经在黑了。卡赞勒克的未来的这三个希望喝光了一壶以后，铁匠古赛因的儿子就在他们前面出现了。在卡赞勒克青年的经验比较丰富的代表人物中间，这个小子享有很大的然而不太值得赞扬的名望。要是您向我们受过教育的青年中间随便哪个询问这个年纪更轻的小伙子的性格和道德水平，他们就会告诉您许多很有益的故事，津津乐道地叙述他在这个城市里干下的各种英雄业绩，对于讲故事的人本人进一步提出的询问，这些业绩完全作了答复。要是您向他的亲人和上了年纪的土耳其人跟保加利亚人询问他的品行，他们给您的回答准会叫您掩上耳朵，逃到天外天王国的天涯海角去。其实古赛因的儿子只不过跟‘宠儿们’来往，那班宠儿睡也喝，吃也喝，活着就为了喝酒。他马上就跟尼古尔巧交上了朋友：他们彼此都很合口胃，彼此都爱上了，一块儿在街上在野外晃悠。“物以类聚，”聪明人这么说。

“这两个小子将来不会有出息的，”老头儿说，摇着头。“要是不淹死在河里或者泥沼里，那准保要上绞刑架。年纪

轻轻就滥喝起来，在咖啡馆跟小酒店鬼混，怎么聂诺光是瞧着不管！嗯，古赛因的儿子是个孤儿，没人管教。可是聂诺的孩子怎么没给狠狠地抽一顿？”

“这种小子该关进疯人院去，拿冷水在他们的头上浇。要知道酒鬼比疯子还不如，”阿里阿伽说，一边摸摸胡子。“要是我管得着，那我就每人给他们五十棍子，打得他们把玫瑰烧的味儿全忘了。随后把他们撵出城去，免得使坏。长了疥疮的羊就该从羊群里赶出去：要知道它会传染给别的呢。就是聂诺本人也该在脚后跟上打二十棍。养到这么大个儿，倒放松了缰绳？这种爸爸要来干吗！”

社会的舆论对聂诺的继承人就是给了这样的评价，尽管另一个象尼古尔巧那样的小子的溺爱儿女的妈妈看法不是这样，而且财主的儿子是应该多多原谅的。

现在我们瞧瞧杨柳底下发生了什么事。

那伙寻欢作乐的人，又添上了几个城里的二流子，继续慢慢地喝着玫瑰烧，吃点儿巴旦杏，直喝到头遍鸡啼；那时候大多数人还没有喝得尽量，决意回到城里去，两个人留在草地上打鼾。他们俩不仅不理会好言好语的规劝，就是对于具有多方面的经验，还有照他自己的说法，肚子通海①的赫黎斯托的一双结实的拳头，也毫不在乎。这两个参加盛宴的人经过长久的斗争、拚命的挣扎跟消极的抗拒以后，就留在露天，其余的人动身往城里去。

①直译是“镀了锡的胃”，意指可以大量喝酒。

“明儿晚上可不能这样办了,’赫黎斯托晃荡着胳膊说。“空肚子不能喝酒。‘挨饿的科尼利制服不了美人拉达……’”

“吃—吃—过东西的人不—不—能喝—喝—烧—烧酒……我们可不是俄罗斯人……”尼古尔巧说，身子不由得东摇西晃。

“那干吗不喝葡萄酒呢?’赫黎斯托问。

“葡萄酒让挖坟的跟教士去喝吧。我们是什么样人，难道是蛤蟆么？”接着传来了抗议声。

“明儿晚上我们要烤两只羊羔。还要叫茨冈人来，”赫黎斯托跳起来说。

大伙儿都同意了。这当儿那班年轻人已经走到城墙那儿,开始告别:一帮人往左,另一帮往右,还有一帮往前。只有尼古尔巧、铁匠的儿子跟赫黎斯托留了下来。

“干吗我们没有带灯笼来？要是放夜哨的扣住我们的话,我们的小酌可就完蛋了,’铁匠的儿子说。

“我们上那边去拿诺娜的灯笼,’赫黎斯托哈哈大笑,回答道。

“这个‘那边,在哪儿呀?’铁匠的儿子问。

“你们跟我走,就会瞧见了。”

几分钟过后，三个朋友站在一所小房子前面，轻轻地敲了敲门……周围鸦雀无声；月光明亮，照着对面那所房子的墙；数不清的繁星在天上闪烁；田野里吹来一阵夜风。再没有别的了。

“ 捡块小石子，扔到小窗里去，”尼古尔巧说，酒已经在醒了。

赫黎斯托捡起一块小石子，往窗玻璃扔过去。过了几分钟，篱笆缝里传来一个女人的悄悄的嗓音，非常小心地问道：

“ 谁在那儿？”

“ 开门，”赫黎斯托拿食指敲了一下篱笆门，回答道。

篱笆门开了，三位英雄走进了维纳斯的庙堂。

四

女修士哈吉・赫黎斯季娜姆姆宣传道：卡赞勒克是个历史悠久的圣城，就跟亚当爷爷和夏娃奶奶居住的那个古代的乐园一样，不过它不是座落在底格里斯河跟幼发拉底河中间，而是在老河、巴雅特跟喀伊那尔札中间。这个是非常明白易晓的，可是叶芙杜基雅太太说：缺乏信心是桩巨大的罪孽 对于圣明的所罗门所写的《圣经》里头说的一切，应该尊敬地看待才对。

“ 那末请你说说看，为什么老河叫做老河？”哈吉・赫黎斯季娜问，那末津津有味地吧唧着嘴，有时就连她的舌头都从自己的窝里跳了出来。

“ 老河所以叫做老河，就因为它比喀伊那尔札跟巴雅特都老，”叶芙杜基雅太太回答，同时脸上显出逢迎的微笑，凡是聪明懂事的人全都有这样的微笑。

“那末为什么居尔—博克路克[1]叫做居尔—博克路克？”哈吉·赫黎斯季娜又问。

“因为卡赞勒克人往那儿倒炉灰，”叶芙杜基雅太太回答：“用保加利亚话来说,这块地方应该叫做‘炉灰地,’……明白么？”

“你跟你那‘炉灰地,都给我滚开吧,’哈吉·赫黎斯季娜可火了。“卡赞勒克人从没有往那儿倒过炉灰。卡赞勒克人可不是索波特人，还没有发昏……做胰子的工人给他们整整一奥加胰子来换十希尼克[2]炉灰……要是索波特人那儿也有做胰子的工人，他们多半也不会把炉灰倒掉了。”

“你撒谎,哈吉·赫黎斯季娜,你撒谎！”叶芙杜基雅太太反驳道。“索波特虽然不大有做胰子的，那儿可有染布工人，他们收炉灰比做胰子的给的价还要高得多。”

“我跟你说,居尔—博克路克所以叫做居尔—博克路克,就为的该隐[3]在这个地方杀死了他的兄弟亚伯，”哈吉。赫黎斯季娜用权威的口吻宣布道。“我朝圣地的时候，跟一位长老说，该隐杀死亚伯的那个地方就在我们城里，那位圣人吃了一惊,想了一忽儿,随后说这非常可能,我们应该在那个地方兴建一个修道院。‘男修道院还是女修道院？’我问。‘兴建一个男的,’他说。‘女的你们那儿已经有了。,这位长老是个又贤明又和气的人。‘赫黎斯季娜，’他对我说，

① 居尔—博克路克 土耳其语,直译是一片渣子。——俄译者注

② 希尼克 木制的干量器。——俄译者注

③ 该隐:《圣经》中人类始祖亚当的儿子。

‘你是个圣徒，你是上帝选中的人，你是抹大拉的马利亚①第二。天国就是为这种人才造的。’‘祝福我吧,长老！’我照例说道。‘上帝祝福你！’他回答。‘赦免我的罪吧,长老，’我说。‘我赦免你，’他说。这么笃守教规的长老我连一回也没有见到过……我离开耶路撒冷的时候，那个可怜的人哭起来了：‘你把我扔下给谁呀！……’他的胡子哆嗦得跟普罗夫迪夫的大车似的。你，叶芙杜基雅，还没看见过什么圣人呢。”

“他可不是滥花了你的钱么？”叶芙杜基雅嘲笑地问。

“你怎么笑得跟什么贵妇人似的？”赫黎斯季娜说,气得脸发白了。“这又不是你的钱……关你什么事？我也不向你借。人人想到怎么花他的钱，就可以怎么花。”

“忏悔师没骂你么？”叶芙杜基雅挖苦地问。

“你怎么讥笑起忏悔师来了！”哈吉·赫黎斯季娜嚷道。“他是跟主教一张桌子吃饭的！真该割掉你的舌头……”

“那末聂诺的儿子呢？提到聂诺的儿子你又怎么说了？”叶芙杜基雅太太问。

“那末铁匠的儿子呢？”这下可轮到哈吉·赫黎斯季娜来问了。

“铁匠的儿子怎么样？聂诺的儿子也罢，铁匠的儿子也罢,他们都不是来找我,而是来找你的,”叶芙杜基雅太太嚷道，恨得揪着自己的头发。

①据《福音书》的记载，耶稣复活后，抹大拉的马利亚头一个看见耶稣基督。

“他们找是来找我，可是跟你睡觉，”哈吉·赫黎斯季娜生气地说，走出了静室。

好心的读者从我引用的那段对话里不难得出结论：我那主人公的教育和训练就连一分钟也没中断过，卡赞勒克不久就该把这成熟的、富于经验的公民搂到它的“怀抱”里。这个公民的名字已经挂在所有的人的嘴上，人人都想对于他的前途发表点儿意见。城里甚至还风传着这样的流言：聂诺好好儿琢磨过后，不得不对儿子长篇大论地教训一番。

“你知道，钱怎么样得来的？”他皱着眉头，问他的继承人。

“庄稼汉手里拿了锄头，辛苦地干活，赚到了钱，财主光是拿现成，”尼古尔巧回答，朝爸爸瞅了一眼，象是好学生在瞧教师。

“不错。可是老年人说，钱财得来容易守住难，”聂诺说，他的脸有点开朗了，分明他对儿子的回答觉得很满意。

“容易到手的，也就容易花掉，”尼古尔巧说。

“那末你搞到了钱了？你知道，钱是怎么挣来的？”爸爸又做出一副严厉的样子，问道。

“要是人人都挣起钱来，那大家伙儿就只有饿饭了，”那个年轻的政治经济学家回答。

“闭嘴，狗养的，听我跟你说话，”聂诺跺了下脚，说。“我要知道你哪儿来的钱给女修士买蜜饼跟绸祭袍。你以为我不知道上礼拜六你在客店里干的好事！我要剥掉你的皮！要是你以后再这样胡搞，那就滚你的蛋！昨儿晚上我看见

阿里阿伽。他跟我说，你跟铁匠的儿子在咖啡馆跟小酒店晃悠，你们醉得跟皮鞋匠一样。他本来想给你一顿好教训，可又不想叫我伤心。真该好好儿把你惩一惩。你既不知害臊，也没有良心。昨儿你在下街区干些什么，嗄？在哪儿过夜？主啊，我的儿子，聂诺的儿子，财主聂诺的儿子，在小酒店晃悠，喝得酩酊大醉，找娘儿们，雇茨冈乐队，安排酒宴！这个也该了结啦！我跟你……”

老子在唠唠叨叨地教训的当儿，尼古尔巧一直眼睛瞧着窗户，研究在梨树上打架的那些麻雀的性子；等到老子说了最后那句话，年轻的博物学家看见妈妈在院子里经过，往地窨子走去，他就匆匆忙忙从屋里冲出去，仿佛家里着了火一样。

要是随便哪一个心理学家在尼古尔巧瞧见他妈走进地窨子的时候注意到他的脸色，那不由得就会得出结论：妈妈的行为尽管仿佛毫不打紧，对她儿子可引起了深刻的印象，象是她的拜访地窨子跟他一辈子的幸福都有关系。聂诺发觉儿子不想听他的劝告，很是奇怪。可是等到尼古尔巧打屋里窜出去，慌不迭地冲到地窨子去，老头儿断定那小伙子发了疯，脸色白得跟亚麻布一样……他站起来，走到窗户跟前……

可是就在这刹那间，尼古尔巧刚要跳过地窨子的门坎，往里闯，他的妈妈忽然打那儿走出来，吓得儿子跟丈夫都不由得后退了几步……聂诺财主这个胖宝贝儿那副模样可真吓人！脸蛋发白，眼睛放光，嘴唇上糊着白沫，蓬乱的头发

上沾满了灰尘，手里捡了块相当大的石头……

“咱们给人家偷了！偷了！”那个善良的女人吼道，甩着那只抓着石头的手。“只不过前几天钱还在呐……我把它藏在墙里的石头中间。主呵，现在怎么办呢？……来找呀。干吗你站在窗户里边，象树桩一样！”她冲着丈夫骂道。“来找呀！啊哟，我的亲妈妈呀，我的钱在哭了！”

聂诺奶奶说着，在门坎上坐下，把手指头伸到头发里去，毫没顾忌地号啕大哭起来，就连梨树上的麻雀也停下了玩耍，开始注意地听。

聂诺来到院子里，走到妻子跟前，焦急地问：

“你说的是什么钱？我不明白。说说清楚，你的什么钱丢了。”

“什么钱呀！”聂诺奶奶嚷起来。“我的钱，我攒了整整十五年……把我弄得破产了，我的上帝，主呀，破产了！……到了老年叫我要饭去……”

“钱多不多？”聂诺叹了口气，问。

“噢，多得很，”聂诺奶奶回答。“我的项链啦、颈饰啦、我的金洋啦，还有爸爸的、妈妈的钱，还有……”

“我相信这是咱们的尼古尔巧干的勾当，”聂诺愤怒地说。“干吗你把它藏在地窖子里？还是交给我的好……你怎么会想到把它藏起来不给我知道的？所以这忽儿你就得哭了……”

“上这儿来！”他冲着儿子说。“你说，把妈妈的钱花到哪儿去了？花了多少？……我不明白，他哪儿来的钱招待

那帮游手好闲的朋友！昨儿他给了茨冈人整整一块金洋，他们给他玩儿……嗯，谁偷了妈妈的钱啦？”

可是这当儿聂诺奶奶抬起头来冲着那个呆若木鸡地站在她面前的儿子瞅了一眼，说：

“这不是他偷的，是你的听差跟我的丫头偷的。尼古尔巧从没有上地窖子去过。”

听见了这句话，我们的主人公马上鼓足了勇气，抬起脑袋不带结巴地把妈妈说的话跟着说了一遍：

“我没有上地窖子去过，也没法知道妈妈在那儿的墙里头藏的有钱。”

“那末你哪儿来的钱在城里大喝老酒跟做小东呀？”爸爸问。

“我给他的钱，’妈妈回答。

这番简短的解释以后，爸爸、妈妈和他们的继承人到屋子里去开家庭会议。

“钱得找到才行，’聂诺决定道。

“我们应该把听差跟丫头送到衙门里去，在那儿好好儿把他们审问一番，’聂诺奶奶决定道。

“让他们问问伊凡，他哪儿来的钱买阿尔那乌特手枪跟呢外套的，’继承人说。

不用说，这三个决定全都毫不耽搁地实行了。仆人和婢女受了审问，给搞得晕头转向，受了折磨，挨了打，可是事情并没有进展，钱也没有找到。仆人说，尼古尔巧说他从没有去过地窖子，那是在扯谎，他们提出了许多相反的证据，

可是聂诺的话就是法律，所以他们只得不做声，耐心地忍受折磨。这样拖了整整两个月。忽然间，就在被告们应该最后一回押上法庭的那一天，聂诺家里发生了一件重大的事情。卡赞勒克一家小铺子掌柜的，贩卖烧酒、英国料酒、巴旦杏以及其他开胃醒脾的妙品，来到聂诺先生的傲慢而睡意蒙眬的眼睛前面，宣布：他该付给他这个赚辛苦钱的穷人两千个铜子，偿付烧酒、巴旦杏、无花果和英国料酒的费用。

“两千个铜子？什么两千个铜子？你疯了！我要你那英国料酒干吗？感谢上帝，我还没有糟蹋自个儿的胃呢！我们的烧酒，足可淹没全卡赞勒克，无花果跟炸豌豆，我们都不吃的。”

小铺子掌柜的从怀里拿出一本红皮封面的长账本，拿两头系着小球的红皮带子扎着的，跟着念起来：

“一奥加玫瑰烧—— 四个半铜子；半奥加英国料酒 ——二十个铜子；一小桶黑葡萄酒—— 一百三十四个铜子……”

“等一等,等一等!……我不要听了,”聂诺抓着小胡子嚷道,“你还是告诉我,谁打你那儿拿了黑葡萄酒的?”

“您家的人,”掌柜的回答。

“去你的吧！……我没法跟疯子打交道。你把葡萄酒跟巴旦杏卖给了谁,就向他要钱去。”

“遵命,”掌柜的回答,就走了。

这件事故使那座火山沉思了一忽儿，随后正经地跟妻子谈话。

“咱们的尼古尔巧准会给咱们干下大祸害呢，”他说。

“孩子有什么过错？他一点儿也没有干系。我们的小铺子跟小酒店掌柜的都是些下流坯……你向他们赊了两个铜子的炸豌豆，他们就会给你记上两千铜子的账。别付他——不就完了。”

“那末你在他铺子里拿了什么东西？”

“拿了一奥加米还有点儿盐。”

“那末你就去付啊！”

“什么？付两千铜子么？”

“付给他米跟盐的钱！”

这老两口子还打算面对面地谈些什么，世界上可谁也不知道，因为这当儿一个卡赞勒克的有钱人双手捧着一个装满了钱的口袋，走进这间谘议室来。聂诺抓了块板，就跟客人一块儿盘起钱来。过了一刻钟以后，聂诺把钱藏在两个口袋里，一个放银洋，一个放金洋——随后，把两个口袋放在长凳上，冲着债户说：

“咱们到楼上去吧。我给你字据，再喝一盅玫瑰烧。”

这个债户是个明事理的人，并不推却，喝了一两盅，这样好从他债主那儿在哈吉·喀尔巧夫的利息里哪怕扣下一个铜子儿来：他那么谦虚那么恭敬地跟着聂诺，好象人家带他去忏悔或者见教父一样。不久两位朋友就在楼上聂诺和聂诺奶奶招待客人的那个屋子里坐定，他们前面放一张铺着红桌布的矮桌子，上面搁着烧酒跟冷盘。

可是我们不爱观看别人的嘴怎么咀嚼和喝酒，所以把

聂诺财主和他的朋友丢在一边，走下楼去，略微打开搁着口袋的那间屋子的门，瞧瞧那儿出了什么事。起先我们瞧见一扇通往花园的小窗打开了，尼古尔巧探进头来张望。他的脸发烧，大颗的汗珠在脑门上滚，眼睛吃惊地眨巴着，胸脯沉重地喘着气……可是瞧哇，瞧哇！他在花园里找寻什么东西，端起一块大木头，拖到窗户跟前；他站在木头上，抓住了窗棂，爬进窗户，跳到地板上，走近那条长凳，拿起一个口袋，塞在怀里，临了又爬到花园里，把大木头搬回原处，关好窗户，于是就不见了。

也许，我们就去把这件事告诉他爸爸吧？不忙，等一等……为什么我们要管闲事，尤其是亲骨肉中间的闲事呢？人家就是生就这样一副脾气，不喜欢旁人来打开他的眼睛，叫他瞧见那不好受不痛快的现实；“不问到你就别多开口”这句成语就是由这种情况造成的：他正在寻找，想要找到的那个东西，往往正是他想藏起来的……

正当那两个朋友一杯接一杯地各自往内脏里灌上三杯的时候，外边的门开了，人家叫聂诺上衙门去。他已经走到篱笆门跟前，忽然想起钱没有锁起来，就吩咐妻子把它收好，随后走了。

聂诺奶奶不知道丈夫拿到了多少钱，走进屋子，瞧见了剩下的那个口袋，就把它解开来，往里头搜。

“我也该拿点利钱才是，”她心想，冲着门瞅了一眼，仿佛深怕有谁瞧见似的。“不过现在我不把钱搁在地窖子里了。人家瞧着眼红呐……应该搁在地板底下，要不埋在花

园里。”

聂诺奶奶这么仔细盘算的结果，拿出五个银币①，再把口袋缚好，锁在圣幛底下的那个箱子里。她把五个银币带到花园里大苹果树底下。这个聪明的女人在苹果树底下干些什么，我们用不着知道，因为钱总是藏在最秘密的地方，而且我们得上衙门去，打听一下干吗把聂诺财主叫到那儿去。

聂诺来到衙门里，瞧见阿里阿伽坐在前面，做出一副大模大样的神气，挺严厉地瞧着人。

“请你说说，”阿里阿伽问，“为什么你把自己的仆人关到监牢里，向他们要他们没有拿的东西？我知道得挺清楚，你自己也不信你妻子的钱是这些不幸的人偷的。改悔吧，聂诺，现在还不迟呢。给你生命的那个人从天上瞅着你，预备要你报偿这些穷人的眼泪。难道你不怕上帝吗？你说，既然你的心根本没向着上帝，为什么你上教堂去，为什么你听侍候上帝的人的话，为什么你膜拜到地上？你知道，耶稣对门徒怎么说的？要是你不知道，那我就来告诉你吧，他吩咐你们要象羔羊一样温顺，象小孩一样正直。哎哟，聂诺财主，你可不是个基督徒，不是个公道的人！拿金子打了个十字架，朝着它祈祷的，算不上基督徒；只有实行上帝的先知的指示，廉洁而正直地生活的人才是基督徒。你们痛恨犹太人，说他们的祖宗把基督钉上了十字架。可是你们自己

①土耳其银币：值二十个比阿斯特尔。——俄译者注

在做些什么勾当？你们可不是每天每小时都在把他钉上十字架么？你们可不是嘲笑他的圣名么？哎，瞧瞧自己吧：你可象了什么人啦？瞧瞧自己干的事情，想想自己的罪过吧。这倒不是犹太人，而是象你那一路的人，身上才叫基督和他的使徒的神圣的血染红了。你去把你那些没有罪的仆人放了，他们正在悲叹自己的苦命，诅咒那个踩进你的家门的时辰。钱是你儿子偷的……相信我的话，我从没说过谎：尼古拉走了弯路啦。拉紧缰绳吧！……一礼拜里头他在城里花了五千个铜子以上。你就睁开眼睛，设法管住他，趁现在还不太迟……别以为大伙儿都是傻瓜，不能够辨别是非的。记住：要是你不听我的劝告，我们的公民会叫你清醒过来。现在去吧！”

阿里阿伽的话在聂诺的那颗肥胖的心上引起了强烈的印象，那颗心早就不会激动了，因为大量的脂肪跟心灵感受的能力在这个人身上紧紧地拴在一块儿。他一言不发地去见警察局局长，声明钱已经找到了，要求释放仆人。随后他回到家里，把妻子叫来，在长凳上坐下。他的脸色发白，眼神透着恐惧。

“我跟你说过，钱是咱们那不成材的小子偷的，你可不相信，”他说。“我们应该想想怎么样处置他。树得趁小时候就扶直。”

“拿他怎么办？难道打死他么？”妈妈问答。

“不是打死他，而是给他娶媳妇，”聂诺回答，他的脸跟潮湿的天鹅绒似的发亮。“要是我们给他娶媳妇，他就不去

追女人了；不去追女人——就不再乱花钱了。”

聪明人的这个挺有道理的结论，开头妈妈听了可不大中意，经过长久的商量和争执以后，临了总算被接受了。

五

您可认得票特尔·巴姆尼亚么？嗯，不用说您认得他的：他有一所三层楼房，院子围上了灰泥墙。票特尔大爷在街上走的时候，他那模样儿就象一头挤奶的母马，因为他的肚子叫‘五香红烧肉’[1]的挺滋养的部分跟鸟类的屁股撑得相当大。不过票特尔大爷主要的特点却是，这位值得尊敬的、可敬的人往小酒店走去的时候，差不多老是反背着手，数着那一长串没带十字架的琥珀念珠。虽然聪明人断定：人的心老是浮在他那跟上帝相象的脸膛的表面，好象树脂浮在水面上一样，可我怎么样也不能同意他们的话，因为票特尔大爷的“代表机关”跟他的净血器官、跟脑部保持脾气的器官、跟神经系统全都没有一点共同的地方。大家都知道，灵魂跟身体中间有着这样的相同之点，我们只有在修士跟公猫中间才找得到；可是大自然偶尔喜欢闹一回革命，甚至连他自己的规律也不管：所以我们的票特尔大爷尽管长得脑满肠肥，心肠却比众人的好，还有几分智慧。比方说，要是您想到问他：精的跟肥的，哪一种肉好吃，他就回答您，

①五香红烧肉：加了葱、蒜和各种香料红炖的肉。——俄译者注

“圣明的所罗门明白地昭示，精究膳事乃大罪也。”一句话，票特尔大爷是这样一位人物，他要是搬到加洛菲尔去住，那在很短的时期内准能压倒加洛菲尔的独眼龙皇帝。关于加洛菲尔我用不着跟您说什么，因为加洛菲尔人不但在自己家乡，就是在察列格勒的十字路口也会扯他那本乡的事。即便加洛菲尔的维基尔①也承认：在瞎子和独眼龙的王国里照样也有皇帝。当然喽，我们发表的意见只不过是个假定罢了，因为票特尔大爷决不肯拿卡赞勒克连带它的玫瑰烧来换博尔格勒②的买卖人当的。

“我在您那值得夸奖的博尔格勒什么也没瞧见呀？”票特尔大爷问您道。

“瞎子、聋子、哑子、瘸子的国土，”您那么回答，因为您确信您的话决不会传到买卖人的耳朵里。

“博尔格勒人可有玫瑰烧么？”

“没有。”

“那末上等的葡萄酒呢？”

“有的。”

“那末苦艾酒呢？”

“有的。”

“红的还是白的？”

“帕尼契尔斯基家里有红苦艾酒，伊凡大爷家有白的。”

“有冷盘么？”

①维基尔：土耳其语，代办人、经理人。——俄译者注

② 博尔格勒：现苏联的一个地名。

“你真是个什么也不信的福玛[1] 难道喝酒还会没有冷盘么?”

博尔格勒人既不是属于“拉丁真谛”,也不是属于斯维希托夫学院,也不是属于普罗夫迪夫哲学学校,在那些学院跟学校里就连腌腊肉都得用拉丁古方、保加利亚皮带子跟希腊手稿的。在博尔格勒腌制这种腊肉—— 简直叫你把手指头都舔得一干二净!就跟牛油一样,入口而化。而且价钱便宜,便宜之至!您就是在您那女修道院里,那边不买进只卖出的,也找不到这么便宜的价钱。你知道么,要不是价钱这么便宜,保加利亚的正直的爸爸和妈妈早就把他们那些敬爱的买卖人打发到魔鬼那儿去了!

“别再提上帝选中的这个城市了。我的口水直流,”票特尔大爷回答您。“唉哟,要是博尔格勒人有玫瑰烧的话,我马上就扔下我们的老家,去当那边的中心小学[2]的教员,或者新办的教堂里的神甫,再不然就当把马跟犍牛赶过俄罗斯边境的牧人的头儿。”

我想,根据这不多几行文字,您对于票特尔大爷的性格和德行已经可以给自己凑成一个概念,关于这位大爷我打算多扯一阵子。

可是票特尔大爷尽管那么神气跟一本正经,有时候却也不反对开玩笑。不过他的玩笑就象加洛菲尔的讽刺家根

① 《圣经·新约》中作多马,乃十二门徒之一。耶稣复活后,多马还没有见到,不肯相信。
② 博尔格勒为保加利亚侨民的孩子办的学校。—— 俄译者注

克·摩陵或者普罗夫迪夫的贤人哈吉·卡尔巧的赞美歌一个样。票特尔大爷老是独创一格，跟任什么人都不相象。譬如，他在城里游玩的时候看见一个打扮得妖形怪状的女人，时光的犁已经在她的脑门上耕出了几条皱纹，他就低声地哼起来：

你呵，拉达，油头粉面的拉达！
你的美貌叫我万分懊恼。
瞎眼睛上贴着弯弯的鹅毛，
满是脓疱的脖子上戴着项链，
空着肚子，却束着镀金的腰带，
肮脏的耳朵，却挂着耳环，
墨黑的脚跟，穿着花哨的皮鞋。

看见了趾高气扬的年轻人，他肚子里象是有一个茨冈乐队在演奏似的，他就唱道：

拉达,嫁给我吧……
拉达，我也是个阔新郎！
老鼠送给我一麻袋羊酪，
蛤蟆送给我一小块肥肉，
螺旋钻给我钻好了一些麦粉。
我可以自己吃饱并且招待客人

他当着上了年纪还不肯想到娶媳妇的老光棍的面，一边吹口哨，一边唱起那支著名的光棍歌来：

我没想到娶媳妇，
可想起了好叔叔：
“你娶亲吧,娶亲呀,侄儿，
别白白糟蹋了青春；
娶个瞎了眼的拉伊加；
你们正好破锣配破鼓：
百岁的新娘，新郎快上一百廿。”

不过有时候他开的玩笑一点儿也不损人。比如说，他碰见一个漂亮的娘儿们或者可爱的姑娘，就咳一声嗽，碰到女修士就捻右边那撇小胡子。

票特尔大爷是个成了家的人；他有四个孩子：两男两女。可是把话题转到我们叙述中的主要人物以前，我得跟您介绍一下票特尔大爷的老伴。在我们的祖国就有这一路的女人，叫人想到：理性和智慧在某种超自然的力量的影响下往人的脑袋里扎下了根，这种力量对有些人来说就是温柔的母亲，对另一些人来说是后母。票特尔大爷的妻子，从前叫做涅娜，现在让大伙儿称做票特尔奶奶巴姆尼亚，——真是个聪明伶俐的女人，甚至卡赞勒克的教师赫黎斯托夫他们也不由得暗暗称奇；各种年纪的女人——不管是少女还是老婆子——全都来找她要主意，她总是非常情愿给她们

出主意。不用说，卡赞勒克跟天下其他所有的城市一样，也有忌妒、仇恨和别的坏品质，早在该隐先生那时候人们就有了这些品质，尤其在女人的心里它们往往筑了窝。有一颗这样的心满想在卡赞勒克显耀一番，可是给票特尔奶奶的名声遮得暗淡无光，有人说过：善良而聪明的父母往往生下放荡的孩子。

“咱们走着瞧吧，’票特尔奶奶回答。

所以她老看着她那四个小鸽子。大女儿叫做宾嘉。可惜我不是画家，要不然我可以跟您描摹她那张天真烂漫的脸、晶莹明亮的眼睛、白里泛红的腮帮子、鲜红的嘴唇、弯弯的蛾眉、隆起的胸脯、雪白的脖颈、匀称的身量。可是宾嘉还有一样好处，这种好处不会衰老，赢得的好名声可以一直流传到身后。她又善良又聪明，那股勤快劲儿只有天真纯洁的人才会有。她那悦耳的嗓音和她的快活的歌声传遍了整个街区，她干活那么麻利，卡赞勒克最好的主妇不由得也要夸她几句。要是您看见了她织的亚麻布，她的刺绣，她烤的小面包，正当她把它们搁在肩头从面包房里走出来的时候，您准会同意我的话：保加利亚女人是世上最好的女人。

“谁娶了这个姑娘做老婆，那他就一辈子过得跟在乐园里似的，”即便那些不爱说人家好话的老婆子都这么说。

“象她的妈妈呀，’爷们一边解说，一边叹气，惹得他们的好媳妇儿狠狠地数落他们一顿。

至于说到那班年轻小伙子，他们光看人家的脸蛋跟身段，不大管那个主管一个人的脑部机器，他们也不能不想着

宾嘉叹气，因为所有值得称赞和爱恋的东西全都在她身上凑在一块儿了。可是有一颗心每逢碰见了宾嘉，瞧见了她那双比任什么人都强的晶莹可爱的眼睛，就怦怦地乱跳。这颗心是属于斯托扬·汤契夫的，他在城里给大伙儿看做又善良又正直又能干的小伙子。唯一使汤契夫不能算做卡赞勒克公民中头等人物的，就是他的爹娘没有钱，外加他妈是全城著名的搬弄是非的女人。这一套可不能叫老是努力分辨小麦跟莠草的卡赞勒克的世家人士满意。

“好小子！”一个卡赞勒克的老人说“就是他妈差了点儿；可是对于他本人，你总不能说一句坏话，他又勤奋又能攒钱。”

“他办事可真麻利，”一个老头儿回答,这种老人家只有人家给他们干了点有利的事，才会说一声好。“我托过他办一件事,办得真不错。”

“应该选他当学校总监才对，”冈巧。柏波夫说，他惯常在财主们决定问题以后才发表意见。

“不，不成……决不能这么办……让查哈拉里人来笑话我们么？……母亲整天在城里闲逛，儿子却当上总监！”头一位反对道。

从这段无关紧要的谈话，您可以断定：斯托扬不但引起了卡赞勒克一般公民的注意，而且还特别引起了做爸爸的人的注意，他们有幸抚养了黑眼睛的母山羊羔子，现在正在给她们找买主。那末，票特尔大爷，他也有待嫁的女儿，对于斯托扬是怎么想的呢？

“斯托扬是个好小子，”他一边数念珠一边想。“据说他妈不太那个……可是她有什么不好呢？女人不过是女人罢了。人家说，她在城里到处闲逛，就跟什么镀锡的女工似的……那又怎么样？大伙儿都在走来走去。我就整天不在家里……而且我嫁闺女又不是想给妈妈，是给儿子的呀……据说，什么样的母亲就有什么样的儿子。让人家去说吧。那小子，你可瞧瞧那小子呀！前天他上我这儿来，想说什么，可是康斯坦丁·密格拉来了——打搅了这件事。要是斯托扬来求亲，咱就把闺女嫁给他。手里抓着的一只山雀，也比天空里的鹤强。”

妈妈（上面已经说过，是个聪明女人）当然也同意把闺女嫁给这个具有规矩人的一切品质的年轻人。

“我的爸爸难道是好出身么？”她问自己，一边琢磨着人们的愚蠢。“公公跟强盗一路走，打劫人家，可是我的丈夫大伙儿都说是好样的。去分析一下看，人们需要些什么。我只晓得，比斯托扬再好的女婿，我们找不着了。婆婆说：卖犍牛的时候，瞧瞧它的脖子跟蹄子，雇长工的时候，瞧他身上怎么打扮，怎么捏鞭子的。‘穿粗凉鞋的人，也可以穿鞋子，’她说，‘可是谁要是穿上漂亮的加尔洛夫皮靴，他就不能穿凉鞋了……你可知道，新媳妇儿，光是漂亮的皮靴不能给自己的爸爸带来好名声么？’我婆婆真是多么有见识的老人家呀！可是人家说，斯托扬的妈妈很放荡，儿子倒听她的话，尊敬她。这有什么不好？好儿子应该尊敬坏爸妈，因为他们生了他，抚养了他。尊敬自己的爸妈！‘尊敬母

亲！……’那末他该怎么办？……难道把她宰了？好也罢，坏也罢，反正总是妈妈。”

现在我们瞧瞧，宾嘉自己对于斯托扬是怎么想的，好心的人都挺关心她的命运。可是谁能告诉我们女人心里的秘密，尤其是少女的心？那颗心里有这么多的甬道、黑暗的死胡同、七曲八折的。谁能告诉我们天真的年轻人的脑袋里转些什么念头？那种年轻人才只开始生活、爱、恨、想着未来、批评社会组织。临了，谁能告诉我们，那些本性活跃、积极、富于朝气的人梦见了什么？一种渴望已经在他们的心里醒来，渴望新生活、渴望各式各样的享受、渴望满足他们精神上的要求。我不知道别人怎么样，我可希望所有十六岁的姑娘全都梦见我……

您可要我向您泄漏另一个秘密么？我巴望自己变成一个二十岁的小伙子，在梦里瞧见上帝创造的那班长头发的东西在想望什么……真是怪事！您瞧，我的愿望一点也不冒犯人家，大自然要是实现了那些愿望，也决不会受到半分损害……可是……可是，可悲哟！青春不会回来了，我善良的读者诸君，而梦想，跟我们本人一样，也在衰老了。从前有一个时期，我的头发还是乌黑的，脸有红有白，眼珠跟两颗星似的发亮……那时候发生过……可是一切全都过去了……剩下的只有赤裸裸的回忆，非但不能叫我们欢喜，还把我们心里头的幸福都给毁了，这点子幸福虽然叫四面八方扯得好痛，我们可还保存着……

可是我们向这一切摆一摆手，走到宾嘉那个开满了各式各样的花朵的小园子里去吧。我喜爱这些少女的小园子，只有天真未凿、没有尝过欧罗巴的知善恶树上的果子的滋味、到此刻为止仍旧又年轻又纯洁的人才有这样的小园子。在保加利亚，这些小园子是贞洁的真正的庙堂，无邪的天真在这儿祈祷，在神圣的自然前面屈膝。宾嘉的庙堂就跟它的女祭司一样地美。我胆敢把这位女祭司比做一朵芍药，在朝霞中开放，点缀着几滴纯洁的、钻石般闪亮的露珠。可是让我们走进去吧！……宾嘉在花坛中间走，带着真心的柔爱瞧着每一朵花，轻轻地叹气，狂喜地抬起她那双明亮的眼睛望着天空，嘀咕着什么，把手搁在胸脯上……可是您瞧，瞧啊！她看见一个无辜的雁来红的蓇朵，把它摘下来，拿小刀子捣，又叹了口气。从这些动作看得出：她心里人类的热情已经在开始搏斗，这种搏斗就叫做生活，——爱与恨的搏斗……瞧，瞧啊！她嘀咕着什么，掉过眼光朝着篱笆门，又叹了口气，摘下一朵四季绣球，闻闻……她到底在嘀咕些什么？让我们去听听！

“为什么只有在订婚的时候才把四季绣球分送给亲家呢？他们准保把我整个小园子都糟践了。聂杰尔契娃婆婆家里，就连茨冈人都走到花园里来，象是不能在外面演奏似的。尼古尔契娃家里，他们倒想不出什么好主意，就是在花园里跳环圈舞，——所有的花全都给踩坏了……斯托扬喜欢四季绣球。大前天我看见他手里捧着四季绣球……妈跟爸谈着，要把我嫁给斯托扬。我站在窗户外边听。‘好小子，’

他说。她回答：‘我知道，他是好样的还要怎么样！’”

宾嘉还打算嘀咕点什么，我可不知道了，因为斯托扬的妈妈迎面走来了。她来到票特尔家，浑身收拾得挺利落，打扮得挺好看，手里捧着个什么东西，拿一方红手绢包着，——这到底是什么我可说不上来。再会，我走了。

斯托扬的妈妈走进屋子，在主人让坐以后，好一阵子没有做声，虽然她不是属于喜爱这种举止的那一路的。殷勤好客的主人也没吭气，尽管票特尔大爷也不是沉默寡言的人……沉默了十分钟以后，斯托扬的妈妈瞅了下顶棚，鼓起了勇气说：

“您热么？我浑身都湿透了。”

“热，”票特尔大爷回答。

“孩子们觉得好么？”斯托扬的妈接着说。

“都好着，谢谢，”票特尔奶奶回答。“您那斯托扬怎么样？”

最后这句问话提出来就为的叫亲家松开舌头，帮她说明来意。

“好。今年主让他挣钱了。我应该，真该给他娶媳妇了，票特尔奶奶。我上您这儿来——就是向您的宾嘉求亲。”

这个消息一点儿也没叫票特尔跟票特尔奶奶惊奇，因为他们早就盼着期望中的媒婆，准备答应下亲事。

隔了几个钟头，斯托扬本人在票特尔家里露脸了。他来跟他未来的丈人丈母谈谈。他们亲热地招待他，给新郎新娘祝福。

六

斯托扬家里聚了几个小伙子——他们祝贺他幸福，喝干了一小盅烧酒。屋子里又快活又热闹——一方面为了贺喜，可也因为烧酒本身带有英国料酒的味儿。

“你娶个极好的姑娘，”尼古拉·格鲁霍伊说，挺快活地瞧着那一满盅酒，仿佛那就是他全部的幸福。

“她的爸妈都很不错，”斯托伊柯·塔赫塔嘟囔着，他立意要当个财主、大人物，至少也得当个收税的，所以不得不称赞这个世界上的强者，批评弱者。

“多咱结婚？”伊凡·洛克马问，他有个平白无故地不断眨巴眼睛的习惯。“你得赶紧地办，要不然，过了一个月我就离开这个城市，找工作去。”

“我也不想拖延，”斯托扬回答。“不过我在这个礼拜得上菲里贝去买点东西……你们有谁跟我一块儿去？”

“我去，”洛克马说。“在卡赞勒克怎么样也找不到工作……你多咱动身？”

“明天，”斯托扬回答，提议干了第三盅。

“够了，够了，”几条嗓子一齐响着，这是最贪杯的人的嗓子。“两杯够了。还得去找人呢。”

“烧酒挺有劲儿，”斯托扬回话，就动手斟酒。

大伙儿都不吭气，预备跟那个安慰人类的尤物再亲一回嘴，到吃中饭的时候每一个客人都觉得需要进点更要紧

的饮食，那妙不可言的迷人精有幸第八回沾湿在座的人的嘴巴，随后大家伙儿得出最后的结论：喜事要办得精彩，斯托扬不该白糟蹋工夫，因为聪明人打铁趁热。斯托扬同意了；第二天一清早他就准备动身上普罗夫迪夫。这当口票特尔大爷跟票特尔奶奶来找他了。

“你，斯托扬巧，顺便去看普拉斯喀尔，替我向他问候，叫他来吃喜酒。他是我的好朋友……我喜欢有钱的、可敬的人，”票特尔大爷说，一边数念珠。

“你，斯托扬巧，别太破费啦，”票特尔奶奶说。“想想将来的日子吧。眼下谁也不象从前那样办喜事了。菲里贝人就只供给咖啡跟果酱。你别想拿丰盛的酒席招待得人家惊奇。大伙儿吃饱了，喝够了，玩痛快了，过后就来笑话你菜烧糊了，葡萄酒很差，烧酒不够劲儿……别白糟蹋钱啦！”

新郎的妈妈站在附近，心想：“公鸡没来得及飞上架子，已经在喔喔啼了。‘别破费了，别安排丰盛的喜酒，别让客人大吃大喝！’不用说，真是好教训！……让人家来笑话我们——拿菲里贝人来做榜样！丈夫穿着绸衫子拖煤，妻子整天坐在凉台上，两个人肚子里可饿得在擂鼓，——他们，您夸奖的菲里贝人就是这个样儿。我要把喜事办得象从前人家办的一个样，尽管我们既不是财主，也不是城里的大亨。‘你，斯托扬巧，请普拉斯喀尔老爷……’您那普拉斯喀尔，我们才非常用得着呐。他可把整个喜事都给搞坏了。‘希腊人踩到的地方，草都不会长，’老年人说。‘别放猪到打谷场，别让希腊人进家门，别把母山羊关在花园里，别叫瓦拉

希亚人吃喜酒，’特黎丰老爷子说。前年在查哈拉，我们的两个细小个子的家伙娶了菲里贝的希腊女人……那忽儿我在查哈拉……那个喜事呀可叫人人都觉得惊奇！那两个希腊娘儿们显得真漂亮，仿佛将近圣灵降临节的沙莫琪娃似的；眼睛瞧着顶棚，象是母鸡在喝水一样；象老婆子那样噘着嘴；把脑袋转来转去，好象索波特的公山羊；脑门起着皱纹，跟乔普倩的犍牛一模一样。那些贵妇人，让鬼把她们逮了去吧！千万别让她们走进你的家门。她们觉得：这个不好，那个不合口胃；这个完全不行，那个可笑……你们自个儿才可笑呐，瘦骨伶仃的娘儿们！你们的美貌全是假的，你们的脸蛋儿上涂着脂粉，牙齿叫白颜料搞得摇动，头发是别人的，你们那隆起的奶子可是租来的。你们跟我们压根儿合不来。我上你们的城里去过好多回，才清楚你们的事，——你们什么也瞒不过我。唉，你们哪儿能跟我们保加利亚的小玫瑰儿比呀？你们哪儿有称得上健康的红晕呀？哪儿有奶大健康的孩子的胸脯呀？哪儿有打心里发出来的、眼睛的光亮呀？你们倒在我们面前夸耀你们的美貌呢！瞧瞧你们的孩子吧！你们瞧见，你们自己象个什么样儿！还有你们的丈夫呢？他们就更不用说了。神气得就象耗子啃着大米似的，走起路来象只鹳，摇头晃脑的象公鸭，松开了尾巴象火鸡……‘你干吗这么神气呀，普拉斯喀尔先生？’‘我给自己买了呢裤子。’‘为什么你的孩子这么又黄又瘦的，普拉斯喀尔先生？’‘我给他们吃白面包卷。’‘难道他们光吃白面包卷就饱了？干吗你不好好地喂他们，不买肉给他们

吃？’‘时势艰难,钱不好挣呀。’你真是个怪人,普拉斯喀尔先生！把妻子打扮得漂漂亮亮，象是茨冈的皇后，可是孩子却不吃不喝地待着！”

斯托扬的妈妈还想到了许多别的，可是我们只得暂时把她撇下不谈，因为那个旅客的马已经拿蹄子顿地，喷着鼻子，甩着尾巴，不耐烦地要求把缰绳……去吧，斯托扬！祝你一路平安！别听我跟读者那套扯淡了。我既是个有学问的人跟保加利亚作家，就爱聊聊，拿各式各样的胡扯把人家搞得昏头晕脑。上帝保佑你别听那个女人的劝告，她脑部的纺车就不大好使唤呢！等到她完全打住了，作家可不管怎么样总想卖弄一番，他就放纵他的舌头，给它漫无边际的自由，让它信口雌黄地瞎说八道，冲着风乱叫。好在纸的价钱便宜了，至于墨水，就连小孩也都学会做了！去吧，斯托扬！你去买结婚所需要的一切吧。人生在世，一辈子只娶一回亲呢！即便把你所有的家当花掉一半也不打紧，至于往后的日子怎么样，你我用不着去想它！多买些钻石耳环、绸裙子、貂皮袄、金镯子，买一个钻石的小十字架、十串珠子、钉着白缨子的紧身、白缎女鞋还有别的东西……我们不比菲里贝人差呐！上帝保佑你！

现在我们上聂诺财主那儿去，瞧瞧他的太太跟品行端正的儿子在干些什么。

“我要给你娶媳妇儿,’聂诺说,瞅着自己那根往上翘着、弯得象小钩子的食指“你别再在小酒店跟咖啡馆晃悠

了……要是你不听话，我就把你打家里赶出去—— 滚你妈的蛋！……明白么？别忘了，我是你爸爸。”

“我们错过了一个再好不过的姑娘！”聂诺奶奶说。“票特尔简直发疯了。主呵，怎么能把这么可爱的姑娘嫁给这么一个人，他的妈妈这么不成器，自己又是生在麦秸上的？票特尔奶奶怎么看法？人家还说，她是个又聪明又明白道理的女人呐！她的聪明跟道理可顶个鬼用？你喜欢票特尔的宾嘉么，尼古尔巧？”

“每一个姑娘我都喜欢，”尼古尔巧回答，龇牙咧嘴地笑，对生活觉得心满意足、万事一路顺风的人通常总是这样笑的。

“我这就拿起棍子，给你一顿好教训！”聂诺说，一边要着烟袋。“每一个姑娘他都喜欢！等一等，马上我就管住你，公驹子。你别再嘶叫、踢人、咬人了。”

“我眼下光咬媳妇就是，”尼古尔巧回答，瞅了瞅门。

“闭嘴，狗养的！”聂诺喝道，跳了起来。

“别骂他，”慈爱的妈妈朝儿子瞧了一眼，眼神里充满着无缘无故的欢喜，这么说道。“你还是想想，给他跟哪一个说媒去……娶了亲，就懂事了。所有年轻小伙子全都是这样的。”

“跟卞奥维奇的闺女拉达说媒去，”聂诺让步道。

“拉达对我们不合适，”聂诺奶奶反对道。“她爸爸前不久还当看羊的……他们的房子完全倒往一边……十年前买的木头跟板，怎么样也扶不直！……我们错过了一个再好

不过的姑娘。”

“除开票特尔的闺女，还可以挑选别的。卡赞勒克还有别的姑娘呐。我给他找一个漂亮的新娘，”那个火山说，喷出了几缕烟。

“哪儿去找？象宾嘉那样的好样儿，卡赞勒克再没有第二个。”

“你又来了。去你的宾嘉跟你自个儿吧！”聂诺回答。

“不，不是又来了！”聂诺奶奶反驳道，恶狠狠地朝她的主人瞧了一眼。“我跟你说—— 别错过机会，你可跟耳朵聋了一样……对叫化子让道，倒不觉得害臊吗？我要是个男人，要是聂诺财主，我就这么安排，让卡赞勒克一辈子都不会忘记这件事。”

“那怎么办？”聂诺非常注意地打听道。

“我要让斯托扬搞得下不了台，给他证明喜鹊不是老鹰的伴儿……人人都该知道自己的本分。别把他的猪嘴拱到面包市场里来。你要是肯听我的话，那就上票特尔那儿去，劝他把斯托扬这门亲退了。‘我怎么样也弄不懂，’你跟他说，‘你那么聪明的人怎么能答应这个人的求婚，他的妈妈可叫老老小小的人全都笑话着呐！丢了钱，可以赚，丢了好名声，那可永远收不回。’你就这么做，证明你是聂诺财主。我倒想瞧瞧，斯托扬怎么样发脾气，怎么样破口大骂有钱人跟有身分的人 听我的话，聂诺，照着我说的去办！”

聂诺迟疑不决地琢磨着。过了几分钟，他朝儿子瞅了一眼，略微皱着眉头，说：

“为了你，我要给大家伙儿当作笑话看了。听见么？你可学好了,象个人样么？”

“结婚以后你就明白了，”尼古尔巧满不在乎地回答。“不过为了什么缘故你们想这么早就给我娶亲呢？难道想叫我好看么？过一阵子再说吧！让我玩玩，享受享受我的青春……”

他说这些话却非常心平气和，一点儿也不激动。

“要是再让你打一两年光棍，那总有一天你会碰到头一棵树就上吊，”爸爸回答。“得赶快给你套上笼头才行……我就是想知道，票特尔的宾嘉中你的意么？要是中意，我就叫他回绝斯托扬。”

末了这句话叫尼古尔巧清醒过来，开始想心事。这个年轻人尽管有各种恶习惯，准备为了最微不足道的动机玷辱自己的人格，他可也有人人皆知的自傲，或者说得更正确些，只有行为放荡的人才有的那种特别的自尊心，那一路人受不了正直和道德上的纯洁，想损害每一个比他们好的人。我们早就知道，尼古尔巧瞧不起穷人和正直的劳动者，他们靠自己的劳动过活，没有机会吃现成饭，因为爸爸没留给他们无忧无虑地享受生活所必需的东西。妈妈脑子里转到的那个主意使儿子非常高兴，他想了一分钟过后，就决定应该照着这个主意办。

“这可不坏，”你心想。“该把斯托扬羞辱一番……叫他认得我们！……就是别叫自己丢人。要是突然间票特尔跟票特尔奶奶对我爸爸说：晚啦！忽然他们不想退婚呢？那

我还有什么脸见我的朋友?不过,不打紧!我跟他们说,爸爸没问过我就去跟宾嘉说媒了。我的卓娜会怎么说呢?可怜的小妮子,准保会哭起来!……我买给她手镯、呢子跟外套。娘儿们是很容易安慰的。可是她跟我说,她有身孕了。这对我可不合适……对付那些女修士——对付她们就比较简单。我从没哄骗过她们,从没答应对她们忠实。她们把自己的贞操挺便宜地出卖了:一个是做祭袍的呢子,另一个是衫子料,第三个要一点儿钱,第四个要买一部新教的《圣经》,第五个什么也不要,光要你的爱情!再会吧,我亲爱的女修士们!你们的尼古尔巧要娶亲了。往后怎么过呢?……还是一个样。娶了亲的男人可以去找女修道院的院长。"

这个家庭会议开完以后,过了几分钟,聂诺财主穿上外套,咬着妻子的耳朵嘀咕了几句,就走了。一路上他相当紧张地开动着脑筋,虽然那个长得太肥满的脑子不止一回丢掉了议论的线索。不久他就在票特尔大爷的房子前面站住,把身子俯过门坎,嚷道:

"有狗么?"

"进来,进来,没有狗,"一个悦耳的、嘹亮的嗓门应道。

聂诺走进去。他的眼面前现出一幅生动的画面。地上铺一条粗席,宾嘉坐在上面缝东西,票特尔奶奶在旁边梳羊毛。两个人的脸都透着快活、幸福。聂诺看见了她们,觉得良心上过不去,涨红了脸。"我来破坏这些好心肠的人的幸福,她们可没有对我使过什么坏,"他心想,不由得站住了。"我们的尼古拉配不上这个安琪儿……可是没法办呀……

要不是我来干这宗差使，我家里可要闹得四分五裂了。别胆怯,聂诺! 我也配不上我的管家婆，可是上帝帮了忙。”

“可以见见票特尔么?”他问。

“他在自己屋里,请进去吧,”票特尔奶奶回答。

走进票特尔大爷那间小屋子，聂诺财主碰见主人那副模样，差不多所有的懒汉到了夏天全都是这个模样：他半裸地坐着，时不时地抹着脸，汗在脸上一条条地流下来。两个朋友殷勤地问候。

“我很想晓得,什么事叫你这么大热天跑来看我,”票特尔大爷说。

“噢,别提了,”聂诺财主回答,一边在窗户跟前坐下。“这么大热天简直把我热坏了。我差点儿走不到这儿。请你叫你家里人给我点儿冷水。”

票特尔大爷一直拿又柔和又恭敬的眼光紧盯着客人，就象代言人那样冲着娘儿们嚷，没有叫她们的名字，叫拿点水来。隔了一忽儿，宾嘉走进来。她在客人前面放了一个绿罐子，里面装满了冷水，马上又到院子里去。聂诺财主咳了几声嗽，说：

“我听说,你们给她定了亲。”

“定了,”票特尔大爷回答。

“定得太早了。”

“怎么会早呢?”票特尔大爷反驳道.“她已经满十五岁了。”

“我跟你说——你们太匆忙了。我有别的主意……我

想娶她给我们的尼古拉做媳妇。”

票特尔大爷鼓出了眼珠，张大了嘴巴。他就是做梦也没想到象聂诺财主那样显赫的人物突然会跟他谈这件事。这样的财主为自己的儿子来向他闺女提亲！虽然他知道，尼古拉是个放荡的小伙子，虽然他对他闺女的美貌、聪明和品行非常看重，而且他也知道，保加利亚的财主们有他们那套习惯，他们的鼻子翘得就跟结婚的旗子一样高。可是过了不多一忽儿，他从这个意外的消息中清醒过来，昂起脑袋说：

“谁知道这件事！要是你们有这样的主意，也该给我使个眼色呀……怪事，那就完了！……要是知道……咳，这忽儿可没法办了。”

“难道说这件事就不能作罢了？”聂诺问。“要不，你怕得罪斯托扬的妈？你讲礼数总算找对了人啦！”

聂诺这个不同寻常的提议落在票特尔大爷身上，象是雪落在头上似的。他的嘴张得越发大了。说实在的，哪怕比他更清晰的头脑也会给这个提议搞糊涂的。两个朋友不吭气地坐了很久，抽着烟袋；聂诺财主喘了好一阵子的气，票特尔在唉声叹气；这两个人有好一阵子谁也不肯把这个谈话结束。聂诺知道胜利站在他这一面，所以努力想象斯托扬的心情、他妈妈的愤怒。票特尔大爷呢，正在盘算，考虑闺女的命运，想着他的冤家都会多么眼红。

“一言为定，好么？”聂诺说。

“一言为定，”票特尔大爷回答。

"叫你的妻子来，当着我的面跟她说说清楚！叫你的闺女也来,亲我的手……我带来了聘礼。"

票特尔大爷实现了他那新亲家的愿望。宾嘉和票特尔奶奶走进来。

"你要什么?"两个人一同问道。

"现在让你们知道,你们就连做梦也没想到过的事,"票特尔说,他的脸上现出畜生般的表情。"我们只得把那头亲事退了……斯托扬对我们不合适。聂诺先生替尼古拉向宾嘉求亲……听见么？主赐给我们幸福！"

"你们分明疯了!"票特尔奶奶回答。"要不,也许醉了?……不,玻璃瓶满着呢。"

"闭了嘴听,"主人翘着一根手指头,威胁地回答。"公鸡啼了,母鸡就该不吱声。"

宾嘉听见了这可怕的消息，就跑出屋子——直跑到花园里去。她在那儿干什么？这个过一些时候我们就会知道。

七

有一天早上聂诺财主坐在葡萄藤底下的椅子上，跟妻子东拉西扯地闲聊。两个胖子的脸全都喜气洋洋、踌躇满志。

"难道结果不是在我意料之中么?"聂诺奶奶又骄傲又自负地冲丈夫瞧了一眼,说。"我把咱们所有的城里人全都

看透了……倒是斯托扬，可听说他怎么样了？顺着小胡子流，可没落到嘴里。怪可怜的！光想尝甜头，没有那么回事：咱们已经拍过巴掌了！”

“疯了！”聂诺牛叫般地说，给自己装了一袋烟。“亲家说：他发了疯，一天比一天坏。他从菲里贝一回来，妈妈就把这一切都告诉他，他上票特尔那儿去，在新娘面前拿出礼物来，说：‘这些东西现在不是我的……拿去吧！’‘我们用不着别人的东西，’票特尔回答。‘多谢亲家。他送给下人的新东西还比这些强哩。’斯托扬冲他说：‘您爱怎么做，尽可以怎么做，想把女儿嫁给谁，尽可以嫁给谁，可是不能奚落人家……这个我可不饶您。您收下了礼物，把女儿在下葬以前好好打扮一番。她跟了尼古尔巧，就象绵羊跟了小犍牛一样幸福！……就算您昧了良心，那也得可怜可怜自己的孩子。别以为我是因为忌妒才跟您说这话。上帝不容许！’随后他就开始骂我，那么出口伤人，要是我亲耳朵听见的话，真连头发都会竖起来。我是犍牛，你是母猪，我们的尼古拉是最坏的坏蛋。我要给他瞧瞧：谁是犍牛，谁是母猪！犍牛套在大车上，我可是财主……”

“他说这些话，你应该上衙门去告他一状，叫他们把他的脚后跟抽个五十鞭子，”那个肥胖的财主奶奶咬牙切齿地回答。“我是母猪！要是我是母猪，他就是公猪……瘦公猪。哼，是母猪也罢，不是母猪也罢，一个好姑娘可从他鼻子底下扯走了！让他流口水去。”

“你知道，他把他的礼物怎么办了？扔到通泽河去了

……打那忽儿起他就没在卡赞勒克露脸。票特尔说，他跑到罗马尼亚去了……只有一件事叫我不称心。你知道：宾嘉不愿意嫁给尼古拉。‘我要把你活埋了，’爸爸跟她说。‘请埋吧,多谢你啦，’她回答。‘别折磨她，’妈妈说。‘我们不是在路上把她捡来的。’整天吵成一片……爸爸嚷嚷，整个房子吵得翻了过来，妈妈毫没顾忌地骂他，女儿在哭！”

“让她哭吧，”聂诺奶奶噘着嘴唇说。“当初把我嫁给你的时候，我也哭来着……姑娘全都哭的。可是我们得赶着办喜事。谁知道斯托扬会想出什么主意！他没上瓦拉几亚去……恐怕他当了强盗，干出什么祸害来……我的奶奶说，叔叔在教堂里把他的新媳妇抢走，那当儿人家正要硬叫她跟别人结婚，两亲家眼瞧着一点儿办法也没有。打铁趁热！”

“这个礼拜我们就把铁打好！”聂诺回答，就去找亲家商量提前办喜事。

过了两个礼拜。彼得节过后，尼古拉跟宾嘉就结婚了。这回喜事办得真是出色。卡赞勒克人说，要不是出了两件事故，(总的说来，这两件也不大打紧，)这样的喜事，别说在保加利亚，就是在地狱里也没法想象会有第二件。

当年轻的夫妇从教堂回来的时候，斯托扬的妈妈冲着他们走来。她怒气冲冲地瞧着新郎，说：

“孩子，你把一个好姑娘给断送了！你那年轻的妻子不会知道幸福，就是你自己也决不会快活……虽然你妈说你娶了亲准保就学好，我可说，还不曾见过一头猪会把拱大粪的习惯改掉的。倒是你爸要把米哈里奇的卓娜生的小孩怎

么办？你以为谁都不知道那是谁的孩子么？当心，别把他淹在喀伊纳尔哲河里，好比小孩把瓢虫淹死一样……现在你们走吧。我把搁在心里的话全都跟你们说了。诅咒你们这班没良心的、狼心狗肺的家伙！”

第二件事故略微严重点儿。

结婚过后的那个礼拜三，聂诺要钱用，吩咐妻子把一个半月前那一帮贩卖杂货的头儿送来的口袋拿来。聂诺奶奶只拿了一个口袋来。

“我叫你把两个都拿来，”聂诺说。

“可是头儿只拿来一个口袋呀，”聂诺奶奶回答。

“怎么一个？……两个……一个装银币，还有一个装金币……”

“长凳上只放着一个口袋，”聂诺奶奶拍了下巴掌嚷道。

“一个？”聂诺就跟老猫头鹰似的，鼓起了眼珠吼道，“一个口袋……一个……只有一个！叫雷把我劈了！……啊——啊——啊！尼古拉在哪儿？……我要死了！……扶住我！六万个铜子！”

“伊凡！”财主奶奶哀叫起来。

她嘴里吐着白沫。分明她也已经失掉对她的“宠儿”的爱了。

伊凡虽然早就攒了点钱，仍旧在聂诺财主家里当差，这忽儿来到他的主人跟前，一声不吭地等着他们吩咐。可是——真是怪得不能再怪了！男主人也罢，女主人也罢，全都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喔—喔— 喔我们要死了!”临了女主人说,眼泪象下雹子似的从她眼睛里落出来。“跑快点儿,伊凡,去找尼古拉去!……”

钱就这样不见了……

上述这个事件发生之后，隔了一个礼拜，金神甫（关于他,我得交代几句话,)检点了自己的用具,预备干一件困难而有益的工作。

“把新肩带搁在包裹里，”他朝一个淡黄头发的年轻小伙子说，那个小伙子也叫做伊凡。

我得跟您交代一句，卡赞勒克人非常喜欢伊凡这个名字，就跟科普里夫什蒂察人喜欢叫鲁里奥，加尔洛夫人喜欢叫托杜尔加，加洛菲尔人喜欢叫京柯，索波特人喜欢叫察巧一个样。

“得了,别梳头了。动晃一下吧!”金神甫往下说,开始洗脸。“喂,开始念吧,伊凡巧:‘美哉上帝……’”

“‘荣耀归诸圣父圣子圣灵,’”伊凡巧一边结包裹,一边和唱。

“快点儿,快点儿,伊凡巧!‘主啊,饶恕吧,主啊,饶恕吧!’念:‘饶恕我们吧,上帝!’”

您可明白，这件工作是什么性质的，金神甫玩的是什么花招？要是不明白的话，我就解释给您听。金神甫惯常要主持通宵祈祷式、早拜以及他自己家里的其他琐碎事儿，教堂里只剩下了日课祈祷式，说老实话，他非常迅速地把这个

祈祷式对付过去。伊凡巧也是属于手脚麻利那一路的，他不仅是金神甫的右手和右脚，而且还是他的半条舌头和半个脑子。金神甫自己说过，要不是伊凡巧的话，没有一个正教的教友能够站着把伟大的华西里的礼拜式对付过去。金神甫和伊凡巧一边洗脸、穿衣服，一边毫不糟蹋工夫，只管做通宵祈祷式；等到他们走近教堂门，他们的早拜快要结束了；他们打开教堂门，执事点燃蜡烛，那忽儿礼拜式已经开足了马力进行。伊凡巧嘟囔一阵，神甫嘟囔一阵，跟着又挨到伊凡巧—— 逢着老婆子走到潘迦尔那儿来买蜡烛，神甫扯着嗓门呼叫“上帝的恐惧！”伊凡巧念道“祷告圣父……”这就完啦。

可是这一天却很特别：金神甫起身比往常早些，吩咐伊凡巧念得略微慢点儿。

“今儿的日课祈祷式跟一部分早拜要在教堂里做，”又有学问又聪明的教士说。

“那些老婆子会吃了一惊！”伊凡巧哈哈大笑“她们老是误了点……”

“别扯淡，念吧！”金神甫回答“今天我们有许多事……‘皇帝的儿女来参拜我们的上帝……’你得去冲着他念完两遍赞美诗……会给很多钱哩。昨天儿子买了些丝手绢……‘荣耀归你，上帝，荣耀归你……’”

“神甫，据说，他是害了脑充血死的。儿子气得他这样……偷了他的钱。”

“闭你的嘴，”金神甫吆喝道，打开了门“长祈祷跟长

舌头可不中主的意……念得快点儿！”

“那末礼拜六你带我上坟地去么？”伊凡巧问。

“我要拿棒子撵你了，”金神甫说，继续替所有信奉正教的基督徒、教会长老跟为建造“这所庙堂”而牺牲的人向上天祈祷。

“什么庙堂？”伊凡巧问。“我们是在市集广场上呐！”

“跟你说，别扯淡，念吧！”金神甫喝道，走得更快了。“我决不再带你上坟地去……上礼拜六我往口袋里瞧瞧，那儿只有点面包！你把所有的甜馅饼跟蜜渍胡椒饼全都吃光了！”

“我就连一块胡椒饼也没瞧见！”伊凡巧笑嘻嘻地回答。

“‘一块胡椒饼也没瞧见！’你瞧瞧你外套的袖子跟裤子口袋吧！……全都沾着了蜜。我全都看见了。上礼拜天蝇子差点儿没把你完全叮坏了……念‘我信，……你要是把我也吞下肚去那才高兴呐。”

“可是斯拉薇神甫说，你想把全卡赞勒克都吞下肚去，”伊凡巧说。“他说，不管是街坊的家常圣事也罢，坟地上的超度圣事也罢，礼拜式也罢，全都打他那儿抢走了。”

“闭嘴，伊凡！”金神甫冲动地喝道，一边走进教堂。

金神甫是个又善良又聪明的人。就是他有时候叱骂伊凡巧，那也没有什么恶意。说真的，伊凡巧也值得人疼爱，让他吃千层饼和蜜渍胡椒饼，一边款待他的袖子跟裤子。

“象伊凡巧这样的人，哪儿也找不到第二个，”金神甫说，他这辈子碰到各种场面总要把这个故事絮叨一遍。“有

一回我派他到厄舍克列尔村去，给老婆子们念什么经，吩咐他拿一部大书，那里头什么祈祷文都有。可是他弄错了，拿了另一部去……怎么办呢？聪明的小伙子：他看见一位主教拿了部书念，也就照着那部书念，把庙堂祝了两回圣！那一回他拿到了装着各式各样东西的两头毛驴。我们的房子全都给这些东西塞满了，虽然有一头小驴子，连驴带追荐面包,掉到了通泽河里去。”

可是不管怎么样，金神甫是个又善良又聪明的人。要是斯拉薇神甫不喜欢他，那末卡赞勒克也好，主教也好，城里的小酒店也好，谁也没有因此受到什么损失！斯拉薇神甫简直不懂开玩笑。有一回，逢着双亲的土曜日，金神甫出了教堂，上坟地去，比往常早了点儿。可是照保加利亚的谚语说‘：早起的鸟儿唱得早。’金神甫就是这样。他在所有他管辖的坟头念过了‘超度亡灵吧,主啊’以后,就在斯拉薇神甫管辖的坟头也念了起来。难道那些女人该等上一整天么？有一些人家里，孩子还饿着肚子；另一些人家里母牛没有喂饱；第三批人家里，揉的面团快发酸了；第四批人家里，丈夫该上工去……那怎么会不把金神甫当着有同情心的人呐！斯拉薇神甫来到坟地，一瞧：金神甫在他管辖的坟头走来走去，好比手里拿着刀子的强盗一样。斯拉薇神甫扔下香炉，把它在妈妈们中间递了一圈，就溜之大吉。金神甫笑起来,冲着他的后影嚷‘：神甫发脾气,因为袋子是空的。’打那忽儿起斯拉薇神甫就不跟金神甫说“您早”。可是金神甫对这个满不在乎。应该告诉您，斯拉薇神甫是个坏人。他说

了金神甫各式各样的故事，这些都是他自己在脑袋里编出来的。譬如，他说，有一回金神甫在教会的盘子里偷了钱，在维里奥的小酒店里，把它喝光，虽然这是三个神甫的钱。得知这件事以后,财主啦、监理人啦、上供的施主啦,还有教会的长老，在咖啡馆里聚会，叫金神甫把钱还出来，还请求老神甫饶恕。可是这当然是无稽之谈。

根据上面说过的话，读者已经猜到死了个什么人，而且这个什么人就是聂诺财主。金神甫和伊凡巧两个急急忙忙、有头没尾地做完弥撒过后，这座熄了的火山给搬进教堂，到了晌午卡赞勒克所有爱基督的人全都送他到坟地，隆重地把他埋葬在他祖宗的旁边。就连斯拉薇神甫这一天也没打盹儿。

可是为什么聂诺财主的妻子没有在场呢？为什么不在场！叫人不能履行自己神圣的义务的原因，世上难道还少么？要是您听见斯托扬的妈妈说的话，您就会知道一些重大的秘密，虽然她的话有许多地方跟她自己的信念抵触。

“哎哟,票特尔,票特尔主给了你一个恭顺的好女婿,用不着说啦！你自个儿拣中了他……现在你就坐着，为你的闺女哭一顿吧！……他爸中风死了，妈妈挨了毒打、成了残废，躺着……她还是别把钱藏起来的好。不干净的钱不会有好处的。他不把它花干净，就不会安心。唉，这忽儿我心里略微轻松点了。”

斯托扬的妈妈这么跟街坊说。

“真是少见,主饶恕你吧！”那个女人摇着头尖声叫道。

“也许你以为我在造谣吧?嗯,你爱怎么想就怎么想好啦,我只不过告诉你 票特尔的闺女才不会有好日子过。聂诺临死的当口吩咐把儿子叫来——于是伊凡在女修士那儿找到了他。这个年轻媳妇儿可怎么样呐?今天,爸爸给抬上坟地,儿子却喝醉了酒,站都站不住……我还跟你说一件事……斯托伊加奶奶告诉我,米哈里奇的卓娜生养了。跟一个女人结了婚,另一个女人却在生小孩!”

“应该告诉票特尔跟票特尔奶奶去,”女街坊说。

“你爱告诉就去告诉,不爱告诉就甭提……照你的意思办好啦。还是不说为妙,”斯托扬的妈妈回答,笑嘻嘻地走到房子里去。

她看得挺清楚,自己已经达到了目的,因为女街坊所有的体质和德性她全都知道。过了几分钟,票特尔、票特尔奶奶,甚至尼古尔巧的年轻的妻子都晓得了这一切,外加这个消息还加油添醋地调上好些作料 叫人宽慰的议论呀,抹了油的同情的表示呀,辛辣的补充跟香喷喷的注解。

可是我们撇下卡赞勒克的搬弄是非的女人,瞧瞧聂诺的尼古尔巧的家里发生了什么事,因为一切都该到现场去调查研究。虽然聂诺因为想念他丢了的钱,烦恼得咽了气,聂诺奶奶让这种情况,同时也让她心爱的儿子的拳头给打倒了,躺了几个月,尼古尔巧可得到了相当可观的遗产。卡赞勒克人说,聂诺财主的家当,合在一块儿,成了一笔巨大的款子,只不过隔了四年,尼古尔巧就把它花得精光,那时候年轻的妻子还赶得及给他生下两个孩子。可是您别以为

在这段时间内卡赞勒克的信奉正教的基督徒就瞧不起尼古尔巧，或者努力把他往正道上引。绝对不是！敬爱的男女读者，你们还没认识你们自个儿！要不要我来打开你们的眼睛，在你们面前放一面镜子？要是在你们里头有一个人乱花钱,闲游浪荡,滥搞女人,等等等等,不过他不向你们借钱,不站在你们当路,那你们就会称赞他,或者不作声,或者想出各种理由来为他辩护。可是只要这个人从口袋里掏出了最后一文钱，不再请你们吃喝，开始冲你们抱怨他的命运，向你们借五个铜子，你们就会把嘴巴张得老大，象是你们打算把加那列[1]吞下去似的。

我们的主人公的遭遇正是这样。等到这位品行高洁的丈夫（他从女修士们那儿得了这个头衔）吃光了钱，磨坏了后跟，开始白喝人家的酒，就连易观修道院的神圣的姊妹也决定“他是个疯子，”正经人不该让这个人进门,因为他生了私生子，害死了嫡亲的爸爸。”

有一天尼古尔巧向妻子和妈妈宣布，他决定把房子连带玫瑰园卖掉，搬到普罗夫迪夫去。于是吵得家翻宅乱……妈妈号啕大哭，扯着自己的头发，妻子带了孩子上爸妈那儿去，尼古尔巧在院子里来回走着，甩着胳膊，没遮拦地破口大骂，诅咒。可是就在这一天他给叫到衙门里去，所有的村长和财主都在那儿开会；卡箕跟他说明：房子跟玫瑰园都是归他妈妈的，他没有权处置它们。我不知道尼古尔巧怎么

①从字面上看，这是保加利亚文“悬崖削壁”的意思。

回话。只知道区长吩咐把他逮起来，解到普罗夫迪夫去。

“ 全城的人都反对你，’区长摆了摆手说。

“ 早该好好训你一顿了，’阿里阿伽附和道。

“ 眼下玫瑰烧就要略微便宜点儿了，”席里雅兹柯神甫心想。

我们的主人公在普罗夫迪夫没有押多久，因为他没有给判罪，他的行为大都牵涉他自己，跟别的公民不大相干。在圣季米特里节他给放了出来……这以后他上哪儿去了？据金神甫说，他动身上瓦拉几亚去，在朱尔朱待了下来，那儿的一个茨冈女人养活了他，她给人家洗衣服，挨户闯院地兜卖热玉米。

卡赞勒克是个美丽、欢乐的城市。那儿的人民又纯洁又高尚，公民们全都抱着高超、仁爱的人生观，玫瑰烧又浓又香。

我们走进玫瑰园，快活而幸福地呼吸一忽儿……太阳欢畅而殷勤地照耀着，小鸟唱着歌，从这根枝子跳到那根枝子，姑娘们笑得欢，孩子们跑着，可着嗓门叫……有一个这样的乐园里坐着一个几乎满头白发的女人，面色焦黄，膝头上坐着两个小孩，他们带着稚年的纯洁的爱和天真的尊敬直瞧着她……离这伙幸福的人不远的地方有一个年纪还轻的女人拿着?头刨松玫瑰丛周围的地……她的脸也显得苍白、衰老，眼神阴郁、没有生气，两条胳膊因为太阳晒外加干累活，已经发黑，头发发了白，眼睛里淌着眼泪。她时不时地伸直了脊梁，可是马上深沉地叹了口气，又冲着地弯下去

……处处都看得出，她已经干不动活了：她的手打哆嗦，脊梁发痛，她给沉重的?头搞得精疲力竭。可是得把孩子喂饱,穿暖,让婆婆过平静的晚年……

铁?头很沉，太阳晒得好热，那个女人的力气又小，好辛苦的活儿！可是在这年轻女人的想象中浮现出比较愉快的图画，比较动人的形象，比较纯洁的回忆，比较幸福的日子……浮现出她的少女生活，她的青春，浮现出斯托扬，他那又聪明又善良的脸……于是眼泪跟着眼泪跑，痛苦加上痛苦，不幸偎着不幸，那颗可怜的、半死的心受着折磨……

“唉,只要没有孩子就好了!”这个年轻女人心想,抬起眼睛瞧着天,眼神里充满了爱和恨。“那又怎么样呢?”她问自己，又答道：“那我马上投河！不想再活了……唉，爸爸，爸爸,你害得我好苦呀！主呀，把我领去吧，就是别把孩子留下！”

孩子却温柔地瞅着她，笑呵呵，淘气！

“放下?头,好儿媳妇,休息一忽儿吧!”聂诺奶奶说,摇着头。“哪，喝点儿冷水。主呀，干吗我不能帮她忙呢？让他把钱拿去好了，可是干吗连我的健康也给抢走了？……”

罗马尼亚发生了三件大事，不但值得记进哈泽乌先生①的年代记，而且也值得记进克烈斯节维奇先生的保加利亚史，那部历史须得拿保加利亚——基内兹时期来结束。由于上述的事件罗马尼亚人不得不再添上一个节日。这一

①哈泽乌：罗马尼亚的著名学者，罗马尼亚境内保加利亚革命家的好朋友。——俄译者注

天大清早布加勒斯特三百只钟响个不停，给敏感的人剥夺了早上的安静；大批的女人、孩子和老婆子在城里走来走去；常常在人们的欢娱里头也参加一份的太阳，使出全部的劲儿照耀 卖果子酒、糖果、花生糖——总之,所有儿童喜爱的东西—— 的小贩都盼着一笔好收入。一句话，人人都把心事暂时扔在脑后准备乐一下子。

我把这些事件简短地说说，因为我们有时在波果罗夫博士①那儿碰到这样简短的概要，又因为真正的诗着墨不多。头一个事件在朱尔朱开始，以婚礼来结束；第二个事件叫全布加勒斯特以及所有高尚的、敬畏上帝的心悲伤，以死和精神的遗嘱来结束；第三个事件也在首都发生，使布加勒斯特的爱国心增加了几度热度，以罗马尼亚法庭的正式判决来结束。

根据这几行文字，您已经可以猜到，在头一个事件里担任主角的就是我们卡赞勒克的主人公尼古尔巧先生，他的传记我已经尽可能完备地给您叙述了。的确是这样。他搬到朱尔朱来住以后，看见这儿有地方放纵一下，就把最后一个铜子都花上了，因为在许多城市里，天底下女人的纯洁的爱情都是零碎出卖的。开头他找工作，想着妻子和孩子，希望有朝一日能对他们有点好处（把他们带到罗马尼亚来，或者攒了钱回到卡赞勒克去），订出教育他的后裔的计划，常

① 伊 凡·安特雷叶夫·波果罗夫(1818—1892)：保加利亚著名的启蒙学派爱国志士，曾编纂教科书甚夥，乃保加利亚语最初的文法家之一，第一份保加利亚报纸的发行人。——俄译者注

常感到良心的呵责。可是过了一个月，他自己也没理会，心里慢慢儿起了变化，卡赞勒克在他的回忆里失掉了从前那种清晰的面目，孩子的脸给一阵什么雾遮住了，妻子的模样儿开始换了另一种形态，另一种样子，另一种轮廓。到后来，隔了两年，过去所有的诗意在尼古尔巧心里完全消耗得一滴也不剩，因为构成公共财产的某些朱尔朱女人在他心目中开始成为供他开怀的可怜的工作者，而红葡萄酒又有磨灭回忆的奇妙的能力。起初尼古尔巧挣了点儿钱，跟他的大批妻子大吃大喝，还巴望自己成个人样。可是时间和情形往往使得大自然都受了影响，往相反的方向发展。在这种情况下，葡萄酒、淫乱以及下流的伙伴不久就发生了破坏的作用：尼古尔巧开始在一家一家小酒店闲逛，在院墙底下过夜，只想到以毒攻毒，摆脱自己的头痛。已经没有人给他工作了，因为狂饮能弄坏人的身子，身子坏了就会厌恶任什么工作。有一位好心肠的人可怜我们主人公这么落魄，雇他在家里打杂；可是这件事结局很不好。有一回他叫尼古尔巧到地窖子去倒酒，拿点酸白菜来。可是这时候尼古尔巧的肚子里在蠢动了。他接二连三地倒了几杯酒，空肚子把它喝干。主人等了十分钟，等了二十分钟——尼古尔巧还是影踪全无。"坏坯子，在地窖子里睡着了，"那个好人这么断定，就去找他。可是他一跨进地窖子，眼面前就展开一幅美丽的图画，哪怕在贺加斯[1]那儿也找不到这样的画：十

[1] 指威廉·贺加斯（1697—1764）英国油画家、版画家。

二公石①的大桶里装的东西流得一干二净，尼古尔巧在红海里游泳，象是威尼斯的吊篮似的。

由于朱尔朱的纯洁的女居民们的宣扬，这件事马上闹得全城的人无一不知，尼古尔巧就沦落到挺悲惨的田地。凡是买酒来藏的通达事理的人，不仅不敢叫他干活，而且干脆不让他进门。可是上帝就连他创造的最末等的东西也没忘记。有一个尼古尔巧的情人，属于茨冈族的，在狂饮里头看出了颇可赞许的品质，拿定主意把这个财主的儿子带给自己庇护，由自己干活来养活他。这个爱人类的人物给人家洗衣服，给她的情郎买葡萄酒跟烧酒，好好地领略他的妙处。当然啦，我们的主人公那颗温柔的心不能不感恩图报：一年没有到，他就向她求婚，要她当合法的侣伴。这个事件就两种关系来说都很重要：由此我们可以得出结论，第一，人往往在变成没有用的东西以后，只有从跟他一样微不足道的天涯沦落人那儿得到同情；第二，弯的树就连大自然本身都没法弄直，虽然道学家们断言大自然力量无边，能够施行奇迹。

那末尼古拉奶奶怎么办？这位不幸的女人怎么过呢？笼罩着卡赞勒克的那种道义上的宗法制度使她服从爸妈的意志，跟本城一个最出名的居民的儿子结为夫妇，给他生养孩子。这个品行端正的、可敬的母亲不得不无依无靠地抚养孩子，可得忍受什么样的痛苦和折磨？她干活，刨地，睡

①直译是一百维特罗。维特罗是容量名，合一二·三升。

不够，吃不饱……这是谁的罪过？对爸爸就得毫不抗辩地服从呐！

法庭的判决书：

第一款　鉴于朱尔朱的新公民卡赞勒克人尼古拉曾消耗大量的酒类，可敬的消费税局理当以公费予以埋葬。（丧宴将由法庭供办。）

有 钱 的 穷 人

一

心地纯洁、没有丝毫污点的人有福了；知足的人有福了 能够冲着大伙儿说：“这块面包(白的或是黑的，软的或是变硬的)，这干净清凉的水，这片干酪，全都是我的，它是我自个儿辛辛苦苦挣来的。”—— 他就有福了。

辛苦赚来的午餐宛如心地宁静那样甘美；珍馐美肴就跟良心上的悔恨一样苦涩。只要一出现骄奢淫佚，良心就得默不作声，因为纯洁的良心和阔绰奢侈的筵席沾不到一点边儿。咱们来找个证明吧。

盖奥尔奇·比彼尔柯夫和斯比罗·特朗塔尔是一对世上还没有过的朋友。只要盖奥尔奇打个喷嚏，斯比罗就说：“长命百岁；”如果斯比罗一打喷嚏，那末盖奥尔奇就说“：百岁。”还有 斯比罗抽起烟斗来，盖奥尔奇也抽烟斗 盖奥尔奇抽烟卷儿，斯比罗就也抽烟卷儿。斯比罗成了财主，盖奥尔奇也成了财主。盖奥尔奇无缘无故地从一个农民那儿得了一千个铜子，斯比罗就也向另一个农民要一千个铜子；

农民给他五百，给了八百，给了九百五，这哪儿成呵“：不够一千，我不能拿。’斯比罗说，还是坚持自己的主张。盖奥尔奇和斯比罗都爱上主教那儿去作客，喝白酒，跟他谈论寡妇那档子事，他老人家呢，象猫儿爱鲜鱼似的喜欢样样救灵魂的谈话。盖奥尔奇穿着打扮跟斯比罗一个样，因为他们身上穿的是从同一块呢料剪下来，由同一双手裁制的，并且两个人都是赊的账。这衣裳是票特尔・英节给他们缝的，那家伙自称‘法兰西裁缝”，一个礼拜里喝醉了七天，娶了个瘦高条的丑老婆。盖奥尔奇和斯比罗穿衣裳的规矩都是这样：宽肥的裤子（冬天穿黑的，夏天是黄的），黑里带蓝的呢礼服；‘亚细亚式’的宽边毡帽，很象流行的圆顶细毛毡帽；食指上戴着宝石戒指，一根红丝带系着裤子，丝带的两头直搭拉到左边大腿上；细呢的坎肩称作“贪嘴的”；红的或是绿的领带，漆皮鞋等等。附带说明，盖奥尔奇和斯比罗都喜欢坐在自己家里沿墙摆着的凳子上，挖着散发浓烈香味的脚。

现在我来说说这两位可敬的人物的德性。

今天晚上盖奥尔奇去拜访斯比罗，明天斯比罗便回拜盖奥尔奇——这样继续着不是几天，不是几个礼拜，而是整整的十年。朋友俩凑在一块儿就干这些事：头一桩，每人灌足二公升白酒；第二桩，每人抽完十二袋烟；第三桩，掏鼻子，捻胡子；第四桩，聊聊田呀，卡箕呀，或是比留克—巴希亚①的马什么的。

① 比留克—巴希亚：土耳其军队中大队的指挥官。——俄译者注

盖奥尔奇先生的样子很不平凡，又神气又庄严。高个子，黝黑的脸，惹人喜欢的姿态，他的眼睛四下乱转，好象在找什么东西。他能够叫他那张脸做出各种表情：善良的，充满仇恨的，谄媚的，残暴的——随心所欲，虽然这时候他的心在自己的角落里非常安静地打盹。他对大人物，也就是阔人总是笑眯眯，对卑微小人，就是穷人，却多半皱着眉头；跟强者说话细声细气、温柔、逢迎，跟弱者却又响又严厉，甚至凶暴；站在显贵面前往一边略微搭拉着脑袋，双手拱在肚子上，可是在穷人面前就昂起头，挥舞着手，他那疯狂的吼声，象最猛烈的雷雨时候的雷鸣。一句话，谁要是瞧见盖奥尔奇先生坐在衙门里官老爷中间，他就会想到这是一个天上的安琪儿，温顺的小绵羊，怀着一颗天真无邪的赤子之心的人。但是要是在街上碰着他，在非伊斯兰教徒中间瞧见他，每个人准保在他的脸上看到憎恨、残暴和冷酷无情。但是，说实在的，残忍和凶暴还不是这位出色的人物胸中唯一横行无忌的癖性。他爱钱胜过自己的妻子、自己的荣誉和自己的生命。他也喜欢寻欢作乐，不过他的消遣又粗野，又下流，又腌臜，就跟一般土耳其人和给土耳其人同化了的基督徒一样 舞蹈手，茨冈人，粗野的吵闹，白酒外加鸡奸——这些补充了他那光辉的道德上的特征。当然，他用尽自己的智力，运用一切合法和不合法的手段来满足自己的愿望，不由自主地成了别人手中的工具。所以土耳其人说盖奥尔奇先生是个聪明、出色的坏蛋。

斯比罗是另一路人，他的脖子象鹳一样细，腿弯得象新

月，脑门子又低又窄就跟猴子一样，腮帮子通红，鼻子上长满了面疱，活象红玉米棒子；下巴颏儿不成样地往前冲，整个面貌有点儿象猪嘴脸。任什么需要动脑筋的活儿，他都懒得去做，在用得上体力的场合，他才活跃，才卖劲儿。如果你走进他的屋子，正好在他面前站着爱劳动的庄稼人，在等待着公正地决定事情，你还会以为闯进了野兽的洞穴，没有人能驯服这头野兽，因为温柔使他暴怒，攻击使他完全发狂。

“我真纳闷儿，这两个财主怎么这样合得来，这么彼此照应！”一个市民对邻居们说。

这是日食的时候，大家伙儿都来到街上，坐在墙边的土墩上扯东道西。

“盖奥尔奇为了钱就是跟鬼交朋友他都干！”另一个人说，习惯地舔着下嘴唇。

“这还值得大惊小怪？”第三个人反驳道：“连亲兄弟都不怕给杀了的人，任什么事，哪怕最可怕的罪过都能干！谁想出了坏招，谁就不会在半路上停下来。他准接着往下干，不论老少，碰上他都要遭殃。事情是开头难，往后就容易啦。我相信盖奥尔奇害死亲兄弟，要比扶起倒下去的人容易一百倍呢。”

“主呵！难道盖奥尔奇害死了亲兄弟？”出现在门坎上的一个女人惊叹道，她手里拿着一把大汤匙，显然是打厨房里一直出来的。

“不是他是谁？‘谁把你的眼睛挖啦？’‘我的亲兄弟。’‘瞧，这么深的坑儿。’刨土耳其南瓜的皮和剥保加利亚人

的下巴的能手鲁舒克的哲学家明巧·塔赫达说。

“我不信能杀害亲兄弟，”以多疑著名的头一个市民说。

拿勺的女人恨恨地瞪了丈夫一眼，摇晃着头，左手撑在腰里，晃着勺子尖声叫道：

“他老是这样。简直就是个什么也不相信的福玛。一礼拜之前我跟他说：‘我肚子里有了蛤蟆；’他却跟我说：‘你别吃豆子！’顶好别吱声，听听聪明人怎么说，你那几手儿真叫我腻味了，十年来就只听见 那个不对，这个不是，那个不正确，这个难以相信！老傻蛋！”

好性子的怀疑家不吭声了，开始用手指甲刮袖子上的脏。

“我知道得挺清楚，盖奥尔奇是害了亲兄弟，”哲学家正正经经地说，扬扬得意地扫了听众一眼。

“说吧，说吧，”拿勺的女人要求道，一边瞟了瞟厨房那边，从那里飘来焦鱼的糊味儿。

演说家咳嗽了几声，用两个手指头捏住鼻子，然后拿上衣的前襟擦干净，才开始‘叙述”：

“九年前盖奥尔奇跟他的兄弟季米特尔分了家，开始单独过日子。他们从父亲那儿得到一大笔遗产，真大有可分呢！光是钱就有二十万个铜子，外加牛、马、羊、水牛、田地、牧场、果园和鲁舒克的两所房子。在法院里分的家，因为盖奥尔奇一贯的贪婪碍了事，使得这两个亲兄弟不能和和气气地分家。当然，分家以后他们中间的友爱和睦也就完了。季米特尔心肠好，又聪明、又爱劳动，所以他的事搞得比较

顺手。盖奥尔奇忌妒得发疯。有一回，季米特尔到自个儿那紧挨着多瑙河的葡萄园去。热得厉害，空气跟开水似的，简直没有法子呼吸！季米特尔想要洗个澡；他就往多瑙河走下去，脱了衣裳，钻进水里。这时候盖奥尔奇正坐在自己的葡萄园里，在河的下游，离季米特尔不远，恨恨地瞧着兄弟。那时候有个瓦拉几亚人在盖奥尔奇家里干活，跟他的主人很是投合。这瓦拉几亚人猜出盖奥尔奇的心意，瞧了他一眼，说：'是吗？'——'对，'盖奥尔奇回答道。以下我就不知道了，可是就在那天满城都传开了说季米特尔淹死了。而瓦拉几亚人呢？在井里找到了瓦拉几亚人。就是这么回事儿！"哲学家作完了结论，又捏了一下鼻子。

"如果明巧先生说的是实在的，天下可出了怪事了，"怀疑家说。

"瞧，又来啦！"拿勺的女人恼了。"人连一个铜子儿的信心都没有还叫正教徒哪！记住我的话吧！要是主教不管着他，他连圣玛丽娜也不会相信啦。有一回，我跟他说：'今儿个是圣玛丽娜纪念日，'可是他跟我说：'不是，是圣摩西瞻礼，'瞧，怎么跟他过哇！去年我买了把伞。'你要伞干吗？'他问。'需要，'我说。'干吗需要？'他说。'遮雨挡太阳呀，'我说。'你呀，'他说，'就是没有伞还整天价满城晃悠呢，买了伞，这下儿我一个礼拜也甭想瞅见你了。'"

"埋怨够啦！鱼糊啦，"哲学家提醒道。

"可真是呀，"拿勺的女人嚷道，才到屋里去，可是很快又趸回来问哲学家说：

“那末你说说，你全都知道：盖奥尔奇干吗那么喜欢斯米尔巧呀？’

“他想把闺女给他，’哲学家毫不犹豫地回答.“斯米尔巧老在我那儿刮脸，所以他的耳朵，鼻子，嗓子，他怎么出气儿，样样儿我都熟悉，每回我给他剃头，都要使钝两把剪子……他的头发可密呐，就象加利利的树林子。”

二

鲁舒克是个完全年轻的城市，老人说：“浅水里的风暴不可怕，”但是这种老人的见识只值一文钱，因为鲁舒克和省里的官儿们横卡着我们大伙的喉咙管儿。鲁舒克的风暴总是那么可怕，所以，在这儿翻船没有什么稀奇。基督说：“首先的将成为末后的，而末后的将成为首先的，’那时候他已经想创造一个鲁舒克，并且使它成为保加利亚的首都。假使你想知道的话，鲁舒克象一个都城的样子，就跟米特哈德帕夏象海格立斯①一样。假使你愿意对它得到一个正确的概念，请登上随便哪个清真寺的钟楼，从那里瞧一瞧它的鸡窝和那些叫做“强大的庇护”②的忠实臣民的骨胳。五光十色的画面展现在你的眼前。属于各个民族的两脚动物，穿着各式各样的服装，外貌形形色色，在街上走来走去，践踏

①海格立斯：希腊神话中的英雄大力士。

②“强大的庇护”：当时土耳其及保加利亚的反动报章这样称呼苏丹的政府。——俄译者注

着不幸的土地，垃圾和泥泞堆到了磕膝盖那儿；房屋半坍，油漆剥落，就跟居民本身一样可怜。负有把文明和进步传播到巴尔干山脉和索非亚平原的使命的保加利亚都城就是这个样子。但是鲁舒克就是个小型的察列格勒。土耳其帝国是个奇妙的国家，土耳其的居民丑陋可笑，鲁舒克是个不平凡的现象。土耳其男人没有一个不是马尔斯① ,土耳其是一片军营，土耳其女人是奶牛，鲁舒克就是土耳其的粪堆。明显的，在这些情况下拉意牙② 跟他们的胜利者和主人没法截然分开来。保加利亚人象一群落汤鸡，土耳其火鸡就在它们中间傲慢地走来走去，时时刻刻啄它们的脑袋。至于财主呢？保加利亚的财主们的地位模糊不清，我完全有根据管他们叫“ 什么也不是的人 ”。财主们，也和土耳其人一样，骄傲自信地在落汤鸡中间踱方步，目空一切地、莽撞地瞧着大伙儿。可是他们也明明知道他们的手直到胳膊肘都沾满了血，滔天罪行压迫着他们的良心，可怕的审判日子逼近了，所以他们的力量全都消失。正直的、生气勃勃、精力充沛的人觉着鲁舒克太挤，叫人受不了，只能招致灭亡。我们常常责骂鲁舒克的青年，因为他们还在睡觉，不知道该干什么，逐渐在霉烂了。您是不是有一回也问过自己：为什么，什么缘故发生这一切？在鲁舒克，精力充沛的青年没处可躲 只有一条活路 ——到葡萄园去，在那里醉得象皮鞋匠，

①马尔斯：罗马神话中的战神，这里泛指一切骁勇善战的人。

② 拉意牙 牧群，土耳其人这样称土耳其帝国的基督徒居民。—— 俄译者注

在那儿去呼吸干净的空气。咱们也到葡萄园去吧。

在收割葡萄。太阳使出所有的劲儿烤着，但是上帝的创造物一点儿也没有理会炎热，还是干着他们的活：蜜蜂一边采蜜，一边嗡嗡地哼，麻雀找寻蛆虫和麦粒，寒鸦啄着葡萄，而保加利亚人守斋吃素，替他的主人当牛马。样样儿都象理所当然的那样在进行。庄稼小伙子牵着一对拉大车的灰牛，几个光脚片子的小姑娘跑在大车后头，又唱又嚷，欢天喜地的好象在参加婚礼。直到如今我还是不明白，天真烂漫的青年人干什么那么高兴，压根儿也没理会他们到底是好还是难受。保加利亚女人不管是在给地主干活儿，在为别人织布，或是她死了爸爸，或是她给儿子娶亲，她们总是唱歌；但是她的歌声很象哭，把一颗心撕成了几块……

不管怎么样，小姑娘们唱着歌，欢乐着。四周一切在欢笑，除了一个葡萄园里核桃树下坐着的青年。小伙子长得又漂亮又好看：白白的脸，小黑胡子，漆黑的头发罩在沉思多愁的脑门上。不远，也在那棵核桃树底下睡着一个白发苍苍的老人，斑白的胡子，穿着一条撕破了的裤子和旧上衣：他的白腰带上插着一把白柄红鞘的加布罗夫刀，毛茸茸的羊皮帽子枕在脑袋底下。再远一点，樱桃树下坐着另一个小伙子，有着愉快、好看、红得象苹果般的脸，活泼的眼睛滴溜溜地转，瞧他样子不过二十来岁，不会再多，可是他穿得很华丽，显然是不懂得困苦艰难的；他朝那个一个劲儿想心事的朋友瞧了好一阵子，随后站起身，走近他，抓着他的肩膀推着他说：

“哎,斯米尔!你干吗在想心事,好象追荐宴上的叫化子似的?你这样子，好象你的船沉到黑海底下去了……喂，笑一笑，要不然，我就要跟苦杜鹃一样哭出来了!”

“别说了,伊凡巧,别打搅我。让我想我的去,我心里沉得很,”斯米尔回答。

“鬼把你逮去吧！瞧哇，可不成哲学家了。假使现在是圣诞斋期的话，我准当是夜里家神把你掐啦。咱们还是上姑娘那边去，问问她们带些什么东西。起来!”

“走开!让我安静会儿。”

“我就是不让……你拿我怎么样?”

“歇了吧,伊凡巧,求求你,当个人吧。”

“得,既然你求我,就让你去吧……可是告诉我,你想些什么？是不是你追了鸡，它拿爪子把老奶奶的纱搅和了，你就挨她揍了？是不是爸爸为了你把他的烟斗压坏，所以狠狠地捶你啦？是不是你妈打了你，因为你在圣特黎丰瞻礼日没上教堂去？到底怎么啦？”

“随我吧,伊凡巧,你呀,看来,不是疯了就是喝醉了。”

“也许是土耳其人骂了你?”伊凡巧接着说,无忧无虑地笑了。

斯米尔拿严肃的、生气的眼神瞧了同伴一眼。他的眼睛闪闪发亮，下嘴唇哆嗦得象叶子一样。

“谁要是笑的不是时候,谁就是畜生,下等动物,”他说,啐了一口痰。

随后,想了不多会儿,耸耸肩,接着说：

“整整五百年来，咱们干的就是睡觉跟打哈哈！够啦，该动动脑筋，弄明白咱们受苦的原因了。咱们算什么呢？是人，还是没有感觉的鼓，从前有一个时期挂在察列格勒兵营入口的？谁要是需要，就敲这面鼓叫醒连长。土耳其人没日没夜地捶咱们的脊梁，可是咱们什么也不想，—— 管自个儿睡大觉！他们揍咱们，咱们笑笑；绞咱们，咱们还打哈哈，逗乐子；他们公然侮辱了咱们，咱们还拿自个儿的美德自称自赞；骂咱们，咱们反倒感谢；他们象擂鼓似的打咱们的耳光，咱们把另外半边脸蛋也递了上去……基督徒的温顺,绵羊的性格呵！”

“咱们能怎么办呢？”伊凡反驳道“要是你温顺,驯良，听话，这样你还能留个活的。要是造反，愤慨，结果就会给套上绞索。”

“要是老天爷没有给你生得有手，那也给了你牙齿，你总能把敌人咬一口。糟糕的就是咱们还缺点东西，人和动物都少不了的东西。咱们没有脑子，没有勇气，心灵和人类的理解力。没有勇敢精神……”

这时候老人伸了伸腿。

“你知道老年人说什么？一切都有当令的时候……老婆子们说：‘别跟有角的顶，别碰长癞的，别跟土耳其人斗。’”

“老头儿和老婆子教的好子孙：十足的奴才。谢谢他们……要是大臣脑袋里有脑子的话，他就会给咱们的每个老头儿一件上衣，每个老婆子一车糠。要是世上没有奴才，

所有的昏君暴主只好去当看护了。”

“抱怨够啦，”伊凡说着打了一个唿哨，“我要到姑娘们那儿喝会儿，乐乐去了……我不是哲学家……害了病的人就让他去瞧大夫；谁觉着紧，那就自个儿去松松去。要是所有老百姓全能忍着气过活，那么伊凡巧也该耐着气过活。我上姑娘们那儿去啦……”

“去，去！人家拿树条子抽公鸡的时候，它就要飞上篱笆墙喔喔地叫，——这对它是一种安慰。你宁可当公鸡，可不做兔子。去找姑娘们喔喔地啼吧。”

斯米尔愤怒地折断一根摘下来的榛树枝。

“你干吗生气，斯米尔？我要是象公鸡，那末你就象咱们的卡拉曼，爸爸一揍他，他就朝着旧席子或是大门出气。你折断树枝干吗！其实全是土耳其人的错。树枝跟这有什么相干？”

斯米尔的脸越来越发白了。

“你对！”他忧郁而愤愤地说，“一头熊的周围只有一些兔子的时候，它自个儿也怕起猎人和狗来。要是它四围全是熊，那末猎人也好，狗也好，它都满不在乎了。”

老人微微睁开了一只眼睛。

“这话不假，”伊凡巧已经严肃地回答，“但是你说说，要是那些熊的四周围住了成百的猎人和几千只狗，它们可怎么办呢？”

“它们要跟敌人搏斗到最后一滴血。它们的生活，它们的荣誉，它们自个儿的存亡，——一切全凭它们的勇气。动

物有更多的德行，更大的自尊心、勇气和自我牺牲的能力。它们总是比咱们更好、更勇敢地保卫自己和孩子们。如果你从母猪那儿夺去猪崽子，从雌猫那儿夺去小猫，从母狗那儿夺去小狗，从母牛那儿夺走牛犊子——你可留神点儿!可是咱们的彼特柯安静地瞧着他的妻女被人家糟蹋，瞧着他的儿子被土耳其人同化。他还是指望着上帝。”

这时候道上出现一伙年轻姑娘。她们走着，嘴里哼着歌儿,又是嚷嚷,又是快活地笑,一点没想到任什么灾难。伊凡巧瞧了她们一眼，摇摇头说：

“你把咱们的人挨受的苦难说得太过火啦，斯米尔！瞧瞧这些小鸟儿：她们叽叽喳喳，跳跳蹦蹦的多快活呵！劳驾，你说你在她们的眼睛里瞧见哪怕一点儿忧愁没有？这些又红又白的小脸蛋上瞧见哪怕一道皱纹没有？”

“不错,但是在她们的歌里眼泪可比快乐多,”斯米尔反驳道。“坟地上也长出各种各样的花儿呢，咱们的人那样坚韧，那么纯朴天真，就是天大的不幸也不能把他们的快活全部扼杀。只要忧愁放松咱们哪怕一分钟，咱们也会马上唱起咱们的悲愁的歌儿，真象做追荐祈祷一样。当然啦，将来是属于咱们的。决不能打咱们这儿把咱们的希望也抢去。”

“咱们到底指望谁呢？斯米尔！”

“指望我，指望你，指望伊凡，德拉刚，指望自个儿。天快亮了；咱们的敌人要倒霉啦！我已经望见晨星。它准会领着咱们走向幸福。”

老人站起身，往四下里瞧了一下，说：

“星星升起了，但是干什么还生气，嚷嚷，责骂别人呢？咱们大伙儿全都望自个儿祖国好……聪明点儿，孩子，耐心点儿，公平点儿。伊凡巧也对……我在世上活了不少年头了——在周围，瞧见的幸福和不幸就跟汪洋大海一样。命运把我从一块地方抛到另一块地方，从这边到那边，从一国到另一国。当俄国人越过了老山，开始进攻亚德里亚堡的时候，我心想，咱们的日子到了。人民开始反了，可是保加利亚的守护天使还没有睡醒。俄国人讲了和，我为了保住自个儿的脑袋，只得跟他们一起走。在俄国我可困难呐：我懂得了饥饿，寒冷，贫穷，懂得了样样儿的不幸。后来又到过塞尔维亚,黑山邦[1]，希腊。我的目的就是跟土耳其人打仗，我还为这事找寻同盟。但是我说：咱们的守护天使还没睡醒，塞尔维亚和希腊只有一半自由。独有黑山邦才能够给我的心它渴望着的一切。让这个国离保加利亚近点儿，我就能留在那边住下，消灭狠毒的猫头鹰。但是我心上压着一块沉重的石头，就是怀念不幸的保加利亚人，怀念咱们那沦为奴隶的祖国。黑山邦是个自由的窝，我亲爱的，那儿都讨厌土耳其人的气味。我由黑山邦搬到瓦拉几亚，在那里住了两年，然后回到鲁舒克——就一直在这里住,也当奴隶，跟我那些不幸的弟兄一样。我娶了亲。主给我送来

①黑山邦：巴尔干半岛上的一个斯拉夫民族的国家，多山，濒亚得里亚海,本来属于塞尔维亚,十四世纪起成为独立的公国,十五世纪末叶遭土耳其侵略,国土大部沦陷,以后屡次与土耳其作战,一八七六年与塞尔维亚联合与土耳其作战，缔结和约后又与俄国联合对土耳其作战，一八七八年因俄国的支持，收复失土五千平方公里。现在是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的一个成员共和 。

一个姣美温柔的妻子和同样姣美温柔的女儿。我的家从早到晚充满着欢乐和歌声。我刚一睡醒，耳朵里就响着我女儿的娇柔可爱的嗓门儿，唱的是我喜爱的歌：

降白霜,降白霜。
瞧，你又长了一岁！
眼见到了犹里节[1]！
霜遮盖了山上青年，
青年在山上，在伊格里科维纳，
冻结了阿尔那乌特枪，
阿尔那乌特枪，大马士革刀。

听了这些歌儿，心里舒坦，使人想起什么，同时又叫人预感到另外一种更好的生活……我的生活大致就是这样。它充满了甜蜜和辛酸……我虽然说不上什么，至少很有经验……不应该生气,压不住自己,吵吵嚷嚷的——要沉住气干起来。晚半晌上我家来吧，让咱们聊聊。”

老人就去城里了。

“他说话象苏格拉底,’斯米尔说。

“上帝保佑他。咱们回家吧,’伊凡巧说完后唱开了：

“美丽的小姑娘，

[1]、旧历十一月二十六日。

黄金的小鱼！
你别站在我跟前，
我被你俘虏了，多么烦恼，
象水里的亚麻，
象露上的小花！”
“想念吧,亲爱的,想念吧，
快些结婚吧。
母亲不让我过活，
到处跟着我。
我上井边去打水，
为的和你见一见，——
可是她跟着我。
我，——摘下几朵花，
想送给心上人，——
她却在花园里，说：
让我给花浇点水！”

三

天开始暗下来。所有活的东西都躲进自己的洞里，预备吃晚饭。只有几个娘儿们还在道上走来走去，找寻她们的牡牛，有些男人站在小酒馆前面，议论新酒的事儿，还有几个醉酒的土耳其人拿脚搓着泥，一边自管自地低声哼着一个曲调，象喵喵的猫叫那样。斯米尔跟伊凡巧正好在这

时候走进了斯托依巧老爹的家，老爹在院子当中迎着他们。

“ 请吧，请吧，’老人说，接着把他们领进自己的小屋子，这屋子老得跟它的主人一样。

他们走进的屋子，古旧得出奇，它那顶棚黑得没有法子辨别它是拿什么材料造的。但是四壁闪着乳白色，地板挺干净，门全洗刷过了，显然是有一双年轻麻利的手使得这个古老的小屋子变得新颖了。

小伙子们刚坐下来，就有两个女人走进屋子，象碰到老朋友那样朝他们鞠了一躬。一个年老，可是模样儿很讨人欢喜，另一个象是教堂门上画的那种安琪儿。她那对黑眼珠象金刚钻似的闪闪发亮；净洁姣美的脸蛋儿好比血里掺上牛奶；苗条匀称的身量吸住了人家的眼光，高耸的胸脯透着健康；鲜红的嘴唇是所有的伊凡、尼古拉和季米特尔赞美的对象。应该跟您交代一下，这个家里还一点儿也不知道什么朱尔朱的文明和米特哈德的进步①。斯托依巧老爹跟他的家人一样从早到晚地干活 揉面团，烤面包，编，织，洗，挖掘，收割，运进谷仓和歌唱。他们的衣着也跟保加利亚所有依照保加利亚的习惯，并且自认是保加利亚人的男女一样。但是繁重的劳动和巨大痛苦的唯一的果实却是快活、歌唱和幸福。保加利亚人的本性真叫人惊奇！保加利亚的劳动者总是愉快、活泼而且精力充沛，而后山人老是又阴郁，又

①米特哈德的进步：米特哈德帕夏（1828—1884）极力以改造自由文明做为幌子以粉饰土耳其封建国；同时极其残酷地镇压哗变。——俄译者注

懒惰，笨手笨脚的，象阉牛一样。保加利亚的农民和财主中间有天壤之别，宛如土耳其人和普通人一般。农民戴着土耳其的枷锁忍受巨苦大难，眼泪直流，可还是巴望一个美好的未来；财主呢，夸耀自己的奴隶身分，受了侮辱反引以为荣，并且死心塌地地仇视爱自由的人们。财主们想的就是偷抢得来的财富，任何民族运动对他们，就跟对他们的庇护人——土耳其人—— 同样危险。

斯托依巧老爹的年轻客人既不属于财主阶级，也不属于乡村劳动者那个阶级，最近三十年来保加利亚出现了一些自称为‘ 青年的一代 ’的人 ,是真正的‘ 保加利亚自由的先驱，美好未来的希望 ”。这些人是这么的新，以致财主的肮脏，土耳其的淫乱，法那尔区人的卑躬屈节都没有传染到他们。

斯米尔二十五岁了。他那当富商的父亲想培养他，让他在商业方面具有高度的智慧。但是忤逆的儿子扔下了父母的家，口袋里一个铜子儿也不带就上贝尔格莱德去了，赤手空拳地在那边的高等专门学校毕了业。斯米尔从父母家带走的唯一的东西就是他的善良的心和正直、真挚的灵魂，这些珍贵的东西是他从母亲那里得来的。我觉得要不是咱们的母亲，咱们大伙儿全要变成犹太人。把自己的一生献给了算术和蓝茄子。斯米尔在毕业以后，在奥地利，罗马尼亚，俄罗斯都待过，最后回到鲁舒克当了教师。他认识了真正的生活，自由和幸福以后，就把自己整个儿的生命献给不幸的、被奴役的祖国 ——受着土耳其人和法那尔区人磨难

的祖国。斯米尔瞧着土耳其人的暴行，咬着嘴唇，气得脸色惨白，再瞧见保加利亚人的忍气吞声和财主的漠不关心的样子，就决心一对一地反抗敌人，准备当个捍卫真理的英雄而死。伊凡巧不止一次地拦住了把兄弟，拯救了他，免得他过早地牺牲。

伊凡巧虽然只比斯米尔小四岁，却当过他的学生。起先伊凡巧不懂得什么是自由和幸福，认为土耳其人生来就是主人，保加利亚人生来就是奴隶。但是斯米尔帮助他的学生发展智力，所以他不久就成了他的使徒彼得。唯一把两个朋友分开，使他们不能非常亲密的就是年龄和性格，斯米尔是个严肃、沉默和忧郁的人，伊凡巧却愉快、活泼而且无忧无虑。斯米尔常常这么想着伊凡巧：“这小子胆小得象兔子，如果不是胆小，就是没有骨头和轻佻。”不过斯米尔不够了解他的朋友。伊凡巧是属于那一路人，只要你不是打扰得太厉害，他们就一直保持安静。但是如果弄得他们忍无可忍，他们就会不顾一切地往前冲，冲破一切障碍，除非死亡割掉了他们的脚，不然决不停止。

“哎，冷静点儿了吧，孩子！你的心可热得太厉害了，”斯托依巧老爹对斯米尔说。

“谁的胸膛里跳动着人的心，谁就一定不会是冷血动物，”斯米尔回答。

“不过，无益的咒骂也不起作用，顶好闷声不响地干。俗语说：‘夜莺不是拿谎话来喂的’。”

“说话是行动的先声。先是心里动了，然后到了舌头，

再后来反应到手上。”

“但是不管什么事儿，理性都应该占第一位。”

“嗯,好,让您去搞您的哲学吧,”伊凡巧打断了话头说。“我是来找痛快的,不是来听先生的教诲来的。”

于是他唱起歌来：

我那英明的山鹰，
飞向阿尔巴拿斯的山谷，
这不是英明的山鹰，——
这是勇敢的勇士，
他追逐着姑娘，
她却开始向他央告：
“放掉我吧,我亲爱的，
我已经永远是你的。
你的拐杖知道这回事，
芦笛也会这样预言。”

伊凡巧唱着，斯托依巧坐到斯米尔的旁边，开始问他：

“你早就待在盖奥尔奇那儿吗？”

“只有三天。”

“你跟他说了咱们的打算和希望吗？”

“什么也没有说。”

“留神呵，可别招事儿。盖奥尔奇这样的人为了一撮鼻烟，连亲生儿子都会出卖的。你上他那儿真没来由。他的

家真是个该挨咒的地方。地板是人脑壳铺砌的。不管怎么样，斯米尔巧，我甚至还为你担心呢。谁跟盖奥尔奇往来，跟他坐在一张桌子旁边，那人就不能成个爱国的人。盖奥尔奇请人吃喝，正直的人就觉得有块东西卡着喉咙管儿。因为这是哪一个保加利亚人身上切下来的一块肉呢。你别上这恶棍那儿去啦！”

“我不能不上他那儿去，”斯米尔搭拉着头回答。

“这么说，人家说的是真话了，”斯托依巧老爹说。

“他们说什么？”

“是说，你不是去找盖奥尔奇，是找他女儿去的。这话可真？留神呵，斯米尔巧！有其父必有其子。咱们干着轰轰烈烈的事，还跟仇人搞什么恋爱？我不喜欢这个……你要想娶亲，挑个正直的好人家出身的姑娘。”

“我没有打算娶老婆。”

“那你到底干吗上盖奥尔奇那儿去？”

这时候伊凡巧已经停住不唱了，向着朋友问道：

“又在谈哲学了吗？”

斯托依巧老爹什么也没有回答，转向女儿说：

“拿些白酒来，拉德卡，给预备晚饭。”

“好，”姑娘答着走了出去。

过了几分钟，那一小伙人坐上饭桌吃东西，愉快地笑，一面谈着各式各样的故事。只有斯米尔愁眉不展地想心事。

“你又挺得这么直僵僵的，”伊凡巧冲他说。“要是你没有手跟脚，我当做你不是鲶鱼就是鲤鱼呢，你干吗不象人家

那么痛快?怪物!”

“别打扰他,”斯托依巧老爹反对说“让他好好想想。”

斯米尔好一阵子一声不响。

斯托依巧老爹所提的盖奥尔奇的女儿是个美丽可爱的姑娘。她已满了十六岁，但是还是非常的天真烂漫。她那无辜的真挚的心还没理会到父亲所干的卑鄙行为。有一回她在园中种树,树枯干了,她想尽法子弄活它,冲着它求‘天父’和‘圣母’。又一回斯米尔瞧见她站在树旁祷告,一面拿圣水洒树。自那时候起玛丽伊加的影子就没有离开过他的脑子。

“父亲是坏蛋,女儿有什么罪呢,”他想“好人有坏儿女，或是坏人有好儿女，这种情形难道还少吗？人心是个机器,它能任意制出什么善和恶,高尚和卑鄙。玛丽伊加是个善心的好姑娘，虽然她的爸爸是再坏也不能了。正直的人应该想着邻人的幸福。要是我娶了玛丽伊加，就是救了一个很容易毁灭的人。我的目的纯洁神圣，我没有一点儿恶意，我不用为自己的行为觉得害臊。但是斯托依巧老爹看法不一样。我的见解不合他的心意！怎么办呢？后退不可能,前进又可怕结果怎么样——自个儿也不知道！……呵，是啦！大概是两个礼拜以前，后面的街坊着火的时候，我帮助柯斯塔老爹的孩子们往外搬东西，压火头。第二天上盖奥尔奇家去，大伙儿都夸奖我勇敢，因为我帮助穷人，说我为人厚道。玛丽伊加没有吭声。‘要是柯斯塔老爹的孩子们烧死了，他还能松快点儿，要知道他不能养活他们

呐，’盖奥尔奇说。‘斯米尔行了好,可是没有想想他给什么人干的，凭什么要干，’盖奥尔奇奶奶附和着丈夫说。这些个高谈阔论惹恼了我。我说：‘你们夸赞我因为我是一个人，我的人的天性使得我帮助邻人，救了他们的生命和财产！假使有钱的人或是什么鲁舒克的爱芬箕处在柯斯塔老爹孩子的地位，你自个儿就会承认我尽了我的义务——准是这样儿。我可不这么说。人们生活在一起为的是彼此帮助。昨天我帮助了柯斯塔老爹的孩子，明天或许后天他就会帮助我。人假使要行善，他应该给所有需要他帮助的人做。假使他要分辨，对谁应该行善，对谁却不，那末他的这种善事本身就是为个人打算。’我说话的时候，玛丽伊加一个劲儿地盯着我瞧，倾听着每一个字。我看见她激动地听着我说话，柯斯塔老爹的命运对她可不是毫不关心的。过了两天，我顺便上盖奥尔奇家去，正巧碰见玛丽伊加一个人。我刚迈过门坎，就看见一个愉快幸运的脸。我这一辈子从没有见过这样的脸蛋儿！自个儿也不懂怎么会这样啦，——我失去了理智。等到略微清醒过来，瞧见玛丽伊加拿手搂住我的脖子，紧偎在我的胸前。她想说些什么，但是说不出来；眼泪从眼睛里涌出来，我觉着泪珠流在我的脸上。以后怎么样，我又是怎么从那儿离开的，我都记不得了。从那会儿起，我整天就象喝醉了似的；我脑子直打转，手脚勉勉强强晃动着，幻想飞得高高的，自个儿也不知道飞到了哪儿，去干什么……”

“这一阵子,斯米尔,你简直象头绵羊啦,只有瞧见草料

才咩咩地叫上几声。我怕那些老不吭气、压根儿也不笑的人。哪怕稍微笑一笑,斯米尔巧!”

“得了吧，伊凡巧！我顾不上笑。”

“嘿,去你的吧,拉德卡,咱们来唱唱吧。让老头子去谈谈什么摩斯塔夫帕夏去。你唱！我喜欢觉着高兴就唱歌，该干活就干活那样的人。会玩乐的人，也会干活儿。唱吧，不然我要象谢肉节时候的孤儿一样哭了，”伊凡巧说，一面无忧无虑地笑着。

拉德卡亲切地瞅了他一眼，叹了一口气说：

“我老是预备着也唱歌,也跳舞,也干活儿。”

“你是个聪明能干的姑娘,”斯托依巧老爹温柔地说。

“这是实在话,”伊凡巧肯定地说。

四

在盖奥尔奇·比彼尔柯夫的阔气的鲁舒克房子里日子过得又快活、又自在。那里,沿墙摆的凳子上,主人,一个一天到晚只想着自己的肚子的胖财主，象奶油里的干酪似的游荡着，消磨自己的日子。就在那条凳子上，这时候坐着他的干瘦的长个儿的夫人。咱们的老朋友斯米尔坐在盖奥尔奇和盖奥尔奇奶奶的中间，正在打量铺在凳子上的宽毯子的花纹。

“咱们保加利亚人到如今还没有学会织毯子……再也织不匀称的！”斯米尔想，虽然这个问题不过象去年的雪那

样占据他的幻想。

盖奥尔奇抽着烟斗,什么也没有想,盖奥尔奇奶奶解决了一个问题—— 明天给他宰公鸡呢还是黑母鸡？

玛丽伊加托着一盘糖果走了进来。她先走到斯米尔跟前,然后走向父亲和母亲。母亲摇了摇头推开托盘,这就是说她不打算白白地吃掉足值五巴拉的糖果。盖奥尔奇奶奶是那样的女人,在她手里,不单是男女仆人,即便亲生儿女也要呻吟。

“你怎么也别想把他们喂饱,他们就是要吃,”她给仆人一块啃光了的骨头，就老这么唠叨着。

“盖奥尔奇姑奶奶真是金子,”斯比罗·特朗塔尔心想。“我那没底的桶每天要喝三奥加葡萄酒和足足一奥加白酒。要是盖奥尔奇姑奶奶是我的老婆，我就会比斯帕都奇还要阔啦。聪明人该有个温静听话的妻子；可是我娶了这么一个强盗婆,连哼都不许哼一声,大气儿都不许我出。我行完了婚礼才认清她,可是已经晚了。刚走出教堂的时候,我踩着她的衣裳下摆。她就朝我扭过身来,气呼呼地这么说:‘你怎么啦？瞎眼啦？要瞧瞧哇，——嫁个保加利亚丈夫就是自个儿的晦气！’咳，我心想，跟这样的老婆在一块不能塌实了。上了套啦,斯比罗先生！”

所以,咱们可以看出,盖奥尔奇太太真是个不平凡的人物，不愧为盖奥尔奇先生帽子上的装饰品。

吃完糖果喝完咖啡，斯米尔转身对盖奥尔奇说：

“往后我还是想当教员……我念书到底为的什么，还不

是为了跟我的弟兄们分享知识吗？”

“我说呵：别傻了。顶好想想你的口袋。当教员饱不了肚子。只有二流子跟穷鬼才当教员。你说：‘我要当个使徒，教育老百姓。’我确确实实地跟你说：普通的保加利亚人喜欢的不是帮助他的人，而是揍他的、指挥他的人。假使你要叫老百姓尊敬你，那就得叫他怕你，叫你瞧上一眼就吓得直哆嗦……不过我必需跟你谈谈另外一桩事儿。我发现你跟城里的二流子交朋友，常到形迹可疑的人家去串门子。小心点儿！请问：你干吗常上斯托依巧·高雷家去？干吗净跟伊凡见面？难道你不知道斯托依巧是那路人吗？每个正经人，随便哪个老实可靠的买卖人都躲他，简直象躲瘟疫似的。他当过强盗，他的脑袋差点儿没给挂在绞索上。可你就老往他家跑，吃他的饭！我也懂得你需要伙伴。但是你得挑仔细点儿。想想人家要说话啦。我喜欢你，才当面直说你的短处。你应当纠正这些过错。前两天我碰见过米特哈德帕夏，这才是个人呐！尽量讨他喜欢，你自个儿才能成人，才会幸福。他会提拔你当官，给你一份好薪俸。”

“盖奥尔奇先生，你别强人所难，别叫我做我完全不能干的事，”斯米尔反对说。“让我当我的教员，太太平平地过日子吧。您知道得很清楚：咱们瞧不上土耳其的官，不许他们进自己的家门。可是我觉得没有比人民的爱戴、人民的关怀更可贵的了。”

“唔，既是这样，我只得给女儿另找丈夫了。我的女婿不应该是个浪子，应该是个正直的公民，是个好当家。

“ 我应该考虑一下,’斯米尔说着站起身。
“ 想一想,但是要快点决定。米特哈德帕夏可在等我的回信呢。噢,斯米尔巧 听盖奥尔奇大爷的话吧,你不会后悔的。你聪明,身体健壮,又有钱,很快就会成为城里的头儿尖儿。这些学校和图书馆滚它们的蛋吧！你要它们来管什么用呢？要是它们能带给你好收入，把它们的钱箱搁在你手里—— 那时候我就会亲自跟你说:‘ 当个爱国者吧。’ ”
“ 我不需要人家的,尤其是属于社会的,那是一个子儿一个子儿攒起来，拿老百姓的眼泪洗过的。我打爸爸那儿得到这么一笔财产,到死也花不完。我够了。”
“ 但是你还要有妻子儿女。这就要很大的开销。钱是越多越好！ 油多不坏粥。”
“ 对不起,’斯米尔说完就走开了。
这个诚实的小伙子的心快要裂做几块了，但是某些原因使得他不吭一声，耐心地忍着悲愁。斯米尔听见盖奥尔奇说到使用学校和图书馆的经费这事，差点儿没扑过去把他掐死,可是这时候玛丽伊加打窗下走过,这才制住了这头狂怒的狮子。玛丽伊加在篱笆门边等着斯米尔，想跟他道个“ 晚安 ”,还要打听一下她的前途怎么样。
“ 是快乐还是悲伤 ?她问。
“ 悲伤,悲伤呀,玛丽伊加。你爸爸要我变成象他那样的人。他要把我的名誉和良心都毁了，在大家面前和你面前糟蹋我,叫我丢尽了人,然后才同意咱们的婚事。我爱你超过爱我的生命，但是我不能照他的条件办。名誉哪能牺

牲，良心不可出卖。看来，我只得放弃你，到别处去找幸福。我在你们这儿坐了半个钟头，我的心就饱受了创伤。要是我在你们家住上两天，那就得活不成了。别了，玛丽伊加！显然,咱们的命运不能……”

“别丢下我，斯米尔巧。救救我！别把我留在爹妈手里……他们对我说来如同外人一样。我爸爸是个坏蛋，妈光想着铜子儿和剩饭。把我带出这个家吧。我要爱你一辈子,只要你说—— 我会照你的话跳多瑙河的。”

“但是我要是不抛弃学校，不当米特哈德帕夏的官，你爸爸就不让你嫁我。斯米尔可至死也是正直的人呵！”

“要是你当上了土耳其的官,我自个儿也不要嫁你了,”玛丽伊加说，泪水从她的眼睛里直流。

玛丽伊加说的是实话。她孤单单地长大，不爱她的爹妈，也没有得到谁的同情。在她的周围除了受苦的母亲和荒淫的父亲，她什么也没有瞧见。她同情母亲，但是不能帮助她，把她从泥坑里拖出来，因为母亲喜欢这种自卑自贱，她就是给这么教养成的。玛丽伊加爱自己的母亲，不过，这是一种怜悯的爱，对于又蠢又丑的孩子，就连母亲的眼光也分明觉着他们愚蠢和丑陋，母亲通常就是这么爱着他们的。她对自己的父亲，就只有憎恨。

“咱们可怎么办呢？斯米尔问。

“你决定吧。你说怎么办，我就怎么做。爸爸想把我嫁你，因为你又有钱又聪明。我听他跟妈妈说：‘这小伙子有的是钱，我不管怎么样都要他当我女婿。，只要把我从这儿

带出去，以后就随你便了！我同意和你一起走，把鲁舒克和爹妈都撇下。”

她拿甜蜜的吻来结束自己的话。

这当儿盖奥尔奇先生正在这么盘算：

“我不能放弃这个小伙子。老早就给闺女找寻个好丈夫—— 总算是找到了。玛丽伊加该嫁给有钱人的。斯米尔约摸有五千里拉①，我本想在鲁舒克找个阔点儿的女婿，但是所有的阔人，不是老头儿就是鳏夫。外加斯米尔很容易出人头地。要是我年轻时候有五千个里拉，我现在就会是全土耳其的头儿尖儿了……年巧·玖俊其亚向我女儿求过婚，想当我的女婿。倒也不赖。可是他快五十岁了，他约摸有一万个里拉。要是斯米尔巧觉悟过来，二十年里头准能攒下三万多里拉。还是给斯米尔巧强……至于学校，我来停办。我的女婿当教员真不体面。就是怕这个老鬼可别坏事儿……不过谢谢米特哈德帕夏。上帝保佑，一切都会顺遂的。”

“你可瞅瞅，盖奥尔奇，”盖奥尔奇奶奶冲她的统治者点了点头说。

“斯米尔巧是咱们的，”盖奥尔奇回答道，一边龇牙咧嘴地笑，就象要咬人的马似的。

“他走的时候，我叫玛丽伊加在篱笆门旁边等他，跟他说一会话。”

①里拉：土耳其货币。

“嘿你,可多滑呀！”盖奥尔奇说,笑得更厉害了。

“谁不巴望自个儿的孩子好哇？”盖奥尔奇奶奶反问道。“我实在是为了她的好处才叫她去的。她还要什么呢？斯米尔巧有钱，出身又好。他爸爸没瞎花过钱。他活着的时候不许把酸牛奶、咸鱼、羊酪和酸白菜往他家带，说这些吃食都是糟蹋粮食。真是个聪明人。上帝保佑，叫他儿子也象爸爸一样！老头子临死的时候嘱咐他的妻子给神甫每人一个铜子和一条卡尔洛夫头巾，可是她没有听，每人给了一百巴拉和一条来比锡头巾……耶稣基督训导说：‘妻子要服从丈夫。’，七个神甫每人给一百巴拉和一条来比锡头巾—— 这笔钱不少呐！”

“挣了一辈子，临死，那些神甫还要骂你呢。”盖奥尔奇先生心想。

于是他大声说道：

“别扯这些了。顶好你说说，婚礼用的都预备好了吗？我要办个豪华的婚礼,象个有钱人,或是‘显要的’公民的样儿。”

“那末你说,谁来打发这笔开销？”盖奥尔奇奶奶探问道。

“我开销。时下里新郎不想破费，反而巴望着捞一把，叫人家花钱,买新媳妇的时候过去了。”

“咱们是老派的人,还是按老规矩办喜事,跟咱们爸爸办的那样。让斯米尔巧付一切的花销，因为他比咱们阔呀。你可别瞧人家。等他再来的时候,告诉他 你不打算在喜事

上头花一个子儿。说你什么也没有，你破产了，说你损失了一千块金洋。听见吗？”

“我老婆要是嫁给放高利贷的倒正巧合适！”盖奥尔奇想。

“要是咱们要花钱给女儿办喜事，那末咱们就没有什么可留给后半辈子养活咱们的儿子了，”盖奥尔奇奶奶接着说。“一个子儿也别出。要是没有钱他也答应娶她——那就让他娶好了。要是他不肯负担开销，就把她嫁给玖俊其亚。她长得这么俊，这么可爱，不会当老姑娘的。随便怎么样也别出钱。你还得把咱们的儿子教养成人，叫他们开铺子成家立业呢。哪儿能这样办，盖奥尔奇！”

盖奥尔奇奶奶关心的小伙子们也象玛丽伊加一样，跟爹妈一点也不亲近。奥盖尔奇有两个儿子。他们都是靠自个儿工钱生活，不管父亲的忠告，也不理母亲的眼泪。大的叫斯托扬，小的叫采诺。俗语说：什么树结什么果；不过咱们在世界上看到一些奇怪的现象，跟民间的迷信、人们的见解和聪明的俗语正好相反。当咱们说一个人好出身的时候，意思就是说有钱人家的子弟。但是咱们瞧见阔人的儿子多半是游手好闲的懒汉、酒鬼和坏蛋。还有一句俗话说：“财主的儿子不是强盗就是喜欢大吃大喝，要不就当修道士。”但是对盖奥尔奇先生的儿子们来说，这些俗话没有一个跟他们能沾一点边儿：他们既不象自己的爹妈，也不象财主的儿子。斯托扬瞧不起任何财产，讥笑那些傲慢的、拿偷来的金子自夸的肥“公猪”。采诺总是为人类的弱点生气，责备

穷人和阔人。“ 每人都该诚实，保持自己的人格，” 采诺说。“ 可是同时每个人都该自由，能够照着自己的意思，照着自己认为必须的来支配自己。造物给了每个人头脑，给了每个人智慧，所以每个人都该自己帮助自己。除去自个儿，只帮助瞎子、瘸子跟病人。” 这套哲学可不合斯托扬和斯米尔的口胃。

“ 照你的说法,结果是,土耳其人宰割咱们、欺侮咱们，一点儿也没有罪，因为他们自由自在，愿意干什么就干什么,觉着怎么过好就怎么过,’有一回斯米尔指出说。

“ 当然没有罪。打的人没有罪,罪过在于让人家打的人。造物给了牛犄角,给了人手和智慧,’采诺声明说。

“ 可是这个造物也叫动物联合起来保护自己的利益，不受共同的敌人侵犯,’斯米尔说。

“ 我不是说咱们不该保护自己的利益。我就是不愿意光是我跟你去保护它们，千百万个两脚动物却等着别人把现成的拿给他们，等着烤松鸡自己飞到他们嘴里。既然说是公共利益，就该由咱们大伙儿来保护，要是私人利益，那末让每个人自己去张罗吧。假使有一天我决心为公共利益进行斗争，那我首先就要叫爸爸领导咱们的契塔① ,因为他的利益跟人民的利益关系最密切。保加利亚解放的时候，爸爸头一个起来替财主阶级斗争，也就是为自己私人利益斗争。现在懂得我的看法是怎么样了吧？” 采诺快活地笑着说。

①契塔：保加利亚语，即巴尔干的游击队。

从上述的谈话中可以看出斯米尔和他未来的小舅子之间有着兄弟般的友情，这友情是基于智力的同样发展和同一个目标。有一回斯米尔跟采诺（他跟他比较亲切），谈到自己的心愿——婚事。

“妹妹是个很好的姑娘，可是在各方面还完全没有发展，而你呢，需要一个在你各种事情上头都能帮助你的妻子。斯托依巧老爹的女儿，虽然穷点儿，可是比较合适。”采诺说。

“玛丽伊加还年轻，年轻人能够发展，变得更好，”斯米尔反驳道。

“我喜欢辩论跟发议论。所以下回我犯了什么错误，你把这做为是我的嗜好得了。听着，我认为，女人决不能忘记自己的老窠和女人的习惯。爱情决不能使她完全摆脱周围的环境和她个人的习惯—— 即便她自己想跟这些斗争，即便环境跟这些习惯在她和她爱人中间筑起一道坚固的墙。男人可以在后来改变思想面貌，可是女人必须从小按照一定的方向培养。”

“这话不对，”斯米尔说。

“咱们瞧吧，”采诺回道。

五

鲁舒克和居尔诺伏间的一片丛林里燃起了一大堆篝火。周围停着几部卸下了马的大车，不远处，在青青的草上

放着三副奇形怪状的鞍子；高高的鞍头，马镫活象金属的大茶碗。再远点儿，散乱地放着一些东西，象是封面朝下摊开的书，这是驮马的鞍子，被几根粗皮带十字交叉地捆着。篝火旁边铺着一张熊皮和一条比罗特小地毯。旁边树上挂着马勒，鞭子，鞍囊，和装燕麦的口袋。给篝火美丽的火光照耀着的那棵树旁靠着六枝长枪，其中三枝属于所谓‘斯里文式’，两枝叫‘达亚里亚式’，还有一枝是‘阿尔那乌特’枪。枪上边挂着各式各样的弹药带，土耳其弯剑，角制的火药筒和几只背囊。篝火的两边斜钉着两个顶上有钩子的木桩。两只铜锅就挂在木桩的钩子上。锅里的水已经开起来了。离这里约摸十步路的地方有一所半坍的小茅棚，当时曾经叫过酒店。茅棚前面有个年轻的小伙子跟一个老婆子在说话。老婆子抽着小烟袋，时不时地唾口水，一面生气地向小伙子答话。她的长相古怪而特别。我想，只要听听甚至爱在猪身上系铃铛的居尔诺伏的嚼舌头的女人的报道，她的传记还要特别呢。老婆子的脸干巴巴的，高颧骨，头发白了，但很密实，眼睛里燃烧着生气勃勃的火。乍一看来，她能教人想象是一个超自然的人物。附近那溜村子里的人都把她当做巫婆和算命的。

“三天前我在贝拉看见过他。他跟我说：‘假使谁来问起我，告诉他，我礼拜四夜里到你这儿来。’今儿个是礼拜四了。等等他吧。我打小时候就认识彼特尔巧了。他从来也不哄骗人的，”老婆子时不时地吸着烟袋说。

“你要知道，我不能等，”青年反驳道。

“可还早呢。太阳刚下山一个钟头。他说：‘夜里到。’明白吗？谁不能等，他就成不了事。我都等了六十年了，现在还在等！再等下去，就会等到了。除了这个就甭想活下去。人要是不能等，也就不能够活。我就是靠着指望活着的。你要明白，涅娜奶奶不把坏人押进坟里，她才不死呢。”

“你那些坏人是谁呀，涅娜奶奶？”青年问道。

“唉，孩子，说来话可长着呐！顶好还是别问吧。我曾经是个人，象人家一样过着：我有间小房子，有自个儿的营生，有孩子。愿他们升天吧！土耳其人害了他们，你们鲁舒克的财主们喝足了他们的血，黑老鸹把他们埋到穷人的坟墓里，上帝惩罚他们吧！要是涅娜奶奶还会活一些日子，她就要表明，她的心比咱们的好汉们还要干净，还要热爱人民呐！你那斯托依巧老爹上这儿来跟我说：时候还没有到呐；保加利亚人还没有醒过来，希腊人跟咱们捣蛋，土耳其人势力强得很，没有地方弄到枪，好汉中间又不团结。胡说！你要是个真正的好汉，你又看重祖国，那就该填上所有的窟窿。我是个老婆子，可是我希望不会不达到目的就死。我没有劲儿开枪，使刀，可是我会下毒，蒙哄，要不还使上牙齿。虽然我只剩两颗牙了，可是我还能拿它们啃断土耳其人的喉咙管儿。要不是你们那鲁舒克的财主们出卖我的儿子，这些年来许多土耳其人的脑袋都要顺着老山的山坡滚下来了。我的小鹰死了，象英雄好汉样的死了！我不哭他们。要是再一次把他们生出来，还是会让他们同样地死去。我只为闺女们哭。一个闺女给磨死了，另外一个这会儿在抚养她的

土耳其小崽子。涅娜奶奶要找着自己的女婿，找着闺女，还找到外孙。只要他们活着，她就不肯咽气。他们用不着活在世上。只要她生养的跟小杂种不死，她就不会心满意足、死心塌地躺到坟墓里去。”

这时两条人影从林子里出现，并且很快地走近说话的人。月亮照耀得这么明亮，连涅娜奶奶也认出他们了。

“票特尔来啦……跟他一块儿的是谁,没瞧见吗,孩子？不是盖奥尔奇的小伙子吗？我眼睛给哭坏了。瞧不清楚是什么。”

“这是采诺……盖奥尔奇·比彼尔柯夫的儿子，”青年回答了，就迎着朋友们走过去。

“我的主啊！我怎么办呢？盖奥尔奇害了我的孩子；照说我该把他儿子害了。以眼还眼，以牙还牙。不，不……涅娜是有心肝的。就是她的孩子们躺在黑地里，仇没有报，没有给他们行葬礼，没有为他们痛哭，她也会感到怜恤的。上帝亲自给了我安慰。盖奥尔奇的儿子也当游击队了！等着，涅娜,等着吧！”老婆子抬眼瞧天这么想道。

年轻人彼此握了握手，走向篝火。

“斯托依巧老爹在哪儿呐？”两个来人中,被老婆子叫做票特尔的那个问。

“在这儿,”一个游击队员答道。

“快点儿叫他。我马上就要回去,不然爸爸要找了,”采诺说。

“我们喊的人都到齐了吗？”票特尔问。

“咱们来瞧吧，”那个游击队员回答说，打了个唿哨。

篝火的周围聚集了二十来个年轻的保加利亚人，全都象挑出来的好汉。

“都准备好了吗，斯米尔？”斯托依巧老爹问。

“准备好了，”斯米尔回答，一面从怀里掏出一张纸。

“这是什么？”票特尔问。

“这是咱们团体的章程。我想，咱们该先读章程，然后再商量别的事。”

“在你念之先，我想要问你，咱们处境怎么样，城里和村上都同情咱们吗？然后我想知道，咱们跟谁在一起共事。提防叛变！”票特尔说。

“我们不能回答这些问题，因为打今儿起咱们才开始新的事业，”斯托依巧老爹答道。“团体的全体人员都在你面前。假使你对他们里头随便哪一个有意见，请直说，请解释他是怎么不好。”

“咱们应当谨慎，只收咱们信得过的人，”票特尔说。

“这儿没有可疑的人，咱们念吧！”采诺说。

斯米尔沉默了一会儿，向旷地扫了一眼，开始念道：

“我们团体的目的是帮助穷人，保卫人民免受土耳其恶人和我们祖国吸血的财主的祸害。每一个胸膛里跳跃着保加利亚的心的真正保加利亚人都应该加入我们的队伍，并且献出自己一切的力量为人民的目的、人民的幸福而斗争。总之，我们的团体应该起临时政府的作用，除暴安良。必须消灭叛徒。把不忠诚者逐出我们的队伍，把动摇分子

引向‘正途’。我团人员应该忠诚，公正，宽厚和爱真理。对善良正直的土耳其人应当比对顶着保加利亚的名字但准备为三十银币出卖基督的那种受过洗礼的土耳其人好些。凡是决心加入我团的人必须能缄默慎言，并且坚决地干。我们要深思，宣传和想望自己的目的，不过，要小心，不要对牛弹琴。赞成吗？弟兄们！”

“赞成，”在场的人齐声说，他们的脸上的神情非常庄严。

斯托依巧老爹显得年轻了。

“我的孩子们！”他说。“如果你们要做又快乐又幸福的人，那就要爱理性、真理和祖国。只有爱祖国的人，才有纯洁的心，只有爱真理的人才能幸福，只有爱理性的人才能在生活中得到真正的成功。和睦共处，不要争吵，保持团结——你们的事业才能成功！如果千百万的嗓门儿喊着：‘让我们活，让开路来，别管我们，’那末任何力量也不能堵住这些正直的嘴和压倒真理的呼声。一旦咱们的目的成了咱们的宗教，咱们就会幸福自由了。爱自由，爱祖国，这是咱们生命中的道德柱石，而道德是任何宗教的基础。邪恶和不道德不可能是人的品质，而德行不可能不是神的品质。咱们要求自己的权利，这是造物赋予每一个人的权利：造物使咱们成为保加利亚人，造物的旨意是神圣的，因为它就是神。别相信希腊人，他们武断地说，只有希腊的神是真正的神，而其他民族的神都是魔鬼、反基督的邪神。正如宗教问题最好根据理性的、自然的法则来解决，国家的问题也应当

用造物的理性的、自然的力量来解决。不道德不是宗教。理性的宗教不泯灭良心，不怕欺骗、阴谋和残酷的暴力。圣人说：不可能有一种民族没有宗教；可是我告诉你们，每一种宗教必须跟这个或那个部落的民族性紧密地连结起来。否则它就不成其为宗教了。那就是说，在咱们还没有解放自己的人民的时候，咱们就不能断言咱们有宗教，有上帝。牢守自己的誓言吧，因为只有在这种条件下咱们才能获得名声，并且引起其他人民和民族同情。积极活动的人万能，坚强的意志使人和人民登上宝座，给他们人和人民的称号。要是咱们坚决勇敢，那末咱们就能把耻辱和卑贱换做荣誉和骄傲，咱们就成为人了。只有奴隶才不能懂得那种意识到人类尊严的人所感到的耻辱和那种不熟悉这种感觉的人的淡漠怎么样天差地远。咱们必须让世界瞧瞧，咱们也是人。自己给自己证明咱们也有心，也有羞耻的感觉。我瞧见你们在这儿给共同的目的和一致的坚强的意志团结起来，我的心变得年轻了，但是当我瞧见你们手擎旗帜站在人民的前列的时候，我将百万倍的幸福和快活。前进吧，英雄们！愿上帝听见咱们的祈祷。”

“阿门！”大伙儿都喊着。

“首先咱们该分配咱们的职务，然后起誓，咱们将正直而充满信心地完成它们，”采诺说。

“要是咱们有个什么样的组织，咱们就可以分配职务了。但是因为这种组织没有，让每个人自己斟酌着办吧。咱们主要的目的是在人民中间进行宣传，唤醒他们，教他们应

该怎样干，”斯米尔反驳道。

“斯米尔完全正确，’斯托依巧老爹支持道“咱们应当宣誓 咱们要为人民秘密地、坚决地、忘我地工作。让每个人自由地选择他走的道路吧。来宣誓吧，弟兄们，——干起来吧！”

斯托依巧老爹在说最后几句话的时候，从林子里走出一个老头儿。他走近游击队，祝福道：

“上帝和至圣的圣母帮助你们！圣乔治用他的右手来支持你们，他将是你们的保护人！亲亲十字架吧，并且宣誓准备为祖国和基督的教堂流自己的血。”

老人从怀里掏出银十字架，让小伙子们亲它，一面轻声祷告。他们一边念着誓言恭敬地吻着十字架。

“让上帝杀尽一切允许土耳其的穆斯林玷污基督教堂和凌辱咱们民族的保加利亚人！”采诺说。

“上帝听着你的祷告哪！’斯托依巧老爹说。

不久，大伙儿开始准备回去。几个那时候经商的青年驮好了马，自己骑上去。其余当车夫的把自己的马套上了马车——于是树林里的那块空地上变空了。只剩下斯托依巧老爹，斯米尔和老人。他们秘密地交谈着。说些什么？他们心里有什么事？谁知道呢……他们自己没有理会天空布满了乌云，可怕的大雷雨正在他们的头顶上酝酿。十分钟里头乌黑的幕布遮住了整个地平线。到那时候为止还只摇动树梢的风开始啸叫。老树轧轧直响，小树弯了腰，干枝子折断散落在地上。整个树林哭了起来，呻吟着，四面八方摇摆

不停。大滴的雨点儿擂鼓般地打着树叶。但是三个人继续谈着，一点也不理会周围发生的一切。显然这些人常常跟调皮的大自然打交道，他们的皮肤不怕烧人的太阳光，不怕冬天的彻骨严寒，也不怕暴雨和冰雹。斯米尔头一个醒悟过来。

“哎，看来今儿个夜里所有的魔鬼都跳起舞来啦，”他说。

“大自然亲自给咱们指出该怎么做，”斯托依巧老爹说。“你们瞧，这些大树在狂风暴雨底下，象醉鬼似的摇摆。瞧，大自然在排除所有腐朽陈旧的，为年轻新生的清除地方！你要做个新人，就要铲除陈旧腐朽的思想！”

“可是咱们还弱，还不能跟里里外外的敌人斗，”老人反驳道。

“咱们不能斗争，那就让咱们忍耐着，为祖国而哭吧……难道你不知道，土耳其人只不过靠了财主和修道士站稳的吗？”

“还有希腊人，”老人补充说。

“照我的意思，咱们首先必须摆脱自己的奸细——财主们，然后才展开反政府的斗争，”斯米尔说。“先要把自个儿脚跟上的刺拔出来，然后上路。假使你们想知道的话，——咱们的受罪怪不得土耳其人跟土耳其的官员。你们说说，土耳其兵士和官员捶咱们，侮辱咱们，既然是政府本身要他们象刽子手一样的干，他们到底有什么罪呢？……”

突然，雨倾盆似的倒下来，电光闪亮了树林子。

六

盖奥尔奇·比彼尔柯夫和斯比罗·特朗塔尔跟往常一样，坐在沿墙摆着的凳子上，兴奋热烈地谈着。盖奥尔奇气冲冲地挥着手，一面拍着自己的磕膝盖，圆睁眼睛，气喘吁吁，跺脚，咬牙切齿，斯比罗讨好地瞧着他，抓抓后脑勺，一面极力安慰朋友。看来，盖奥尔奇吞下了什么苦药，连他的健壮的胃怎么也都消化不了。

“应该考虑考虑，”斯比罗扯着胡子说。

盖奥尔奇什么也没搭腔；他光是皱着眉头，咬着嘴唇，悄没声儿嘀咕着什么，好象准备宣布什么了不起的事儿似的。

“该考虑考虑！”斯比罗重说了一遍。

“还有什么考虑的？我跟你说：问题了结啦，不管怎么我们要把她给年巧·玖俊其亚。今儿个早上他来了，胡说八道地说：我谁也不愿听，我要照我想的那么过！怎么样？不，亲爱的，我跟你说，你记住吧！我知道是谁教你这个的，可是——让咱们稍微等一等……米特哈德帕夏能杀，能绞，也能下牢房。至于玛丽亚呢？玛丽亚得照父亲吩咐的做，就是这样。一切都要照盖奥尔奇·比彼尔柯夫的想法，一切……要么照盖奥尔奇大爷说的干，要么就要吊在弯弯的白杨树上啦！玛丽亚！”他喊了一声。

玛丽伊加进来了，站在屋子中间盯着父亲，那眼神就象

小羔羊瞧着要宰它的卖肉人一样。她碰到的是渴血的恶毒的眼神，这种眼神从她出世那天起就不断地迫害她。但是她并不害怕，因为她的心充满着别的感觉。盖奥尔奇瞧见了女儿，变得温和些了。他确信自己的独裁统治不可动摇，不想把这种手段对恭顺的、没法自卫的人完全使出来。

“玛丽亚，”他说，“我决定把你嫁给年巧·玖俊其亚。听见吗？我不想再叫那个流氓当女婿！你的斯比罗叔叔这就去请年巧大爷。你去打扮打扮，去吧。”

玛丽伊加站在父亲面前就跟石头一样，一句话也不说。但是她的眼睛狂热地闪着亮，下嘴唇哆嗦着。这个姑娘做了家庭暴君毫不违抗的奴婢整整十五年了，可是现在不到五分钟，她就突然在自己身上找到了意志的力量，准备做不顾死活的斗争。她抬起了头，拿轻蔑的眼光瞟了父亲一眼，说：

“您把我捉弄够了……父母的权力也该有个限度！”

当这些话从勇敢的姑娘胸中吐出的时候，她的眼神显出庄严崇高，真正的人的气概。您可知道，玛丽伊加打哪儿来的这股毅力，她跟谁学会了理解自己的权利，和感到自己的尊严？她的毅力忽然睡醒了，就因为她热烈地爱着，而父亲的暴虐却达到了极限。爱情是既不知畏惧，也不知困难和不可克服的障碍的，爱情教会她为自己的权利英勇斗争，父亲的专横更教会她坚决和果断。如果不是爱，玛丽伊加就会在父亲的意志面前低头，她的软弱的力量就会永远毫没结果地毁灭：她会顺从父亲的意志，把自己的手交给年

巧·玖俊其亚，年纪轻轻就凋萎了。只有爱，纯洁神圣的爱使人独立，给人力量和毅力；只有精神的财富才能使人站起来，超越庸俗的日常生活，抛弃人类的迷信和偏见。当然，咱们看待女人和看待男人完全不同。男人表现毅力的时候，大伙儿都夸奖他；要是女人表现了毅力，就要受到大伙儿的咒骂。仿佛男人和女人的尊严感和精神活动不是一样的！请你们说说，一个准备把自己生命交给另一个人的热恋中的女人，你们中间不就有人会抓起一块石头来扔她吗？……不管怎么样，玛丽亚经历到了那种精神活动：它被人们称为人的权利，使人不同于绵羊。

“我要嫁给斯米尔，我已经发誓爱他到死，”她说。

“怎么回事？你在那儿嘟囔什么？”盖奥尔奇嚷道，气得脸发青了。

“我说，斯米尔将是我的丈夫，”玛丽亚又低声说道。

“可我说，我宁可把你活埋，也不能叫你做这个暴徒的妻子，”盖奥尔奇反驳道，他把牙齿咬得象没有抹油的大门似的轧轧直响。

“咳，玛丽伊加，玛丽伊加！难道就是这么跟爸爸说话的吗？”斯比罗愤慨地说。

“你顶好管教自个儿的孩子吧，”姑娘答道。

“去吧，斯比罗兄弟，把年巧叫来，”盖奥尔奇把脸都气歪了地说。

过了半点钟，斯比罗带着年巧回来了。他们碰见玛丽亚和她父亲两个，还象斯比罗离开他们的时候那样待着。

“日安，’年巧说，一面讨好地瞧了玛丽伊加一眼。

玖俊其亚家的年巧是个把自己一辈子都献给了钱的那路人，为了得到钱，他运用了一切许可或不许可的手段。他是个小个子，瘦瘦的，驼背，斜眼。密密实实的黑头发黑胡子，他的脑袋样子古怪，好象希腊修士戴的圆筒式的神甫帽子。要是这样的头发和胡子装在随便哪一个身量魁伟的肖普①身上，它们还正好是地方，但是这样浓密的小树林长在这么小个儿的人头上就引起一种古怪的印象。每个人瞧着这个怪物都不由得想“：这是多么不正常的现象 要么这棵枝叶繁茂的树缺了必需的养料和身体里面流通的劲儿，自己枯干了（因为这么暴长的植物需要地盘和肥沃的土壤），要么它把人弄得亏损了，因为它需要大量的肥料和生命的汁液。’说实在的，这个因为贪财和各种其他的病变瘦了的猴子脸和又长又密的发辫，简直是个惊人的现象。

等到这个猴子坐下，盖奥尔奇就转向玛丽伊加命令道：

“过来，亲亲我的手。”

这时年巧从口袋里掏出一个小包，里面有两只钻戒和一串珍珠项圈。这些东西是几年前鲁舒克一个常调差的帕夏为了一百三十个里拉押给他的。

“到这边来，玛丽伊加，我要送你一份好礼物，’年巧说。“这些东西可不贱呐，它们值一千块金洋呢。”

“把它们挂在你自个儿脖子上吧，’玛丽伊加回答，恨恨

①肖普：西保加利亚的居民。——俄译者注

地瞧着她的新的未婚夫。

“你要是不喜欢这个,我送你别的东西,比这个还美上十倍。”

这时候盖奥尔奇奶奶走进屋来。她走近长凳，瞧见了戒指和项圈。她的眼睛贪得发红了。

“啊,多美呀！多么华贵呵!’她惊叫起来,象打铁铺的大风箱似的直喘气。“多少钱买的，年巧先生？项链值多少？还有戒指呢？大概不会比两百金洋还少吧。”

“我花五百三十块金洋买的，”年巧骄傲地答道，又瞟了瞟玛丽伊加。

“亲亲手,收下礼物,’盖奥尔奇又吩咐她说。

“玛丽亚永远也不会做这个驼背猴的妻子，”玛丽伊加回答，就从屋子跑了出去。

根据欧洲一个思想家的意见，没有信仰，甚至干脆否定一切的神，比起粗暴的迷信和被各种宗教仪式奉为神圣的无人性的风俗习惯来，还要对人们有益得多。这话不假。任何一个宗教的规定，只要它是道德的，而且合乎人情，那么就会在人们眼中保持它的神圣；任何人民的习惯只有在符合人类的爱好的时候才能唤起人类的同情；末了，任何人民的特性，只有在它使得具有这种特性的人民容易过活的时候才能受到人们的尊敬。我认为，只有纯洁神圣的真理才能在任何时候，从任何民族那里得到响应。我来举个例子。查尔·房特洛[1]画了一幅‘名’画,它的内容是,撒拉把夏甲

[1] 查尔·房特洛：恐即系法国画家查尔·房洛(1705—1765)。

带到亚伯拉罕那里去，引诱她的年老的丈夫跟女奴一起睡觉①。夏甲被画成半裸体的样子，非常美丽可爱。美人儿拚命逗引亚伯拉罕的色欲，撒拉赞扬她的美妙；而年老的大主教象东方的色鬼一样意味深长地拿指头指着华丽的床。假使这些在宗教上都可以认为道德的，那末咱们那些父亲的宗法性也得受到赞扬了，他们把儿女象奴婢一样教养，并且凭着自己的意图支配他们的命运。但是谁能赞许盖奥尔奇·比彼尔柯夫的行为方式呢？谁会指责玛丽伊加和她的决心呢？"每个儿子和每个女儿应当顺从父母，听他们的话，满足他们的意愿，"道学家说"宗教本身就斥责倔强和忤逆的孩子。不听父亲忠告的儿女将会终生不幸。"所有这些贤明的议论都跟那幅画非常相象。假使父母碰到这种情形，是由正确的思想或是慈爱的启示来领导的，那就完全是另一回事了。但是，正如大伙都知道的，许多可敬的父母给自己的儿女选择丈夫和妻子，找的不是人和同伴，而是有钱的木偶，它们蹂躏了人类个性的神圣的自由，使得这些青年和姑娘不幸。

玛丽伊加走出屋子，让她的新未婚夫在母亲面前夸耀带来的珠宝，她开始想："这简直不可能……不能容许这个……我也是人哪……我倒要瞧瞧哪个女人居然会喜欢这种猴子。我怎么能听爸爸的话，嫁给这样的连人也不象的活僵尸？不，不……让他们哪怕把我切成一段段吧……"

①这是《圣经》里的故事，见《圣经·旧约·创世记》第十六章。

这时可怜的姑娘的听觉察觉到驼背的丑八怪时不时的干咳和盖奥尔奇先生的讨厌的嗓门儿。她哆嗦了一下。保加利亚女人多么命苦呀！据我看，保加利亚人做了几百年的奴隶就是因为他的母亲是奴婢。除了奴隶，奴婢还能生养抚育谁呢？保加利亚女人跨进丈夫的家门仅仅为了干起繁重的家务活儿，使她的暴君过得快乐。保加利亚女人最大的幸福就是让丈夫得到肉体的享受！多么沉痛，悲惨，极难堪的命运哟！我可怜保加利亚的女人，希望她们获得较好的地位，获得比较人道的生活，因为我希望全保加利亚人民都有美好的历史的前途。我们解放了女人，我们也就解放了自己。

但是不管怎样，玛丽伊加落入了恶劣的境地，因为她爸爸绝不容许人家顶撞他，而她的妈妈考虑的不是把女儿嫁给谁，而是考虑到聘礼。玛丽伊加一走，盖奥尔奇先生就向年巧劝告道：

“你赶紧办喜事吧。我不喜欢白白地磨蹭时间。打铁趁热。”

“你别以为咱们有钱！”盖奥尔奇奶奶申明说“咱们坐吃了已经有五六年啦。困难日子到了。五年以前只要是财主家要的，庄稼人什么都拿给咱们。可今年咱们从他们那儿既见不着羊羔子和猪崽子，也没瞧见火鸡，没有一小袋鸡蛋，也没有鸡。财主在衙门里坐着，审理庄稼人的事；牛呀，羊羔子呀，牛犊子跟鸡呀满村子蹓跶，也不愿意顺便到财主的边门里弯一弯。简直没法过了！我老是跟盖奥尔奇

大爷说：别当财主啦，干点什么别的。米哈拉基先生只不过是个教堂长老，可过得比咱们强一百倍哩，尽管咱们还算是省里的财主。再瞧瞧学校的学监吧，老婆是阔太太，连卖肉的也得剁块好肉给她。就是这么回事！”

“我不要一大注钱，”年巧瞧着盖奥尔奇奶奶说，那种表情好象修士瞧着自己的监护人和施主一样。“你们办喜事，照规矩给新媳妇办嫁妆，稍稍给她几口袋钱当‘见面礼，’——那就行了。”

“喜事算我的账，还要尽我的力量给你们钱，往后你们就照你们的意思过日子啦，”盖奥尔奇说。

“也要想想儿子呀，”盖奥尔奇奶奶抱怨地说，说完了自己也吓了一跳，赶紧咬住了嘴唇。

“您不是给我，是给自己亲闺女呀，”年巧反驳道。“姑娘要打娘家带过什么来，她就叫大伙儿多看重点儿。我什么也不需要，我有的是钱。但是您在人前可要害臊啦。您可是盖奥尔奇·比彼尔柯夫。您不能比别人寒碜。拉杰·米欣卡娶了醉鬼基辽的闺女，他还拿了七万个铜子呐！如今连最起码的穷人也要给闺女陪送的。要是口袋空空，谁也不希罕漂亮了。丈夫跟妻子都是钱陪衬的。”

年巧的合情的理由对两个听着的人按照他们每人的个性起了完全不同的作用。

“这小伙子的论调倒跟我一个样。玛丽伊加跟个能爱惜钱的人，准会幸福的，”盖奥尔奇奶奶想。

“我知道你是个硬核桃。可是盖奥尔奇大爷也不含

糊……没有说的，把口袋撑开点吧！要是我想把钱送女婿，我给闺女挑个年轻的，身量匀称的漂亮小伙子，才不挑你呢。’盖奥尔奇想。

“要是我是玛丽伊加的爸爸,我怎么也不会把她嫁给这个驼子。钱真是好玩艺儿呵！等我的那个，还有财主盖奥尔奇也死了,我就娶盖奥尔奇奶奶。这样的女人,挤出的奶能比瑞士牛还要多呐，”斯比罗想道。

过了一点钟全都定当了。盖奥尔奇·比彼尔柯夫跟年巧·玖俊其亚最后商量好 过三个礼拜就结婚 盖奥尔奇答应陪送新娘一笔不大的款子。

玛丽伊加坐在花园里，流着苦泪。

看来，这样的婚姻在保加利亚不在少数。我希望别有一个姑娘遭到这样的事。

七

在帕夏的衙门里从来没有快乐；那里从来不欢迎谁，也不尽力安慰谁，似乎这些衙门甚至使那些住在里面的人也觉得垂头丧气，这些人时常调换，跨进它的门坎就是为了欣赏穷人的眼泪，拿人们的受苦的情景取乐。拿我自己来打个譬喻吧。我一走进哪个衙门，什么办公厅或是警察分局，我的心就在胸口捶打，心灵充满愤怒；我觉得，每个人打这个机关离开的时候，一定会把自己的什么东西忘在那里：眼泪,微笑,呵欠,哭泣,欢乐或者生命。在这些屋子里几乎每

个官都是你和他手里所有东西的主人，而你呢，对大伙儿，甚至对那些是你的朋友和弟兄的官儿们，你都是外人。一句话，你在那儿找不着你的位置，你怕说一句话，就象怕拿脏杯子喝水一样。

可是其实应该完全相反。美国的法院和办公厅象是一所教堂，在那里每一颗受创的心，每一个奄奄一息的灵魂都能找到安慰和善心的忠告。在咱们幸福的祖国，几乎所有的公共机关都变成了屠宰场，官儿们在那里掌着宰杀和剥皮大权，而苏丹的忠实臣民却派定了扮演小牛、母牛、羊和小羔羊。鲁舒克华利亚①的衙门和其余土耳其所有的衙门没有丝毫差别，好比加桑阿伽跟穆罕默德爱芬箕没有哪点儿不同一样。而当时鲁舒克的华利亚象一八七三年的华利亚，好比斯塔尼马克猪跟卡赞勒克猪一模一样。

盖奥尔奇先生走进华利亚的衙门，对宪兵们说：“晚安，”随后往里面的屋子走去。他沿着被黄色的灯和脂油的蜡烛照亮的长廊走，两边朝长廊开着一排门，通向每个办公厅和华利亚的接待室。

在一个门边成排地放着许多鞋子，几双欧洲式的套鞋和五六根手杖。盖奥尔奇先生停了下来，擤去鼻涕，整整衣领和尖顶小帽，脱下套鞋就走进去了。

屋子挺宽敞，光线不强，沿墙排着绿板凳，窗上垂着白色的窗帘，地板上铺着比罗特地毯，墙壁涂成黄色，但是苍

①华利亚：土耳其省长。——俄译者注

蝇正好点缀了它，给它搀上一些黑色。其中有一张桌子上搁着一座钟，但是指针就跟土耳其的文明似的，一点儿不挪动了。空气沉闷；连烟斗和烟卷儿都不能把这种衙门和办公厅所特有的气味压住。

米特哈德帕夏坐在旮旯里的凳子上，抽着水烟袋，五六个爱芬箕抽着烟卷儿，安然打着盹，深谋远虑地沉默着。盖奥尔奇先生走进“菲米斯[1]的宫殿”，一躬到地，拿手碰了下地板，然后把它放到腰上，脑门上，头顶上说：

“愿您今晚幸福！”

“托你的福！”土耳其人回答，懒洋洋地，漫不经心地瞧了这个省里的大财主一下。

米特哈德帕夏继续抽着烟，眨巴着右眼，饱得呼哧呼哧的，盖奥尔奇先生站着，谄媚地瞧着他，等着最后会让他坐下。五分钟过去了，苏丹的多瑙省的总督又神气又庄严地坐着，陷入伟大人物和一切跛足的哈吉所特有的沉思中；干脆说，他就象一条母牛，把自己的秣槽都吃空了，走出牛棚晒太阳去了。爱芬箕们也不吭一声，因为小人物都有模仿长官的习惯。赶到五分钟过去了，米特哈德帕夏拿指头指指凳子的空座，早就熟悉土耳其族的陈腐的规矩的盖奥尔奇先生又一次礼拜以后，坐到法官中间。以前的祝词又被重复着，只是程序相反：米特哈德帕夏和他的官员对盖奥尔奇说：“愿您今晚幸福！”而盖奥尔奇先生答道：“托您的福！”

[1] 菲米斯 希腊神话中的司法女神，眼睛用布带包住，手持秤 “菲米斯的宫殿”指法院。

行完这个隆重的礼节之后，米特哈德帕夏把自己的烟荷包丢在“显要的吉乌尔”面前的桌子上，并且命令仆人给他端咖啡来。等到这些事情做好，等到盖奥尔奇先生抽起了烟，开始大口大口地喝咖啡，米特哈德帕夏拿庇护的眼光瞧了他一眼,问道：

“城里有什么新闻么?”

“我有重要消息,”盖奥尔奇先生回答。

“什么事儿?说吧!”多瑙省的官长命令道。

“我们的坏蛋组织了秘密团体……他们有阴谋……准备暴动，”盖奥尔奇说，那副神情，仿佛他家里在着火似的。

米特哈德帕夏的昏昏欲睡的面貌一下子活跃起来，他的眼睛的表情象猫，下嘴唇往前冲着，脑袋也摇晃起来。

“这帮坏蛋都是谁？谁参加阴谋？谁准备暴动？反对谁?”他一叠连声地发问,眼睛瞪着盖奥尔奇先生,宛如屠夫瞪着顶了他一下的母牛。

“年轻的混混儿……斯米尔跟伊凡……听说，斯托依巧·高雷跟他们搞在一道,”盖奥尔奇摇头晃脑地回答。

“怎么呐，只好叫他们认得认得米特哈德帕夏的厉害了!我早就知道教师们都是捣乱分子，只是证据不足。你能证实斯米尔是捣乱分子吗？你要能证明，就会得到一笔重重的奖赏。我早就准备解散你们的学校，把你们那帮教师的翅膀斩断。说说,你知道些什么,”米特哈德帕夏说,并且全神贯注地听着。

“年巧·玖俊其亚告诉我说,有几个年轻的二流子昨天

晚上集在斯托依巧·高雷家里，还唱造反的歌。斯米尔说保加利亚人应当为保卫自己的权利流尽最后的一滴血，斯托依巧的女儿就唱起歌来：

起来，醒醒吧，快点跑，
跑到巴尔干的树林深处。
在那儿你能躲开苏丹
和苏丹的帕夏们。

“喂！”米特哈德帕夏击掌喊了一声。

进来两个宪兵，行过礼后，呆立不动地等待着。

“去把年巧·玖俊其亚带来！”米特哈德帕夏命令道。

宪兵们去了。

“我老早知道斯米尔是个危险人物，”盖奥尔奇接着说。“不过我想当场抓住他，按照一切的规矩揭发他。我哄他说，我要他做我的女婿，同时极力打探他干些什么事，他跟谁往来。但是他狡猾得象只狐狸。有一回他上我家来，说到：'财主们是骗子，帕夏们抢劫老百姓，政府既没人格，又没良心，土耳其人是渴血的狼，说应该把老恶霸都消灭。'干吗要消灭？'我问。'为了他们出卖咱们人民，咱们的民族和咱们的尊严。'他答道。'别跟我说这路话，'我反驳他道。'我是苏丹的忠实臣民，应当把你交出法办。'可他跟我说：'只要这帮恶棍存在保加利亚一天，咱们人民就要遭受种种的迫害，脖子上就要戴着土耳其蛮子的沉重的枷锁。'”

“ 他完全正确，”米特哈德帕夏想道。

“我的玛丽伊加爱上了这个流氓，”盖奥尔奇往下说。“要求嫁给他。可是我还没有疯呐。早上把她许给了年巧·玖俊其亚。他是个又有钱又有名望的人……我不能要个流氓在家里！”

“ 亲家公不要烤鸡，”米特哈德帕夏又想。

“ 从罗马尼亚常有各种样儿的流氓来，待在斯托依巧·高雷那儿商量暴动和解放保加利亚那些事儿，”盖奥尔奇继续说，他拚命想揣度米特哈德帕夏想些什么，尽力迎合他的胃口。

“ 你能在审判时候确实证明这一切吗？”华利亚问。

“ 能，”盖奥尔奇先生回答。“ 哪怕叫我发誓也行。”

“ 那末咱们怎么逮住叛党们呢？”

“ 要在晚上把他们时常开会的斯托依巧的家围住。”

“ 你要是一打听到叛党们集起来了，立刻就让我知道。我就采取措施，”米特哈德帕夏回答。

这时，年巧·玖俊其亚在家里，跟外貌象干梨树的母亲说着话。

“ 我想好好问问你。你是我的妈呀，”年巧盯着她说。

“ 你甭问，我老了……什么也不懂。你决定结婚，就给我一点钱，送我上妹妹家去。我自个儿知道我是你的眼中钉。你要娶个阔媳妇，可是你妈这么普通……唉，年巧，年巧呵！”老婆子说道，大粒的眼泪从她的眼睛里滚下来。

“ 我不会赶你,我就是要求你穿得好一点,放机伶点儿。年巧的妈应该大大方方，不害臊给人们瞧才对。可你呢？你说吧，干什么老是回避着人？谁也不会把你吃了。瞧瞧四围，你简直跟野人一样怕生啦。”

“ 送我上妹妹家去,’老婆子又说了一遍。

“ 人家要说什么呢？你以为—— 人家夸我，还是骂我，反正都是一样么？把你的绸裙子交给染匠染染。你藏着它干吗？还有五年前我打朱马意给你捎来的新头巾藏到哪儿去了？还是又给了女儿？我不愿给别人干活。咳，你哭什么呀？你就指望着儿子死了，他费了这么大劲儿得来的财产好给你女婿？你错打了算盘啦，你儿子还要活上一百岁呢。”

“ 年巧呵,年巧呵！”老婆子又叫了一声就走出屋子。

“ 我再也不想给别人干活了,’年巧心想“ 我要自个儿过。叫他们大伙儿都去见鬼吧！……谁的话我也不听。就照我自个儿想的干，我的脑袋长在自个儿的肩膀上咧。娶了亲跟当了皇上一样过活。钱也攒下了。玛丽伊加又标致。人们都尊敬我。还要什么呢？……我要坐在凳子上，玛丽伊加走过来，坐在旁边。我抽着烟斗，她做着针线。四围干干净净，井井有条……一片和睦安静！地上的乐园呵！我要是皱着眉头—— 她就走过来拥抱我。‘ 你这是想什么呀，好象中了暑的火鸡似的？’她说，于是拿鲜红的小嘴唇吻我。多幸福呵！娶了亲的人就不是那没家没室的了……娶了亲的人就明白他家里有些什么……哼，叫他们全去见鬼吧！”

这些幻想使年巧激动得忘了世上的一切，甚至他整日整夜，在梦中或清醒时所惦记的财宝也给忘得一干二净。

“ 结婚,快点儿结婚吧！”他拿手捂着脸叫了出来。

可是这时候他的甜蜜的幻想被敲门声打断，过了一会儿两个衙门里来的宪兵出现在屋子里。他们命令他立即去见米特哈德帕夏。

“ 你们不知道,阿伽,干什么叫我么？”年巧吃惊地问道。

“ 快点走！”其中的一个嚷着答道,不客气地把幸福的新郎推向门口。

“ 您到底要怎么样啊？”在去衙门的路上他不时地问押送他的那个顽固的恶棍说。

但是阴着脸的宪兵还是一句话也不说，拿拳头来招待倒霉的吉乌尔，使得他的处境惨到了极点。

“ 《可兰经》上说，要提防叫安拉给做了记号的人，”一个宪兵对另一个说。

“ 为什么？”那人问道。

“ 这个驼背带刀的刺猬在反对苏丹呐。他召集了好几千个吉乌尔。他们想要放火烧城并且把所有正教徒杀了。”

“ 不可能！他连拍死一只苍蝇的劲儿也不够，你还说：杀死所有的正教信徒！哈——哈—— 哈！好一个义勇队，没有说的！”第二个宪兵哈哈大笑地反驳道。

“ 我跟你说 安拉嘱咐提防带记号的人。要是这个鬼象个人样,魔鬼就不会帮他的。对！只有天使唾弃,不象人样的人,魔鬼才会附到他们身上，”宪兵一本正经地说,可怜的

年巧脊梁上又吃了一拳。

“我不是捣乱分子,我是个安善良民,任什么魔鬼也没有附在我身上。我是苏丹的忠实臣民,”他反驳道,一面尽力离那些对苏丹赤胆忠心的人远点儿。

但是他的小步法怎么也抵不上土耳其的斗士[1]的大步子。最后,在挨了第十二拳以后,他走进衙门,准备站在米特哈德帕夏的明亮眼珠前面。

“快点进去,”进门处站岗的一个哨兵说。

“帕夏足足等了你一个钟头了,”另一个象豺狼瞧小羊似的瞅了年巧一下补充道。

年巧走了进去，全神贯注地听着。

“你是年巧·玖俊其亚吗?”米特哈德帕夏问。

然后转身朝着盖奥尔奇先生，命令说：

“告诉他：叫他说说斯托依巧家里的事儿。”

自然啦,盖奥尔奇先生,正如每个财主处在他的地位都会干的那样，尽量让未来的女婿感觉他了不起。他瞧着天花板说道：

“不用害怕。米特哈德帕夏不比别的帕夏,希望人家不管有罪没罪都在他面前发抖。米特哈德帕夏是善人，又是公正的长官。他叫你来是要你说说人家在斯托依巧那儿说些什么,要你说出带头的叛党。说吧,不用怕。”

年巧·玖俊其亚的脸相立刻改变了。他到多瑙省华利

①斗士：古罗马的斗士，多系奴隶或敌方的战俘，在角技场中与野兽或别的斗士搏斗，以供人取乐。

亚的衙门来的时候,觉着自己的魂已经掉在脚跟后头了 但是他从盖奥尔奇先生那儿知道他的皮这下稳当了，不幸是威胁着别人,他就恶毒地闪了一下眼睛,脑子里马上起了报仇的念头。干脆说，年巧决定为了自己平白无故受的惊吓和宪兵们的拳头，向比较弱的出气。

“我知道得很清楚,叛党在斯托依巧家里开会,参加阴谋的有三十来个人。我能叫出名字来。”他宣布说。

“你应该上斯托依巧那儿去,取得叛党的信任,打探他们的全部秘密,”米特哈德帕夏说。“这是必须的。我要就在熊穴里打死狗熊。明白吗？如果你能好好地嗅出全部秘密,我就重重赏你,要是你不能,就要把你当叛党一样打入牢房了。”

“过不了几天全都会让您知道的,”年巧说。“我这会儿就能把叛党的名字叫出来，但是还不知道他们的目的是什么,他们有哪些联系。”

过后,盖奥尔奇站起身来,跟他的未来的女婿一起离开了衙门。

八

过了半夜。一切都在打盹儿做梦。只有亚当的几个好喝酒的儿子，几个荒淫的色鬼和几个土耳其的看守人还没有入睡，还有谁呢？咱们以后就明白了。夜是一片漆黑，天空堆满了云——只有情人和小偷觉得便利的环境。他们在

这个夜里都完成了自己最后的责任了吗？不知道；我只知道在盖奥尔奇的屋子后面，花园里坐着两个年轻人，他们俩绝不会有渺小的人类的情欲和把别人的财产攫为己有的意愿。

“你是我的生命，”一个男的说，“为了你我准备忘记世上的一切 整个儿宇宙，所有的朋友。但是我没法帮你一点忙。我只好抛下你出走。假使我留在这该死的城里，把自个儿交到咱们人民敌人的手里，那我既不能帮你一点忙，反倒把自己毁了！这里等着我的只有拷打，镣铐，脚枷和绞架……我必须到外国去找生路，逃亡。多难受呵！……当然，谁知道呢？也许我会碰到一些又真诚、又善良、又正直的人们，做我的朋友。但是没有你，我是不会幸福的了。从这儿走掉的只是我的躯体：我的灵魂早就献给保加利亚了，我的心属于你了。”

象石头般一直僵立不动的玛丽伊加这时哆嗦了一下，拿她美丽的长睫毛盖住了包满着泪的眼睛。她怕把在这一分钟她脑子里浮现的念头泄露出来。但是犹豫不决和虚假的害羞不是她的本性。她很明白她的未来，她的一切全靠她的一句话。她抓住斯米尔的手，把这只可爱的手紧压在自己的胸口，用温柔而坚决果断的嗓门说：

“我就是死了也是你的。世界上任何一种力量都不能使我抛弃对你的爱。假使你要我跟你一起跑，我就是现在也可以走。要是你叫我忍着，等着，我就活着受折磨。要是你叫我淹死去——那边不就是多瑙河吗！我早就不是属于

自个儿的了。你说,我该怎么办。”

斯米尔热情地搂住她。

“主呵,我听见了什么呀!”他说。“你准备照我的意思办，你认为这对咱们俩都好！你自个儿提出我连想都没敢想过的办法！……就这么样吧！……只是你说的是真话么？你真的决定抛弃一切和我在一起吗？你真的准备为我牺牲生命和名誉吗？你快说。”

“名誉我就是为了上帝也不能牺牲。一切都是你的,只有我的名誉属于我。”玛丽伊加回答。

“但是要是你跟我一块儿跑,你就要被认做不正派的姑娘。”

“这不算是耻辱。我要是听从了爸爸嫁给年巧•玖俊其亚,那才干得不正派哩。假使我要跟你走,这是因为我爱你,希望做个正经人。难道嫁给我讨厌的年巧,骗他一辈子就算正派吗?难道听从了爸爸,成了大家的笑柄,叫普天下人都瞧不起自己，这就是正派吗？每个人都给自己找寻适合的伴侣,而我——为了迎合爸爸和他那土耳其的相好,就把我的手交给一只猴子吗？没有这样的事！”

“这么说,你决定跟我走啦?”

“对了,”玛丽伊加坚决地回答。

“要是这样,我又重新找到我那失去的幸福啦。我找寻机会瞧见你，跟你谈谈都已经有一个礼拜了。这一段时我忍受的比我这一辈子的还多得多。我怎么也不懂你爸爸。他甚至准备把你嫁个茨冈人,只要这个茨冈人有钱,不要他

的嫁妆就得。我挺阔，所以能满足最贪得无厌的守财奴。他又何苦撕毁自己的诺言，忽然决定把你嫁给年巧，并且这么残酷地害我？是怎么回事儿？”

“有人告诉爸爸说你跟一个什么阴谋有关连。前几天米特哈德帕夏亲自跟他说你们聚在斯托依巧老爹家里，决定起义反对土耳其人。米特哈德帕夏托我爸爸和未婚夫监视你们，只要他们一打听到你们在开会，马上就通知他。大前天晚上，年巧上我们家来，告诉爸爸说，你们聚在斯托依巧家里，还说你们当中还有我的哥哥们。爸爸知道了这事，差点儿没疯了。‘我的儿子也入了强盗伙！我的儿子也在反对政府和亲爸爸！’他叫道，开始咒骂世上的一切。年巧安慰他，说我哥哥是偶尔到斯托依巧那儿串门去的，没有参加阴谋。可是爸爸没有听他说，还是跑来跑去，怒气冲冲。临了,他说:‘听着,年巧！你谁也别告诉说你在斯托依巧那儿瞧见了我的儿子。你要是走漏消息，那就不许登我家的门……你知道盖奥尔奇财主的！闭紧了嘴巴，先想想，然后再说话。我儿子应该在政府和人们面前保持清白。我要告诉米特哈德：我自个儿派他们去打听个水落石出，还要揭发主要的头儿。明白吗？现在回去吧，明儿个晚上再来。，后来他把儿子都叫去了。他们在那儿干什么，我不知道。只是在他们出去之后，他不成声地嚷道：‘他们不用刀子就把我宰了！我的命完蛋啦！我要活活剥他们的皮，那伙坏蛋！唉！啨啨！母亲可干吗生我呵！……唉—唉—唉！’我们走进去,瞧见他半死不活地躺在凳子上。脸色发青，眼睛红红

的，嘴唇上满是唾沫。我知道的都在这儿了。大夫怕他真会发疯。”

“ 嗯,就是对敌人也不希望会弄到这步田地,’斯米尔说道。“ 我实在可怜这个人,虽然他是我的劲敌。”

已经是后半夜了，斯米尔第一个把话题转到现实上来。

“ 我要见你的哥哥,’他说。“ 跟他们商量些个事。快点儿。事急了。你能不能把他们叫醒，让他们上我这儿来？”

“ 我想他们还没有睡,’玛丽伊加答道。“ 你等等。”

她就消失了。但是过了几分钟就踅回来，抓住斯米尔的手,把他领进屋子。她领他到了一间油灯照着的小屋子，每逢礼拜六，疼爱孩子的信教的盖奥尔奇奶奶就把这盏灯在圣像前点起来。所以我叙述的那件事发生在礼拜六。斯托扬和采诺坐在一个铺在地板上的褥子上，焦急不安地谈着话。斯托扬沉思着，看得出在生什么的气，采诺在安慰他，竭力给他证明绝望和胆怯是一切人类不幸的主要原因。

“ 怕狼就别走进树林子,’采诺说。“ 既然你贪图安宁享受,你就改信伊斯兰教,卖身投靠政府，喝你亲生孩子的血吧。”

“ 但是没有结果的挨苦受难不会带给任什么人好处的。’斯托扬反驳道。

“ 没有一个人类的运动可以说是没有结果的。快乐或痛苦的源泉不可能无声无息。我肯定地说，只有经过千辛万苦以后尝到的快乐才称得上快乐。对那些每天都是高高兴兴的人来说，就连最大的快乐也没有什么特别意义。吃

饱的人和挨饿的人胃口不同。而且，好的跟舒坦的东西都要费了劲儿才能得到，坏的、苦的自个儿会生出来。假使咱们指望没有痛苦，没有灾难，没有流血就得到幸福和美好的生活，这就值不得谈什么咱们的未来了。老人说：‘葡萄园需要的不是祷词，而是锄头。’你能说得出哪一个民族不受痛苦灾难，不流血就获得了自由？你能说出哪一个庄稼人不耕地，不撒种，不收割，不曝晒，不踩污泥，就有满仓的粮食？最后，你能说出哪一个人不费任什么劲儿，精神毫不紧张就得到了荣誉？假使爷爷奶奶不尽力地保障你的生活，你自个儿就得这么做。你死，你毁灭，你被绞杀——你的儿孙才能享受你努力的果实。”

“要是我白白地牺牲了呢？”斯托扬问。

“你不会白白牺牲的，因为每个爱国者的死都会唤醒成千的昏睡的人们。假使基督不被钉上十字架，他的教义就不会遍传全世界了。”

斯米尔正好在这时候走进屋子。他停在门坎上听见了采诺最后的几句话和斯托扬的回答：

“这话不错。但是轻举妄动是天下最大的傻事。我对杀人的要比自杀的人尊敬一百倍。而杀人的和自杀的都是轻率的人。”

“对了，”斯米尔说。

“要是人类的幸福从天上现成地掉下来，没有牺牲，没有杀人和自杀就能实现的话，那可好啦，”采诺反对说，一面做手势邀朋友坐下。“别的民族解放自己的土地，血流成了

河，咱们却想不费一点儿劲就达到自己的目的么？又要让狼吃饱，又要保全羊，难道是这样吗？据我看，天下最小心的人就是胆小鬼,但是他们的自由,那才虚无缥缈呢。”

过了几分钟谈话完全转到另一个方向。

“ 咱们被出卖了,’斯米尔说。

“ 被出卖了,’斯托扬肯定地说。

“ 我不能明白，咱们里头是谁决定把咱们给出卖了。局外人不能干这事儿，因为不知道咱们的秘密和意图，是自己人出卖了咱们。斯托依巧老爹被捕了。据说在咱们还没有一个人想到宣誓和对解放祖国采取行动的时候米特哈德帕夏就知道了‘ 阴谋分子，的名字。到底是谁干的背叛的勾当 ?’

“ 我跟你肯定地说,米特哈德帕夏什么也不知道,’采诺反驳道。“ 咱们叫年巧 • 玖俊其亚给出卖的。但是年巧既不知道咱们的同志，也不知道咱们的计划。你听着，是这么回事。年巧要娶我的妹妹，可是你横卡住他的路，妨碍他达到目的。这个丑八怪跟斯比罗 • 特朗塔尔一块儿想出了什么样的坏招儿，他跟我爸爸搞些什么阴谋，我不知道。我只知道我爸爸非常热烈地参加了这桩卑鄙的龌龊勾当。要是年巧或是爸爸知道我们也常在斯托依巧那儿，并且知道我们跟教师们交朋友，他们就不会赶忙着把他们的观测或发现告诉帕夏。但是从昨天跟爸爸的谈话里，我完全看出无论是他，或是年巧，或是斯比罗都绝对不知道咱们的目的，就是要想讨好米特哈德帕夏，竭力设法叫他逮捕你、斯托依

巧老爹和那些不愿顺从财主，不愿理会财主阶层的心愿的比较有名的教师们。‘你们在斯托依巧那儿瞧见什么？’爸爸问我。‘我们不是小孩子了，我们不愿回答你我们常上哪儿去，碰见了谁，谈些什么，’我回答。‘我要狠狠地抽你，’他叫道，‘好叫你的脚迈不进斯托依巧的屋子！’——‘我再跟你说一遍，我们不是小孩子了！’——‘啊—啊！你们以为我不知道你们在这个坏蛋那儿干些什么？一切我全知道。你们有阴谋，我要狠狠地抽！’——‘如果我们决定布置阴谋，你什么也不会知道的。我们不会把自己的计划告诉你那帮卑鄙的朋友，他们为一袋烟就准备把自己的人民出卖了，’我反驳道。‘等到把你们押上绞架，我头一个拿石头扔你们！’他跺着脚气冲冲地说。‘我也不怜惜这样的爸爸。我要劝我的朋友们别杀土耳其人，要杀死财主们；他们比安纳托利亚的杂牌军①还要坏！’——‘斯托扬，叫这个坏蛋住嘴！你们要把我赶进坟墓去了。我关心你们，可你们要我死。真该咒啊！’——‘躺下，爸爸，躺下，安静点儿。你不舒服啦。’斯托扬说，哆嗦得象一片叶子。‘说，谁把你们引进斯托依巧的家，并且帮助你们参加阴谋？’爸爸问。‘我只能告诉你一桩事，年巧跟你胡说，’斯托扬答道，这时爸爸跳了起来气呼呼地说：‘我要告诉帕夏：我自个儿打发你们去探听，帮助政府，你们要证实我的话。’——‘我们永远不会当奸细的……年巧去他的吧。让他把我们，跟别的正直的人

①杂牌军：土耳其军队中的非正规部队，纪律极坏，奸淫掳掠无所不为。

一样出卖了吧，’以下的就记不得了。”

“绝对不能承认，”斯米尔说。“说你们什么也不知道，咱们就有救了。告诉伊凡。”

九

谁没有到过鲁舒克，就不知道土耳其的咖啡店是什么样子。可是不知道土耳其的咖啡店是什么的人也就不了解土耳其人民。让咱们走进一所土耳其的庙堂吧，因为咖啡店对土耳其人来说是真正的庙堂。在这个早先是理发馆的庙堂里坐着几个缠头巾的穆斯林，谈论着‘国家大事’。

“要不是莫斯科人，咱们不会到这个地步，”一个缠头的穆斯林叼着他的烟袋嘴子说道。

“法国人也不强点儿。虽说莫斯科人常常揍咱们，但是起码不硬叫咱们跟娘儿们跳环圈舞。我觉得要不是法国人，咱们苏丹永远也不会把吉乌尔认作自己的孩子和忠实臣民。‘你应当做最卑贱的臣民的父亲，’法国人跟他说。他就逢迎着他们答道：‘我准备实现你们的愿望。’笑话！但是糟糕的是从法国人干涉咱们的事并且把咱们当作欧洲人那会儿起，吉乌尔就开始傲慢得厉害啦。学会了他们的‘蓬茹，’[1]还讥笑正教徒呢！照这么下去，咱们就要瘦成巴格达的野狗了。‘干活去！’人们说。何必呢？干活是吉乌尔

①蓬茹：法语“您好”的音译。

的事儿，我可没打算羞辱我爸爸，”一个穿着又脏又破的礼服的土耳其人说，看样子是做官的。

“叫鬼把法国人也好，莫斯科人也好，普天下的吉乌尔也好都给逮去吧，”一个缠白头巾、系黄腰带的霍闸①说。“大前儿个我向一个犹太人买了一把锁，花了五个铜子儿；可是爸爸跟我说：有一个时候他花了一百巴拉买过三副脚镣。一方面德国人把咱们抢劫一空，另一方面法国人什么也不让咱们赚。你们知道么，要是不靠欺骗讹诈，咱们大伙儿还不全饿死了吗？这就是欧罗巴呀！整整三个礼拜咱们吃的就只有煮南瓜！看来，咱那察列格勒的大臣们完全睡着啦！你只瞧瞧国里头怎么搞的。土耳其人也象吉乌尔了；象码头上的苦力似的干活儿；保加利亚人当了老爷，指挥着咱们 ，咱们就是打恭作揖 听着！全变成法国人了！你们跟你们那法国人一块去见鬼吧！从前咱们是穆斯林的时候，咱们征服过全世界；可是成了法国人，每一个人只要高兴，就可以踢咱们几脚。我要对所有的法国人都啐一口痰！吉乌尔造反了，在那儿要求什么祖宗的权利，而咱们察列格勒的政府跟法国皇帝亲嘴，答应他当个温顺公正的人。唉，咱们的扬内恰里在哪儿？咱们的杰里巴什在哪儿？咱们早先的苏丹在哪儿？要是这些手执威严的蓬初克②的英雄都活着,他们就会叫莫斯科人,法国人,英国人,还有咱们的吉乌尔们瞧瞧他们的颜色！”

①霍闸：土耳其的神甫。——俄译者注

② 蓬初克 土耳其语,一种短杆,末端系有马尾,象征权力。

“听说,咱们的帝国快完蛋啦,这可是真的?难道要把咱们撵到安纳托利亚去,霍闸·爱芬箕?又瘦又黑的咖啡店掌柜问道。

“是呵,是真事儿,”霍闸搭拉着脑袋回答。“你可知道,神干吗要惩罚咱们?是为了有罪。咱们犯了不少罪。‘所有的人都应该在先知的宝剑面前低下身来,’一位伟大的哈里发①说,可是咱们自个儿却把头弯到烤猪肉和犯忌的酒前面去了。前边有什么善事等着咱们呢?圣书上说:吉乌尔将要唾咱们的脸,孩子们要要咱们的马刀,猪要在咱们的清真寺里游荡,不信神的人的脚要践踏咱们的《可兰经》。这个时候到了。咱们的华利亚是属于行为放荡那路的,从脑袋到脚跟都叫吉乌尔给同化了。一个礼拜前他召集了他那伙爱芬箕,向他们宣布说,苏丹希望叫咱们成为法国人,就连毛拉②也照法国的样式穿着。想想也可怕呵!‘你要干什么就干什么吧,照安拉给你的心灵所指示的那么干,只要别管我们就行,’摩佛季回答他说。可是华利亚对他说,‘谁违抗苏丹的命令,就要象三十五年前扬内恰里那样受到惩罚③。’——‘这不可能,’摩佛季生气地反对道。‘关于这个苏丹已经请教过歇赫—乌尔—伊斯兰④了,’米特哈德帕夏

①哈里发:兼管世俗和宗教权力的伊斯兰教宗教领袖的头衔。——俄译者注

② 穆斯林对伊斯兰教学者的尊称。

③ 扬内恰里曾不止一次暴动反对苏丹政权。一八二六年在苏丹穆罕默德二世的命令下,他们几乎全部被杀。——俄译者注

④ 歇赫—乌尔—伊斯兰 阿拉伯语音译,伊斯兰教的领袖,伊斯兰教教士的首领。——俄译者注

说。'我不知道什么歇赫—乌尔—伊斯兰，什么维济尔[①]，也不知道你们部长大人。安拉吩咐我们当伊斯兰教徒，我们就要当伊斯兰教徒！'摩佛季反对说。华利亚恼了，就把这个圣人赶出衙门。竟有这样的事儿！"

"早先伊斯兰教徒不光是在吉乌尔家里吃喝，外带拿税饷[②]。可是在阿卜杜拉—阿济司[③]的庇护下村婆子拿扁担把伊斯兰教徒给赶出来了。听说保加利亚人决定拿咱们斩尽杀绝，并且夺占咱们的强国。'爱芬箕说。

"这是实在的。在瓦拉几亚的土地上出现了康密塔[④]，比阿卜杜拉—拉赫曼[⑤]，摩萨，参孙[⑥]和火蛇还要可怕哩。那个康密塔有枪，就连佩有麦加和麦地那的圣带，哈吉别克塔施[⑦]拿袖子祝福过的最幸运的穆斯林也能叫这枪打死。还说，好象那个康密塔里出了这样的人，他将要把咱们打鲁麦利亚赶走，连先知的旗帜都要屈服在他的脚下。这话过七十七年就能应验，一点儿也不差。这以后吉乌尔将要占有咱们土地五百年，然后安拉再赐给咱们力量，帮助咱们重新征服他们，把他们杀得一个不留。"

① 维济尔：某些伊斯兰教国家的高级大臣。

② 税饷：捐税。土耳其容人向保加利亚主人征收捐税，做为在吃喝食物时洗牙齿用的钱。——俄译者注

③ 阿卜杜拉—阿济司，应系阿卜杜拉·阿西司（1830—1876）之讹，土耳其第三十二代苏丹，穆罕默德二世之子，于一八六一年六月二十六日继承王位，这篇小说写作时仍在位。

④ 康密塔：保加利亚的秘密革命委员会会员的土耳其称谓：广义来说就是革命者，起义者。——俄译者注

⑤ 阿卜杜拉—拉赫曼：北保加利亚的长官。——俄译者注

⑥ 参孙：以色列人的力士，曾击杀异教徒甚伙，见《圣经·旧约·士师记》。

⑦ 哈吉别克塔施：土耳其的"圣人"。——俄译者注

“可是那时候谁来干活，养活咱们呢？”爱芬箕问。

“那时候全都变了样儿啦，听说，过了五百年所有的人全都死了，有的下地狱，有的升天堂。土地变成黄金，石头变成白银，树木成了金刚钻，寒鸦成了夜莺，河里流着牛奶和蜜，肉饭堆成山。安拉降临到大地，主宰麦加，先知穆罕默德掌管伊斯坦布尔，先知耶稣掌管耶路撒冷，而阿卜杜拉·阿布别基尔[1]掌管布达佩斯。那时候到处只有一个信仰，一种语言，大伙儿都是年轻人，男人不过三十岁，女人就象五月里的玫瑰，没有一个老婆子，没有一个丑八怪，没有一个头发淡黄的。每个穆斯林将要有七十七个媳妇跟三百三十三个婢女，这些半天使的身子将要盖着薄麻，薄得连瞎子也能透过它看见她们美妙雪白的皮肤。”

“也会有孩子么？”咖啡店掌柜捻着胡子探问道。

“每个正直人将有七个男孩做他的舞僮，伺候抽烟的，赶车的，信差和干其他差使的。”霍闸答道，他的脸上发出亮来，好象雨后的叶子。“有一个过客阿訇告诉我，这些男孩年纪不超过十六岁，并且比娘儿们还要俊。说实在的，我喜欢男孩子要比喜欢娘儿们还多一百倍呢。让咱们换换吧，尤素夫阿伽！”

“怎么换呵？”咖啡店掌柜问道。

“我给你七十七个年轻的娘儿们跟三百三十三个婢女，你呢，把你的七个男孩给我。”

[1] 阿卜杜拉·阿布别基尔：先知穆罕默德的信徒及战友，他是穆罕默德的岳父和全阿拉伯第一个哈里发（632—634）。

“标致的男孩要比三千三百三十三个天仙似的美人儿还值钱呢，”咖啡店掌柜说，一边把耗子尾巴般的小胡子往上搓。

“我可是愿意交出所有的娘儿孩子们换那五个上礼拜在伊斯兰罕拉小提琴的德国女人，”爱芬箕反驳道，咧着嘴笑得象喝醉的过客阿訇，或是干脆就象个疯子。

“安拉保护我别犯这样的罪吧！”霍闸嗟叹道。“德国女人，当然啦，是挺俊的，不过她们光是对于尘世的生活才适合，而咱们的娘儿们和男孩子，是跟咱们一块儿上天堂的。德国女人可跨不过天堂的门坎。但是咱们顶好商量商量，如果吉乌尔造起反，杀起咱们来，咱们可怎么办呢。”

“不用怕。吉乌尔胆小得象兔子一样，”咖啡店掌柜说，接着去给新主顾煮咖啡去了。那几个客人一声不响地走进来，坐在铺着席子的板凳上就给自己搓起烟卷儿来。

“恶时辰到了！”卡箕摇摇头说。“要是康密塔杀起正教信徒来，那就只好往安纳托利亚跑了。”

“今儿个逮住了十个准备杀绝正教信徒的捣乱分子，”新进来的人当中有一个说。

大伙儿听到这个重要的报道，都朝说话的人转过身去。咖啡店掌柜叉着腰，竖着耳朵听，爱芬箕全神贯注地听，霍闸忍不住跳了起来。

“快点儿说！出了什么事儿？”土耳其人齐声嚷了一下，就准备听他说。

“打瓦拉几亚来了好些康密塔。他们杀死了不少穆斯

林。已经派军队去对付他们了。听说，咱们的华利亚揭穿了一桩大阴谋。忠于政府和希望咱们的华利亚顺遂的年巧·玖俊其亚，斯比罗·特朗塔尔跟财主盖奥尔奇报告了暴徒的名字，并且指出他们躲藏的地方。斯维希托夫，玖尔诺伏，鲁舒克和许多别的城里都是捣乱的暴徒。米特哈德帕夏打算上玖尔诺伏去，因为那边给国家的威胁特别严重。玖尔诺伏当局逮住一个人，全给他们供出来了……咱们的吉乌尔等着从瓦拉几亚来的几个有名的康密塔，俄国派来的，不顾死活的、杀人不眨眼的家伙。听说一个已经渡过了多瑙河。”

“为什么帕夏不命令正教徒开始杀吉乌尔，烧他们的房子呢？”咖啡店掌柜问。

“对付吉乌尔倒也不难，可是莫斯科来的康密塔可拿他怎么办呢？”主人问道。

“要是没有人给吉乌尔撑腰，他们绝不敢暴动反对咱们，跟咱们斗争。这是莫斯科的鬼把戏，”爱芬箕说。

“既是莫斯科搞的，咱们就该待着别吱声，”霍闸声明说。“你们里头有谁叫莫斯科人的马在领子后面吹过气的？我跟莫斯科人打过仗，所以他们的马，他们的刺刀和灰眼睛我都熟悉。要是你驯良听话，莫斯科人会跟你称兄道弟，还请你喝伏特加酒呐，要是你倔强急躁，他们就会把你当狗宰了。莫斯科人真是怪人！给他打个躬，求求饶，他马上就不打你捶你了。所以我说：要是这里头是莫斯科的把戏，咱们

就该悄悄的，乖乖的。你们记得塞瓦斯托波尔附近的事儿①么？如果莫斯科人来了，法国人一定已经在这儿了。就让他们自个儿互相残杀吧，咱们就瞧瞧热闹。真格的！法国人和英国人绝不会让莫斯科人打咱们手里夺去咱们的帝国，把咱们变成吉乌尔。”

这时候，咖啡店里进来一个土耳其军官，长的活象一块油，不过带了个老大的犍牛脑袋罢了。他朝着那帮土耳其人行了礼，拿了一管长烟袋，把它吹干净了，装满了烟，问掌柜要个火，就开始说话了：

“咱们活到多会儿呵！咱们的长官在察列格勒跟着凯哈特哈娜、塔塔佛拉还有姨太太消遣解闷儿，咱们可得在这边打仗，无缘无故地流血。华利亚说：‘吉乌尔造反了，出现了康密塔，游击队渡过了多瑙河，’就派我们来镇压暴动。士兵整整八个月没关饷了。空话喂不了夜莺。吉乌尔造反了吗？让他们反去吧。咱们自个儿也快反啦。在察列格勒钱象河水在流，可咱们在这儿都饿死了……让他们去反他们吧！快要饿死的人哪儿还顾得上帝国……要是拉意牙过得好，他们就不会造反，不会千方百计想寻求改善了。可是他们完全破产了。要是基督徒养不活自个儿，那咱们怎么还会不饿死呢？要知道是他们在养活咱们呐。咱们虽然不干活儿，他们可是在拚着死劳动，完了还是养活不了孩子。献给政府，献给帕夏，阿伽，宪兵，神甫，财主，还献给主教，修

①系指克里米亚战争中俄国人在塞瓦斯托波尔的英勇的保卫战（1854—1855）。——俄译者注

补道路要给钱,看守人要给,服劳役,下葬,领洗礼都要付钱,什么都得给钱。可是打哪儿去拿来呢？要是这么下去,不管是拉意牙也好,穆斯林也好,茨冈人也好,都得撇下家园,扔下爹娘的坟墓,打这块富饶的地方跑啦。察列格勒变成一条蚂蝗,连没有出生的胎儿的血也能吸干净。让他们暴动吧！在衙门里不能找到真理和正义,就让他们到山里去找吧。为了神甫和维济尔的怪脾气,土耳其兵士可流够了血啦。嗐,你们说说,咱们何苦把这些人斩尽杀绝呢？他们对咱们只有利益,咱们抢劫他们,就象剪羊毛似的。”

“这话不错,”爱芬箕说。

“难受的日子到啦！”霍闸叹口气说。

“莫斯科人参加暴动吗？”咖啡店掌柜打探道。

“什么莫斯科人？莫斯科人坐在自个儿家里,甚至想也没想到咱们呢。”军官答道:“造反的是拉意牙,他们跟咱们一样挨饿,没有衣服穿。”

“康密塔是些什么样的人呢？”霍闸问。

“凡是造反作乱、反对政府的基督徒就叫康密塔,”象个又聪明又消息灵通的人的军官解释道。

十

在咖啡店里进行这场政治辩论的时候,盖奥尔奇·比彼尔柯夫家里发生了以下的事。盖奥尔奇先生缠着脑袋躺在板凳上沉重地哼哼唧唧,盖奥尔奇奶奶坐在他旁边,不时

地给他头上换湿手巾，斯比罗·特朗塔尔站着安慰朋友。

“别着急，盖奥尔奇先生！”他说，“勇敢点儿！我要是处在你的地位，就会一甩手说：‘一人做事一人当。’你自个儿的责任尽到了：把他们养大成人了，要是他们不愿意听你跟他们说的话，那不是你的错，别着急啦。”

“我怎么能不着急！”病人反对道，“我把他们喂养大了，教育成了人，可是他们忘了自己的天职，叫我活现眼！你说：别着急！没有孩子的人就不知道：儿子是坏蛋，当爸爸的觉着怎么样。上帝呀，你为什么惩罚我？我这会儿跟帕夏说什么呢？简直羞得面红耳赤了！”

“安静一下，安静一下，盖奥尔奇！”盖奥尔奇奶奶说，她全身哆嗦着，是因为恨，还是因为怜惜，谁知道她呢？

人类的性格有时显得这么奇怪，所以没有一个心理学家能够把它代进什么数学公式。这娘儿们的全部脑筋光想着一个二十戈比的银币，并且连她自己也给慢慢忘了。但是斯比罗所讲的今天的事件是这么的不平常，甚至震撼了她那更加不平常的心理。就是这么回事：菲律普·托玖渡过了多瑙河①，盖奥尔奇·比彼尔柯夫的两个儿子，伊凡巧和还有几个年轻人就从鲁舒克跑去加入他的契塔。应该交代一句，盖奥尔奇并不知道他儿子实在是怎么样了，因为斯比罗和年巧告诉他说他们因为要躲避警察跑到罗马尼亚去

①一八六七年在罗马尼亚编成的两个游击队，由菲律普·托玖和帕那约特·希托夫率领进入保加利亚，目的在发动武装起义，反对土耳其人。——俄译者注

了。但是什么也瞒不过的盖奥尔奇奶奶知道的要多得多。

“假使他们不跑走，我能给他们把这场暴风雨挡开去，”盖奥尔奇说。

“现在也不晚，”斯比罗回答。

“但愿上帝帮助我，让我站得起来，走到帕夏那儿去，我就能把什么都调停好了。米特哈德帕夏是我的朋友……我的主呵，别让我这么早就死吧。我恨透啦。让他们在瓦拉几亚的土地上流浪去吧！让他们去要饭吧！既然到如今还没学会做人，叫他们挨饿去吧！我不为他们担忧了。丢人，多丢人啊！我怎么上街去？怎么去见帕夏？华利亚要说什么哟？‘你管自个儿叫做忠实臣民吗？可是你的儿子是叛党……’我只好站在他面前瞪圆了眼睛，向他求饶，真可恶！”

这时候年巧号叫着走进屋子：

“您知道出了什么事儿呵，我跟您落到怎样丢人的地步呀！您闺女，您的玛丽伊加跟这坏蛋跑到罗马尼亚去了……帕夏在找他，要打地底下把他刨出来，可是他把姑娘偷跑了——搭着舢板船过多瑙河去了！划船的亲口告诉我……他们搂抱着，跑得没影没踪！我去找过帕夏，要求他把划船的扣下来审问，他答应了我的请求……”

年巧还口若悬河地说了好一阵子，但是已经没有一个人听他了。盖奥尔奇转向墙壁又哼唧起来，盖奥尔奇奶奶跑到花园里，指望着，也许还能在那儿找到女儿，斯比罗·特朗塔尔上他老婆那儿去，而年巧给自己另找新娘去了……

当时整个儿保加利亚传开了一个谣言，说有个什么康密塔渡过了多瑙河,向巴尔干山推进,目的在于把保加利亚人民从土耳其寄生虫手里解放出来。土耳其人突然变得温和些了，开始讨好保加利亚人。年老的土耳其人都责怪政府，年轻的恶棍极力为自己和自己的罪行辩护，土耳其女人把自己贵重东西净往保加利亚人的家里搬。小土耳其埋怨爹娘教他们欺侮保加利亚孩子,拿石头扔他们,而米特哈德严厉禁止信奉正教的叫保加利亚人吉乌尔。一句话，奥斯曼帝国突然实行‘ 改革 ”,那是最聪明的丞相和最善良仁慈的苏丹也不能实行的。

这时候保加利亚人民自己在想什么，在干什么呢？他们在等待,等着靠上帝的意志从天上落下烤鸡来给他们。当菲律普 · 托玖和帕那约特 · 希托夫渡过多瑙河的时候，许许多多的脸开朗起来,许许多多颗心跳得越来越厉害,许多眼睛抬起来瞧着天空，许多张嘴念着秘密的祷词。但是这些‘ 同情者 ’里面没有一个想当活动分子,去支持保加利亚的契塔。好汉托玖和帕那约特为了拯救他们被压迫的弟兄,拔出了神圣的宝剑,这些弟兄们都非常安详地走到田野和牧场去，为他们的主子多挣些钱。一句话,人民表现得很谨慎,因为他们决定,要是托玖和帕那约特达到目的,他们自然也胜利了,那就向他们道谢 要是他们被击败了,那末，他们,跟着土耳其人，也叫他们强盗，自己没有沾到一点儿边，还有一些人辱骂保加利亚的好汉，比土耳其人还要厉害。

“这帮坏蛋想要烧咱们的房子，害咱们的家庭，”一个胖买卖人说。

“多可耻。游手好闲的人要彻底毁灭咱们，在咱们的恩人面前毁坏咱们的名誉，”一个嗓子挺甜的教师愤慨地说。

“我要改信伊斯兰教啦，”另一个没罪的财主说。

“上帝和至圣的圣母呵，拯救咱们摆脱一切罪恶吧！”勇敢的基督徒们反复地说。

为什么是这样的结果，而不能换一个样子呢？这个问题很不容易解答。我觉得全部的不幸就是，咱们直到如今还是干什么都没有明确的计划，缺乏对公共福利的渴望。咱们的星球自己烧起来，也为自己放光，所以就完全不能影响自己的邻人。当然障碍也就很大了。

但是不要以为我准备把什么都怪在人民头上。不是的，我只是说，咱们的领袖们在决定这样那样事业的时候，只照着自己个人的憎恨办理，人民因为缺少有理智有毅力的领袖，就不能觉醒过来。外加，在咱们祖国出现了许多年巧，盖奥尔奇，斯比罗等等，敢情他们比土耳其人还坏，只想到自己的利害。让谁爱说什么就说什么，我可肯定地说：在医治身体之前应该先把腐烂的组织从身上割去。

但是咱们还是言归正传吧。

托玖和他的契塔沉默地待在维尔博夫加附近。是一个晴朗的日子，太阳愉快地放着光，鸟儿唱着甜美的歌。明亮的阳光照满了树林。保加利亚的村庄在绿叶与果实累累的枝杈中间黄自相映。

“我本来估计有不少庄稼人和城里的居民帮咱们的忙，可是现在我发现，咱们受骗了，得靠自个儿。咱们的力量实在太薄弱……要是咱们没有来得及躲在山里，那简直全要白白毁灭了，”菲律普·托玖郁郁地说。

“如果您早告诉人民起义,那就会完全两样了,”早一天才参加托玖的契塔的采诺说。“这样的大事不是这么干的。一些人决定起义，另一些人压根儿还不知道这件事！咱们的庄稼人以为咱们不过是土匪，咱们是来打劫他们，烧他们的房子的。好些人把咱们当做土耳其人。既然决定起来革命，那就该跟人民商量好，把咱们的打算都告诉他们。”

“你说的对，”托玖答道。“那末斯米尔在哪儿?我本来料想他会头一个来投奔我的！”

“斯米尔在招募契塔，就会带着它来找咱们。咱们只要再维持几天，就会有同盟，有帮手，还有同情的人。斯米尔上罗马尼亚去办一桩事；他答应在那边招募一个不大的契塔,马上就回来。他不会蒙人的，”采诺沉思地说。

“那末斯托依巧老爹在哪儿呢?”托玖问。

“斯托依巧老爹经不住拷打，死在牢里了。愿他升入天堂！这个人连死人都能给弄活……他的一生真值得模仿。要是咱们大伙儿都有这样的父亲，那咱们早就照人的样子过活了，”斯托扬说。

“那他女儿到哪儿去了?”伊凡巧问。“我到处找她,哪儿也没找到。她不是也跑到罗马尼亚去了吧？”

“拉德卡搬到涅娜奶奶那儿去了。你记得跟咱们抱怨财

主的那个老婆子吗？她好象是斯托依巧老爹的亲戚。”采诺答道。

这时候离开契塔不远的地方扬起了一股灰尘；四面八方听见土耳其人的嗓音：

“在这儿，在这儿！前进！欧呵，杀呵！伟大的安拉！”

“孩子们，拿起武器来！”托玖叫了一声，大伙儿慌作一团。

在这时候，要是有谁攀上高树，前面就会显出这样一幅图画。旷野里进行着一场恶战。六百个土耳其人一面破口大骂，一面发狂似的向保加利亚的好汉们进攻，遭到对方奋勇的回击。这样的回击证明五十个聪明果敢的人要比六百个壮实的畜生更有力量，枪声轰轰直响，刀剑闪着光，战马嘶鸣，土耳其人拉开了嗓门呐喊，谩骂着上帝基督和他的门徒。保加利亚人躲在树林后面，一声不响地开枪。他们没有鼓舞战士的战号、军鼓和乐队。他们没有大炮来吓唬胆小的敌人，所以他们的头顶上没有白烟飘浮。最后，他们没有正规军所必需的标志——马尾和红色的灯笼裤。没有经验的观察者心想这些人们在闹着玩；但是老练的人就会明白这儿进行着战斗，——可怕的殊死的恶战。经过这场恶战，参加的人没有一个还会活着。战场上散满了一绺绺血迹斑斑的头发，刀剑，棒子，斧子；这里、那里乱抛着折断的步枪、军刀和刺刀；绿草变成红色。落日在嘲笑那个想与毅力和仇恨斗争的粗暴力量。

土耳其人的嗓门，保加利亚好汉的胜利的呼喊，复仇和

憎恨的号叫和马嘶声混在一块儿，那些马在战场上毫没遮拦地奔驰，战场上布满了几百具尸首。

十一

欢腾笼罩了鲁舒克华利亚的衙门。奥斯曼①们谈论着康密塔被击溃,许多加入康密塔的人都被判处死刑,斯维希托夫的叛乱分子将要被送到迪亚巴克尔去悔罪，土耳其帝国现在脱离了险境。

“我有可靠的消息,说首要的康密塔跑了,并且派军队去追了,”一个爱芬箕宣布说。

“不对,”一个宪兵反驳道,“我亲眼瞧见康密塔倒毙在尤兹巴席②的脚前,咱们的兵士砍掉了他的脑袋。”

“那末这个脑袋在哪儿呢?”爱芬箕问道。

“我怎么会知道呢？听说米特哈德帕夏把它收在城堡里。”

这时候衙门里来了斯比罗·特朗塔尔和年巧·玖俊其亚。他们到了就直奔米特哈德帕夏。

“什么事?”帕夏眏眏眼睛问道。

“盖奥尔奇财主疯了,”斯比罗回答。

“他儿子当了游击队,这可是真的?”

①奥斯曼：土耳其人最先的称呼，是土耳其的基本民族。因十四世纪土耳其的苏丹奥斯曼而得名。

② 尤兹巴席 土耳其语,百夫长。—— 俄译者注

“真的。”

“那末那个教员在哪里?”

“跟盖奥尔奇的女儿跑到瓦拉几亚去了。”

“你们怎么不早告诉我盖奥尔奇的儿子跟游击队和叛党搞在一块儿？为什么不预先告诉在鲁舒克准备暴动？啊？你们想要我给你们戴上镣铐，脖子套上锁链是吗？要是盖奥尔奇跟他儿子是叛逆，就是说你们也是叛逆。要是你们不要到迪亚巴克尔去，那马上就招认吧。”

“我们一点也没有罪，”年巧·玖俊其亚回答。“我到盖奥尔奇家去只是为了他的女儿。要是我知道这造反的儿子是叛逆，我这辈子怎么样也不会跨过他的门坎。我对自己的行为负责。盖奥尔奇央求我不要把他儿子的事告诉您。但我是苏丹的忠实臣民，什么也不想瞒您。我的良心是纯洁的。”

“咱们瞧吧，”米特哈德帕夏说，并且拍了一下手掌。

走进来两个宪兵。

“拿下年巧财主，把他押进牢去，”米特哈德帕夏命令道。

然后转身对斯比罗说：

“盖奥尔奇是正直的人。叫我们的大夫去瞧瞧他，可怜的人！”

咱们就处在这样的境地，土耳其的司法就是这样的，这就是咱们的生活。如果我的中篇小说的内容荒诞，这是因为周围的现象荒诞，新的保加利亚的历史就是由那些现象

组成的。人民的生活充满了辛酸痛苦，但是叙述的人应当正确地表达每一个事实，做到完全符合实际。

“那末斯米尔在哪儿？玛丽伊加在哪儿？”读者要问。

我自己正在找他们哩。